武俠世界
第33年
19
$15.00

編者話　巨型小說「八仙煉獄」乃南宮宇先生之精心佳作。文中描述號稱「日進斗金」的伊活，目擊官道上殘殺童孩與孕婦的慘事，決定追究原因，他循跡來到寺廟中，並闖進「輪迴殿」，與宛若公主聯手闖過七關，來到最後一關，却意外地見到國王被囚於牢中，國王將國舅的罪行告知，最後……伊活如何助宛若公主制服國舅？他倆如何闖過「八仙煉獄」，請細讀本文。

*　　*　　*

麥中青先生所著短篇故事「血債」，石破天先生所著「大盜忠魂未了情」均在今期貢獻給大家，題材新穎，短小精幹，値得一讀。

*　　*　　*

下期將刊登馬騰先生新作「九天之戰」。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19期
（總號167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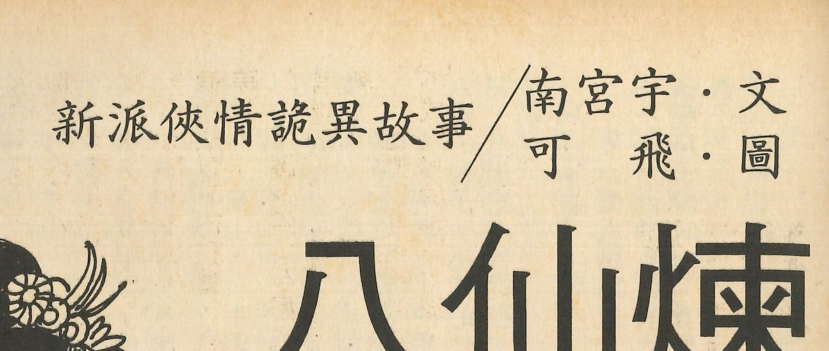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詭異故事

八仙煉獄

南宮宇・文
可飛・圖





追查煉獄 勇闖八仙

臘月天。

往泉州的官道上，大雪紛飛。

這條筆直的官道，本來應該是車水馬龍，可是，如今白雪把整條道路鋪得像一條雪白的帶子。

近日，這條官道被人改稱爲「黃泉路」。

有兩種人是千萬行不得這條官道的：第一種是懷孕的婦人；第二種是小孩子。

根據這官道所毗鄰的兩個大縣城，最近民間流傳的，兩個月以來，已有四十多個懷孕婦人和四十多個八歲以下的孩童，在這官道上失踪了。

而護送這些孕婦或孩子過這條官道的人，也沒有一個得到安樂死。

他們不是命喪當場，便是弄至不成人形的半死不活，因此，沒有人知道在這十里長的官道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不過，仍然有人得冒險過這官道，因爲這是桓昌縣與古寧縣的唯一通道。

如果不用這條官道，便得攀山越嶺。

通常伴着孕婦或者是帶着小孩子的，都無法越過那些山嶺，因此，他們只好冒險過這官道。

不過，現在沒有人敢再冒險了。

官府也曾派過人來，他們假扮了懷孕婦人及帶有假的小孩過官道，却又沒有危險，也沒有甚麼發現。

他們安全的通過了官道。

因此，官方一直對這傳說半信半疑。

在官方派人經過這官道之後的幾日，有一對夫婦携着孩子要趕到桓昌奔喪，結果是他們還趕不及回到老家，一家三口已命喪黃泉。

那一家三口是典型的被害者。

年輕力壯的男主人身體並無甚麼顯著傷痕，但死在當場。

小孩子失了踪跡，但衣服却是四散在周圍。

最慘的還是那個懷孕婦人。

她也是死在當場，但肚子被切開，肚內胎兒却不見了，附近血漬斑斑。

官府再派人來細查，還是毫無結果。

因爲沒有絕對的證據，桓昌與古寧兩縣的縣令不敢向上報告，只當一般尋常劫殺案處理。

不過，兩縣居民都深知此事，他們已不敢再踏上這官道半步。

對於外來人，他們都會勸人家想辦法聚集更多人一起走過，或者是索性避開這官道，繞過一大段路，多走十天半月。

這官道平靜了個多月。

因爲年近歲晚，很多人回鄉過年，他們集合一起才走過官道，並沒有甚麼事發生。

到了年廿五，應該回去的人都回去了。

再沒有人結集過官道。

* * *

年廿九的大清早。

雪仍然飄下。

往古寧的官道上，居然出現了一輛相當豪華的馬車，馬車由兩匹黑馬拖着。

駕駛馬車的並不是一個馬伕，而是一個外表相當結實的中年人。

爲了避免風雨侵襲，他御馬的座位，用一些厚布護着，因此，他並沒有一般車伕那麼辛苦。

雪在不知不覺中停了下來。

車廂內傳出一個女子的聲音：「相公，怎麼了？」

「沒有甚麼，這寬闊的道上，一個人也沒有。」

「果然是如居民所言，這是一條鬼道。」

「也許是以訛傳訛。」

「假若不是趕回去，其實我也不想……」

那女人嘆了口氣，道：「屋漏更兼逢夜雨，如果我們不是遭逢此劫，我也不想……」

那男人也嘆了口氣。

忽然，車廂內傳出孩子的聲音。

「怎麼？華兒醒了。」

「這孩子也夠苦，這麼小便要跟咱們趕這一段路。」她正在輕拍着孩子，讓他再睡。

「你肚裏的孩子可不是更苦？」他嘆了一口氣。

風雪停了，兩隻馬兒在積雪中一步一步前去。

那男人嘗試催促牠們快點，但積雪相當厚，無法加快，仍然是一步一步前進。

「希望過了這條鬼官道……」

他沒有把話說完。

車廂內的女人問道：「你還想怎樣？」

那男人並沒有再說下去。

因爲馬車之前，已站了幾個全身黑衣的人。

他們不只身穿黑衣，而且連頭也裹着黑布，甚至眼珠的地方都沒有露出洞來。

稀奇古怪的模樣。

那男人想說話，但他只能發出最後一聲的叫聲，充滿了痛苦。

「你怎麼了？」

一把黑色的刀直指他的胸口，但並沒有插進去，旁邊另一個傢伙一掌劈下。

那人掌力驚人，一掌拍下，那男人便沒有再發聲。

他軟軟的墜下了馬車。

兩隻馬同時發出嘶鳴。

另外兩人，也是一人一掌的向馬頭劈下。

全無風雷之聲，然而，兩匹馬却無聲無息的跪了下去，馬車也跟着向前傾去。

「怎麼了，相公！」

婦人似乎想掀開那窗帘。

可是，當她一揭，一柄黑刀已伸了入內。

婦人狂叫。

聲音未及一半，後面的垂簾已被人揭開。

婦人只覺喉間一冷，是一柄黑刀，刀背貼着她的喉嚨，她甚麼聲音都不能再發出來。

一人衝上，一手便拉了那個女人下來。

他用十分熟練的手法，一刀向那懷孕女人的大肚皮削下。

那實在是不堪入目的情景！

而另一個人，一手拉下那只有六歲的孩子，迅速的把他的衣服解開，然後把赤裸的孩子放入一個袋內。

「好了嗎？」那人問。

另一個人點點頭，只見他已把一些血淋淋的東西收入一個不知用甚麼料子做成的、看來十分柔軟的囊子之內。

一共是五個全身黑衣的人。

他們殺了三個人、兩匹馬。

其實應該說清楚一點：他們殺了一個男人，殺了兩匹馬，擄了一個赤裸的孩子，剖開一個孕婦的腹部並取了那胎兒。

全部過程只費半盞茶的工夫。

半盞茶，是的，只有半盞茶的工夫。

一切過程都被一個躲在三十丈之外的一個人看到，他是躲在山崖上的一棵松樹上。

如果以他的輕功估計，他應該可以飛身上官道，再兩下翻騰，是可以趕得及救那個婦人。

可惜的是，他稍爲猶豫了一下。

而且，他被那些黑衣人的殘酷而熟練的手法所嚇呆了，浪費了一些時間，因此，他來不及救最後一人。

那眼前的景象，實在比傳說中更爲可怕！

殺孕婦，剖腹取胎，那並不是傳說，一切都是親眼目睹，人間竟有這麼可怕的事！

他再想一下。

那五個黑衣人已迅速的變成黑點，然後完全消失在雪白的官道之上。

他知道不能再猶豫。

他提氣躍起，不是上官道，而是越過另外一棵松樹。

這一帶山崖，全是一些松樹，因爲地勢與風勢的關係，這些松樹都生長得十分古怪。

他沿着松樹一路連綿的過了這官道下的斜坡。

這人姓伊，單名叫活。

伊活本來是個捕快，不過，他向來是個不羈的人，他忍受不了捕房的規矩，因此，他辭去了他的捕快職位。

但最要命的，伊活却是個十分喜歡捕快工作的人。

他生平最恨爲非作歹的人。

他既想把那些爲非作歹的人繩之於法，却又不想過那種捕快太規律化的生活，他便自創了一種職業。

這種職業，天下沒有幾個人做。

他是其中一個，而且是做得最出色的一個。

他的工作是……

每天，他到各大衙門處，看看有甚麼黃榜——通緝犯人的黃榜，他往往挑選了那個懸賞最高價的，便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尋找那人。

然後，他會用他的方法拘捕犯人交回縣衙，領取他應得的奬金。

他就是靠這辦法生活。

他認爲這種生活對他來說是最爲愜意的，既有錢賺，也可過捕快的生活。

其實，很多爲非作歹的人，見了他比見到其他捕快還要害怕，因爲很少人能夠逃過他的追捕！

伊活有一個外號，只要你聽到他的外號，你便知道他的生涯是不錯的。

他的外號叫「日進斗金」。

一個不羈的人居然可以日進斗金，可知這人身手不凡，武功厲害。

伊活也極其自信。

他自信任何人在他三十丈之內，是無法逃出他的五指關的。

而眼前這五個全身黑衣的人，是在他三十丈之內，居然可以殺人，而且還可以從容逃脫。

這對伊活來說，實在是一種侮辱。

不過，他深深地明白，有資格侮辱他的人並不多，有本領侮辱他的人，一定要小心提防！

＊　＊　＊

伊活從一棵松樹越過了另一棵，像一隻穿插在樹林裡的靈猴一樣。

直到再沒有松樹。

而那五個全身裹着黑衣的人，亦在這官道的歧路上分手，他們並沒有多說話。

他們像螞蟻般，一碰頭便分開。

五個人分了三組。

其中一個人朝西而去，那人手中並沒有甚麼東西。

第二組是兩個人，他們是挾持着那個赤裸的小孩子。他倆同時動身，朝北而去。

第三組也是兩人，他們携帶着一個軟囊子，盛載着那個還沒有出生的胎兒，朝東而去。

伊活只得一個人，他應該跟那一組人去？

他立時下了決定。

朝東而去，因爲他們拿着最可怕的東西，究竟他們拿着這些東西往那裏去？有甚麼用途？

朝東的道路，再沒有官道那麼平穩。

而且路是越來越窄。

那兩人的武功似乎最爲厲害，輕功也非比常人。

伊活緊緊的跟着他們。

一個時辰之後，道路更窄，環境更爲荒蕪。

伊活知道，再追下去，一定會被他們發覺。

被他們發覺，倒不如攻其無備！

伊活脚下一發勁，已追貼他們，並且在地上抓起兩個雪球，擲向他們。

雪球自他們背後擲出。

兩人只覺背後突然有一陣勁風，立時回過頭來，然而，兩股勁風已到。

「啪」的一聲，兩人同時吃了一個「雪餅」。

幸好他們是連頭也裹着黑布，雪餅並沒有直接打在他們的臉上，不過，也感到有一陣熱辣辣的痛楚。

兩人揩去散開的雪粉。

伊活從容的在他們面前出現。

這對他們是一種報復性的侮辱，兩人似按捺不住，一人突然標竄而上。

伊活早有準備。

他也同時向前標竄。

兩人幾乎碰個正着。

那人想不到伊活會如此正面的撞擊。

伊活在標竄之時，右拳已隨着出擊，只是簡單的一個長拳，配合了身體向前的速度，加上拳頭遞出的速度，這一拳不再是普通的長拳。

那人倒也反應極快，他把臉一側。

可惜，這一側的速度不及伊活的拳那麼快。

「啪」的一聲。

是顎骨碎裂的聲音。

那人彈開，用手摸着右下顎。

而另外一個人也立時攻上。

這人馬步沉穩，來勢並不算猛烈。

伊活不敢怠慢，因爲他知道這人的武功定然比剛才的那一個高。

這次他不再主動出擊。

他看清楚那人的來勢，稍一昂身，避過了來招，他立時想還擊。

可是，招式未出，那人已使出了第二招。

一陣令人眼花撩亂的手勢，令伊活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抵擋。

這一猶豫，便立刻中了一拳。

這一拳印在伊活的左腹，並不太痛，可是，一陣沉厚的力量接着而來。

伊活稍退。

這一退又再給那人出拳機會。右脅又中了他的一拳。

伊活立時全面退開。

那人得勢不饒人，他隨着伊活的脚步迅速跟上，並且再使出殺人的招數。

左手一晃，右手隨即而來。

伊活有了經驗，不能讓他再有下一招，他連忙運勁，硬接這人右手的一招。

兩人掌對掌，均感到一陣無比的震撼，然後各自躍開五丈有多。

伊活穩身於地。

而那人突然亮出了一支金色的東西。

那人舞動了幾下，猶如金蛇亂舞。

伊活已看清楚，那是一支金色的洞簫。

江湖上使簫的人也有不少，但是使用這金光燦然的洞簫並不多。

「你是『金聲玉律』韓於水？」

那人似是搖搖頭，並不答話，金簫已然攻來。

伊活是個非常實際的人，他不會以自己的身體硬碰兵器。

他手中也多了一柄並沒有一般劍那麼長的劍！

看來應該說是一柄長匕首。

長匕首發出一陣閃閃的銀光，不知有多少爲非作歹的人死在這「銀影活匕首」之下。

他要試試那人的金簫，立時橫削而出。

「轟」的一聲。

兩柄兵器並無損傷。

兩人都感到愕然，因爲他們都以爲自己的兵器一定可以弄斷對方的兵器。

兩人同時躍開，亦同時再出招。

金簫與銀匕首又再作正面的碰撞，雙方仍然是沒有任何損傷。

伊活忍不住叫了一聲：「好金簫！」

那人聽了，雖然是在黑布包裹之下，但是仍然可以讓別人感到這人正爲這金簫而感到驕傲。

一剎那的驕傲，便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伊活是最明白這一點。

他每次都會好好地把握這一個時機，這一個稍縱即逝的時機。

他的匕首像一支箭般使出。

但匕首太短，只能接近那人的心胸。

那人並不以為意，金簫高舉。

「嘶」的一聲，並不刺耳，却是致命。

原來那匕首會突然的伸長。

「銀影活匕首」的「活」字，來由也是因此。這匕首會突然伸長的秘密，世上只有伊活一個人知道，其他知道的人，都已死掉。

原來這匕首是有機括的。

匕首使出，只近那人胸口，看來並不會刺入，那知道未及再回念頭，匕首已伸長，强力的刺入那人心胸。

那人狂叫一聲，金簫也撒手。

伊活走近，想趁他未完全死去，可以迫他透露一句或者兩句的話。

他走近，正想湊近而問。

突然，他嗅到一陣硫磺的味道。

伊活知道有詐，急退。

他退得實在快，而那人也立時爆炸起來。

伊活千萬也不會料到有如此情形出現。

他曾見過不少服毒的殺手，每當事敗，他們便會咬破齒間所藏的毒藥而死。

但從來沒有見過有人會用炸藥炸死自己。

伊活等了一會，一切都似乎灰飛湮滅，好一個毀滅得乾乾淨淨的法子。

伊活回首，看看他那一個同伴。

本來，那人只是受傷，但如今已忽然冒煙，而轉瞬之間，那人也同樣爆炸起來。

甚麼也沒有留下。

假若知道他們身上有炸藥，伊活會用另一個方法使他們留下。

如今仍有留下的東西是那人的金簫，掉在地上，完整無缺。

另一人，也有另一支金簫在他破碎的身旁。

伊活走近，拿起一看，這支似乎並不太相同，最明顯一點是短了一些。

他不靠估計，把兩支金簫放在一起比較，果然，兩支外型一模一樣的金簫眞是一長一短。

這表示甚麼？

伊活想了一下。

那可能是這個金簫秘密組織的一種標記，長些的那一支金簫表示地位較高。

伊活想到這裏，竟然笑了起來。

他笑，因為並不是一切都灰飛湮滅，至少還有兩支不同的金簫留下來！

他再小心檢查這兩支金簫，上面近簫尾的地方似是刻有一些文字。

可是，並不是他所認識的文字。

伊活把兩支金簫收好，有了這兩支簫其實也沒有甚麼用，因為根本不知道這是個甚麼組織的。

伊活仍然笑了，却是苦笑。

忽然，他看見那個古怪的囊子。

這個囊子竟然可以在爆炸中而沒有被炸爛，這實在是一個奇蹟！

伊活走近，竟是那個載有人胎的囊子，他不想再看，因為一想起那可怕的血淋淋東西，相信任何鐵石心腸的漢子也會作嘔。

不過，他被囊子上的幾個字吸引着——八仙煉獄。

甚麼是八仙煉獄？

伊活把那個囊子小心拿起。

「八仙煉獄」之下，還有一行小字：此囊值黃金五百斤。

五百斤黃金，那實在是最吸引人的字句。

伊活那麼出生入死，為的也是黃金。

他的外號是「日進斗金」，一斗金有多重？要多少斗才可以得到五百斤黃金？

可是，要送這囊子往那裏才可以得到五百斤黃金？

八仙煉獄？八仙煉獄究竟在甚麼地方？

他再小心察看這囊子，囊底竟然有一個綉像。

一座廟宇的綉像，非常獨特的一座廟宇。

看來這座廟宇可能便是這個古怪囊子的主人。

伊活決定要找尋這廟宇。

* * *

伊活繞過了官道，來到了古寧縣。

古寧縣一帶多山，古廟也有不少，伊活在投店時問過一個掌櫃，把那綉像給他看。

那掌櫃一看便道：「以前那是一間香火非常鼎盛的廟，不過，如今已是……」

「已是甚麼？」

「七零八落。」

「為甚麼？」

掌櫃道：「因為那地方鬧魔。」

「甚麼鬧魔？是鬧鬼才對。」

「不是鬧鬼，而是鬧魔，那地方出現了一隻吸血魔。」

「甚麼吸血魔？」

「據說吸血魔是一頭非常巨大的蝙蝠，那蝙蝠在日間也出來吸血。」

「甚麼？蝙蝠在日間是盲的。」

「那便是人稱為吸血魔的原因。」

「那頭蝙蝠魔嚇走了所有上香的人，所以如今再沒有人敢上去了？」

「是的。」

「如果我想去……」

那掌櫃看看伊活，道：「你去最適合。」

「為甚麼？」

「因為你身材夠大，有足夠的血給牠飲用。」

伊活笑了一笑。

那夜，他似乎等不及明天，便要上那廟宇去。

月正圓，光若銀盤。

伊活依着今日掌櫃所指的路途直上半山。

一路上他也見到很多廟宇、道觀，這地方接近官道，地方繁盛，香火也跟着多起來，因此一路上的廟宇、道觀、靜庵，都是修築得美侖美奐。

可是，過了半山，情況已然有所改變。

只是看山上的小徑，便完全不同。

那些路全是人踏出來的，青苔處處，泥土削落，稍一踏錯，便會跌倒。

伊活當然沒有跌倒。

走了半個時辰左右，伊活已經覺得有點疲倦，前面却沒有路。

不是沒有路，是有路的痕跡，因日久沒有人行走，附近山泥瀉下，已掩蓋了那條路。

那地方已生滿了蔓藤植物。

伊活想攀爬而過。

一踏脚上去，便已覺不妥，「嘶」的一聲。

是一條足有七尺的長蛇，自藤蔓中飛上來，伊活機靈，人一閃，他的「銀影活匕首」已出。

七尺長蛇立時變了兩條。

蛇血在半空發出一陣十分腥臭的味道。

伊活退後，他知道這地方不容易走過，可是，不走過這地方，却無從見那廟宇。

他決定再試一次。

這次他不再踏在藤蔓之中，而是踏在藤蔓之上。

人就像一片綠葉從藤蔓之上飛身而過。

過了這一段藤蔓淹沒的道路，居然有另一番景象。

月光之下是一個山谷。

山谷四周，綠葉婆娑，當中便是那綉像中的廟宇。

伊活伏在山谷之上，小心看了一會。

那是一間破爛的廟宇，四周頹垣敗瓦，沙石碎礫。

不過，從佈局、氣派來看，這廟宇的確是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

如今一切已成過去。

不過，廟宇的眞相是否便是如此？

伊活當然明白絕對不是。

他輕輕的滑下了山谷，他摸摸腰間那兩支長短不同的金簫，這東西一定有所幫助。

他並不知道那是甚麼幫助，只是直覺上的感覺。

直覺對伊活來說並不陌生，其實他的生涯，很多時候都是靠直覺。

一個被通緝的囚犯，在人海茫茫之中，怎能尋到？

伊活便是靠此直覺，日進斗金！

他一直向谷底而去，當他接近谷底，他感覺十分寒冷，似乎與上面完全不同。

他不覺地把衣衫拉緊了一些。

突然，一陣烏雲吹過，把那光亮的月兒完全遮蓋了，四處都黑暗起來。

伊活小心防範着。

沒有甚麼東西侵襲他，當月亮光華再現，他發覺自己所站的位置剛好向着那廟宇的大門。

前面是一條石子路。

從上面看下去，完全不會發現這路，但在這裏看來，却是一條十分齊整的路，似乎還常常有人走過。

廟宇的大門是朱紅色的，因為風雨的侵蝕而剝落，不過，那種紅色，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吸引力。

伊活便是被這色彩吸引着。

他不自覺地一步一步走近大門。

來到廟門，他感到一陣從上而來的壓力，他竟然不敢用手去推。

他實在不知道是甚麼原因，那只是一種感覺。

他終於鎮定了自己，舉手推門。

「報上名來。」

聲音似乎是來自地獄那麼遙遠。

伊活呆着，手便凝在半空。

「我……伊活。」

在這個時候，他竟然那麼聽話，自動報上自己的眞實姓名。

「伊活。」聲音似乎再沒有那麼遙遠。

「有信物？」

信物？

伊活從來沒有想過，不過，他是個非常機靈的人，他便毫不猶豫的接口道：「有！金簫。」

「多少管？」

「兩管。」

赤色的廟門開了，一個乾瘦的老頭兒走了出來。

伊活不由自主的把兩管金簫遞上。

那老頭接過金簫就閃身入內，而門亦關上。

伊活開始覺得有些心慌。

忽然，又有聲音道：「還有沒有其他？」

伊活想說沒有，忽然却想起那載有人胎的囊子，他說道：「有個囊子。」

「有東西嗎？」

「有。」

廟門立即開了，却是一個老婦人出來。

伊活遞上了囊子。

婦人接過，並沒有多言，閃身入內。

過了半炷香的光景，大門開了，有聲音道：「你進來，先上孟婆殿。」

伊活不由自主的進了大門。一跨過了門檻，裏面是個不同的世界。

仍然是一間廟宇，不過，再不是剝落塵封，而是古雅典樸，一塵不染。

前面是一條石卵路子。

沿着滿是花香的小路望去，前面是一個大殿。

殿門上大書：孟婆殿。

伊活進了殿內，只見當中有一個巨像，一個慈祥婦人的巨像，前面沒有香火，却有鮮花。

伊活一進入，立時合什。

有道是入廟拜神，雖然他不知道面前這個孟婆是何等樣人，或是何等樣神，他是先拜了再說。

巨像之前有一張圓枱，枱面是雲石所做，那雲石並不是普通雲石，而是經過精挑細選，那些雲石紋理竟是一幅山水畫。

要找這種雲石並不易！

看來，這裏的主人一定是個非常講究生活享受的人，連一張小桌也如此動人。

不久，一個丫環奉上香茶。

那丫環沒有說話，但態度却非常恭敬，她放下茶便立即退下。

茶是放在一個焗盅之內。

伊活覺得有點口渴，他拿起了盅蓋。

一陣花香撲鼻。

花香的茶他已飲過不少，可是從來沒有嚐過這麼香的茶，香味並不庸俗，既似蘭花，也似茉莉。

他實在忍不住的要喝一口。

可是，當他拿起了焗盅，忽然，他想到一句話：「越是香的茶就越毒！」

一想到「毒」，他連忙想放下焗盅，可是，心是想放下，手却是不由自主。

他回心一想，茶是用來奉客的，不喝是沒有禮貌，也是不敬，甚至會觸怒這廟宇的主人。

他有太多的事要明白，一切都要見到廟宇主人才會有答案。

既是想見廟宇主人，這茶無論如何要喝下去。

不過，他喝得非常有技巧，茶杯是空了，而他手中的手帕也全濕了。

他等待着，等待着……

過了差不多大半個時辰，仍然沒有人再來，他有些心急，但這是別人的地方，沒有其他辦法，要見這「八仙煉獄」的主人，唯一的辦法只有等。

伊活雖是個不羈的人，但事實上，他粗中有細。

他是個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否則，他不能在這行業內穩站首位。

等待的時間特別難過。

他實在有點不耐煩，看看四週，又沒有人，他索性伏在枱面上。

他只是想閉目養神一會。

不一會，他果然有些睡意。

忽然，他又聽到兩把聲音。

「這人本領不弱，喝了孟婆茶，竟然支持得這麼久，算是條漢子！」

「漢子便怎樣，也是要忘記一切！」

「帶他去。」

「不，讓他毒性深入一點，把過去的事情統統忘記了，以後才好辦事。」

「好極。」

事實上，伊活並沒有暈倒，可是，聽了這兩人的對話，他却不能不暈倒了。

那碗茶是叫作孟婆茶。

孟婆茶，這麼熟悉的一個名稱，可是，想來想去，却又想不起在那裏有這種茶。

這種茶不只有毒，而且會使人忘記過去的一切。

聽說只有地獄才有這種東西，是的，不是叫作孟婆茶，而是孟婆湯。

據說人死後要再投胎，但一定要完全忘記過去前一生的事情，才可以轉世輪迴。

對，孟婆茶其實是孟婆湯。

這地方又叫孟婆殿，那麼，所有人經過這地方，一定要被孟婆茶洗清記憶的。

幸好伊活害怕中毒而沒有喝下。

也許這是天意，讓伊活可以看一下這「八仙煉獄」！

又過了一會，有兩個人走進來。

伊活把呼吸也放慢了，然後瞥眼看去，看看進來的是甚麼人。

兩個穿着錦袍的人。

他們的面孔與常人不同，一個

是非常黝黑，有點像傳說中的包公。

另一個則相反，非常潔白，像鋪上了一層白色的粉末似的。

「黑判，你看怎樣處置這人？」

「白判，你想到甚麼花樣？」

「先帶他上閻君殿，看看宗卷，才作打算。」

「也好。白判，你對此人另眼相看？」

「是的，我有一個感覺，這人並非自動投靠，而是有意進來的。」

「不要亂說，否則八仙煉獄一聲令下，說要殺了他，我們手下又少一個人用了。」

「我們實在是人手短缺。」

白判道：「人來。」

四個身體十分粗壯、但行動有點遲鈍的人應聲進來，向他們恭敬鞠躬。

「抬往閻君殿。」

四人並不說話，一人拉起伊活的手，另一人拉起伊活的脚。

另外兩人也是如此。

伊活便像一個大字般被四人抬了出去。

那四人的氣力相當大，抬着伊活，仍是步履穩而快。

閻君殿究竟是個甚麼地方？

轉過了一條走廊，進了兩道月牙門，眼前一亮，前面赫然是一個大殿。

一個點着無數蠟燭，非常光亮的大殿。

伊活被放在一個被白色蠟燭齊齊整整圍着的圈內。

看來這兩個是黑白判官。

白判道：「你們出去。」

四人應聲離開。

黑判道：「這人入殿之前，自報名是伊活，並沒有說出自己的門派。」

白判道：「他可以携來兩支金簫，及一個人胎囊子，算是相當豐厚的推薦。」

「韓於水旗下的弟子近日努力不懈。」

白判打開了牆邊一個大櫃。

櫃內滿是宗卷，伊活瞥眼看過去，每一分格，上面都寫了一些字。

少林、武當、峨嵋、崆峒、崑崙……

還有其他各門各派。

太乙、天鷹、龍神、羽飛、古墓……

這些門派很多根本上聽也沒聽過。

白判道：「他不屬於任何門派。」

「據說伊活此人早年是少林的和尚。」

「我也聽人說過，他也曾入武當修道。」

「既做過和尚，也做過道人，這人實在不簡單。」

白判與黑判同時打開了一個宗卷，他們看了一會，道：「怪不得他會成爲一個如此不羈的人。」

他們共同嘆了一口氣，聽他們的語音，似有詫異，也有讚嘆。

伊活眞想過去看一下自己的宗卷。

這個古怪的組織怎會收藏自己的宗卷？

伊活早年是當過和尚，也眞的上過武當山，想改變一下生活，那知他被武當人發覺他是從少林而來的，立即又摒棄了他。

其實他並非甚麼和尚，只是迫於無奈。

至於他上武當，是因爲他不慣少林和尚的清規戒律，因此，才決定改當道士。

事實上道士的戒律也是不少，因此，他決定不再當甚麼，他只希望當回自己。

他生性不羈，便決定做一個不羈的人。

這個決定，令他的日子也過得不錯。

他想查案拘人的時候，可以去揭黃榜；若他甚麼事也不想做的時候，他便甚麼事也不用做。

甚至他想大醉一場也可以。

伊活認爲，這樣自由逍遙的生活才算是眞正的生活，因此，他選擇了這個連他自己也難以定名的工作後，生活得實在不錯。

這次無端捲入了所謂「八仙煉獄」的事情，他並沒有後悔。

有時太逍遙自在也並不好過，他相信這次經歷……如果不死的話，應該是一次不錯的經歷。

白判道：「你看他殺的人……」

「並不是他親手殺的，他只是把他們帶回衙門，領取應得的獎金。」

「你看，其中有些的確是汪洋大盜，有些是殺人越貨的匪徒。」

「這人本領實在不弱。」

白判道：「怎樣？」

黑判答道：「要改造這種人其實並不易！」

「是的，不過他武功厲害，控制了他之後，却又是好使好用。」

黑判道：「萬一……」

「你對咱們孟婆茶沒有信心，他喝了之後，甚麼都忘記，只有留存武功，成爲我們的工具。」

「萬一，最怕是萬一……」

「你還記起以前那一個？」

白判點點頭道：「這種人生性不羈，意志力非常人可比，我們並沒有一定把握可以好好控制他，更不要說一定可以使用他。」

「但如今人胎不夠，童子也不

夠。」

兩人又嘆了一口氣。

「官道之上的事件已嚇怕了人，如果要深入兩縣拿人拿胎，非要這種高手不可。」

伊活聽到二人的對話，似乎已聽出一個所以然來。

兩人沉默了一會。

白判把宗卷掩了，道：「我想……」

黑判並沒有讓他說下去，道：「我也想……」

伊活瞥眼看見兩人無言相對，不過，從他們黑白的臉孔中，看不見甚麼表情，然而，他們的眼神却閃出一股殺氣。

伊活熟悉那種殺氣，因爲他接觸到不少走投無頭的人那種殺氣使人心膽俱裂。

伊活也感到那種可怕的感覺。

他們黑白二判雖然沒有清楚的說出來，但可以肯定一點，他們都不想伊活存在。

他們似乎是寧願給上面的人斥責，也不願伊活活下去，伊活突然全身起了鷄皮疙瘩。

他非常小心的注視他們的來勢，但却不能睜大眼睛看。

黑白二判同時拿出一雙判官筆。

白判的一雙是全白；黑判的一雙是全黑的，看不出是用甚麼材料製成。

他們迫近了伊活的蠟燭火圈。

伊活知道他甚麼時間可以動手，只要他們一動，他便會動。

說時遲，那時快。

黑白雙判同時動手，四支判官筆便要插在伊活的身上，伊活似是沒有迴旋的餘地。

突然，伊活一個「鯉魚翻身」，雙腿變成一柄大剪刀的形狀。

登時，燃着的蠟燭四飛。

黑白二判也同時飛身開去，兩張沒有表情的臉，竟然也有了詫異的神色。

伊活穩身在殿的一角，道：「我沒有失去記憶！」

白判道：「你怎麼……」

黑判接口道：「你沒有喝過孟婆茶？」

伊活搖頭。

白判道：「你怎會……」

而黑判已發動了攻勢，他的一雙黑色判官筆猶如兩條大毒蛇，向伊活的胸腹刺去。

伊活閃開，伸手入懷，他的「銀影活匕首」仍在，這個組織的人過份自信，連他的武器也沒有拿下。

「銀影活匕首」硬接了黑判接着而來的招式。

伊活感到虎口有裂開般的痛楚。

而白判亦加入了戰圈。

白判的那雙白色判官筆猶如一雙閃光棒，綿密的殺向伊活致命的部位。

伊活能征慣戰，對付兩個人，並不感到吃力，問題是黑白二判的打法。

那是一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打法。

那是一種最難以應付的打法。

幸好伊活對這種打法極有經驗，很多汪洋大盜，在伊活拿下他們之前也是作拚命搏鬥。

伊活不明白的地方是，這黑白二判爲甚麼那麼瘋狂要殺他。

殺不了他，難道他們自己不能活命？

是的，這是一個應該好好利用的弱點。

在這思想閃動之際，伊活幾乎吃了虧，幸好他臨危不亂。

他的「銀影活匕首」在黑白二判的判官筆間閃動，伊活以避重就輕的打法，在他們之間突破而出。

伊活內心仍閃動着不同的念頭。

那兩人要殺死自己，對付他們的最好辦法，便是殺死他們。

可是，殺死他們反而不能再跨上這組織的另一層。

只有控制他們……

伊活一咬嘴唇，速使兩招：一招「剜心剖肺」，另一招「開膛破肚」。

兩人退開，避開伊活的利刃。

伊活非常懂得利用這大好的良機，他突然撲向白判。

活匕首一連進了三招。

一招比一招更接近白判官的胸前。

他一連退了兩步，第三步似是退無可退，活匕首便在他胸前三寸停下。

白判倒抽一口涼氣。

三寸，三寸便不可取他的性命。

不過，他抽這口涼氣似是太早，「卡察」兩聲，那銀影活匕首竟然在這時活了，長了四寸。

換句話說，已有一寸刀鋒插入了白判的胸膛。

他忍不住的叫了一聲。

黑判要衝過來。

伊活道：「慢着，你要我多刺他半尺？」

黑判果然不敢再動。

伊活突然把刃抽出，翻手一過，刀鋒已轉向白判的頭頂，而剛才被刀傷過的地方正噴出鮮血。

黑判見同伴鮮血噴出，忍不住上前去。

伊活道：「勿動！」

他隨即一手把白判拉着，刀刃仍在他頭頂之上。

忽然，他又從懷中拿出一個小紙包，他以極爲迅速的手法，用匕首把紙角切開，一陣粉末隨即從紙角瀉下，落在白判的傷口上。

白判狂叫了一聲。

黑判冒着危險，雙筆直刺而來。

伊活仍然一手拉着白判，往後避過，隨即朗聲道：「黑判，你想他死嗎？」

黑判呆着。

伊活道：「退後！」

他再沒有選擇的退後。

伊活道：「你們不用驚怕，我撒下的粉末，並非甚麼劇烈毒藥。」

黑判道：「那是甚麼？」

「是止血粉。」

黑判望着白判的傷口，果然，血漸止了。

白判沒有見到血湧，而且覺得傷口似乎再沒有那麼痛楚，而藥粉過處也有一陣清涼的感覺。

不過，他並不是普通人，他明白生存之道。

白判道：「你要求甚麼？」

「很簡單，依照你們平日收人的做法。」

「收人？」

「我知道你們需要人手。」伊活道。

「我們要的是一些全無過去記憶的人。」白判道。

伊活笑道：「我現在才明白那孟婆茶的作用，不過，你們可以把我當作甚麼也不知道。」

黑判道：「伊活，如果我們拒絕？」

伊活笑了起來。

白判道：「你笑甚麼？」

「很簡單，你們沒有拒絕我的理由，更沒有拒絕我的能力！」

黑判有點愠怒。

伊活索性把本來控制在他手上的白判用力一推，把他推向黑判。

白判被放，如釋重負。

黑判扶着白判，滿臉狐疑。

伊活道：「我撒在這位白大哥傷口上的並非純是止血粉，而是一種非常有名的慢性毒藥。」

「毒藥？」兩人異口同聲問。

「是的，非常慢性的毒藥，刻骨銘心粉。」

「刻骨銘心粉？」

「你們沒有聽過？」

兩人都搖搖頭。

伊活道：「那讓我解釋一下，這種粉末，來自雲南一種蠱毒，撒下傷口，有止痛止血之功，但粉末隨傷口侵入體內，日久便能刻骨銘心。」

兩人面色稍變。

伊活再道：「刻骨，便是全身任何骨骼變得脆弱；銘心，使你心胸絞痛，結果是……」

兩人黑白二臉，本來無甚表情，但聽了伊活這個解釋，却立時變紅，既激憤又害怕。

伊活也沉默起來。

黑判道：「老弟，殺了他再說。」

白判道：「殺了他？」

伊活道：「殺了我當然可以，不過，白老哥你將要終生受苦。」

白判道：「有沒有解藥？」

「當然有。」

白判忘記了要討價還價，道：「你給我。」

「可以。」伊活斬釘截鐵的道。

「給我。」白判叫道。

「那你們便照一般收人的做法，收了我之後，以後的事情，與你們無關。」

黑白二判互望一眼。

伊活道：「隨你們怎樣選擇，不過，跟我硬拚，你們不一定會勝過我，這對你們也沒有好處。」

黑判一咬嘴唇，道：「好！」

白判道：「老大，怎麼……」

「不用說，你的性命最重要。」

「不過，這事一旦被揭發，我們也是永不超生。」

黑判道：「那是以後的事了。」

白判道：「我不能累及你。」

「不，老弟，咱們是生死與共的好兄弟。」

白判似是非常感動，久久也不能說話。

伊活道：「好了，我們交易。」

「解藥呢？」

伊活道：「我當然不能立刻給你們。」

「那要在甚麼時候？」

伊活道：「依照你們的規矩，經你們查了宗卷之後，你們會怎樣做。」

白判道：「我們會送你到『輪迴殿』。」

「做甚麼？」

「根據你的本能，派你往『八仙煉獄』工作。」

「那是死過番生？輪迴投胎的人？」

「正是這個意思。」

「他們怎樣令一個沒有了記憶的人工作？」

「那是輪迴殿內的人的本領。」

「你們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我們黑白二判有自己的工作。」

白判怒道：「解藥！」

「那好極，你送我上輪迴殿。」

「啊，是的。」伊活從懷中拿出了一叠紙張，續道：「這裏有十二張紙，也是你這種『刻骨銘心』十二次的療程。」

黑判想一手搶了過去。

伊活索性把那叠紙交了給他。

黑判一看，道：「怎麼？全是白紙。」

「這個當然。」

白判道：「你在玩甚麼花樣？」

伊活道：「不是我在弄花樣，而是你還沒有聽清楚我的指示。」

黑白二判只好沉着氣。

伊活道：「你試用口水，弄濕第一張紙。」

黑判立時依言。

只見那張紙上出現了一些字：鴿血、薔薇枝、麥稈、禾花、桔梗、五葉花……

是一大串的藥材名字，其中有些是生藥，有些是熟藥，一大堆的。

伊活道：「你每月按照這藥方煮一次藥，喝下便可解毒。」

白判非常聰明，急忙用口水弄濕另外一張。

伊活道：「沒用的。」

白判開始時還不明白，但多用舌頭舐了幾下之後，便開始明白，因爲紙上並沒有字樣出現。

伊活道：「我這些控制人的計劃，是經過非常周密計劃過的。」

黑判道：「第二張藥方又如何？」

「很簡單，當你弄到了這第一次藥後，除了飲用之外，你還要利用那些藥，塗在第二張紙上，才會出現另一張藥方的處方，依此類推。」

白判道：「實在是好計謀。」

「我號稱『日進斗金』，你們知道嗎？」

白判道：「略有所聞。」

伊活道：「那你更要小心看看我的宗卷，而且要明白，一個人可以日進斗金，當然有他的道理，金不會從天上跌下來的！」

兩人似乎十分服氣。

白判道：「好極，我們的交易算是完成，假如……」

伊活大笑。

「你笑甚麼？」黑判問。

「假如你想殺我，」他頓了一頓，道：「你們齊上，你們將要一輩子後悔。」

黑白二判一時之間竟然躊躇不決。

伊活道：「好了，你們送我往輪迴殿，以後一切的事，由我自己負責。」

黑白二判似是無可奈何地接受。

陪伴公主　闖關陷陣

輪迴殿是另一番的景象。

沒有傳說中的刀山油鑊。

殿堂內也沒有牛頭馬面，伊活被黑白二判抬進輪迴殿。

他被放在殿的當中，黑白二判便離開了。

伊活睡在當中，假裝昏迷。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嗅到一陣香風。

「醒來了。」還有一陣嚦嚦鶯聲。

伊活睜大眼睛。

「坐起來。」

伊活似是無法抗拒這命令，並不是命令，而是溫柔的呼喚。

伊活看着殿上那個女人。

是天下難得一見的漂亮女人。

伊活道：「你……這是……」

他這樣說，其實是因爲不知道要說些甚麼才好。

那女人道：「你是誰？」

「我……」伊活突然醒覺，他是個喝了孟婆茶的人，而且被黑白二判查過宗卷，他應該甚麼也不知道。

那女人道：「你是一個相當特別的人。」

「我……」

「你叫伊活。」那女人道。

「我……我是伊活。」

「你外號是『日進斗金』。」

伊活像鸚鵡學語道：「我外號是『日進斗金』。」

那女人微笑着，非常有吸引力，突然，她的語氣有點冷，道：

「你有兩個任務。」

「甚麼任務？我……」

「第一個，取童子五十回來，第二個，取三十個男胎回來。」

「童子五十、三十男胎，怎麼取？」

那女人臉色微變。

伊活也察覺到，可是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不過，那女人很快又回復了美麗的笑容。

「當然是用你自己的辦法。」

伊活道：「好極，甚麼時候開始？」

「立即。」

伊活站了起來，隨便的向着一道門走去。

「慢着！」是那女人的聲音。

她的聲到，人也到。

伊活轉過身來，她的人也站在他的跟前，伊活實在愕然，他想不到這一個打扮得像皇后貴族的漂亮女人，竟然有如此美妙的輕功。

伊活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她竟溫柔地笑了。

伊活唯一的反應，也只能是笑，傻笑。

那女人突然出手，狠辣的一招，先是掌，然後掌忽地變爪，抓向伊活雙目。

伊活有最自然的反應，他昂身避過。

那女人又再進襲，也是最厲害的一招，這一招一般女人是不常用的。

「猴子偷桃」或是「神仙摘茄」，無論甚麼名稱也好，極不文雅的一招。

而這一招，伊活也是無從抵擋。

他退後，因爲一退再退，他索性躺在地上，然後是一個「蜈蚣反彈」。

那女人竟然笑了起來。

伊活實在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爲甚麼你不反攻？」女人溫柔地問。

伊活聽着她的話，似乎是着了迷似的，他立時反攻，一連五招，五招各含四式。

一輪閃電似的攻勢。

那女人退後，非常從容的退後。

伊活心知自己一連串的攻勢，雖是沒有用眞力，但可以從容應付的人，在江湖上實在已不多見。

當她退了五步之後，她還可以進攻，這次並沒有不雅的攻勢，但是掌力、指力勁而狠。

伊活也以眞力回應。

忽然，那女人虛晃一招，整個人飛身回到殿上的座位上。

伊活站在殿前，眞不知怎麼應付這個女人。

那女人道：「你知我是誰？」

「你……你是這輪迴殿的主人。」

「伊活，你是個十分聰明的人。」

伊活不知道這女人無端讚賞自己的原因。

「我叫宛若公主。」

伊活道：「宛若公主。」

當伊活向她禮貌地招呼的時候，宛若公主仍然非常溫柔，和藹可親，忽然她的聲音變得冷冰冰地道：「伊活，你知道了多少？」

伊活愕然。

宛若公主又道：「你知道了多少？」

伊活默然。

「你不說我也不追問，不過，我不想你後悔，有機會說也不說。」

「我知道不多。」

「你用甚麼辦法騙過黑白雙判？」

「我把孟婆茶倒在手帕上。」

「賄賂？」

伊活搖搖頭，道：「威脅。」

宛若公主的問題十分簡單，伊活也回答得十分簡單，不過，他們卻互相明白。

宛若公主沒有再說話。

伊活道：「公主，爲甚麼你會知道？」

宛若公主笑了起來，笑得像春花盛放。

「你知我在輪迴殿看過多少人？」

伊活搖頭。

「沒有五百也有七百。」

「那又如何？」

「他們當中，有武功低微的販夫走卒之輩，也有武功高强如閣下。」

「公主誇獎。」

「我不是誇獎你，伊活，我估計你的武功在江湖上應該排在第十左右。」

「第十？這個次序是你自己編出來？」

「可以這麼說。」她頓了一頓道：「不過，我說的話自然是有根據的。」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我不想再跟你辯論，我只想知道，你怎會發現……」

「第一，你的眼神，沒有一個人喝過孟婆茶之後，有如此堅定而光采的眼神，這一點，沒有人可以騙過我，不過，有時也有例外。」

「甚麼例外？」

「譬如是青光眼，你看不見，但你的眼神與別不同。」宛若公主微笑。

伊活知道她在開玩笑。

「這一點可以證實你的猜想。」

「並不，你忘記你接了我三十招。」

「是的，不過，我想你要測驗一下上輪迴殿的人的武功，我也沒有例外。」

「對，喝過孟婆茶的人，會忘記過去一切的事情，卻不會忘記武功，這是孟婆茶與別不同的地方，你記得我發過一些甚麼招式？」

「不雅的招式。」

「對，一般來說，我不會用這些下流招式，不過，爲了證實你根本沒有飲過孟婆茶，我便用了……你明白，一個人只要到了最重要關頭，才會使出最狠的武功，而且會表現出他們的智慧。」

「第一點我明白，第二點，公主如何解釋？」

「你有聰明智慧，沒有人知道，其實連你自己也知道不了多少，聰明智慧是會在危險關頭表現出來，因此，我用這些你怎麼也猜不到、而對你來說是危險萬分的招式，你有聰明智慧，你便會表現出來。」

「公主果眞有聰明智慧。」

「因此，我證實了我的猜想。」

「怪不得……那你證實了，你又如何？」

公主沒有立刻回答。

不一會，公主的臉容變得冰冷起來。

「公主？」

「我想你也知道，證實了之後是……」

伊活道：「酷刑？」

「不，死！」宛若公主臉容冰凜，似是再無迴旋的餘地似的。

「不過，我不想死。」伊活說得十分坦白。

「那你為何進來？進來的人，其實一早已知道，他們是找死！」

「我想有些是例外。」

「那你想幹什麼？」

「我是想找眞相！」

「什麼眞相？」

「要人胎，要童子作什麼！」伊活知道，這位宛若公主雖是女流之輩，但是個相當直率的人。對付直率的人，應該用直率的方法。

「這是八仙煉獄的秘密。」

「也許，連公主這個地位，也未必知道其中眞相。」

本是激將之法，奈何公主只是笑笑，並沒有任何不滿的表示。

宛若公主實在是一個不易對付的人。

「好了，我看你並不是一個例外，我……」

伊活內心暗叫糟糕，只好硬着頭皮道：「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沒有！」斬釘截鐵的回答。

伊活把手指合起來，發出「劈啪」的聲音。

宛若公主道：「動武？你沒有機會！」

伊活道：「我相信我有打勝你的機會。」

「的確有，而且你說得很謙虛，你是個謙虛的人，我喜歡謙虛的人。」

伊活不知道她究竟是想說些什麼。

公主道：「通常，來到輪迴殿的人，再沒有其他工作，他們都是派出去找童子及人胎，除此之外，只有死是唯一的選擇！你替我去找童子及人胎？」

伊活並沒有回答，他心想：「出去了再說！」

公主道：「如果我這樣吩咐你，那是大材小用。」

伊活道：「做這些事，我寧死不屑為之。」

「為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令我作嘔！」

公主道：「我也有同感。」

事情似乎有了轉機。

「公主請吩咐！」

「你要我說出另外的工作，這也可以，不過，我一說了出來，你只許做而不許問。」

「究竟是什麼？」

「你已犯了第一大忌，不准問！」

「是的公主！」

宛若公主微笑，道：「這輪迴殿有兩個門口，一個是被我施了離魂術之後，出外取人胎、童子，另外一個門是往八仙煉獄的！」

伊活並沒有發出一言。

「你聽過八仙的故事嗎？」

伊活點了點頭。

「這裏有八個神仙，當然不是天上的八仙，而是有八個本領高强的人，因此稱為『八仙煉獄』。」

伊活並沒有說話，只是皺着眉頭。

「你來此之前，遇到什麼人？」

「兩個持金簫的人！」

「哦！那是韓於水的弟子，他是擅長使金簫子的！」

「他的金簫並不易於對付。」

「你沒有把握？」

伊活並沒有表示意見。

公主道：「你來。」

伊活跟着公主，在輪迴殿後，有一小門，開門之後，却是一個堆滿了書的房間。

房子很狹窄，兩人到了裏面，轉不了身。

公主道：「這裏全是有關金簫子的武功，你好好鑽研一下，十日之後，我們動身。」

「往那裏？」

「去打金簫宮！」

「為……」

他還沒有說下去，宛若公主已接口道：「你絕對不能問，你的責任只是與我一起去攻打金簫宮。」

「然後？」

「我不喜歡你多問。」

伊活沒有再說話，因為書架之上有一本書，書名是「金聲玉律」。

「這豈不是韓於水的外號？」他自言自語地道，然後揭開了這書。

書上繪了十八式，十八式的金簫招式。

伊活越看越覺有趣，竟然不知道公主什麼時候已離開了。

這書的確是吸引人，尤其是那些懂武功的人。

書上圖文並茂。

他一直不知道時間的消逝，當他看得手舞足蹈之際，一個書架竟然自然的滑開了。

滑開之後，是一處寬敞的地方，四個牆角都有一個大缸，並發出一些光亮。

伊活放下了那書，往大缸一看。

原來缸內有油，燃着的是一只浸在油上的燈蕊。

燈蕊很長，直透缸底，那燈蕊是離開油面。

伊活並不知這些大油缸有什麼作用，只以為是照明之用，想不到其他作用。

然後前面是一堵牆，牆上有各種不同的簫。

什麼顏色，什麼材料的簫都有。

長短款式，更是使人眼花撩亂。

伊活隨手拿了一支下來，放在唇邊，撮氣一吹，居然可以奏出一些調子。

伊活覺得有趣，再試另一支，也是如此。

他改拿一支較長，隨手一揮。

居然是一支非常順手的金簫子，他使了剛才在書上隨便學來的一招。

「金簫引鳳」，伊活居然使得頭頭是道，他再使了幾招，亦見得心應手。

他索性再多使幾招。

這實在是個非常適宜練武的地方。

他一直在練，似乎是忘記了身在何處。

當他練到有些疲倦的時候，一停下來，他聽見了掌聲，然後是公主的說話：「好極！」

「你什麼時候進來？」

「不算很久！」

伊活心下有點驚詫。

公主居然可以在他不知不覺之間進來，全沒有驚動他，當然，其中的原因是他自己太全神貫注，另一個原因是公主的輕功已到了一定的境界。

「你的領悟力不差，算我沒有看錯了人！」

「公主何以如此說？」

「我看過這些金簫子的武功，練來練去，也沒有你這一天的進境。」

「你也練過？」

「好了，你練了大半天，好好吃一頓！」

兩人出了那個天然練武廳子。

本來是放滿書籍的房子非常狹窄的，但而今却相當寬敞，因為那些書架是可以移動的。

「為什麼……」

「我希望你對這些書有興趣，因此盡量把這些書櫃拉近，其實我這安排也相當無知，你是個天生好武的人。」

伊活見了桌上的菜餚，道：「公主，你也是個懂得飲食之道的人！」

「總是欠缺了一些。」

「什麼？」

「酒！」

「對，不過，酒乃穿腸之物，咱們既有任務，自然是不應飲用。」

這話使公主感到高興，因為這更證明了她並沒有看錯了人，更沒有選錯了人！

公主紆尊降貴的與伊活一起晚飯，雖然她是淺嚐即止，不過，這令伊活感到，他在公主的心目中，地位實在不低。

「對了，公主，練武廳內四個油缸……」

「那是時限！」

「什麼時限？」

「當四個油缸都燃燒了，咱們便去攻韓金簫！」

「韓於水？」

公主點了點頭。

伊活道：「那是十天左右的時間？」

「沒有了，只有九天！」

「攻打韓於水，公主，你去嗎？」

「我當然去！」

她嫣然一笑的離開了這房間。

伊活吃完之後，好好睡了一覺。

這地方既無窗戶，亦無日夜之分，只要伊活有精神，他便看書練武。

第二缸油燃盡，轉眼第三缸油也燃盡。

那天，伊活看到一册雙人使金簫的武功，他試一人演繹，竟然極有威力。

一套雙人使出的「金簫八法」，由一人使出，已有出人意表的威力，假若兩人一同使出……

公主又再在這個最適當的時間出現。

伊活道：「這金簫八法……」

「我也看過。」

「我獨自一人練，似乎已使我達到使用金簫作為武器的一個新境界。」

「假若我也一同使出？」

「我想一定比我想像中更好！」

「何不一試！」

兩人一同進入了練武廳，廳中只剩下一缸油，而油亦燃了一大半。

「公主，請……」

公主毫不猶豫，使出了第一式。

伊活見她身手不弱，一同配合，兩支金簫在柔弱的火光之下，映出來的金色光芒，竟使人眩目。

不知不覺，八式已完。

而室內火光亦暗。

公主道：「成了！」

伊活道：「已經十日？」

「是！伊活，你今夜好好的睡，明天我們便往金簫殿。」

伊活整整十日埋頭埋腦的練習，竟然不知時日的消逝。

那晚，他睡得並不太好。

在朦朧中，他不斷的想着過去十日所練的金簫招式，也不斷映現進入「金簫殿」的各種可能性的情景。

他不知什麼時候起來。

當他一起來，他便嗅到一陣香氣，並且在書架之後，發現了一道半開的門。

宛若公主已站在門外，見了伊活，道：「準備好了？」

伊活道：「是的！」

公主沿着通道走。

不一會，一陣簫聲傳來。

伊活有點心怯，腳步似乎慢了下來。

公主回首道：「伊活，你怎麼了？」

伊活加快了腳步。

轉了一個彎，赫然是一個金色的大殿。

伊活看清楚，並不是整個大殿都堆滿了黃金，而是牆上鑲着一排一排的金簫子，由長至短，非常有秩序有系統的排列着。

公主領着伊活，來到殿的中央，叫道：「韓金簫，我已來了！」

牆上響起簫聲，尖銳、低沉、震盪、刺耳的簫聲都有，令人有些煩厭的感覺。

簫聲中，一個白衣人出現。

「韓先生！」

公主居然稱呼這人爲先生，看來他果眞是韓於水，他在公主心目中的地位，實在不低。

「宛若公主！」那人握簫拱手爲禮。

「好了，我也不欲多言！」公主道。

韓於水並不理會她，只問道：「這位是……」

「在下伊活！」

「伊活？我想你父親替你改這名字的時候，他也希望你多活一些日子，你與公主同來，竟是不想活了，那你太對不起你的老子了！」

公主道：「你不用多言，韓於水！」

韓於水笑了起來，道：「公主，你既敢叫我的名字，那麼你也是下了大決心，好，來吧！」

公主已持金簫在手。

她一言不發，便向韓於水攻去。

韓於水立時把長簫舞動。

公主一連發了幾招，似乎都沒有辦法攻入韓於水的長簫之內。

伊活看準了一刻，也挺身而進。

「好，你也一起來吧！」

伊活的長短金簫穿插其間，使韓於水的舞動受到了一些牽制。

公主趁機使出一連串毒辣的招數，向韓於水攻去，看來公主是想速戰速決。

伊活這時已習慣了韓於水的招法。

他知道韓於水的金簫功法是實而不華的武功，自己只是練了金簫武功十天，根本沒有辦法用長簫來攻他。

正如一個善泳的人，你並沒有法子要他在水中受溺。

伊活改變了打法。

他把長短簫的攻法改爲點穴之法，他的長短簫立時成了一雙判官筆。

公主叫道：「伊活，要用金簫武功。」

「金簫武功？」

「是的，我們在過去十天所學的！」

伊活覺得十分奇怪，不過，公主既然是這麼吩咐，自然是有她的道理，有她的原因。

他又改爲先前的金簫攻法。

兩人是四支金簫，經過了這一段時間的配合，開始發揮了一些效力。

韓於水不時也發出一些沉吟。

公主道：「韓於水，你認爲如何？」

「不錯，實在不錯！」

「你說誰不錯？」

「是這位伊活！」

「不是我？」

「你要我說的是實話？」

「這個當然！」

公主似有怒意，不過，她的簫法却仍然沉着，伊活知她心意，一定要用金簫把韓於水打敗，那才是此行的目的，因此，他的心念不住的轉動。

兩人簫法越來越見配合。

韓於水也是由衷的佩服，不過，要衝出他這金簫宮並不是一件易事。

忽然，韓於水躍了起來，奔向他前面的一堵牆。

他撇開二人，撲身在牆上橫走了一遭。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他們也暗吃一驚，不知他在弄一些什麼玄虛。

當韓於水在牆上橫走了一遭之後，殿內似乎有些改變，漸漸，牆上的金簫竟然自動響了起來。

一時之間，殿內似是百鳥齊鳴。

兩人只覺耳膜震動，內心極是不安，而且漸漸變成煩燥。

公主似乎受影響更深。

而韓於水自己配合了簫聲，武功似乎更有增進。

伊活知道，如此下去，兩人會被擒，那就再也沒有機會打出這金簫宮！

可是，要以自己學了十多天的武功與熟悉了幾十年的武功對招，根本沒有可能！

伊活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

最大的問題出自那些簫聲，假若把那些簫聲的節奏弄壞，不，弄亂了，那才是上佳之法。

伊活人急智生。

武功的招法要用金簫的，可是內力却沒有規定，就算有，也並不

能用眼看到。

伊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猛然揮舞長簫。

一時之間，殿內竟然括起了一陣小旋風。

金簫宮因氣動而發出聲音，那些氣在牆上發出，極有規律，因此產生相當有節奏的聲音。

可是，伊活的金簫刮起的小旋風却是全無規律。

簫聲也開始改變了音律。

韓於水正在奇怪。

而伊活知道自己的做法生效，他更把左手那短簫也舞動起來。

另一個小旋風又起。

韓於水立即向伊活攻來。

伊活忙道：「擋着來勢！」

公主會意，金簫挺上。

伊活見韓於水簫法有些紊亂，也停止了兩個「大小旋風」，毅然攻上。

簫聲依然是紊亂。

伊活把握了這個大好機會，一連出了兩招，一招「金聲引鳳」，另一招「玉振天籟」。

兩招都是全力以赴。

是金簫武功配合了伊活自己的內力。

兩招都擊中了韓於水的要害，他急退，而控制不住自己地撞向牆上。

一撞之下，簫聲全部停下來。

公主突然再衝上，她也使出兩招，一招「風翔金芒」，另一招「金簫捲入鳳凰聲」。

兩招都是他們在那斗室中所學金簫的武功精髓，而韓於水此時已處下風。

這兩招威力更在無形之中增大。

韓於水在沒有辦法之下，勉强以手相迎。

只聽見「劈啦」的聲音，是手骨斷裂的聲音。

韓於水狂叫。

伊活想再動手，公主已衝前，以金簫指着韓於水的天靈蓋。

韓於水道：「公主，妳走吧！」

公主把金簫移開。

伊活實在不明白，他們究竟在弄些什麼玄虛。

「得罪了！」公主道。

韓於水道：「你選得一個好的助手，不過，這只是第一關，你的路途還遙遠！」

公主道：「多謝你放了我們一馬！」

「那是你們的聰明才智。」

伊活實在不明白他們是在說些什麼。

他想問，不過公主已拖着他的手離去。

出了那金簫宮，外面是陽光燦爛。

他深吸一口氣，走了一段路。

伊活問：「這是什麼地方？」

「仍是在八仙煉獄之內！」

「不過，我們前面有四通八達的路，我們走吧！」

「往那裏走？」

「離開這個地方！」

公主詫異道：「難道你忘記你闖這地方的目的？」

伊活道：「沒有忘記，不過……」

公主道：「你去找你的事實眞相，你一定可以找到什麼人在用人胎、用童子……」

伊活道：「我們可以出去，再想其他辦法！」

「沒有，這是唯一的辦法，我闖我的八仙煉獄，你找你的眞相，而湊巧我們是同道，何不一起上路？」

「究竟……」

「我不是說過不要問？」

「但我也要知道我此行……」

公主道：「我要你助我闖過八仙煉獄，而你也會得到你想弄明白的眞相了。」

伊活沒有張聲，他明白，公主與他偕行，目的是利用他，不過，她對自己並沒有什麼傷害。

假若在闖這八關之時，被打敗甚至被打死，也只是怨自己學藝不精而已！

而取人胎，擄童子之事，製造了多少人間慘劇，這實在是不能不理的！

伊活道：「好極！」

公主道：「你想通了！」

「那我們的行程？」

公主道：「八仙煉獄佔地極廣，你進入的地方，只是一個小小的門面之處。」

「實際上有多大？」

「幾萬畝以上。」

伊活道：「好極，咱們就動身，一關已過，其他關不外是如此而已！」

公主沒有作聲。

他們行走了不久，不遠之處，似有一個鄉村。

前面是兩間十分精緻的小樓。小樓的後面，似有一個大花園，花園當中，是一個極大的荷池。

「我們在這裏可以歇宿一下？」伊活問。

「這是第二、三關！」

「看來並不像……」他知道公主當然是比他知道得多，因此，他沒有再說下去，不過，他的心仍是這麼想：「假若煉獄是如此，一生一世住下也不怕。」

公主道：「天堂地獄，在世人心目中不同，但事實上只爭一線，這裏住着兩個人。」

伊活道：「讓我先猜——其中

一定有個是女人。」

「對！」公主道。

「是個愛荷花的女人！」

「對！」

「那便是八仙之中的何仙姑了！」伊活道。

「對！」她頓了一頓道：「還有一個。」

「我再猜……」他極目看了一下，道：「是個愛花的人。」

「當然，這偌大的花園。」

「是個女人？」

「連我也不大清楚，也許是個女人，也許是個童子。」

「是藍采和？」

「是的，此人好花，雖然是個童子，終日總是要提着一藍花的。」

「眞有這兩個仙人？」

「這兩個並不是什麼仙人，而是兩個武功高强的人，那個女的，姓何，名叫鐵蓮，另外一個，姓藍，名晶寧，他們並不容易應付。」

這時，有兩個童子出來。

兩人向公主與伊活合什爲禮，道：「家師不在，但早已吩咐，招呼二位貴賓。」

另一童子道：「家師說，你們可以任意在這地方居住、遊玩、練功。」

公主道：「包括這兩間精緻小樓？」

童子回答道：「沒有問題！」

公主道：「伊兄，怎樣？」

「我們便各選一間。」

伊活道：「公主先選！」

「好極，我要左邊一間。」

一童子道：「那是家師何師傅的荷花樓。」

伊活道：「那麼另一間一定是藍師傅的。」

另一童子道：「對，伊公子。」

伊活有點奇怪，道：「你怎知我姓伊？」

童子只是一笑。

宛若公主道：「因爲我稱呼你爲伊兄。」

童子道：「伊公子所選的一間叫藍天院，請！」

兩人隨着童子，各自進了自己選擇的樓內。

伊活隨着的童子，步履輕盈，走路十分快捷，伊活問道：「小哥如何稱呼？」

童子道：「在下是百花童子。」

「你主人愛花，你也愛花！」

百花童子道：「不單愛花，而且懂得理花護花。」

藍天院並不大，但勝在窗明几淨，到處都插滿了鮮花，却並不庸俗。

客廳前面是一個廣闊的陽台，陽台下面便是花園，裏面也是綠葉婆娑，百花紛陳。

百花童子道：「家師將會在十天內回來，因此，這十天之內，公子可在這藍天院內活動，活動的地方包括這花園，起居生活的地方，還有一個練武的大廳。」

「這裏也有練武大廳？」

「有，是在這小樓地窖。」

「至於……」

「至於公子的每日三餐，小的自然會招呼週到，只要公子在這規定的範圍下……公子，你是否需要在下在此日夜侍候？」

伊活並不是一個慣於被人服侍的人，道：「不用，不過，我要你的時候，如何通知你？」

百花童子道：「這很容易，這院子之內，每一個進出口之處，都有垂下的繩結，你拉一下，我自然會盡快出現。」

「那好極！」

「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一時之間，伊活也想不到要些什麼。

百花童子道：「小的告退！」

伊活看着百花童子離開，立時想起那個地窖的練武廳，他是個好武的人，第一件事便是去看那練武廳。

藍天院並不大，入門之處是客廳，往二樓走便是睡房，而客廳盡處，一條階梯通往地窖。

地窖並不深入，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

伊活看了一會，只見這地窖足有四座樓這麼大，他實在感到奇怪。

忽然，那邊有人影。

伊活定睛一看，却原來是公主。

公主從那道階梯下來，也發現了伊活，便道：「伊兄，原來這地窖是兩座樓相通的。」

「對，怪不得可以這麼大。」

「這地方的面積不只兩座樓子，還包括了你那邊的花園和我這邊的荷花池。」

伊活道：「這麼一個大的練武廳！」

「在未來的十天，我們便要在此渡過。」

「爲什麼？」

「你沒有聽那童子說……」

「他說他的師傅在十天之內回來。」

「那便是我與你共闖這第二、三關的日子。」

伊活道：「哦！」頓了一頓，又道：「情形便像我們對付韓於水一般。」

「正是！」

「我們怎樣對付這二位高手？」

「你看牆壁之上，掛滿了各種圖像，都是這兩位師傅的武功。」

「他們的武功是互通？」

「何鐵蓮與藍晶寧性情相投，出生入死，都是一起與共。」

「咦，這邊是掛滿了這『採花』、『撼樹』、『剷草』、『削木』……是這位愛花如命的藍晶寧的武功……還有這是『百花陣』、『千花迷暈』……」

「藍晶寧武功造詣一向並不算高，在這『人間八仙』之中，他可算武藝最低微一個，不過，他能立足於八仙之間，自然是有其長處，他擅於易容、用毒！」

伊活道：「這邊是藍晶寧的武學，那邊……」

公主道：「我們看看何鐵蓮又如何？」

他們一起過了那邊。

那邊的牆壁上也掛滿了武功招式的圖像。

每一幅都十分精緻。

當中掛着一幅似是畫，畫中有兩片大蓮葉。

伊活道：「爲什麼有這幅……」

公主道：「這並非國畫，而是何鐵蓮所使的武器——兩片大蓮葉，還有一個蓮藕、蓮子。」

「蓮葉是用精鐵鑄成，用作武器，可以使人明白，但蓮藕、蓮子怎能成爲武器？」

公主道：「暗器！」

只是簡單的兩字解釋，伊活立時明白過來，他仍問道：「蓮藕內藏機括？」

「是的，機關一動，蓮子有如天女散花！」

「那朵伏在水上的花……」

「這未開的花，我也不明所以……」

兩人仔細看過圖畫的說明，仍找不出那朵未開的荷花，有何作用。

「爲什麼他們要把這些武功公開給我們研究？」

「那是表示八仙的光明磊落。」

「我明白，韓於水的金簫便是如此，這裏的荷花樓與藍天院亦是如此。」

走過荷葉荷花圖，後面有一處較爲狹窄的通道，再進內室，豁然開朗，却是另一個更大的練武廳。

四週有圖，更有一排一排的兵器。

伊活上前，先看圖像。

這些圖像繪滿了一男一女的練武程序。

公主道：「看來二人情同手足，他們二人共同鑽研出新的武功，共同倚靠，也共同進退。」

伊活道：「看來這兩人都是難於應付。」

「爲什麼？」

「有道是：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他們如斯合作，眞不容易對抗。」

公主有點羞怯道：「我們也是二人！」

「是的，唯一對付他們的方法，就是二人同心！」

伊活只是一心想着武功，但公主似乎有點不同，不自覺間，臉色緋紅。

不過，伊活並沒有留意到這一小小的變化。

伊活看了一回，道：「我看如要好好合作，先要看清楚這藍晶寧與何鐵蓮的個別武功！」

「好極！你去研究藍晶寧武功，我研究何鐵蓮的，每晚晚餐之時，咱們各自交流心得。」

事情便這樣決定。

他們的時間其實有限，在這地方熟悉環境已費了一天，翌日一開始，他們分頭各自研究。

到了晚膳之時，他們各自說出研究所得。

這樣過了三天。

伊活對藍晶寧的武學，公主對何鐵蓮的武藝，已有一個概括的印象。

由第四天開始，他們一起鑽研何鐵蓮與藍晶寧的共同武藝。

兩個都是好武之人，他們學到不少從未想過的武功，但時間却也在不知不覺間飛逝。

轉眼已是第八天。

晚餐之後，公主道：「我們在這地窖之內已有多天，上面有荷池花園，我們何不上去賞花看荷？」

伊活道：「好極！」

他們出了地窖，直出花園。

那時正當明月當空，銀光洒滿地。

在月色之下看花，的確有與別不同的風味，可惜的是，花本有多種顏色，但在月華之下，似已共同鍍上銀色，看不見其間各自的風采。

公主道：「我們何不去看看夏夜荷塘？」

他們轉出花園，面前是一大片荷塘——整個荷塘都被巨大的蓮葉所蓋。雖然荷葉在月色之下也是染上銀光，可是，當被風吹動，荷葉翻起，一層一層似是浪，似是波濤，有說不出的好看。

荷葉天生有保護荷花的本領，在這涼風長夜，所有半開的荷花，早已躲在荷葉底下。

公主道：「好香！」

荷花雖無吐艷，但香味却是愈遠愈清。

他們都陶醉在這良辰美景之內。

突然，一陣風吹起，荷葉又再翻飛。

當荷葉在風停之後，安靜下來之際，荷葉之上却多了三個人。

三個都是熟悉的童子。

公主與伊活都有點詫異，多天以來他們都多次見過那兩個童子，爲什麼如今却是多了一個。

打扮外貌完全一模一樣的童子。

那兩個童子的打扮早已是一般模樣，很難分辨，而今多了一個，而且也是一模一樣，更難分辨。

他們都安穩的站在荷葉之上，隨着荷葉的上下輕微移動，他們的身體也是上下不定的移動。

公主道：「來者是……」

三人微笑，並沒有作答。

伊活道：「會不會是藍晶寧來了？」

「也說不定。」

「不過，日子還沒足夠。」

三童子突然從荷葉處飛身起來，在半空翻了一個大筋斗，然後飛騰而下，像三隻蒼鷹。

伊活與公主稍爲分開，迎着三人。

三人來勢極猛。

伊活與公主都覺得這三個只是童子，或因一時貪玩，向他們襲擊而來。

他們稍作避開。

三人攻擊未中，穩身於地，又再出招。

伊活老於江湖，知道如此胡亂對打，並沒有什麼好處，於是連避五招。

公主也是如此。

五招之後，三個童子不單沒有把攻勢慢下來，反而又再出五招，來勢更猛。

伊活知道那不是玩耍，而是要命的攻擊。

公主也有同樣的感覺。

既是如此，他們也使出他們的看家招數。

伊活見三個童子內力不足，但輕身翻騰的武功却是十分厲害。

公主突然使出狠勁的一招。

三個童子似乎無法加以抵擋，他們暴退，伊活並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也加上一掌。

這一掌他使了八成眞力。

「砰」的一聲，二人躍起，地上石塊碰撞，發出了一些火星。

他們暴退之時，已接近荷池，再向上翻騰，已在荷池上空，然後慢慢下降。

三個童子便落在荷葉之上。

他們同時發出笑聲，似帶譏諷，也有些鄙夷。

公主知道三童子要試他們的輕功造詣，她瞥眼看去，伊活已騰身。

她也同時躍起。

兩人同時落在那些巨大的荷葉之上。

他們身還未穩，只見其中一個童子雙手撤出，接着是一陣霧氣。

公主叫道：「閉氣！」

伊活連忙閉氣，雙掌也遞出，發出一陣强勁的掌風，把那陣煙霧吹了開去。

公主道：「你們好卑鄙！」

其中一個童子道：「兵不厭詐！」

伊活道：「還有什麼使詐的手段都使出來！」

三個童子手中已多了武器。

兩個童子各持荊棘棒，而當中一個，左手是持着一籃花，右手却是一束花。

當他右手刺出，伊活便已知道那並不是眞花，那些美麗的花是用精鐵鑄成，滿佈尖刺。

另外一籃花，尤其是那個籃子，就像一個大銅鎚，一搖一曳，發出聲響，十分怕人。

公主道：「你是藍晶寧？」

那人並沒有回答，只是「嘿嘿」兩聲奸笑。

「讓我來對付！」伊活道。

人隨聲到，站在蓮葉之上發出幾招，不過，五招過後，他們無法接近藍晶寧，因爲他手上有兩樣怪異的武器，並不能用赤手空拳去硬接。

伊活一個轉身，他的「銀影活匕首」已在手中。

他的匕首刺出，藍晶寧以鐵籃相對，「崩」的一聲，兩人同時感到對方的威力。

這人看似年紀小小，實在是大意不得！

伊活立時抖擻精神。

那邊的宛若公主，對付那兩個童子，似乎並不太算吃力，不過，他們的刁鑽古怪招式一直纏着她，使她不能分身。

兩個童子只在荷葉之上翻飛，並不能難倒公主，因而他們明白，要在輕功上勝過公主，已不可能。

於是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然後，他們互相向後一躍，落下之時，突然不見了兩人在荷葉之上。

公主正在奇怪。

當她左右看去，還沒有發現二人踪跡，便想去幫助伊活。

那知道，當她一騰身。

突然，兩條水柱直上，水柱之中一齊冒出兩人，直迫公主，公主完全沒有想到會如此，退後閃開，幾乎跌了下水中，幸好她的定力也不錯，扚腰躍起，推出一掌。

這一掌力量極大，是報復的一掌。

兩個童子也完全沒有料到，她在危險之中，仍然使出這麼厲害的一掌。

他們以爲穩佔上風，結果吃了粗心大意的虧。

公主醒後嘔吐，把穢物全吐到伊活身上。

兩人實在吃不住這一掌。

其中一個童子步履不穩，向後一退，便把後面那一個童子也撞了下去。

「噗通、噗通！」兩人摔下水去。

公主等着，準備再給他們一個教訓，可是，他們沒有再上來，兩個童子已知厲害。

公主回望伊活。

伊活正速退數步，而他前面，除了一個童子之外，還多了一人。

那人全身綠色衣裳，手上拿着兩塊大蓮葉。

他以蓮葉攻向伊活，使他一退再退。

公主叫道：「何鐵蓮，你也來了！」

伊活已穩住了身。

「公主，你選的幫手實在不錯。」何鐵蓮道。

藍晶寧也道：「聽說這位伊相公，外號是『日進斗金』，我還以爲是誇大之詞，有這麼好的武功，應該是可以日進斗金。」

何鐵蓮道：「如何以武功換黃金？」

藍晶寧道：「譬如賣身！」

「賣身？男子也可賣身？」

「當然，眼前豈不是已有一個好例子。」

伊活有點慍怒，道：「我不是賣身，我只是除魔滅邪，要剷除這個八仙煉獄。」

「果是如此？」

他們似不相信。

公主道：「你們不用理會我們如何，我只是要闖過你們這二、三關！」

「好極，來呀！」

兩人看來是好整以暇，但其實在剛才已是蓄勢待發，而今正是好時機。

他們花葉同出。

藍晶寧持的是花，而何鐵蓮持的是蓮葉。

伊活也揮舞着他的「銀影活匕首」，抵擋着他們猛烈的來勢。

公主一直沒有使用武器，這時她已不能單憑雙掌來對付這兩個高手。

她一轉身，已曳出一條絲緞，粉紅色的絲緞。

公主把絲緞一收一放，十分靈活。

伊活有了她的相助，可以專心對付何鐵蓮兩塊大蓮葉，原來何鐵蓮雖是女人，但她臂力却大，兩塊蓮葉用精鐵打成，十分沉重，使出來劃破空氣，發出一些聲響。

伊活知道，要退却此人，並不容易，假若能令她甩去手中蓮葉，那會大大挫她銳氣。

自己的兵器屬於輕盈小巧，對

付大而重的兵器，並沒有什麼重大作用。

他心生了一個主意。

他不再向她的荷葉上打主意，反而是刺向何鐵蓮的雙腕，不過，何鐵蓮的招式，看似粗枝大葉，但到了近身，却又防守嚴密。

一時之間，伊活無法佔到任何便宜。

忽然，他又想到地窖之內，兩人合練的武功。

他躍開，讓公主與他站同一陣線。

何鐵蓮與藍晶寧也趁此機會同合一陣線。

那是兩人相對兩人之戰。

伊活故意讓他們合力，那是因爲他們剛在地窖看過學過，印象深刻。

果然，何鐵蓮與藍晶寧二合爲一，一同攻上。

伊活道：「公主，從旁夾攻。」

公主會意，改向右竄。

而伊活却向左竄，兩人不同方向，但各自回身，一同向二人身旁攻來。

原來他們在早一晚已研究過，他們兩人使的都是輕巧兵器，無法與何鐵蓮、藍晶寧的兵器正面較量，取勝之道，在乎左右夾擊。

這一下，果然是走對了門路。

兩人要左右抵擋，當中便是一個空門。

伊活一連使出兩招虛招，何鐵蓮只以蓮葉相擋，而伊活已轉身回到中央。

他的匕首向前一刺，眼見已近她的脅旁，可是，何鐵蓮畢竟是極有經驗，她微弓着身。

這一弓身，便勉强避開了伊活匕首，她剛舒了一口氣。

不過，一口氣還沒有舒完，已感到腰間一冷，並有一陣劇痛。

伊活的銀匕首已刺入了她的腰脅之間。

她猛叫一聲，躍了開去。

而這一叫，使藍晶寧也分了心，公主絲緞乘機一放一收，已繫上了他的左足。

她用力一扯。

藍晶寧已無法站穩，跌下了水池之中。

一個受傷，一個跌下水池，敗象已定，看來再沒有機會反擊。

不過，伊活與公主的估計仍然太過樂觀。

當藍晶寧從水中再出現，兩人又早已有了默契。

何鐵蓮手中再沒有荷葉，而是一朵蓮花。

藍晶寧把花籃一擲，那些鐵鑄的花朵，有如天女散花，罩向伊活與公主。

而何鐵蓮手持的蓮花，本是合起來，而今已是張開，而且發出一連串的鐵蓮子。

有刺的鐵蓮子。

這一刹那的變化，快逾閃電，只是一閃而過，而伊活也在這一閃之間，猛然叫道：「公主，絲緞曳來！」

公主的絲緞立即曳了過來。

伊活接過絲緞的一邊，用力一揚，絲緞已展開，而那一連串的鐵蓮子，已全部釘在絲緞之上。

伊活與公主並沒有停下來。

他們同時向後飛騰而去。

絲緞已裹在何鐵蓮與藍晶寧身上，他們一直奔走了三個圈，絲緞緊緊綁着他們。

何鐵蓮狂叫，藍晶寧也狂叫，因爲本已釘在絲緞上的鐵蓮子，而今却刺在他們身上。

兩人互換了一個眼色，把絲緞向上一曳，並且放開了手，讓他們墜在地上。

何鐵蓮與藍晶寧幾經辛苦才抖開了絲緞，還要費一些時間才能把鐵蓮子拿了下來。

伊活心想：「兩人定是大怒！」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當何鐵蓮與藍晶寧站了起來時，他們都齊齊拱手作揖道：「恭喜公主！」

公主道：「承讓！」

何鐵蓮道：「妳已闖了三關，再闖便沒有這麼容易了，小心……」

藍晶寧也道：「你選的幫手實在不錯，伊活，你的武功厲害，不過，你的頭腦更爲厲害。」

伊活從來沒有被人讚過他頭腦厲害，這一讚倒是相當受落，有些高興。

公主道：「咱們走吧！」

「這麼晚……」

「我害怕他們明天會改變主意，那時又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離去。」

公主已拖着他向着另一個山頭進發，那時雖然已是深夜，但月色明亮，照着他們的前路。

走了不久，前面是個大草叢，那些蘆葦模樣的植物，比人還要高。

伊活躍上草叢之巔，放眼看去，這草叢不知連綿多少地方。

伊活道：「我們要涉足過此草叢。」

公主道：「我們爲了避免危險，可以施展輕功，從草上飄過。」

「我看那太虛耗體力！」

公主也躍上了草巔，道：「我害怕在草叢之內，遇到了一些蛇蟲鼠蟻。」

「那麼我們盡力，在草上飄得多遠便多遠。」

「好極！」公主說完，已踏着草

巔，向前飄去。

伊活也不甘後。

兩人便在草叢之上，飄忽趕路。

公主突然孩童心性起，加快了步伐，目的是要伊活追得起勁，伊活並不知道，但後來發覺，當他一追近公主，公主便發力狂奔。

那似乎是向他的輕功挑戰。

伊活忽然也有一股傻勁，一定要追到公主。

於是，兩人一則趕路，二則是在你追我逐，這種在草叢之上的追逐，伊活有生以來從沒有試過，倒也覺得非常有趣。

伊活一經發力，其實公主並不能擺脫他。

輕功對伊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是活命的單方，因爲他以捕囚犯爲生，那些囚犯被伊活追踪，並不是兒戲，而是生死存亡的一刻，因此，很多時候是會發狠的！

一個以性命相搏的敵人，武功會超乎平時甚多，伊活有時也害怕這種打法，如果敵人太過拚命，他唯一保命的方法，便是逃，因此，爲活命而逃，也造就了他本身的輕功。

公主的輕功其實也不弱，她輸給伊活的地方，是她練習不多，而且氣力不繼。

他們追逐了好一段時間，月亮已從天的當中慢慢的沉往西邊。

公主覺得有點疲倦，但她口硬，不願被伊活追到，仍拚命的在草上飄去。

伊活並不倦，他有很多次機會可以追到公主，他都故意在剛要捉到公主之時，便放慢了步伐。

公主已有些氣喘。

伊活在後面追來道：「我們休息一下。」

公主道：「你追到我便休息。」

伊活道：「追不到了！」

公主慢下了步伐，伊活也慢了下來。

忽然，公主的步伐似乎不穩，在那草叢之上，搖搖晃晃的。

伊活叫道：「小心！」

他的語音未完，公主已跌了下去。

伊活一躍飄近，已嗅到一陣腥羶之味，他的心中暗叫不妙。

在草叢之內，嗅到這種味道，一定是有危險。

伊活也不理會這麼多，躍入草叢。

只見這一帶草叢較疏。

而公主跌下，已直挺挺地躺在泥沼之上。

伊活道：「公主！」

公主並沒有回答。

伊活看着一條小小的青蛇，閃電般竄入草叢的另一邊，然後又有「沙沙」的聲音。

那是一隻紅色的蠍子。

有蛇有蠍，還有什麼好東西？

他再走近，又聽到一陣「吱吱」的叫聲，伊活一手拉着公主的手。

只見一隻大鼠，剛巧被公主壓着，而伊活一拉她的手，那大鼠才可以脫身。

「公主！公主！妳怎麼了？」

公主仍然沒有回答。

她的手是有點冰涼，伊活知道，她可能是中了劇毒，那些毒當然是來自蛇子蠍子，更有可能，這巨鼠也有份兒也說不定。

一時之間，伊活不知如何是好。

不過，他在猶豫之際，又聽到附近有沙沙响聲。

伊活一看，連他自己也覺毛骨悚然，因爲四周不知何時，有無數紅色的螞蟻向着他們而來。

伊活再不能猶豫考慮，一手抱起了公主，便往上躍去，沿着草叢，希望可以找到一處安全的地方，再想辦法來救公主。

意念相通　情感鐵拐

那時月已溜下西山，曙光初露。

當第一線陽光射出，他便看到遠處有一棵樹，有樹的地方，當然會有空地。

於是，他抱着公主，拚命向樹方向而去。

當他到達那棵老樹下面，他已是氣喘不已，而最令他不安的是，公主已完全昏迷，身體變冷。

唯一令他仍然鎮定的是公主臉上並沒有黑氣，那些小小的傷口血亦流乾。

她的呼吸與脈搏却微弱，但暫時不會死去。

來到樹下，竟然有一匹驢子在那裏。

驢子走得不快，但勝在非常有力，可以載着兩人，也可一步一步的走路。

這總比自己抱着公主走路好得多。

伊活先把公主放在驢背，再看看附近有沒有人，看了一會，他索性叫道：「有沒有人？」

並沒有人回答。

驢子一定有主人，可能是走到了別處。

他再叫，仍沒有人應。

他試試解開驢子的韁繩，拖着驢子向前走。

伊活心急，用力拉驢子前行，但那驢子雖不反抗，却是慢吞吞地走。

伊活鬆手，那驢子反而走得快一點。

他只好讓牠自己走。

伊活不禁叫了一聲：「畜牲！」他實在想在那驢子的屁股上抽一鞭，不過，他回心一想，抽牠一鞭，牠不肯走，那更沒有辦法。

忽然，後面有蹄聲得得。

伊活回過頭來，只見一個人，坐在一匹不知是驢或是馬的動物身上。

他愕然而詫異的望着那人。

原來那人是倒騎着那動物的。

伊活看不見那東西究竟是驢是馬，因爲他只能看見那動物的屁股，實在無法知道是驢是馬。

坐在上面那人也怪。

他一頭白髮披下，並沒有拿着什麼，却可以安穩的坐在那動物的身上。

那動物是後退着而來，但步伐十分快捷。

那人叫道：「喂！喂！」

伊活停了下來。

「你偷了我的驢子！」

伊活道：「對不起，你賣給我好嗎？」

「不，我不賣的。」

「我是用來救人的！」

「救人？」那老者雙腿一夾，他騎着的驢，迅速向伊活這邊衝來，那驢子(伊活已看清楚)雖然是向後行，但方向十分清楚準確，好像有後眼似的。

那老者看着公主，似乎是相熟，微笑不已。

「你喜歡看見人受傷？」伊活問。

「不……」他似乎是欲言又止。

「你認識公主？」

他似乎想說謊，但却又說不出似地，口吃地道：「公主……公主……我早說過她過不了我這一關……未來到我的跟前，已翻了一個大筋斗！」

「你見死不救？」

「你怎知我懂得救人？」

伊活從這老者的行爲態度，早已明白這人是個返老還童之輩，俗語道老人變童子，他實在有這傾向。

如果要先救公主，唯一的方法是投其所好。

「一看老先生仙風道骨，你一定是個神仙，神仙又怎不會救人！」

那老者有點躊躇滿志，看來他是個吃軟不吃硬的傢伙，伊活要下多一些花言巧語。

他正想多說，可惜他並不是個口甜舌滑之輩，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說下去才好。

老者道：「你知這是八仙煉獄？」

伊活因爲心急記掛着公主，一時忘記，而那老者提出八仙，他才想起，八仙之中，有倒騎驢子的張果老，這個倒騎着驢子的老者，豈不便是張果老？

伊活道：「張仙人！」

老者道：「我姓張，並不叫仙人，我叫仁活，張仁活，擅騎驢！」

「張人活？你還說不會救人？」

「我不是張人活，而是張仁活，仁義的仁。」

「仁義的人更好，因爲仁即二人，那你也能救我了。」

「救你？」

「不要說我，先救公主。」

「不！」他有點斬釘截鐵。

「爲什麼？」

「她是來破我這一關的，我如何能救她，救活了她，她便有可能破我這關……」

「她怎有此本領？」

張仁活有點遲疑。

伊活道：「我叫伊活，與你的名字有一個相同，我們總是有緣有份！」

「不要與我扯上這些無關重要的關係。」

伊活被這老者氣壞，不過，在這情形之下，爲了公主的性命，不能不低聲下氣。

伊活說了很多懇求的話。

可是，張仁活却是越是懇求，越是趾氣高揚。

忽然，伊活從驢背之上，把公主抱了下來。

「怎麼，你怎麼了？」

「你既然不懂醫人，也不肯出賣驢子，那麼，我去找另一個人……這八仙煉獄之內，有更多比你好的人！」

「煉獄之內也有好人？」

「當然有！」

伊活便要走。

張仁活道：「慢走……」

伊活心中暗喜，但仍不理會他，仍向前走。

「慢走……」張仁活有點急。

伊活停了脚步，回首道：「不要阻我時間。」

「我念你的名字也有一個活字，我便破例醫一下公主，算你一場造化！」

伊活道：「我也不喜歡無端扯上一些緣份關係。」

「你這小子……」

「你要懂得醫才好，否則……」

張仁活有點怒道：「你放她下來！」

「放在那裏？」

樹下有一片石地。

「放在那石上？」

伊活想找一些衣物或其他較厚的東西，免致寒氣入侵公主體內。

「放在石上！」張仁活命令。

伊活把公主放在石地上。

「你走開！」張仁活神氣十足。

伊活退開了幾步，只見張仁活也從驢上背跳了下來，原來他的腰間繫有一個大葫蘆。

他解下那大葫蘆，把葫蘆底壓向公主的額頭。

「這葫蘆有用麼？」伊活問。

張仁活白了他一眼。

他仍然把葫蘆底壓向公主，並在她的臉上左右滾動，想不到公主竟然有了反應。

「看！」張仁活道。

「這葫蘆眞有這麼大的法寶？」

「還有更多法寶，你張大眼睛來看好了！」

張仁活說完，把葫蘆的塞子打開，那塞子相當大，他灌了一些東西入公主的口中。

公主喝了，不一會就有一些呻吟之聲。

張仁活道：「下一步由你……」

「由我？」伊活問。

他正想追問下去，但張仁活已走開。

伊活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公主身體翻動着，口中發出一些既似夢囈，又似呻吟的聲音。

伊活走近。

公主想爬起來，伊活上前扶起她，就在這時，公主嘔了一大灘黑水出來，而所有污穢的東西，都噴在伊活的身上。

伊活感到十分狼狽，而且那味道也不好受。

公主似已甦醒，但四肢無力，她道：「公子……公子……對不起……」

伊活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妳好了……」

公主面有微笑，但十分虛弱似的。

這時，張仁活又再來，仍抱着那葫蘆。

張仁活見了伊活的狼狽模樣，便道：「我是怕見人嘔吐，而且吐出這些毒物……你也大方，竟用衣襟來承載她嘔吐之物。」

伊活當然不是用衣襟來承載這穢物，怪不得張仁活剛才說，而今輪到他來做了，原來他早知公主必會嘔吐，因而叫他來。

這老傢伙也算是故意作弄他。

不過，他既然有辦法醫好公主，伊活也並不介意，也沒有什麼表示。

「你去弄好這一些……」他掩着鼻子，又道：「下一步，又要我來了。」

伊活也沒有發出什麼怨言，把污穢衣物一一弄妥。

然後，他果眞又再來，把葫蘆的蓋開了，又灌了一些東西入公主的口中。

伊活害怕公主又會嘔吐。

張仁活道：「不用怕，公主這次飲的東西不同，不再噴東西出來。」

伊活道：「這次有什麼不同？還不是從這個葫蘆倒出來的？」

「不同就是不同！」

公主喝了那些東西，這次果然不同，並沒有嘔吐，反而是臉色微紅，呼吸也均勻起來。

伊活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同一種藥，會有這麼不同的效果。

張仁活看着伊活疑惑的臉，笑道：「我說不同便是不同。」

「我不明白！」

「世界上有很多東西你不明白，而且永遠你也不會明白。」

「這麼說，我問了也是多餘。」

「也不一定！」

這老傢伙實在不容易應付。

伊活看看公主。

那張仁活見伊活不再追問，却又感到興趣索然，竟然又先開口：「你看我這寶貝葫蘆！」

伊活本想不接，但好奇心又重。

他打開了那個葫蘆塞，才發覺了眞相，原來那葫蘆口十分大，分作兩格，而葫蘆裏面也分作兩格，所裝的東西並不相同。

換句話說，公主兩次所喝的東西，並不相同，因此療效自然有異。

第一次的藥，是故意令她嘔吐，第二次的藥，才是有眞正的療效。

「佩服嗎？」張仁活問道。

伊活道：「佩服……」

「你這話似乎說得勉强！」

「佩服！」伊活故意大聲而爽快的道。

「其實你還有很多東西要佩服我。」

「我不信！」伊活用的是激將法。

「我可以給你看更多的東西，不由你不信！」

伊活道：「不用再說其他，而今公主已有起色，先找個地方給她好好休息，我們再來研究。」

「這個主意也不錯，你跟我來！」

他躍上了驢子，這次，他仍然是倒騎驢子，不過，驢子並不是向後退，而是頭向前行。

但張仁活坐在驢背上，仍看清楚伊活。

伊活把公主抱起，上了另一頭驢子。

「跟我來！」

張仁活倒騎驢子，這本領已是十分大，但他竟然可以令那驢子跑花步，實在令人大開眼界。

原本驢子十分懶惰，牠有耐力

，却不願跑步，而且驢子是出名的固執，你鞭牠打牠，也不爲所動。

張仁活有些本領，實在使伊活佩服！

轉眼已來到了一個草棚。

未來到之時，已聽到了驢子的叫聲，原來，張仁活是住在草棚當中，而四周都是驢厩。

外面是驢子的騷臭味，但裏面却是一塵不染。

伊活道：「你與驢子一起生活？」

「牠們比人有種！」

伊活並不明白這話，只道：「你不怕這些味道？」

「甚麼味道？」他嗅了又嗅，道：「沒有甚麼！」

「很臭！」

張仁活道：「我這裏只有兩個房間，一個是我住的，那不用疑問，另一個是給我的客人，是給我喜歡的客人！」

「你不喜歡我？」

「你不用問，先把公主放下！」

這草棚內的房間，雖說不上寬敞雅緻，但勝在收拾整齊。

地上有幾個厚蒲團，却沒有床。

伊活把公主放在蒲團之上，然後拿了一條，蓋在她的身上，伊活也覺得非常疲倦，他也想拿起蒲團來睡。

張仁活却阻止道：「你不能睡在這裏！」

「爲甚麼？」

「因爲男女有別！」

「這個道理也說得通，那我睡在那裏？」

「外面。」

「外面驢棚？」

張仁活點點了頭，道：「我也要歇息一下。」

伊活沒有辦法，出了這房間，往外面草棚，找了一大堆禾桿草，躺下便睡。

禾桿草也非常溫暖而舒服，只不過那些驢子的味道，並不好聞。

他不知睡了多久。

醒來的時候，居然嗅到一些粥的味道，來至公主的房間，伊活立即往裡邊看看。

只見公主已半卧着，用匙羹舀粥來吃。

而張仁活在旁，似乎十分高興的望着她。

「張公公，你煮的粥永遠這麼好吃。」公主道。

張仁活十分高興。

公主見了伊活，道：「公子，你也來吃一碗。」

張仁活道：「他要吃自己去煮。」

公主道：「張公公，他懂得煮也不及你千分之一，而且，我身有病，你又是最疼我的一個公公，我怎能與你對敵。」

「對，我也不會難爲你！」

「不過，我又不能不闖，因此，闖這一關的責任，便落在他的身上！」

「他？他有此能力？」張仁活說話略帶鄙夷，使伊活有點不大自在。

公主道：「只望公公你手下留情。」

「我看在你的分上，當然會高抬貴手！」

公主立即接口道：「既是如此，給他嚐嚐這粥，一來不致使他餓肚子，二來也嚐嚐天下間竟有這麼美味的東西！」

這一番話，尤其是最後的一句話，實在令張仁活心裡非常高興。

「既是如此，也給他嚐嚐！」

公主向伊活打了個眼色。

伊活也不再多言，自己去裝一碗，他吃了一口，並不覺得有甚特別，只是白粥一碗，不過，他也學乖，叫道：「好味呀！」

張仁活聽了，眉開眼笑。

伊活知道，如果好好在張仁活身上用功夫，也會學到不少好東西。

當晚，張仁活吩咐伊活往驢厩過夜。

伊活早已習慣顛沛流離的生活，並沒有甚麼，反而公主是認爲伊活受委屈，睡也睡不着，她便走出來，希望安慰他一下。

那知道伊活已熟睡如死豬。

翌日，伊活找到了公主，却不見了張仁活。

公主道：「我今天覺得好些，你陪我到張公公的練功房處看看。」

「練功房？」

「在驢厩的下面！」

伊活陪着公主往驢厩去，他心中想道：「這驢厩上面養了這麼多驢子，怎會有甚麼練功房？」

那知道，公主撥開一堆乾草，竟然發現了一個地牢，有階梯而下。

上面的驢厩，滿是驢子的臭味，而下面却又是打掃得非常整潔。

公主道：「我們要在這裏，學習張公公的武功，然後設法聯手打垮他。」

「打垮他，並不容易！」伊活道。

公主道：「當然不易，如果容易，我也不會找你了！」

「對了，公主，其實你早知道有這事，而故意來找我和你闖關，是嗎？」

公主道：「到了這個時候，我也不用相瞞，其實我是故意找你的！」

「你怎知道我？」

「當然知道，你殺了我們這『八仙煉獄』不少人！」

「我殺的都是那些汪洋大盜，江湖敗類！」

「其中有不少是去擄童子，殺孕婦取胎的人！」

「是的，你說是否該殺？」

公主默然。

伊活道：「怎麼？你說不該殺？」

「不……」公主道：「我也不想讓這種事繼續下去，不過，以我一個人的力量，我阻止不了這事！」

「究竟是誰人做着這傷天害理的事？」

「是我們的老祖宗！」

「老祖宗，是誰？」

「是我父王。」

「你父王？你父親眞是一個皇帝？」伊活問。

「難道你以爲我這一個公主是假的？」

伊活無言，事實上他以爲公主是別人胡亂尊稱的。

「我父王並不是中原的皇帝，而是女眞族一個部落的皇帝，其實他是我們部族的酋長，不過，他早年到過中原，知道皇帝才是一族之首，因此，他也自稱皇帝！」

「他要男性人胎作甚麼？」

「他在中原，不知從那裏搜索了一些武功典籍，日夜勤練，成了一個武痴！」

「武痴？」

「是的，他不單自己練，也教他的臣下練，更鼓勵所有族人練。」

「練武强身，倒也不錯。」

「但事情一過火，問題便出現。」

「甚麼問題，走火入魔？」

「父皇爲求更進一步，要用人胎補身，以童子來建一座八卦幡！」

「甚麼人胎補身？八卦幡？」伊活聽得莫名其妙。

公主道：「兩樣事都是慘絕人寰之事——人胎補身，他吃人胎，可以保持他長生不老！」

「天下那有這事？」

「我不知道，他現在已是九十高齡，但頭上一根白髮也沒有，而且皮膚光滑，動作迅速，有如一個四十多歲的人！」

「童子建幡又如何？」

「他爲了保護自己，一直訓練了八個臣下，做了一個八仙煉獄，來保護着他。」

「啊，八仙煉獄便是由此而來！」

「是的，這八仙，都是他一手訓練的，而他們本身也各有所好，發展了自己的武功，正如你見過的韓於水，他喜歡吹簫，因而簫子成了他的特色。」

伊活道：「那個何鐵蓮與藍晶寧也是如此。」

「是的，一個愛荷花，一個甚麼花也喜歡，而且一輩子也長不大似的，兩人品味相投，也住在一起。」

「有了八仙煉獄，那便……」

「父王外表不老，其實我想他的思想是老化的，他越來越多疑，恐怕八仙煉獄也保不住他！」

「因而要建八卦幡？」

「是的，那是一座建在水中央的圓橋，不知他從那裏知道，需要多一些童子骨埋在圓橋之下，橋基才穩固。」

「迷信，誤導。」

「我也知道，因此我力諫父王。」

「結果呢？」

「他連我也不願見了。」

伊活與公主同時嘆了口氣。

「我大吵大鬧，拚死也要見他，結果他下了一道旨，要我闖過八仙煉獄，才可以見他。」

「因此你決定闖？」

「是的，不過我一向不喜歡父王那些殺人的武功，因此，我並沒有看過他的東西。」

「你輕功也不錯！」

「是早期學的，我喜歡武功，但只限於强身健體那些，如果要殺人的，我寧願不學！」

「但八仙煉獄中人，個個都有殺人武學！」

「正是如此，不過，父王說我可以找一個正氣的人助我闖關！」

「爲甚麼他如此大量？」

「我不知道，也不知他心中還有甚麼陰謀？」

「如果你能闖關，那又如何？」

「他說他會考慮停止！」

「他會守信？」

「我不知道，不過，爲了制止他這種天理不容的行動，我不能放過這個唯一的機會！」

伊活實在佩服公主這種大義凜然的選擇。

不過，那位皇帝其實是另有陰謀的，伊活直覺上是這樣想的，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出所以然來。

「你有信心？」

「本來是完全沒有，但當我看到你的事跡，信心便增了一大半！」

「爲甚麼？」

「你有本領抓了好幾個八仙煉獄的手下，那麼，你一定有本領可以助我闖這些關口，我也沒有看錯，我們已闖過了三關！」

伊活道：「不過，你仍不了解我的爲人！」

「甚麼？」

「我殺人是爲取黃金。」

「我知你並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爲甚麼不？你不知道我有一個外號，叫『日進斗金』？」

「我知，我只知道你是用這名字，嚇一下那些通緝犯人，也好爲自己在江湖找飯吃立一名號。」

伊活實在佩服這位公主觀人於微。

但他仍然佯裝着，非要黃金不殺人似的，道：「沒有黃金，我不一定會助你！」

公主道：「你眞要黃金？」

伊活確實地點頭。

公主道：「那更容易，我父王那裏有黃金無數，到時你與我攻破八仙煉獄，任你拿多少都可以。」

伊活作了一個精神振奮的模樣。

公主道：「好了，一切問題解決了，我們先來研究這裏有甚麼武功！」

兩人在地牢走了一遭。

牆壁上掛滿了畫，他們起初還以爲是一些武功掛圖，再看清楚，原來是驢子的畫更多於一切。

這張仁活是個「驢痴」！

再看一些書架上的書，醫書比武功書籍更多。

伊活道：「我們可以學甚麼？」

「我知張仁活有一套『驢功』，是非常厲害的。」

「『驢功』？我沒有聽過。」

「如果你也聽過，就不算甚麼絕世武功！」

兩人合力再找，仍找不到。

他倆覺得有點疲倦，便索性坐在地板之上。

忽然，他們被當中一幅「百驢圖」吸引着。

首先是伊活上前細看，然後是公主也上前，兩人看着那百多頭驢子，每頭驢子都有不同的姿勢。

伊活道：「驢子並不是只懂得用後腳踢人。」

「前腳也可以。」

「甚至左右開弓。」

「前後誘敵。」

兩人一同研究，竟然在其中領略了很多武功的招數，兩人開始你踢我，我踢你，發覺這幅「百驢圖」不算是一幅美麗圖畫，其實是一張含有深義的武功圖。

兩人整日在這裏研悟。

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驢子一向被人認爲頑固、固執，因而被認爲笨拙，其實驢子有其靈巧之處。

他們看了很久，又發現了一些秘密。

原來那些驢子的附近，却有一些細草，是一些看來是亂畫的東西。

公主忽道：「這是女眞文字。」

女眞文字伊活當然不懂，不過，公主却一一爲他翻譯過來，使伊活更明白這一套「驢功」眞諦。

兩人又繼續練了很久，根本不知時光流逝。

直到他們腹如雷鳴。

當他們想上去，却聽見了張仁活的聲音。

他正慢步而下。

伊活鼻靈，叫道：「他捧了吃的東西。」

門開了，香氣更盛。

只見張仁活捧着一大盤子，上面有白飯燒雞，還有一些蔬菜。

兩人猛吞口水。

張仁活道：「我以爲你們不用吃飯，前幾天我煮過粥給你們吃，而今再煮一些飯，我煮飯功夫也是第一流的。」

「是的，是的。」伊活道。

他說完伸手便抓。

張仁活一手打下，道：「公主先試！」

公主也不客氣，而且餓極，一手抓了雞腿，啃了幾口，另一手抓了白飯，往口裏送。

張仁活看着公主的饞相，笑得口也合不攏了，而伊活也抓了兩手，一起往口裏送。

公主吃着，似是非常快活。

張仁活道：「好吃嗎？」

公主道：「好吃極了，原來用手抓東西吃特別好味道，你試過沒有？」

伊活當然試過。

但對公主來說，那實在是一次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她出身公主，自小有丫環服侍，那有試過用手抓東西吃，這次太餓，偶然一試，當然是其樂無窮。

當他們吃得不亦樂乎之際，張仁活發現了他們在研究「百驢圖」。

張仁活問：「這些驢子有甚麼好看？」

公主道：「不但好看，而且好打。」

「呀！你們如此聰明？」

「驢子武功也不錯！」

「甚麼？你們只花了兩天，便發現了其中秘密？」

「我們用了兩天？」

「我有十五個弟子，他們一同研究了一年，也看不出其中的奧妙！」

原來他們這麼研究，已費了兩天兩夜！

伊活問：「那你怎麼對付他們？」

「一腳踢了他們出去，永不要他們回來！」

他邊說邊動腳，踢得虎虎有聲。

「那是公主聰明！」伊活道。

「不，公子也機靈。」

張仁活聽了，皺眉道：「無論你們誰聰明，誰機靈，也要與我一決高低！」

公主道：「我們爲你修理驢厩，洗刷驢子，要做甚麼都可以！」

「不，皇上是如此吩咐！」

「你可以不讓他知道，放我們過關。」

「不能，絕對不能！」

公主想起了驢子的固執天性，知道再說也無用，便道：「我身體虛弱，只能派公子上陣。」

伊活道：「我……」

「你怕？」張仁活問。

伊活道：「我不怕！」

「那好極。」他低吟了一會，道：「三天之後，我們來一次決鬥，看你們能否闖關。」

伊活道：「怎麼打法？」

「我有一個百驢陣，只要你破我陣，近我身，接我三招，如果不死，那你就算過關。」

「破驢陣，接三招？那也容易！」

張仁活只是冷笑。

公主道：「張公公，接三招是太過多了，破驢陣也要用不少精力。」

張仁活不言。

公主又再懇求。

伊活知道，公主並不會白白懇求對方，這張仁活武功深不見底，可能怕自己沒有能力接他三招。

不過，自他出道以來，只有他叫人接三招，那有人要他接三招。

伊活道：「公主……」

張仁活道：「你看，他都不怕。」

公主道：「我怕！」

「好，就減一半。」

「怎麼一半？」

「一招半！」張仁活道。

伊活好奇問道：「怎麼是一招半？」

「到時你便知！」

他說完後離開這地牢。

伊活問：「甚麼是一招半？」

「我也不知，不過，一定十分厲害，而那半招，更是致命的。」

伊活想來想去，實在也不知道何謂半招。

公主與伊活二人，收拾了那些冷飯殘羹，又再研究那「百驢圖」。

他們又不知研究了多久，才發現這「百驢圖」其實也是一個百驢陣。

公主道：「不知張公公是否使這百驢陣？」

於是兩人又專心研究這百驢陣。

不知過了多久，兩人倦極，但却又睡不着，因爲他們的腦海中滿是驢子。

公主道：「我們倒不如出外走走。」

伊活道：「不知道張仁活是否介意。」

「不用理會他，我們呆在這裏也沒有用。」

於是兩人走出地窖。

說來倒也奇怪，因爲這地方是完全不設防的，他們一直向前走，只見草地上到處都是驢子。

伊活看那些驢子，有些在吃草，有些是懶洋洋的，有些則在頑皮玩耍，這一切所有的景象與他們所見的「百驢圖」一模一樣。

伊活突然嘆了口氣。

「甚麼事？」公主問。

「你看這些驢子，多麼可愛！」

「是的，不過有些臭味。」

「對張仁活來說，全都是香的！」

公主笑了起來，道：「那又如何！」

伊活道：「假如他要用『百驢陣』來對付我們，那麼，我們便要與這些驢子對敵。」

「是！」

「這些都是張公公的心肝寶貝，殺他一頭，他便心痛多一些，本來牠們並不是與我們爲敵，但驢子一死，他便多恨我們一些……」

「是的，驢子不能殺！」

「但要闖出『百驢陣』，同時要過他這一關，『八仙煉獄』的一關就可不能不殺驢子。」

公主也同意，道：「殺是難，不殺更難。」

兩人走着、想着，總是無法解決這問題。

伊活道：「我們一定要想出一個辦法，否則我們無法闖出這一關！」

公主同意，但苦思無計。

他們越走越遠。

忽然，他們看見兩三隻驢子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驢子也像馬一般，很少躺下。

他們走近一拍。

只見那些驢子，眼睛是眨着，呼吸均勻，但整頭驢子是躺在地上。

伊活推了其中一匹，那匹驢子並沒有反應，仍然躺着，似乎是在半昏迷狀態。

「奇怪，光天化日之下，驢子很少會這樣。」

公主在附近看了一下，只見這附近的大地上，滿是一種小花，粉紅色的小花。

而那幾頭驢子的口角，也有這些花的痕跡。

公主叫道：「公子，你來看！」

伊活走近。

「這些小花，並非處處有，只有這地方有，而驢子曾經吃下……」

「看來這些驢子十分喜歡吃這些小花！」

「而且吃了之後，便懶洋洋的不想動。」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

漸漸，他們似乎有所領悟似的，各自自言自語，然後又一起叫道：「有了！」

公主問：「有了甚麼？」

伊活道：「我們先採這些小花再說。」

兩人在附近採了一大包小野花，說也奇怪，這地方是唯一有這些野花的地方。

不一會，一些驢子自己站了起來，蹣跚地跑回牠們的廐處，看來那些小花，並不會傷害牠們的身體。

兩人立刻回到了驢廐下的地窖，他們心中已有了一個具體的辦法。

他們再小心的研究那「百驢圖」。

忽然，上面傳來張公公的咳嗽聲。

「他來了！」

他們小心地把那些小野花收藏起來。

不見了張仁活幾天，他更是精神奕奕，聲音洪亮地道：「怎麼了，研究這百驢圖有更多心得？」

公主道：「這百驢圖玄機處處，不過，我們研究了多天也總算有些收穫！」

「那好極了，伊活，你又如何？」

「我跟隨公主，當然也有收穫。」

「公主，你體力有改善？」

「好些。」

張仁活沉吟着，然後道：「明天你們便要想辦法破我這圖！」

「明天？這麼快？」

「時間是短一些，但沒辦法。」

「爲甚麼？」

「前幾天，我到八仙聚會處，聽到你父王要盡快見你，因此，要你加速闖關！」

公主道：「加速闖關？爲甚麼？」

張仁活似是自言自語，不知他在說些甚麼。

「怎麼？」

「沒有甚麼！也許你父王希望早日見到你。」

張仁活站了起來，他匆匆離開，似乎是不想公主再多追問。

當張仁活離開，公主便擔心起來。

伊活道：「不用擔心，闖過這關，便會快一些見到你父親的了。」

公主道：「是的，我們還是佈置一下！」

「不是時候，我知道上面驢子吃東西時，才把小花混入……不……」

「爲甚麼不？」

「這時混入沒有用，我想，應該是佈陣之前，讓牠們吃下，那才有顯著的功效！」

「好，我們明天一早起來。」

一宿無話。

未及五更，兩人已醒了過來。

也是他們幸運，當一切行動完成，張仁活便來了，催促他們上去。

他們無可無不可的上到地面，驢廐已開，所有驢子都跑到外面。

張仁活道：「我不理會你們用甚麼辦法，只要從這裏一直闖過去，闖出這百驢陣便可！」

他說完之後，一個縱身，已是不見。

伊活道：「來！」

兩人走向驢羣。

那些驢子似乎都是精神旺盛，見有人闖入，舉脚便踢，踢得非常有力。

公主道：「沒有效力？」

伊活道：「我們合力闖陣。」

兩人施展了渾身解數，在驢子陣中，左衝右竄，幾經辛苦，却並沒有甚麼進展。

公主身體並沒有完全復元，因此，闖過了十四驢子之後，便顯得氣喘而乏力。

伊活比較好一些，不過，他要分心照顧公主，顯然又被困住，無法突圍。

當公主更爲軟弱之時，伊活更要扶着公主，他只能靠騰躍的功夫，避開驢子的强而有力的後脚。

可是，避開了一頭，兩頭，三頭，却避不了第四頭，他被狠狠的踢了一下。

幾乎被踢倒驢羣之中。

他幾經辛苦，盡量保持平衡，否則一入了百驢脚下，將是永不超生！

公主也協助着，不過，如多費一分力量，她也多失一分力量，這樣下去，只能大家同陷驢陣之中。

公主道：「伊公子，你走吧！」

「不能！」他頓了一頓，一掌使出，震開了一隻昂頭而攻的驢子。

伊活突然抽出了他的「銀彩活匕首」。

公主道：「你要殺驢？」

「沒有辦法！」

公主也是無言以對，假如不是出此下策，他們肯定被困在陣中，無法離去。

伊活一揮匕首。

前面的一頭驢子突然叫了一聲，只見牠的長毛被匕首拉過，一大撮毛在空中飛揚。

那驢子倒下。

伊活覺得非常奇怪，因爲他匕首揮出，只是割下驢子的毛，並沒有傷害到驢子甚麼。

然而，驢子眞的倒下。

不是一頭，而是連續幾頭。

公主叫道：「收效了。」

果然，驢子又再多倒下了幾頭。

伊活立時飛身上前，他揮着匕首，却並不是以刀鋒揮向那些驢子，而是用刀背拍向驢子的屁股，那些驢子都應聲倒了下來。

公主高興極了，左一掌，右一掌，在她身旁的驢子，也像受了重力，忍受不住而倒了下去。

兩人一直向前，看來是施展出渾身解數。

他們殺出了百驢陣！

張仁活本來是倒坐在一匹驢子之上，當他看到伊活與公主二人從百驢陣之中殺了出來，而驢子却紛紛倒地，他嚇得呆了。

「你們……」

伊活與公主齊拱手，道：「多謝公公承讓！」

張仁活一個騰身，端坐驢上，換句話說，是正常的騎着，驢頭向前，驢尾向後。

這幾十年，他從未試過如此，因爲他一向自視甚高，只是倒着騎驢，也勝人十分。

對着公主與伊活，他竟要正正式式的騎驢！

張仁活道：「你們闖得過百驢陣，也闖不過我這一關，來……」

他大叫一聲，一挾驢子，驢子奔竄而來。

兩人急退。

附近還有幾匹驢子，拴在樹旁。

伊活上了一匹，公主也沒有怠慢，躍上另一頭。

三人便坐在驢背上打鬥起來。

張仁活知道，坐驢子打鬥，對自己實在有利，不過，他並不想佔他們便宜，便叫道：「亮出你們的兵器。」

伊活已揮出他的「銀影活匕首」。

公主的長絲緞亦已揮出。

三人索性站在驢背之上左右攻擊。

這些驢子體力過人，也十分馴良，任他們三人在其背上左右騰越。

驢背上的功夫，公主與伊活再練多十年，無論如何也不是張仁活的對手。

張仁活心裡想要好好教訓這兩個小子。

兩人合力對付張仁活，漸漸已見力有不逮。

忽然，公主一手撤出。

張仁活退後，他還以爲是暗器。

但那並不是暗器，而是小花。

小花落在驢子脚下，牠們本是十分聽話，但一見那些小花，便搶過來吃。

看來那些小花正是驢子的美食。

一隻驢子有得吃，其他驢子也擁上來，一時之間，驢子大亂，而其他沒有加入戰圈的驢子，也加入了重圍，這一變化，令張仁活有點手足無措。

而公主絲緞突然飛出。

張仁活並不爲意，所以被絲緞細住，伊活也趁此機會一躍，以「銀影活匕首」抵住張仁活背後。

公主道：「公公，算我們贏了！」

「你怎知驢子好吃這些紅粉佳人？」

「紅粉佳人？」

「這些花的名字，正如鴉片，是驢子的鴉片！」

「甚麼？」

「牠們吃了上癮，四肢無力！」

公主道：「我們也不知，也許是上天助我們！」

張仁活嘆了口氣。

伊活移開了匕首，公主也鬆開了絲緞。

張仁活道：「我而今才明白你們闖過百驢陣的理由，不過，是天意……是天意……」

他走向驢子，輕撫着牠們。

看來他要救回這些驢子，也要費一番功夫！

伊活拉了公主一下。

公主會意，他們悄悄地離開。

望着另外一片草原，他們迅速的隱沒了。

* * *

宛若公主與伊活一直沒有停下來，他們從下午出發，走到天已全黑，已有點筋疲力盡。

伊活知道公主元氣未全恢復，道：「休息一下。」

公主道：「我們走了多遠？」

「不知道。」

「我怕張公公會追來。」

伊活道：「我想不會的了，因爲他要醫他的驢子，你知道驢子是他的命根！」

公主道：「是的，」她喘了一口氣，道：「假若我們不是發現了他所謂的『粉紅佳人』，我們傷及他的驢子，那時恐怕也難脫身。」

伊活道：「而今既可阻止他來追我們，也算是闖過這一關，眞是好運！」

公主道：「我們算是闖了四關。」

「一半了！」

「還有一半…… 我實在有些……」

「厭倦?」

「是的。」公主沉吟着。

「你有沒有想過……」

「不再去闖?」

伊活默然。

公主道:「我眞的不想再闖下去。」

伊活道:「其實我們這樣闖下去,也並不一定成功,況且……」

公主道:「那麼,我們……」

伊活道:「不,你忘記了,我們跟在大草原上跑,其實也是八仙煉獄的地方,我們進入了這地方,逃出去是難,闖關也是難,那倒不如繼續闖!」

「你不厭倦?」

「不,我也厭倦,不過,難道你忘記了,如果我們沒有機會到達你父王處,附近的一帶,仍然會發生童子被擄,孕婦被殺的人間慘劇。」

公主道:「是的,我不想父王罪孽更加深重。」

「因此,唯一的方法便是繼續闖。」

公主沒有回答,提了一口氣,向着前面走去。

伊活迅速的跟着。

忽然,他們都聽見了水聲,流水淙淙的聲音,伊活走上前去,只聽到「嘩啦」一聲。

前面是一個水池。

公主已躍入了水池之內。

「公主,你怎麼了?不怕冷?」

「不冷的,你來試試。」

伊活慢慢走前,蹲下身子,試試那池水,自言自語道:「對,果然是暖水!」

公主道:「我很久沒有洗澡了。」

伊活道:「好極,你放心的洗吧,我給你把風。」

於是,他走到水池的另一邊,轉身背着水池,拾了一些柴草,燃了一堆篝火。

公主在水中,玩得十分開心似的。

不一會,公主道:「你也來洗一下!」

伊活道:「我……」

忽然,公主已在他面前出現,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她並不是全身濕透。

公主全身雪白,因爲她已裹上了她的白色絲緞。

伊活道:「原來你的絲緞這麼有用,既可用作武器,也可用作衣服!」

公主道:「還有更多用途!不要說了,你也去洗一個痛快!」

伊活有點躊躕。

公主笑道:「我不會看你的!」

伊活十分不好意思,一轉身,「噗通」的跳下池去,池水溫暖,使他覺得十分舒服。

他抬起頭來,卻不見了公主。

也許公主也覺不自在,轉向山坡上面。

伊活索性把衣服脫光,好好洗了一會,他自言自語地說:「不知有多少日子沒有洗澡了。」

一時之間,池水盡黑,不過,池水很快又變爲清澈,看來這並不是一池死水。

當伊活想上來的時候,他才發覺自己並不像公主有白絲緞纏身,而今一切衣物盡濕,怎麼辦?

他又不好意思開口。

忽然,一塊白色絲緞從天而降。

伊活一手接了,把絲緞裹在身上。

這時,公主再出現在篝火之前,笑道:「你這打扮也非常好看!」

伊活道:「你的絲緞眞有用!」

公主道:「你看……」

只見她手中多了一隻獐鹿。

「怎麼捉到的?」

「我到山坡去,這小鹿似乎想來喝水。」

「好極了!」

公主道:「你去把衣服弄乾,我來燒鹿肉!」

伊活沒有異議,當他把衣服攤開之後,已嗅到鹿肉的香味。

兩人裹着白絲緞相對,吃着鹿肉,伊活從來沒有過這種經歷,一直以來,他僕僕風塵於江湖之上,從來沒有靜下來過!

這晚,他覺得公主特別漂亮。

公主見他呆呆的看着自己,便問道:「我的樣子十分奇怪?」

伊活沒有回答。

公主望着他那眼神,也不再追問。

那夜他們各自睡在池水的一邊,池水冒着熱氣,兩人雖是露天,卻不覺寒冷。

翌日一早便醒來。

忽然,公主尖叫了一聲,伊活整個人跳了起來。

「甚麼事?」

公主道:「你看。」

她指着池邊,一列非常深陷的腳印。

這些腳印非常奇怪,右邊是一隻正常而較大的腳,而左邊是一個深陷的圓孔。

伊活道:「是個獨腳的人!」

「是……」

伊活忽然整個人也覺寒氣攻心,因爲這人在他們所睡的地方繞了一圈,而他們是全然不覺。

公主似乎也知道了那種懼怕,沉默起來。

「假若他要置我們於死地的話……」

公主接口道:「他不會,他也疼我。」

「你知道他是誰?」

「他是獨腳鐵拐!」

「鐵拐李?」

「你怎知?」

「八仙中有鐵拐李!」伊活笑道。

「是的,想不到這麼快便要闖他這一關!」

「他很厲害?」

「你看這些深陷的腳印,可以不發一聲的使泥土下陷,這一身功力,已夠我們瞧!」

伊活也不能不佩服這鐵拐李。

他想了片刻道:「這個鐵拐李,有很大的本領!」

「最厲害當然是他的鐵拐!」公主道。

「他疼你嗎?」

公主道:「我不知道,此人內外一樣非常冷酷,據說連他的鐵拐也是用冷鐵所鑄成的!」

「冷鐵?」

「是的,是一種特別的鐵礦,埋在冰下,雖然經過火燒重錘,那種寒氣仍是不會散去!」

「這對於他有甚麼用途?」

「被他一拐拍下,如果不死,會是寒氣攻心,比立即死了,還要痛苦!」

「他的外家功夫非常厲害?」

「聽說是一拐打下,可以打死兩條牛。」

伊活有點不相信,道:「怎能一拐打死兩條牛?」

「當時是兩頭牛在角鬥!那是力量最集中的時候,他竟能一拐打下,兩頭牛無聲而死!」

「厲害!」伊活只是說了這兩個字。

公主也默然,忽然,她想起了一件事,道:「你千萬別在他面前提起他跛腿的事!」

「其間有甚麼秘密?」

「我不知道,不過,要是提起他這件事,他便發狂似的!」

「我不會揭人瘡疤!」

公主道:「我們可有甚麼準備?」

伊活道:「我向來是既來之則安之!」

爲了等候鐵拐李的來臨,他們沒有離開那暖水潭,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仍然不見他的踪影。

他們很晚才入睡。

可是,第二天清早起來,他們又再發現一些新腳印,仍然是一隻深陷的腳印與一個圓洞。

「你這麼容易被人吵醒,沒有看到他來?」公主問。

伊活搖搖了頭,道:「沒有可能的,我向來很容易被吵醒,爲甚麼……」

他實在想不透,唯一的解釋是:鐵拐李的輕功實在高强!

第三晚,他們決定一齊不睡,以等候鐵拐的來臨。

他們一直等到快要天亮,卻仍沒有他的踪影,伊活幾乎睡着的時候,他突然被公主一推。

「來了!」

伊活聽不到甚麼,他把耳朵貼近地面,聚精會神聽了一會,道:「是的,來了!」

他們兩人蓄勢以待。

不一會,有一個黑影來自山坡之上。

他們無法看清楚此人面容,因爲當時快將黎明,而這一刻是最爲黑暗的一刹。

那人身穿一件長披風。

突然,那人向上縱身,然後像一隻飛鳥,凌空而下,被鼓起的披風,看來眞有飛鳥翔空之感。

披風在獵獵作响。

那人降在他們跟前,哈哈大笑地道:「你們等很久了?」

公主道:「好久沒有見李公公了!」

鐵拐李冷冷地道:「你闖過了四關,仍是別來無恙,可喜可賀!」

他的目光轉向了伊活。

伊活拱手爲禮道:「在下伊活!」

「我知道,你助公主闖四關,當然不是弱者。來!讓我試一下……」

他話未完,鐵拐已從披風伸了出來。

一招基本而簡單的「雪花蓋頂」,向着伊活的頭頂鋤了下來。

伊活實在沒有想到,他說打便打。

他閃身避開。

鐵拐李見他移動,一招用老,又一變招。

也是一招極爲簡單而基本的招法——「橫掃千軍」,伊活避無可避,只能向空中躍去。

伊活剛從他的鐵拐末處閃開,但那鐵拐的末端功力竟也使伊活的腳跟隱隱生痛,腿部有種冰凍的感覺。

「第三招!」鐵拐李道。

他聲到人到,鐵拐也到。

這招較爲複雜,一招竟然有三式。

一招使下,是「仙人指路」,直刺伊活心胸,他使的是鐵拐,是沉重的兵器,可是,這一招使來,卻見他非常仔細,勁力凝聚。

伊活再退開。

鐵拐招式已變,一連三式使出,左一招是「織女穿梭」,右一招是「燕子銜泥」,再回復剛才的一招「仙人指路」。

這全是非常細膩的武功,並不

適合鐵拐這種沉重兵器使用，可是，在他手上，仍然是非常出色。

伊活一連避開了三招。

第四招「仙人指路」再現，他實在是避無可避。

眼看那支沉重的鐵拐便要貫心而過。

公主突然一個飛身，剛好落在伊活的身上，而她成爲了伊活的盾牌。

如果鐵拐再加一分力，貫穿的並不是伊活的心，而是公主的心。

公主已閉目待斃。

然而，鐵拐並沒有貫下。

鐵拐凝在半空之上，鐵拐李道：「你爲這人死去，值得嗎？」

公主張開眼睛，道：「爲一個幫過你的朋友而死，有甚麼不值？」

鐵拐李收了鐵拐道：「伊活，這是你的好運，好運並不能維持得太久！」

這時公主離開了伊活的跟前，伊活道：「多謝前輩不殺之恩！」

鐵拐李道：「公主，我看在你的臉上，明天我再來，我想我沒有那麼好心情！」

他轉身便走，一躍而上，像一隻大鳥般，離開這暖水潭畔。

公主望着伊活。

伊活心中實在有許多話要說，但卻不知從何說起。

公主道：「你沒有受傷？」

伊活搖搖道：「我……」

「我們要想一下，明天怎樣對付這個老頭。」公主臉色並不好看。

伊活道：「看來他眞是個不賣賬的老頭。」

「是的，明天我們破不了他們鐵拐，我們便完了！」

伊活想安慰她，可是，實在想不出有甚麼安慰的話，他沉默了一會，道：「既然我們鬥不過他，要死的話，無謂犧牲兩人！」

公主道：「好的，你可以離去。」

伊活大聲地道：「不，是你離去！」

「爲甚麼？」

「我殺得人多，死得也有天理！」伊活道。

「你離去！」公主忽然用非常堅定的語氣說着。

「不！」

「好，你也想死，我也想死，那麼，我們便一起死吧！」公主道。

「好，我們一起死！」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不知爲了甚麼原因，又再避開。

伊活道：「不，你還是離去！」

公主道：「我們不要再玩這些，在我們臨死之前，你想做甚麼？」

「我想吃東西！」伊活道。

公主笑道：「好極，我們來一次比賽，看看我們誰能找到一些好東西吃！」

於是兩人分別走向暖水潭外的樹林。

伊活慌忙的走向樹林，忽然，腳下一滑，滑進了一個大洞，因爲他不斷地思索，一不小心，一滑便跌了下去，幸好那並不是一個很深的洞。

伊活躍了出來，自言自語道：「陷阱，是的，陷阱！可以使他的鐵拐無從發揮！」

他想了一會，抖起精神，再走向樹林。

林中有幾隻長尾山雞飛起，那是不錯的野味，伊活拾起了石子，一一打了下來。

他回到暖水潭處，公主亦已回來。

公主道：「你找到了甚麼好吃的東西？」

伊活道：「只是幾隻山雞。」

而公主卻打開了一塊大樹葉，裏面裹着一些五色繽紛的蘑菇。

伊活見了，拿起一顆，道：「這些可以吃？」

公主搖搖了頭，又打開另一包，裏面有些白色的蘑菇，樣子並不好看。

伊活道：「這些可以吃？」

公主道：「是的，這種菌類植物，越是美麗，越是有毒！」

伊活忽而有感而發地道：「公主，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有毒的蘑菇……加上一些陷阱，也許可以把那個鐵拐李打敗！」

「陷阱？」

「是的，我們吃完這些東西，便開始掘一些大陷阱，只要讓他跌了下去，我們便可盡快離開。」

「這些蘑菇呢？」

「放在陷阱之內，當他餓不擇食時他會吃的。」

「我想他沒有那麼愚笨！」她頓了一頓，道：「無論如何，總是一線生機！」

他們合力把山雞烤熟，也燒了一些蘑菇，倒算是一餐豐富的野餐。

當他們吃完之後，便準備掘陷阱。

伊活選了幾個地方，一眼看去，很多人都不會踏進的地方，換句話說，這些地方應該不會引起鐵拐李的懷疑。

公主道：「爲甚麼選這些地方？」

「你也覺得奇怪？其實我也只是將心比心，鐵拐李是個聰明人，他會盡量提防危險的地方，相對來說，對一些看來並不會有陷阱的地

方，他的提防心較小！」

「對，對於聰明人，要用聰明的方法對付！」

兩人並沒有甚麼工具，因此掘了幾個大洞之後，已是黑了。

他們再在林中找了一些枯枝枯葉，蓋在上面，假若鐵拐李明天在晨曦的時份來到，也許會上當，但若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許……

那晚他們都無法入睡。

公主滿是歉意的道：「我本來對闖這個八仙煉獄是有非常信心的，想不到這個平日不言不語的鐵拐李，卻是毫不講情面的，我累了你！」

「公主，假若你當我是朋友的話，千萬不要再如此說。其實，若我們沒有相遇，我也一定要追查到底，也一定會遇到八仙！」

「爲甚麼你要來？」

「我不是說過嗎？」

公主道：「我想那些人生的大道理，甚麼捨生取義，自我犧牲，我向來是不相信的。」

「你相信甚麼？」

「我相信人會爲己！」

伊活頓了一頓，道：「你人生經驗不多，卻已看透人世間的事！」

「我希望有這能力。」

伊活道：「是的，我要弄清楚這件擄童子，取人胎的事，除了基於鋤强扶弱的心理，還有，我實在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你把罪大惡極的人繩之於法，領取賞金，對人對自己也有意義！」

「一件重複多次的事，雖然本身極有意義，也會變成無意義的！」

「好奇？對自己的挑戰？」

「可以這麼說。」

公主道：「那麼你是一個永不滿足的人！」

「你何嘗不是？」

公主有點詫異，問道：「我怎會是？」

「其實你在這個組織之內，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何必犯這大難，闖過八關？」

公主道：「也許安逸生活過得太久，也許是向自己的挑戰，正如我們闖過了四關，我才知道，我的所謂武功，其實是不堪一擊的！」

「就只是這原因？」

「還有……我實在不相信，我的父王會是如此一個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

「你沒有見他很久了？」

「是的！」

伊活想再追問下去，不過，當公主沒有再說下去的時候，他也不再追問，那究竟只是他們父女之間的事。

月色之下，伊活望着公主，他從來都沒有發現，公主竟是這麼美麗。

他嘆了口氣。

公主道：「你害怕死？」

「誰不害怕？」

「是的，我也非常害怕！」

「我最大的遺憾是……」一時之間，他發覺這是不宜透露的心事！

「是甚麼？」反而是公主好奇。

「我……」伊活竟然有點臉紅，幸好在月色之下，公主並沒有發覺。

公主迫他道：「如果你不說，可能在天亮之後再沒有機會說了。」

伊活吶吶道：「我是說……我有一個心願，這個心願，要公主你幫忙，才可以完成。」

「甚麼心願？如果我可以爲你做到，當然是義不容辭，何況你曾爲我捨命！」

伊活道：「我不要你報恩！」

公主默然，但過了一會，仍忍不住追問：「你還沒說你的心願！」

伊活道：「如果我們明天還有命的話，我才向你說出來，否則說了等於沒說！」

公主似乎對伊活的話有點明白，也不再追問。

不知不覺之間，他們都入睡了。

伊活發了一個美夢，夢見公主答應了他的要求……

突然，「篤」的一聲，驚破了他的美夢。

那是鐵拐李的鐵拐的聲音，兩人驚醒，只見鐵拐李已站在他們不遠之處。

「來吧！看你們還睡得着？」

伊活一轉身，躍了起來。

公主在另一邊，也翻身預備，她在鐵拐李還沒有說第二句話之前，已竄身前去。

她是竄近一個陷阱之前。

但鐵拐李並沒有動身，也沒有移開，只是笑道：「你們用不了詭計！」

他突然一掌打出。

地上的枯草枯葉已全被掌風所吹起。

鐵拐李不只是在笑，而且是狂笑。

公主與伊活心裏確實難受，那種被侮辱的感覺，原來眞是比死還要難受。

伊活奮身而起。

鐵拐李在狂笑之中，並沒有鬆懈，他看着伊活奮身而起，然而他是後發而先至。

他的輕身功夫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當伊活仍在他所處的地方的半空，鐵拐李人到、鐵拐到，並且鐵

拐下，勢如破竹。

看來伊活便要死在鐵拐之下。

但公主也同時飛身，竟然要與伊活一同接受這一拐，致命的一拐！

也因爲公主的突然介入，鐵拐李的鐵拐稍爲猶豫了一下，速度稍爲減慢。

伊活有了足夠的時間，同時拉着公主向前撲閃。

同時，鐵拐李落下。

「蓬」的一聲，他整個人陷入了一個極深的地洞之中，原來伊活所坐之處，才是最大的陷阱。

而當鐵拐李用掌風震開枯草枯葉之時，伊活仍坐在這個大陷阱之上，枯草枯葉並無吹走。

伊活與公主及時躍離了陷阱。

兩人穩身，看不見鐵拐李的影踪，竟然情不自禁的高呼起來：

「成了！成了！」

可是，他們實在高興得太早。

又再是「蓬」的一聲。

鐵拐李已從那個足有三個人那麼高的陷阱鑽了出來，他的輕功實在是到達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鐵拐李站在陷阱之旁，又再狂笑。

伊活與公主，無論是笑聲，無論是身體，立時凝住，無法移動。

鐵拐李又舞動了鐵拐。

公主突然返身，擁着伊活，伊活也緊緊的擁着公主，一時之間，他們竟然盼望死亡立即來臨。

他們渴望這刹那的時間，變成永恒！

然而，鐵拐李的鐵拐也同時在半空凝住，一時之間，四野無聲。

伊活與公主睁開了眼睛，看着凝在半空的鐵拐。

伊活道：「你拍下來吧！」

鐵拐李道：「天下間竟有以性命相交的感情？」

「爲甚麼沒有？」公主反問。

「我不相信！」鐵拐李粗暴地說。

伊活道：「你以前相信？」

鐵拐李道：「那又如何？」

「結果是賠了你的腿！」

鐵拐李愕然，良久不能說話。

「你的腿……」

公主輕輕推了伊活一下，提示他不要再提起他那跛了的腿，但伊活似乎不覺。

伊活道：「你以心相交，却換來一條跛腿！」

鐵拐李點點了頭。

「那是一個你心儀的人？」伊活道。

公主又碰了伊活一下。

伊活仍追問道：「而今那人……」

鐵拐李答道：「那關你甚麼事？世間上竟然有眞情！伊活，你好幸運啊！」

「是的，我比你幸運一些，不過，你也不會永遠行衰運的，只是你沒有遇到一個……」

「不要再說下去！」鐵拐李道，似乎眼中有淚光。

伊活道：「其實，你比我幸運。」

「爲甚麼？」

「你失去的是一條腿，但我們兩人都要失去性命！」

鐵拐李沒有表示。

伊活道：「跛了一條腿，總比沒有命好得多！」

鐵拐李放下鐵拐，居然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想活命？」

「當然！」二人是異口同聲。

「好，念在你們有眞情……」

公主臉紅起來。

鐵拐李續道：「職責所在，我絕不能這樣放你們離去，你們一定要戰勝我！」

兩人面有難色，重現了頹喪的樣子。

鐵拐李道：「你們合二人之力，來攻打我！」

公主道：「我們武功不及你！」

「我站着不動，只守不攻！」

雖然伊活與公主仍覺並沒有甚麼把握，但總算是有了一線生機。

「來吧！」鐵拐李道，並作出「金鷄獨立」的姿勢。

伊活道：「攻他跛腿。」

公主雖然並不明白他的用意，但也點頭。

果然，鐵拐李一直站在原處，只是以鐵拐阻擋他們兩人忽前忽後的攻勢。

兩人不斷試攻，仍然是久攻不下。

他們合力向着他的跛腿攻來，也是毫無用處，因爲鐵拐李對於他的跛腿，保護更爲小心。

人總有弱點，正如每一個練武的人，都有罩門，然而鐵拐李的罩門在那裏？

鐵拐李是個鐵漢，難道眞的心如鐵？

伊活知道，不能再用硬功，他道：「公主，假若你死在李公公的拐下，有沒有怨言？」

「沒有！」

「爲甚麼？」

「因爲我與你一起死，你呢？」

「不只沒有怨言，而且覺得不枉此生！」

「生」字的語音還未說完，鐵拐李的鐵拐立即慢了下來。

那是一個可乘之機。

公主白絲緞趁着這稍縱即逝的良機，向上一拋，竟然纏向鐵拐李的眼睛。

他已經慢了下來，眼睛受阻，手腳更慢。

伊活的「銀影活匕首」已然進攻，這一次他不再攻鐵拐李的跛腿，而是另一隻——那完整的腿。

他一刀砍下。

鐵拐李聽聲辨影，雖然是看不見，仍然是知道伊活一刀砍下。

他向後稍移

伊活一刀落空。

鐵拐李以爲這招已老，突然，他聽到機括的聲响，他只感到腿部一涼。

伊活道：「前輩得罪！」

他的匕首仍抵着鐵拐李的腿，而這時公主的白絲緞亦已離開了鐵拐李的眼睛。

鐵拐李有點愕然的神色。

伊活道：「對不起，我的匕首是有機括的，可以伸長，因此，我一刀砍下，你避過，我刀落空，但這一小段的距離，剛巧有空間讓我匕首伸長。」

鐵拐李道：「我知道你的外號——「銀影活匕首」，我以爲那是指你武功高强，使那匕首如活的銀影。」

公主道：「我相信也正是這個意思。」

伊活道：「也有說我的匕首會動的，事實上却是可以利用機括而伸長。」

「我輸了！」

公主道：「李公公！」

「算了，算了！你們給了我一個好教訓，相信天下間並不是人人冰冷無情，也有人以死相待！」

伊活道：「我只是幸運！」

鐵拐李道：「那你好好保存你的幸運！」

他說完竟長嘯一聲，轉身便走。

那長嘯充滿了悲傷的味道，歷久不散。

伊活道：「他放過了我們！」

公主道：「公子你足智多謀！」

「也不是甚麼……我聽你說過，他的跛腿是他的忌諱，既然忌諱，自然是有一段故事，但想不到這故事是一段情，而我們刺激了他。」

公主把白絲緞收好，忽然，她叫道：「你看！」

只見白絲緞之內，竟有一條頭巾，頭巾也是白色的，伊活幫助她拉開，那竟是一條繪有武功的頭巾。

公主把那頭巾攤開來看，上面寫着「降魔十八拐」。

伊活道：「那是他獨有的拐法！」

「他留下？是爲了……」

「也許他認爲你是適當的傳人。」

公主道：「這麼沉重的武功，並不適合我，看來你才是他眞的傳人！」

「無論如何，他認爲我們都是適當的傳人。」

伊活看着公主，道：「無論怎樣，我們總算又多闖了一關了。」

公主道：「多得你足智多謀，爲甚麼你會有靈感，會感動他？」

伊活道：「我記得你說過，他的跛腿有一段往事的，他是最不願提起的，在最沒有辦法之時，只有兵行險着，想不到却使他感動了。」

「其實他表面是個硬漢，內心却是柔情似水。」

伊活無言，他望着公主，公主低下了頭。

國舅弄權　羣起攻之

伊活與公主離開了暖水潭之後，天氣似乎更加熱了，他們冒着汗，過了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

烈日當空，實在是非常難受。

而公主身體尚未完全康復，走了不久，她竟然有些暈眩的感覺。

伊活發現她步履不穩，便道：「我們到了那邊樹林，好好休息一下。」

公主道：「好極，天氣這麼熱，坐在樹蔭下，吹吹涼風，倒是人生一大享受。」

伊活扶着公主，直趨那個樹林。

樹蔭之下，果然是涼風陣陣。

公主坐着，精神比較好一點，不過，從她虛弱的容顏看，伊活知道，一定要趕快離開這鬼地方，找個大夫，讓公主好好休息一下，否則，她的身體會更差。

這時，風止了，仍有一種燠熱的感覺。

公主道：「有人給我扇風便好了。」

伊活道：「好，我來。」

他在附近摘下了一些樹葉，當作扇子，爲公主扇風，公主閉上眼睛，十分享受。

忽然，一陣大風吹來。

公主道：「涼快極了。」

那陣風一停止，燠熱又來，公主正想說話，那陣風又再吹過來。

伊活已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公主睁開眼睛，叫道：「你看！天下間竟有這麼一柄大扇。」

伊活並不明白她說話的意思，轉過頭來，只見樹林之外，站着一個胖大漢。

那胖大漢光着肚皮，手中拿着一柄大扇。

那柄扇實在叫人驚訝，因爲足有一個人那麼高，這東西有點眼熟，好像是那些大戲舞台上宮娥站在皇帝後面所拿的那大扇一般。

不過，這柄扇並不柔軟。

那陣風便是胖漢用那柄大而硬的扇子扇出來。

伊活道：「誰？」

「八仙中拿扇而胖的，還有誰？」

「漢鍾離？」

公主點點了頭。

那胖漢子把扇子拿起，用柄向地上一撞，道：「我並不姓漢，我姓鍾，鍾離漢！」

伊活道：「鍾前輩，在下伊活！」

公主道：「鍾公公，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鍾離漢道：「有，不過那時你只有七歲！」

「爲甚麼他們都常常在公主面前出現，唯獨你例外？」

「過去十多年，我去了西域！」

「西域？隱居？」

「不，我去找扇子！」

「扇子？這柄？」

鍾離漢道：「是的，正是這柄！」

「罕見的扇子！」伊活道。

他轉向伊活，道：「你可以陪公主來到我這個關口，看來你也是有本領的人！」

「僥倖！」伊活道。

鍾離漢打量了他一下，道：「伊活，你生平有甚麼願望？」

「願望？以前是日進斗金，是黃金！」

「日進斗金？對，那是你的外號，你憑甚麼日進斗金？」鍾離漢道。

「雙拳一匕首！」

「哦，居然在我面前提武功！」他有些不屑的神情。續道：「而今呢？」

「而今……我也不知……」他邊說邊望着公主。

鍾離漢道：「而今是如花美眷了！」他笑了起來，似乎是忍不住，笑了幾聲，道：「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伊活問。

「可惜你的夢想難成！」

伊活實在不明白他的意思。

然而，鍾離漢已把大扇舉起，硬生生的向他們拍來，伊活只感勁風撲面。

鍾離漢那扇的扇面是精鋼打造，扇面面積也大，在遠處扇起來，已是寒風陣陣，而今在近距離一扇，那種感覺，實在使人心寒。

伊活叫道：「慢着！」

鍾離漢把扇子凝在半空，道：「我成全你們師……」

「不，我與你單打獨鬥！」

公主道：「公子，你……」

「你不用擔心我！鍾前輩……」

他躍往林木較疏落的地方。

鍾漢離道：「公主遲早也過不了我的關！」

伊活道：「你先打敗我再說！」

這諷刺的話竟然生效。

鍾離漢道：「好，讓我先送你歸西！」

伊活已亮出了他的「銀影活匕首」。

鍾離漢道：「你這小匕首，怎能對付我這巨扇？」

「這是我的兵器！」

鍾離漢見他倔強的樣子，一扇拍下。

伊活本想用匕首相抵，但兩者無論是體積或力量，似乎都格格不相入。

他只能躍開。

鍾離漢突然把扇子一洒，發出旋風似的聲音，但並不是攻向伊活。

伊活只是感到勁風撲面，寒氣迫人。

忽然，一棵足有手臂兒粗的小樹倒了下來。

鍾離漢道：「你拿這小樹作武器！」

伊活拿起小樹，用他的匕首在前前後後削了一會，倒像一條齊眉棍。

伊活舞了幾下，倒是虎虎生風。

他一向使用的都是輕巧武功，對沉重兵器却是少於練習與使用。

忽然，他使了兩招，不覺的使出了「降魔十八拐」，因爲這是他跟公主邊走邊學的武功。

鐵拐李留下這套武功，其實也是有意傳給伊活，不過，伊活不肯獨學，於是兩人邊談邊學。

雖然他們並沒有正式練習，但憑着過去的武功根基，倒也是有點心得。

有道是一理通，百理明，武功也是如此。

伊活拿起了樹幹，試試是否順手。

鍾離漢已經急不及待，一扇而下。

伊活只好把樹幹舉起，擋着來勢，因爲樹幹之上，仍有一些枝葉，極爲不方便。

可是，他一連接了幾招之後，那多餘的枝葉已被鍾離漢的扇子削光。

鍾離漢那柄重型的扇子，實在神奇，正面揮來，比起鐵拐李的鐵拐，實在不遑多讓，但如果是橫削而來，又似大刀利刃，勢不可擋。

伊活以一般長兵器的武功架式與他周旋，實在是異常吃虧，弄得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架之力。

鍾離漢看着這個似乎是不堪一擊的漢子，心裡想：「以這一個漢子，怎能與公主一同闖過五關？大概那些人都是好心，或者是給公主的老頭兒的面子……我却不用給人

甚麼面子，要殺便殺！」

他一扇半揮半劈而下。

伊活似乎已技窮，不知如何應付。

公主突然叫道：「魔踪處處！」

伊活聽了，心神一振，使出了這招畫在頭巾上的招式，憑着記憶，他生硬的使出，但極有格調及用處，一時之間，棍影處處。

鍾離漢退後，又再一扇撲揮。

公主道：「神龍搔首，氣翻五湖！」

伊活依言，使出這兩招。

這兩招把棍連揮，先來一個護身招式，再來一個反攻招式，大大出乎鍾離漢的意料。

「咦，是降魔十八拐！」

伊活不言，緊守門戶。

公主朗聲道：「正是，讓這降魔十八拐把你的扇子也打扁！」

「那麼容易？」他凝神以待。

公主再說道：「魔幻人間，拐下亡龍！」

這兩招更爲厲害。

伊活使來，更見有效。

鍾離漢狂叫，道：「果眞是降魔十八拐！」

公主道：「還有假的？」

「那跛老頭呢？」鍾離漢放下了鐵扇子。

伊活道：「誰？」

「教你們降魔十八拐的老頭！」

「你是說鐵拐李？」

「當然，天下間那還有另一個跛老頭！」

想不到鍾離漢對這李鐵拐並不尊敬。

公主道：「我們便是闖過了他那關，才能見到你！」

「想不到的是他竟教會你們所謂降魔拐！」

伊活道：「不是教，而是我們在他留下的……自己學會了！」

「他是故意讓你們來對付我！」

「不會吧？」公主道：「他疼我，才讓我們有機會闖過他那一關！」

「不，他是對付我！」鍾離漢道，而他的扇又起，而且閃電似的攻出。

伊活簡直不能分心說話，他聚精會神，有時是使出李鐵拐的降魔十八拐，不過，有很多時候，也夾雜了其他的武功。

鍾離漢道：「伊活，假若你能用降魔十八拐打敗了我，我不單放了你們，而且還教你們十八種扇變！」

伊活道：「前輩體恤！」

鍾離漢已不再言，那巨大的鐵扇在他手中，竟成了眞的扇子一般，揮洒自如。

伊活可苦了，因爲降魔十八拐並不太熟，而且重而長的兵器也非他所長，可是，對方既然指明要用李鐵拐的功夫，他別無其他選擇。

鍾離漢欺他所習非久，估計在百招之內可以使他棄棍投降。

三十招過後，伊活並無敗跡。

五十招之後，伊活反而是招數純熟起來。

到了七十招之後，鍾離漢實在是有些後悔，因爲應該在最初二十招之內，使出殺手鐧，讓伊活命喪黃泉，可惜他看不起他。

而今這七十多招，似乎是在餵招，使他把降魔十八拐中十八招式多次反覆使用，伊活不但掌握了其中招式，還可以開始加入自己的勁力。

要知道，無論那一套功夫，招式如何厲害也好，沒有勁力，只是花拳綉腿，但一有勁力，那便全然不同，就算是最基本的拳式，也有殺人之功。

加上了伊活本身勁力的降魔十八拐，與剛開始使開之時，已是大大不同。

伊活不單可守，而且可攻，並且曾試過一連兩招使出，幾乎使鍾離漢也有點狠狽！

鍾離漢是個武學名家，對於這一切，如何不知？

他一扇由高蓋下。

伊活非常靈活的，以拐尾迎來，只是一個虛招，然後以拐尾按地，以力借力，整個人翻起。

鍾離漢似乎不知他的意向如何，扇子使出，他擰腰轉了大半個圈，竟然不見了伊活。

他心中一急。

而他的背已被伊活的樹幹所指，鍾離漢定了下來，只要伊活再一用力，樹幹可以貫背而過。

但伊活並沒有這樣做。

他一聲不响地躍開。

鍾離漢轉身，沒有說話，扇子又起。

伊活依然靈活地使出樹幹，以降魔十八拐來對付他，兩人的對陣，與剛才比較，大爲不同。

公主也看得眉飛色舞。

他們再戰。

伊活忽又得到一個極好的機會，他的樹幹直刺，向着鍾離漢喉嚨而來。

鍾離漢向左一避，樹幹已在左邊，當他再向右一避，伊活的樹幹又已在右邊。

不過，他再沒有刺下，否則鍾離漢一定受傷！

忽然，鍾離漢凝住，伊活的樹幹也凝住。

鍾離漢把手中鐵扇抛開，然後，出乎伊活與公主的意料，他竟是號啕大哭起來。

兩人被他這舉動嚇得呆了。

一個胖子，本是携着巨大鐵扇

，虎虎生風的舞動着，忽而變了個滿眼淚水的漢子，這情景實在不可想像。

伊活道：「我們……我們只打了一個平手，而且是鍾前輩的禮讓！」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扇風點火三十六式』竟然不及他！」

「你的招式也是……」

「你不用多言，他的十八式，由你剛學問接使出，已可以置我於敗地，如果由他……」

伊活不言，公主却好奇，道：「如被他打敗又如何？」

「我費了十年，往西域苦研，仍然勝不了他，你說我是否應該大哭？」

伊活點點頭。

公主接口道：「你與李公公有大仇？」

鍾離漢道：「有不共戴天的仇！」

伊活道：「那麼嚴重，他殺你父？」

鍾離漢搖搖了頭。

「他殺了你家人？」

他也搖搖頭。

「他殺了你兄弟姐妹？」

公主忍不住問道：「他殺了你甚麼人？」

「他搶去了我的女人！」

竟然是一件爭風呷醋的事。

鍾離漢道：「我打跛了他的腿！」

「因此他要精研降魔十八拐來報仇！」

「我想是的，我會敗在他的拐下，你想我應該怎麼辦？」他似乎是六神無主。

「不一定……」

「不一定甚麼？」

「不一定敗在他手下！」公主道。

「爲甚麼？」鍾離漢疑惑的問。

公主道：「招式只是招式，伊活常在江湖走動，常常與人拚鬥，眞個是你死我活的打鬥，因此，他擅於使勁，他內力深厚，我看李鐵拐並不！」

「他的內力不足？」

「依我看是，他太過注重招式，這一段日子，他的內力並無寸進！」

「那我應該有機會！」

公主道：「是的。」

「那我走了！」

「去那裏？」

「去找李鐵拐！」

「當然可以，不過，你還是忘記了一件事！」公主嚴肅的問。

「甚麼事？」

「我問你，你這一關，算我們闖過？」

鍾離漢點點了頭。

伊活與公主互望一眼，似是放下心頭大石。

「你還答應過，教我們扇子的戲法！」

「對，不過我沒有時間！」

伊活道：「鍾前輩，允許我多問一句？」

「甚麼事？」

「你與李鐵拐之間，有些問題？」

鍾離漢依然不語。

公主道：「爲了一個女孩子，你把他的腿也打跛了！」

鍾離漢聽了，非常激動地道：「他也把我打至重傷，幾乎命也沒有了！」

「因此，你要去找他？」

「這十多年來，我遠走西域，爲的就是找尋一種武功，可以報這深仇舊恨！」

公主道：「你們的意中人呢？」

「不知道！」

伊活道：「無可疑問，這位姑娘一定是如花似玉，美艷動人！」

一說起這位姑娘，鍾離漢竟是眉飛色舞，他道：「你們聽說過嗎？」

伊活與公主皺着眉頭。

鍾離漢道：「我一邊說，一邊教你們扇子戲法！」

兩人沒有甚麼異議。

鍾漢離的扇子戲法非常精采，他揉合了武學與雜耍，加上他自己的靈巧心思，實在使二人佩服，他倆一邊聽他描述那位姑娘，一邊學習。

不過，最難捱的是他口述那位姑娘的模樣，很多時候，都聽得他們毛骨悚然。

轉眼兩天，他們把鍾離漢的武功戲法已學得七七八八，只要多練習一下，便有一定的成績。

第三天，鍾離漢道：「我要走了！」

「去找李鐵拐？」

「是的，你們好自爲之！」說完他便離開。

他來如風，去也如風。

公主道：「他心目中那位姑娘，果眞是天上有，地下無！」

伊活道：「那是情人眼內出西施！」

「不，一個可以令兩個大男人打起架來的姑娘，一定是美艷至極的尤物！」

「想不到李鐵拐的腿是爲她而跛！」

「我想，這兩位舊情敵十年後相遇，這場大戰，一定非常激烈！」

「希望他們只是較量，而不損及性命！」

兩人慢慢的離開這地方。

在路口之處，有幾柄扇子，有

大有小，看來是鍾離漢臨走之前，想交給他們的。

兩人把扇子拾起。

伊活望着前路，道：「還有多少個仙家要應付？」

公主想了一想，道：「還有使劍的道長，和我的舅舅。」

「使劍的？呂洞賓？」

「他也姓呂，名字沒有人知道，因爲他的飛劍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人們便以劍稱他，叫他呂劍！」

「他畢生精力都花在劍上？」

「是的。」公主道。

「那實在難以應付！」伊活道。

公主道：「因此我也是非常擔心！而且日子迫近！」

「甚麼日子？」

「我與舅舅打賭，我在八十日內，可以過這八仙煉獄！」

「八十日？而今過了多少天了？」

「只剩下十多天了！」

「那還有時間！」

「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遇到呂劍，不過，這一關實在是難闖！」

「你怎知道？」

「他是贊成我父王的！」

「你指的是……」

「他贊成我父王這樣練下去！」

「練武功？」

「甚至是如此邪門的武功！」

「究竟是甚麼武功？」

「鳩婆蟠輪摩什！」

「那是甚麼東西？」

「那是梵文，意思是隨心所欲，這種武功一直在武林中盛傳，你聽過那叫『奇女神功』？」

「當然聽過，據說如果練成這種武功，眞可至隨心所欲境界！」

「正是！」

「這只不過是傳說。」

「以前是，而今不是。」

「你父王正練此功？」

公主道：「達摩一葦東渡的故事，你也聽過？」

「任何在武林的人都聽過！」

「八仙西歸你聽過沒有？」

伊活搖搖了頭。

「八仙，便是我們要對付的八個人，他是我父親的八個弟子，因爲他們湊巧像八仙，他們被人以八仙稱之。」

「你父親不是皇帝？」

「人人都可以自稱皇帝，不過，他佔據了這一帶阿爾泰山脈，自稱爲王！」

「八仙西歸的事情又如何？」

「我父親這八位弟子，爲了給我父親八十歲生日那天一項別出心裁的禮物，不知是誰提議往天竺國找尋那種傳說中的武功——素女神功！」

「他們找到？」

「是的，是一本梵文，一本譯文。」

「你父親便開始練？」

「是的，開始的時候，這武功竟然可以使人返老還童，我八十歲的父親，竟然再長出牙齒，又生頭髮！」

「你父親一定高興，而且八仙也……」

「是的，只要父親練成，他們也有長生不老，武功蓋世的本領！」

「如果事成，也是武林曠世盛事！」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而且……在八仙從天竺回歸之際，李公公與鍾公公便遇到他們所說的那位姑娘！」

「啊！他們連祝壽也沒回來？」

「一個遠去西域，一個不知所踪！」

「後來……」

「後來，我父親的返老還童不再生效，反而是身體過度支出，而成了病人似的，他一直要用葯來維持身體。他一邊練，一邊吃葯！」

「有了這種蓋世神功也是無用！」

「不過，他已泥足深陷，不能再度控制自己。」

「其他的人？」

「八仙之中，只有我舅舅還有一點人性！」

「爲甚麼這麼說？」

「他力勸我父親停止，後來，我父親的藥內不再是人參鹿茸這些名貴葯材，而是人胎、童子！」

伊活聽了，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寒意。

原來這才是孕婦被剖腹，童子被擄的眞正原因！

「你父親並沒有聽他的話！」

「當然沒有……」

伊活道：「你可以直接與他說！」

「他不會見我，我聽見有人傳言：他已變成了女人似的，他的武功已到達了另一境界，不過人亦變了另一個人，不知怎樣的一個人……」

「那你又如何闖這八仙煉獄？」

「那是我父親的提議，他說，他也知自己走火入魔，不過，這套武功仍然要流存下去，最理想是一個年輕的徒弟，但那怎能找到？舅舅提議是我……」

「你打勝八仙，便是素女神功的傳人！」

「我不稀罕，我只是希望見到他一面，可以阻止他繼續做這傷天害理之事！」

「其實，你並無此本領，因此……」

「我可以找一個人……我也不

知道，那日會遇到你，你是一個怪人！」

伊活笑道：「只有怪人才能成怪事！」

公主道：「不知道我們能否再過這一關，呂劍的這一關如果過了，見了舅舅問題會較爲順利了！」

「但願如此！」

他們向着前面走，過了兩天，沒有發現甚麼，只是一片光禿的山地。

第三天，他們來到一處山坡，山坡之前，却是一個奇景，地上滿佈了石頭，不是普通的石頭，而是眞正的石頭——用石來雕刻的石的人頭。

那些人頭看來是一些石翁仲的頭，全是齊口而斷，可以削開這些石塊，所用的兵器一定是非常鋒利。

兩人停下了脚步。

「石翁仲，削鐵如泥的寶劍……」伊活自言自語地道。

公主忙道：「呂劍！」

他們上了山坡，從山坡望下，却是一個盆谷。

「你看，下面一排排的！」公主道。

「全是沒頭的翁仲，走，快下去看！」

兩人下了山坡，看着一排一排的石翁仲，完全沒有了首級，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

公主走近，試推一下石翁仲，全是非常沉重，她雖用力，那些石翁仲却是屹然不動。

伊活試試，也是如此。

公主道：「一定是呂劍！」

「正是！」石翁仲之間有一人步出，此人打扮、衣衫却是與他們不同。

灰褐的衣衫，與那些石翁仲差不多，因此，他雖早在石翁仲之間，公主與伊活也沒有發覺。

衣衫是一個原因，這人的輕功厲害，也是一個原因。

「呂公公！」公主道。

「居然可以來見到我，而且在這七十天內……這小子是……」

伊活聽了，心頭有些氣。

「在下伊活！」

「想活的便立刻離開！」呂劍看也不看伊活一眼。

「如果我不想活？」

「那你便試試我的劍……」他的劍亮出，無聲無息的亮出，使整個山谷也爲之眩目起來。

這劍非普通劍，劍長五尺。

太長的劍，並非一定好劍。

但自信用長劍的人，當然是對自己劍法極有信心！

呂劍長劍一揮，山谷邊多了一陣殺氣，一陣寒氣。

伊活退後，他的「銀影活匕首」也在手上，道：「公主，你讓我先試！」

公主道：「好極，小心！」

公主退開，而伊活已感到那長劍的影子接近。

只是影子。

伊活迅速退後，因爲只是劍影已令他全身皮膚也起了疙瘩。

而他面前的翁仲，已被長劍所削。

無聲無息的，翁仲斷開了兩截。

伊活驚魂未定，而長劍又起了劍花，看不清的劍花，使他眼花撩亂。

而唯一的方法，他只有後退。

前面兩個翁仲，又再齊腰而斷！

這一連串的長劍招式，使伊活無從接招，接招也辦不到，還可再說甚麼。

公主在外當然更加看得清楚。

她的心也涼了半截，想不到呂劍的劍已練到如此的境界。

伊活沒有半點機會，再接兩招，甚至連生存的機會也不大。

她感到有點悲哀，功虧一簣的悲哀。

突然，伊活一躍而上，上了兩個翁仲的上面，然後便在上面游走。

那些石翁仲，足有十尺高。

呂劍的劍有五尺長，他的身高也有六尺，一共是十一尺有餘，不過，因爲他在下面，只有尺來長的劍鋒可以攻擊到伊活。

伊活便在石翁仲上游走，暫時喘了一口氣。

而公主也趁這機會，飛身上來。

伊活道：「你何必來？」

公主道：「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她的白絲緞已緊握在手。

呂劍在石翁仲之間游走了一會，伸劍上刺，但刺不到伊活，他也想躍上來。

但公主長絲緞射出，柔軟的絲緞在她手中，竟成了剛硬的繩索似的，捲向呂劍。

呂劍把長劍一揮，只見白光片片，那絲緞在劍鋒之上，竟化成一隻一隻白蝴蝶似的，紛紛飛散而去。

公主呆了，她出道以來，從來也沒有看過如此情景，她的白絲緞並非普通蠶絲所做。

呂劍的劍也並非普通的劍！

呂劍冷笑，一躍而上，更用力把劍一振，那些碎屑的白絲緞，竟像白雪般洒向兩人的臉上。

呂劍站在石翁仲上，冷笑道：「公主，念你是我們主公的女兒，你便這樣回去吧！」

公主道：「回去，回去那裏？」

「回去你應該回去的地方！」話是說了，但與沒有說並沒有分別。

伊活道：「呂劍，你來對付我，不是對付公主！」

呂劍道：「居然有人要代你死！」

「不，我們一起來！」

公主手中沒有了白絲緞，却多了兩柄鐵扇。

呂劍看了，又再冷笑，道：「是那鍾胖猪的扇子，你們倒有辦法，騙倒那肥豬！」

公主怒道：「鍾公公是你的師兄弟，爲何你這麼不尊重別人？」

呂劍沒有說話，長劍一揮。

公主已蓄勢以待。

不過，伊活已從他那邊躍起，以他的銀影活匕首在半空之中一連接了呂劍的兩招。

「小子，居然可以揮劍相向！」

他轉向攻擊伊活，而公主也加入了戰圈，她手上的雙扇，也有其玄妙之處。

她的扇扇出不同方向的風，使呂劍的長劍，再沒有那麼揮洒自如。

而這樣可以製造機會給伊活，施展他靈活的匕首。

一時之間，以二對一，暫時勢均力敵。

不過，很明顯，只要多一二十招，呂劍劍勢穩定，又一定佔上風。

公主知道，伊活也知道，不過，他們全無辦法，只好見機行事。

不過，公主心中開始有一陣靈感……只要騷擾呂劍，那麼，伊活仍然是有機會。

因爲伊活匕首短，一定要近身，才有機會。

公主突然想起，鍾離漢敎他的扇子戲法，戲法可以擾亂心神！

她左右手一揚。

一扇突然變大，而另一柄也突然變小。

這一變化，令呂劍十分愕然。

而伊活也趁着這愕然的一刻，閃身而近，匕首刺向呂劍背後。

呂劍十分警覺，在這無可控制的愕然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氣。

他一側身，「嘶」的一聲，伊活的匕首已割破了呂劍的長袍。

那破口並不大，也沒有傷及呂劍，但那已激怒了呂劍，他的瘋狂劍法，刺向伊活。

伊活的長袍，立時現出了無數個洞。

這並非呂劍劍鋒所刺，而是他的劍風所過處，無不破損，實在令人心寒。

公主知道，她要盡力而爲。

「颯颯颯……」一連三聲，又見三柄手掌般大的扇子飛向呂劍。

呂劍以劍相格，另外三柄又再來了。

伊活突然近身，匕首一出，眼看是不及呂劍的心窩，但當他一停頓下來……

「卡察」的一聲。

伊活的匕首機括己動，伸長了五寸，而這五寸，剛好插入了呂劍的胸膛。

血自他的傷口標出。

一時之間，他的長袍紅了一大片。

呂劍大叫一聲，竟然跌了下去。

伊活知道，他這一刺，無疑是刺到他，不過，那只是皮外之傷，斷不會傷得那麼嚴重。

呂劍跌了下去，沒有再起來。

兩人站在翁仲上，向下而望，只見他長袍血水更多，胸前濕透。

呂劍臉色蒼白，閉目躺着。

看來他並不是裝模作樣。

伊活與公主互望一眼，跳了下去。

呂劍依然沒有起來，他竟然是昏倒了過去。

「怎麼？他怎麼了？」公主問。

「他沒有理由詐……」

呂劍的長劍仍然在他手上，不過，他的手指仍然是沒有甚麼力量，看來他是眞正的昏倒。

公主道：「我們走吧！」

「不！」

公主道：「他總算是我一個長輩，我們不能乘他之危而傷害他！」

伊活道：「我想救醒他……」

公主似乎有點猶豫。

伊活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公主也同意。

伊活知道他並非因傷而昏倒，可能是爲了其他原因，因此，他先用雙掌放在他的太陽穴上，讓熱氣自他的掌傳入呂劍的頭部。

這一下，果然有效。

不過，呂劍一醒來，看見自己胸前的血，却又立時暈了過去。

「怎麼……他……」

呂劍口中傳出一些呻吟的聲音。

公主道：「他是怕見血！」

「對！」伊活解下自己的破長袍，蓋在他的血袍之上，又再用掌救他。

呂劍又再醒來，見自己身上披着另一件破爛的袍，登時回復了知覺，道：「我……」

「呂前輩，你沒有事了！」

「沒有……我最怕見到血！我一見到血便會昏倒！」

公主與伊活互望一眼，實在覺得奇怪，假如不是呂劍親口說出，

那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而今就算是他親口說出來，也是令人懷疑。

呂劍道：「我一生苦練劍法，也是因爲我怕血，我用劍殺人，要劍不沾血！」

「怪不得你的劍要這麼長，劍法也這麼凌厲！」

呂劍回復了正常，他試圖站起來，那蓋在他身上的破袍幾乎跌了下來。

伊活道：「不要動。」

呂劍笑道：「我不會再傷害二位，在這情形之下，你們便是我的恩人，如果我還要傷害你們，我還算是個人？」他突然提起長劍。

伊活退後。

呂劍道：「公子，請你把這劍拿去吧！」

伊活道：「爲甚麼？」

「這表示你們的的確確打敗了我！」

宛若公主喜道：「呂公公，原來你也是十分痛惜我們，我們實在不知……」

呂劍道：「公主，你們快走吧！」內心似乎有極多的話要跟他們說，可是他卻又不想說出來。

伊活道：「好，我們走吧！」

呂劍披起了衣服，蹣跚地走向前。

想不到這位名震江湖的大劍客，竟是一個如此怕血的人，也想不到他們又再一次順利的過了這關。

公主道：「有了這劍，我想我們不用多費唇舌。」

「爲甚麼？」

「最後這一關，是我的舅舅，眞正的舅舅！」

「曹國舅？」

「他也姓曹，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

「武功？」

「沒有人知道，我自小跟他在一起，他從來沒有展示過他的武功！」

「他最接近你父皇？」

宛若公主點點了頭。

伊活想說話，不過，他並沒有說出來，他突然有一個預感，整件「八仙煉獄」的周圍，關鍵也在這裏，但究竟關鍵何在，他在一時之間，卻是無法用言語表達。

他們離開了這石翁仲之谷。

過了兩天，前面出現了一個非常整齊的小市鎮。

公主與伊活起初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

他們進入了那小市鎮之後，還沒有問人，便看見市鎮當中一座紅牆綠瓦的大屋。

大屋並沒有人把守。

上面有兩個大字——曹府。

看來，除了國舅爺之外，再沒有人可以住這氣派堂皇的府邸。

公主道：「我們進去！」

伊活道：「我看……」

可是，公主已是十分焦急，希望早日見到她的舅舅，然後或許可解救父皇之苦。

伊活只好快步隨着她進去。

大門一推而開。

進了門，更發覺一切裝飾都是金碧輝煌，伊活更覺得這八仙之一的國舅，似乎與其他的八仙格格不入。

公主站在長廊之前，不知應該向那一方面走才對。她輕聲叫道：「舅舅！」

並沒有回聲。

公主再較大聲地叫道：「舅舅，我回來了！」

這次，她的聲音在長廊中迴响，忽然，伊活已發現了一些不對勁，可是已是太遲了。

上面一張大網罩了下來，整個的罩着了二人。

二人用力撐開，但那巨網是罩着了整條長廊，其實無論他們站在甚麼地方，只要是在長廊之內，他們都會被這大網罩住！

因爲這個網極大，他們可以在網內走動，不過，他們走來走去，也走不出這個網。

伊活手持着呂劍的長劍，道：「公主，試試呂劍這柄寶劍！」

他把劍抽出，向前一揮。

果然是一柄寶劍，巨網應聲而開。

兩人走了出來。

公主道：「舅舅在弄些甚麼？」

伊活道：「我看這裏有些不對，小心！」

公主道：「我們應該怎樣？」

「你熟悉這府邸？」

「並不太熟悉，小時候是常常來玩。」

「你記得去找你舅舅的通道？」

「也許還記得。」

他們走過了這長廊，前面有幾處門。

伊活道：「那間是往你舅舅處？」

「以前沒有這些門的！」

伊活道：「那麼，任何一道門也可以！」

「爲甚麼？」公主問。

「因爲每一道門的機關都充滿了危險！」

「爲甚麼？」公主想起那迎頭罩下的巨網。

伊活道：「你選擇吧！」

公主道：「橫豎也要闖，便闖正中！」

他們迅速來到正中的一道門。

門是一推而開。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竟是一間空空洞洞的房間。

他們慢慢地走進去。

當他們一走近當中一個太極圖案上，伊活便聽見了機關的聲音。

他只能叫了一聲：「小心！」

然而四方八面都射來了暗器。

幸好伊活手中的長劍，迅速地圍繞着抖出一層一層的劍花，暫時擋住了那似是無窮無盡的暗器。

而公主也使出了她的白絲緞，可是，不一會，她的絲緞已插滿了暗器。

公主實在忍不住，大叫：「舅舅，舅舅！」

暗器竟然在叫聲之下，停了下來。

室內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是散落的暗器。

伊活道：「走吧！」

他們從原來的門退出。

當他們喘定了氣，伊活道：「我們一定要闖過這一關，倒不如快點……」

公主道：「好極！」

她上前推開了另一道門。

門後仍然是一條長廊，他們沿着長廊而進，來到另外一個門口，寫着「解劍」二字。

公主道：「我們何必聽他命令！」

伊活手握那長劍進入。

一進入了長廊，有一股極大的力量使他無法握緊那長劍，「啪」的一聲，那長劍竟被一些力量吸在牆上，原來那牆是有磁力。

而懷內所佩的「銀影活匕首」亦似有蠢蠢欲動之勢，當他再多走一步，那磁力把他懷內的匕首也吸了出去。

公主道：「而今我們不想解劍也不行了！」

伊活道：「你的白絲緞更有用！」

公主道：「好，這次讓我先行。」

裏面又有一道門，門上寫着三個大字：銅人陣。

一個非常大的地方，疏疏落落的分佈了一些銅人，那些銅人各有各的動作。

伊活道：「公主，請你隨着我！」

公主道：「讓我們小心一點，假若不碰向這些銅人，他們也沒奈何！」

「希望如此！」

他們的希望當然落空，無論他們如何小心，多走了兩步，便無意間碰到了一個銅人。

這一碰卻令整個房間內的銅人都動了起來。

伊活叫道：「小心！」

公主隨着伊活，但被一個銅人所阻隔。

每一個人都有一些襲擊人的招式，雖是呆板，但勁道是非常厲害。

如果稍一不慎，被那銅人打着任何一部份，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

兩人想回頭走，卻是退無可退。

他們而今唯一的方法，是向前走。

他們越是走前，那些銅人越是難以應付，漸漸，有兩個銅人合作的攻擊，實在使兩人手忙脚亂。

伊活與公主本是手腳靈活之人，不過，銅人機械性動作快而且綿，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

更沒有讓他們停下來的機會。

伊活知道，困在這個銅人陣之內，無論武功如何厲害，不是給銅人打倒，而是給那些銅人折磨而死。

機括只要有動力，便不會停止下來。

而任何武功高强的人也要休息。

他知道，不能再被這死纏爛打所拖累，不過，卻是沒有脫身方法。

公主道：「我們飛身上去，從他們肩膊上走過！」

伊活道：「上面的空間太小了！」

設計這個銅人陣的人，知道輕功了得的人，可以跳上銅人的頭上，或是踏着銅人肩膊而走。

因此銅人頭上根本不容一人站起。

公主道：「我用絲緞！」

「小心！」伊活叫道，但話未完，絲緞已被一個銅人的指尖鈎住。

一部份絲緞被撕開。

伊活道：「小心那東西把你扯了下去！」

果然，那些銅人的盲目抓出，幾乎把公主整個人也扯了開去。

看着這情形，有被襲的危險，伊活一手把公主拉了回來，並且用內力震斷了白絲緞。

而那被銅人撕去的白絲緞，已被銅人弄成一團。

伊活看着，便心生一計，叫道：「公主，把絲緞向前拋去，看看有沒有辦法讓絲緞捲在銅人身上！」

公主依言，她把絲緞拋出，專向那些銅人的手脚或接口的地方拋去。

她試過多次，並不成功。

伊活道：「讓我來！」

他慢了一下，被一個銅人一手捎下，使他眼前金星直冒，不過，他接住了公主的絲緞。

伊活用內力把絲緞拋出。

那白絲緞像箭一般的射出，竟

然陷入了其中一個銅人的關節之間。

登時，所有銅人都停頓了下來。

兩人十分詫異。

看來這裏所有銅人都受同樣機括所牽引，當其中一個有故障，其他都立時不動了！

兩人鬆了口氣。

伊活道：「幸好你有絲緞，否則不知甚麼時候才可以打完！」

公主道：「快離開！否則無端再動，便……」

兩人闖出了這銅人陣。

當他們再從另一條長廊走出去的時候，他們便見了一個頭戴官家帽子，身穿一件黃色綉袍的人。

宛若公主失聲地叫道：「舅舅！」

那人微笑，道：「公主，你終於可以見到我了！」

公主道：「我父王呢？」

曹國舅道：「王兄仍然很好，你不用擔心！」

「我想立即見父王……」

曹國舅轉向伊活道：「你便是日夕陪伴着公主過關的伊活，也是那『日進斗金』的伊活？」

「在下伊活。」

「那你近日損失慘重了！」

伊活並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沒有追問。

曹國舅笑道：「你沒有去捉你的通緝犯，豈不是沒有機會日進斗金？」

伊活道：「有時為了找出事實眞相，比日進斗金更有意義得多！」

曹國舅臉色突然一沉，雙掌突然遞出，一連向着伊活出了五招。

伊活一連避過了四招，在第五招之時，避無可避，改接了他一招。

曹國舅退了一步，迅速穩身。

伊活却是退了五步，當他站定，身體却有些飄搖的感覺。

伊活明白，如果要與曹國舅比試武功，看來自己與他還有些距離，不過，這是最後一關，萬萬不能功敗垂成，他望了公主一眼。

公主明白他的意思。

伊活躍上五步，一掌打出。

而公主亦配合着伊活，由左邊竄上，雙手倏忽變爪，非常凌厲地抓向曹國舅腰脅之間。

這互相配合的攻勢，是伊活與公主相處多天之後，心意相通的攻勢！

曹國舅早知他們會聯手而上，但公主的厲害攻勢使他而感到震慄，他極快的旋身，避開了公主的抓手，可是却忘記閃避伊活的三掌。

三掌連環使出，迫得他在轉身之間，速退三步，三步之後，身體並不能穩定。

不過，他終於也穩定下來，語聲微喘道：「好，好極，你倆聯手，闖過了我這關，即使在未闖過之前，本着咱們有一段親戚關係，我會讓你先去看你父王！」

他讓開了路。

後面是一道門，自動的移開了。

公主一個箭步，搶入門內，伊活害怕那是陷阱，想叫住她，但公主已是十分心急看她父王，再沒有理會伊活的叫喊，伊活無法，也閃身跟隨進內。

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這門後並非甚麼大殿，也並非聽房寢室。

而是一間牢房！

裏面到處都鑲上了鐵枝，而一排鐵枝的後面，坐着一個極瘦而白髮披肩的老人！

那人瑟縮躲在一邊，就像一只被人囚禁了很久的野獸似的，他目光呆滯，對他們的闖入，似無感覺。

公主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這個人……

「父王？」

那人抬頭，像一隻受驚的野獸。

公主走近鐵枝，她可以從那人的輪廓，依稀認得他的確是自己的父親！

「父王，我是宛若！」

那人狂叫了一聲，像野獸被困的哀號。

伊活看了這情形，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宛若公主一直說要找父王，在她口中，她的父王是個好武之人，擁有一個幾乎與一個國家一模一樣的組織，在他心目中，他一定像個皇帝模樣的人。

想不到，闖過這麼多關之後，却看到一個人不似人，宛若困獸的老人。

公主發現了面前這野獸一般的老人，果眞是自己的父親，不過，他却似乎不再認得自己，她實在不能再控制自己，她也狂叫一聲，淚如泉湧。

那人看着公主撲向隔開他們的鐵枝，發出一陣震耳的聲音。

看來那人已不再是正常人。

伊活道：「公主，公主……他已不知你是誰？」

「公主……公主……」那人重覆着，口中發出狂野的聲音。

「父王，父王！」公主也狂叫。

不過，那人的目光仍然是非常呆滯空洞。

伊活道：「我看要你舅舅來……」

室內那人又再狂性大發似的撞向鐵枝，使那些鐵枝發出碰擊的聲響。

那人的狂叫，加上鐵枝的聲響，實在是使人害怕。

伊活道：「我們先離去，這樣刺激你父王，對他對我們都沒有好處！」

公主實在傷心之極，徬徨無主。

突然，那排鐵枝向上移起，而那人一看見空隙，便鑽了出來，撲向伊活與公主之間。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使他們措手不及，一股極大的力量，使伊活無從抵擋，被彈往牆邊。

而公主也立時被推倒。

而那白髮披肩的老人，竟又再轉身撲向公主，並且把頭撞向公主的喉部。

伊活一看，便發覺他是要吸公主的血。

他連忙起來，不理甚麼，整個身體撲向老人，可是，當他一接近老人，那老人身體似乎有一股力量在保護着，伊活被彈了開來。

公主被按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

伊活又再撲上。

老人突然轉身，他的臉容仍然是那麼枯槁，不過，目光已完全不同，是一雙充滿精光的眸子。

公主並沒有受傷，只是躺在地上，輕聲道：「伊活，父王有話說！」

伊活站了起來。

白髮老人坐在地上，狂叫道：「我……我……殺……死……你……」

不過，伊活看得清楚，他的狂號是假裝的。

白髮老人一邊說，一邊從懷內抽出了一片白布，布上似有血跡。

他把白布交與公主。

公主把白布展開，看着上面一些血字。

而這時，白髮老人仍然發出一些似是夢囈的說話，或者說要殺人的亂語。

伊活走近，看到白布上的血字：曹舅害我，速殺此人，再召七仙！

那些字體寫得非常潦草凌亂，而且是血蹟斑斑。

本來那老人一直在狂叫，或是亂說話，此時，却又靜了下來。

兩人望着老人。

「宛若，你扶我過去！」他的說話非常清晰，並不像瘋狂的人。

公主道：「父王，你怎麼……」

「那姓曹的畜牲走了！」

「你說舅舅？」

「不要再叫他舅舅，他假傳我口訊，召你回來，只是要我們父女相殘！」

公主不明白，伊活更是不明白。

伊活道：「剛才你為甚麼狂性大發？」

「因為那畜牲一直監視着我們。」

「而今呢？」

「他已離開！」

「你怎知道？」公主問。

「因為我在這牢房內，日夕無事可做，只能聽他腳步聲為樂，雖然他的輕功厲害，但我日夕練習，無論他如何走近或遠離，都逃不過我的耳朵！」

「他囚了你多久？」

「三年有多！」

「三年？」公主哭道：「為甚麼不及早通知我？」

「因為我根本沒有辦法！」

「那他又怎會在這時召我回來？」

「是我故意在夢囈中發出的主意！」

公主道：「父王，你把事情經過說一遍……」

「好極，趁這畜牲每日在這時候去修煉，我要盡快告訴你事實的眞相，我八個弟子，號稱八仙，他們各有本領，伊公子，你在江湖早已知道！」

「晚輩在江湖也略有聽聞！」

「其實那也是幾十年之前的事了！」他頓了一頓，似乎陷入了回憶，續道：「其實我一向並不想做皇帝，我們一家人相處，加上八個弟子，樂也融融，後來，你母親要做皇后，說是做皇母娘娘，也要我做皇帝，這些都是我們住在塞外地方一時的戲言，那知，你母親竟漸漸把戲言當成眞，而你的舅舅也眞的成為國舅！」

伊活道：「戲言竟也會成事實？」

「原來那都是曹國舅一手策劃，他是我弟子之一，當然不能超越我，但他與你母親是姐弟，兩人商商量量，而曹國舅知道戲言總是無用，一定要先在江湖上顯出眞本領，才有一天眞正如願以償，他走往各處搜索一些武功秘本，希望有朝一日，先用武功名震江湖！

「我却不喜歡他如此，他自己試練，也叫你母親一起練，那知道，他所得秘本不全，很多武功只得其形，而失其髓，甚至因而走火入魔，你母親也是因而過世，你舅舅非常有機心，他知道這樣練下去，他自己也會走火入魔，於是迫我練。」

「你是他師傅，怎能迫你？」伊活問。

「當然不能，不過，宛若在他手上！」

公主奇怪道：「他也沒有控制我甚麼！」

「是的，不過，他告訴我，如

果我不與他一起練功，他便先在外殺了你。」

「原來如此，怪不得我一直想見父王，他總是找一些理由阻擋！」公主道。

「他終於找到了『歸元大法』，據說練成之後，可以有蓋世神功！」

「是歸元大法，並不是素女神功？」

「甚麼名字也好，那是邪門大法，他先迫我練，我知道是邪功，不肯就範，他便開始折磨我，這歸元大法並不是單純練功，而是要靠很多藥物扶持……他用藥之前，總讓我來試，而使我試至不成人形，而且間有發狂，我已是無用！

「後來，他用葯用至瘋狂地步，更是要取童子及人胎，我阻止他，已來不及，而他也控制了他的師兄弟七人，每人都要為他效力！」

伊活道：「效力取童子、人胎？」

「正是。」

「怪不得這事鬧得滿城風雨而無人能破，七仙的武功當然並非一般公差、捕頭所能對付！」

公主道：「國舅如何控制他的師兄弟！」

「他吃葯練功，對葯物有極大的認識，這樣他制造了一種名為『豹胎鹿筋丸』，這種丸子可使人武功大進，但日子久了，却成一種毒癮似的，非有此丸，既練功不成，且心癢難熬，要死無法死，要生也難以忍受。」

「他們受了控制，而他自己的功力怎樣？」

「當然是有大進，不過，最近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他一定要我的功力相扶，剛才他一直監視我們，而今却離去，是他要去打座，收攝心神，他每日都是如此，而今他身上八十八個穴道，已打通了四十個，不過，這種打通穴脈之法，並非一蹴而就，而且越練越難。

「他既要我協助，我便提出了一個條件，說要見你，並且要你在每一個師兄弟中，學了一種武功，然後我才協助他！」

公主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我每見一位公公，他們與我對打，却無傷害我！」

「他們其實是教你武功，怪不得你的白絲緞，越使越厲害！」伊活道。

「本來，我想見了你之後，了却我的心事，便準備自盡！」

公主道：「父王，這又何必？我們何不積極一點，殺了這一個魔頭？」

「我以前知道，實在是沒有力量去殺他，因為他防範週密，控制了他的師兄弟，他一下手，太多人

要跟他一起枉死，不過，我而今發現了他的一個大秘密！」

「甚麼秘密？」

「他每日要打座打通經脈，而且，在未來的幾日，八仙將有一個聚會，那時是一個大好良機！」

公主問：「甚麼聚會？」

「是領取『豹胎鹿筋丸』的解葯。」

伊活道：「咱們一舉而攻之！」

「對，不過，我害怕他們不肯！」

「為甚麼？他們也不想受控於一個魔頭手中！」

「不過，那是關乎他們自己性命，萬一那魔頭死了，沒有了解葯，他們豈不是……」

伊活道：「是的，這顧慮也並非無理由！」

「我只是有這一個顧慮，我們合了七仙之力，再加上你們二人，也未必一定可以戰勝他！」

「他的武功已進至如此境地？」

「是的，他用童子、人胎入葯，已達到非一般內功心法的境地！」

「那怎樣才能戰勝他？」

「我不知道，只是冒險一試！」

伊活道：「他們只要其中一個不願，或者投向他，我們便完蛋！」

三人無言。

「我們一定要盡快想出一個辦法，否則在他打座之後，我們再沒法商量！」

他們提出了很多辦法，但沒有一個是完善的。

而時間也越來越迫近。

他們三人一起在這牢房內渡過了一天一夜，吃飯倒是不用他們擔心，有人依時送來。

其中一個僕人，似乎很念舊情，對這皇帝非常照顧，並且暗中通知了他，七仙已陸續到來。

「他們都來了，我們一定要好好利用他們，聯成力量，否則以後再無機會。」

可是，儘管如何苦思，均無良策，因為甚麼事都易為，唯人心最為難測。

公主道：「那些『豹胎鹿筋丸』究竟用甚麼製成？」

「有誰知？」

「只有他才知道！」

伊活道：「他既懂得用童子、人胎入葯，這種控制人的葯，相信已臻化境，不易化解！」

公主道：「對，他是用人胎、童子入葯，我們何不也……」

她說出了一個計劃。

二人聽了，都拍手叫好。

公主道：「此計雖非完美，但相信可殺此魔頭。」

這晚他們好好睡了。

翌日，曹國舅出現，他神采飛揚，見了三人，便道：「皇上，你的願望實現了，而她也帶了駙馬來，你可以一切放心，助我練功！」

「好極！不過，我仍有一個條件！」

曹國舅心情很好，問道：「又有甚麼？」

「他們都來了！」

「哦！你說是我的師弟？」

「是的！咱們也應好好一聚！」

曹國舅並沒有答應，也沒有反對，他離開牢房不久之後，有傭僕送來衣物。

看來他是答應了這一個要求，安排了這個聚會。

那天晚上，他們果然接到了通知，往聚義廳。

未來到聚義廳，他們已聽到了管弦絲竹之聲。

曹國舅竟有此雅興來招呼他的師弟。

他們進到了聚義廳。

眾人都站了起來，叫道：「師傅！」

當中八位齊全。

曹國舅道：「甚麼，應該叫皇上，你看，公主也來了！」

眾人也齊道：「公主！」

「多謝各位指點！」

眾人沒有甚麼言語，這個聚會，其實對他們來說，並沒有甚麼意義，看見了他們師傅這個模樣，有幾個覺得心酸。

「皇上，你可以隨便與他們談談，一訴別來的情況，我想你懂得該如何！」

「好極！」皇上轉向了弟子，道：「你們此次前來，其實並不是看我！」

眾人低首。

「我明白也了解你們的苦況，不過，從今日開始，你們不用再為『豹胎鹿筋丸』而發愁！」

眾人實在想不到他一開口便提及此事。

「甚麼？」

曹國舅也有些愕然。

公主接口道：「你們的最終解葯，是在曹國舅的身上！只要你們全力……」

曹國舅非常鎮定地道：「當然是在我身上！」

公主道：「我手上的解葯並非最終的解葯，就算你們得之，只可解一年，明年此時，你們又要再來看他的面色，想各位也不願！」

沒有人作聲。

曹國舅却是臉有得色。

皇上道：「不過，我已發現了一個重大秘密，國舅日夕以童子、人胎入葯補身練功，他的血才是你們眞正需要的解葯！」

眾人聽了，為之動容。

曹國舅聽了，瞬即變色，道：「你這老糊塗，竟說我的血是解藥！」

公主道：「事實是如此，信不信由你們！」

眾人已站了起來。

七仙那一個想看人臉色，那一個想受制於國舅？

「殺死他，吸了他的血，才是解救之道！」

登時，鍾離漢已動身，接着是李鐵拐。

他們相互看了一眼，李鐵拐大拐一揮，向着曹國舅拍去，而鍾離漢的鐵扇亦已撥上。

曹國舅退後，暫時避開。

七仙之中，兩個已動手，其他五人似已無選擇。

呂劍的劍已出。

韓於水的簫亦向曹國舅的下盤掃去。

何鐵蓮與藍晶寧在外抓抓緊機會，也閃身而去。

一時之間，七仙圍着曹國舅。

曹國舅武功實在了得，而且極具自信心，七仙並沒有佔到甚麼便宜。

公主道：「我們也上！」

伊活點頭，他在聚義廳內拿了一支長矛攻上。

九個人攻曹國舅，情況似乎仍然沒有改進。

皇上一直沒有動手，他知道他是唯一的最後力量，如果他也攻上，仍然佔不到便宜，他們這個計劃便會完全的崩潰。

他知道自己一出手，便要使曹國舅見血。

他一見血，其餘七仙，將會爲了解自己身上的毒而拚命去殺他。

皇上一直在盤算。

終於，他想到了一個苦肉之計。

他一飛身，整個人便像一支箭鏃似的，標向曹國舅的胸前，曹國舅迎着來勢，一掌拍出。

曹國舅因爲四面受敵，力量未有使盡。

皇上立時頭破血流，血濺在曹國舅身上，他立即大叫道：「我已刺到了他的心窩？」

眾人一湧而上。

雖然他們七人武功並不及曹國舅，不過，他們相信皇上，而且心急要吸他的血，因此這一齊上，是一發不可收拾。

大象也可以因螻蟻太多被弄死，曹國舅也不例外，轉瞬之間，他身上傷痕處處，血如泉湧。

最可憐的是呂劍，他最先暈倒，因爲他怕血。

而另外六仙，齊齊像餓極的吸血鬼一般，撲上前去誓要把曹國舅的血吸盡。

這一番慘烈的場面，實在不知維持了多久。

直到躺在地上的曹國舅再無血湧出，他整個人像是用白蠟製成的。

眾人靜了下來。

公主救醒了呂劍，他叫道：「我沒有解葯！」

「不用怕，眞正的解藥是在他藥庫之內！」

眾人又再愕然。

皇上道：「我們進入他的葯庫找出解藥，並且要毀了這個惡魔的宮殿！」

眾人隨着皇上，進入了曹國舅的藥庫，果然發現了另外一些解藥，並且得到一部有關豹胎鹿筋丸藥力的化解之法，因此，他們以後不用再擔心毒發之事。

他們在藥庫之內，還發現了童子骨，那些慘不忍睹的情形，實在令人難以形容。

之後，他們合力放火燒了這個罪惡的宮殿。

公主決定暫時不再離開他的父親，而其餘七仙，決定同出江湖，做一些善事，以補償他們多年來的過失——在受控制情形之下，爲曹國舅所作的傷天害理之事。

伊活也答應公主，暫時留下。

公主道：「你有甚麼打算？」

「我孤身一人，向無打算！」

「老死此地？」公主開玩笑道。

那知道，伊活一改他硬漢本色，忽地柔情似水地道：「假若有人陪伴，我願意！」

公主突然臉紅如火。

伊活偷眼望公主，道：「你願不願意？」

公主沒有作聲，竟然走了出去。

伊活呆着。

皇上突然走上前，問道：「你呆着做甚麼？」

伊活不知如何作答。

「她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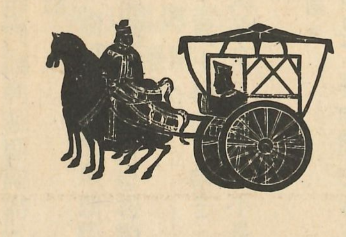
「但她沒有說甚麼。」

「她是個女孩子，你要她說些甚麼？」

伊活笑了，道：「原來如此！」

「你要改個名字，你這個人擒大賊領獎金是如此靈活，但對待意中人，却是呆若木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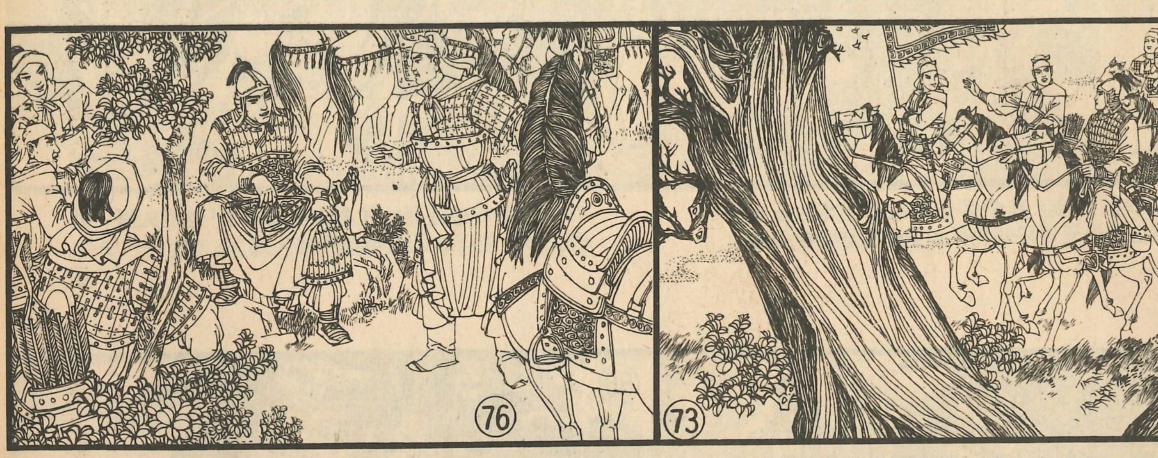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一

朱元璋（三）

張龍．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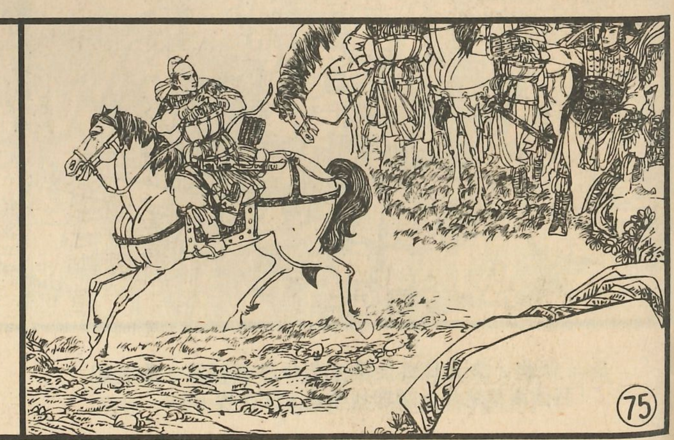


73　次日，朱元璋率領徐達、常遇春、胡大海、吳禎、花雲等二十四名英雄好漢，騎着馬向定遠開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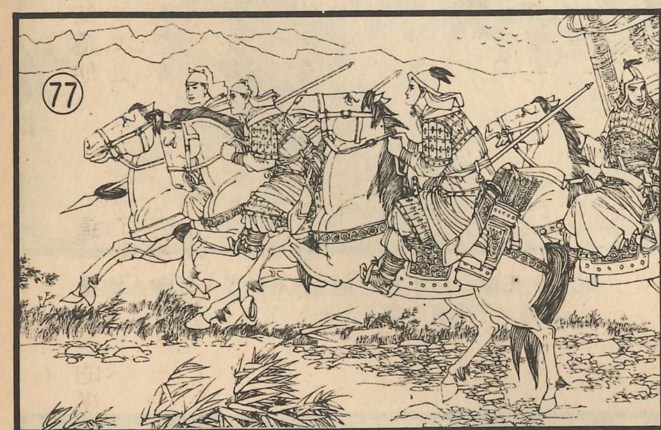
76　不一會，費聚回來報告說：「他們是新聚起的義軍，首領認識郭元帥。如今他們斷了糧草，想出來投降……」



74　他們走到離定遠不遠的地方，突然聽見路人說驢牌寨裏住了很多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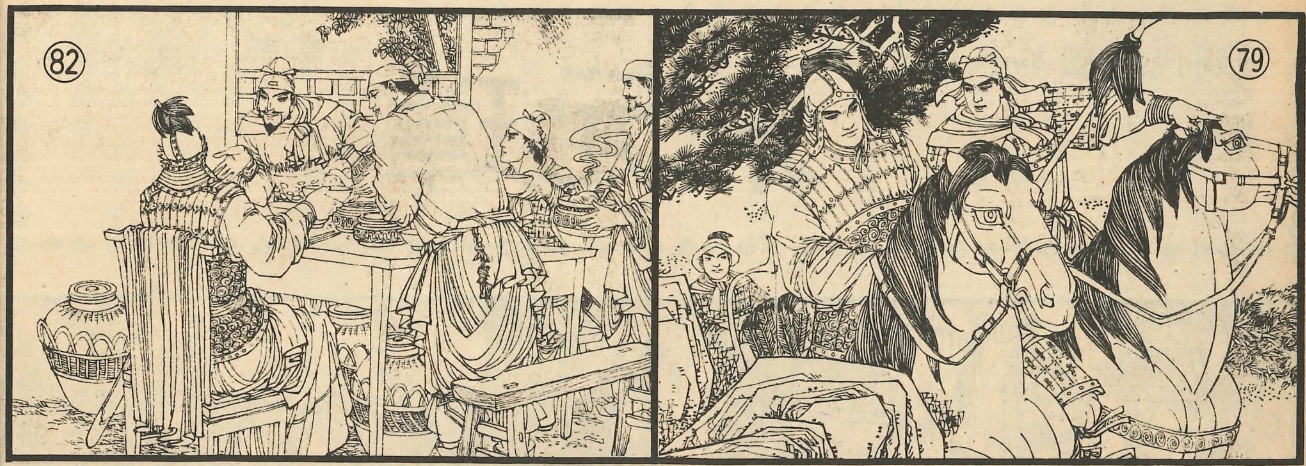
75　朱元璋下令停止前進，派費聚前去偵察。



77　朱元璋高興萬分：「這個好機會不能丟掉！」當即讓徐達留下，自己帶着幾個人飛馬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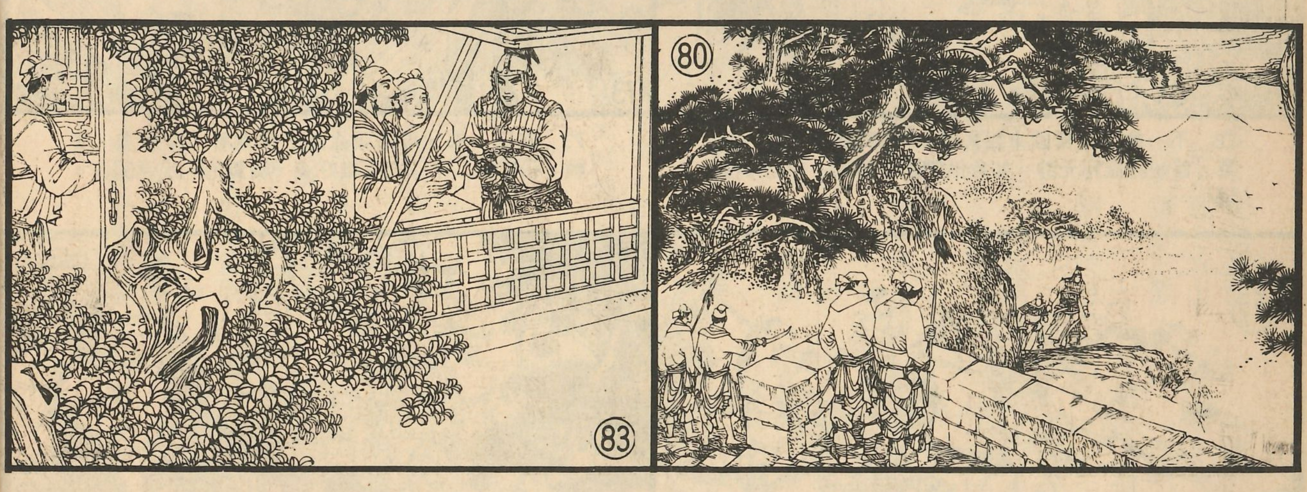


78　朱元璋等人剛到寨子門口，突然從寨子裏跑出兩個軍士，大聲喊道：「幹甚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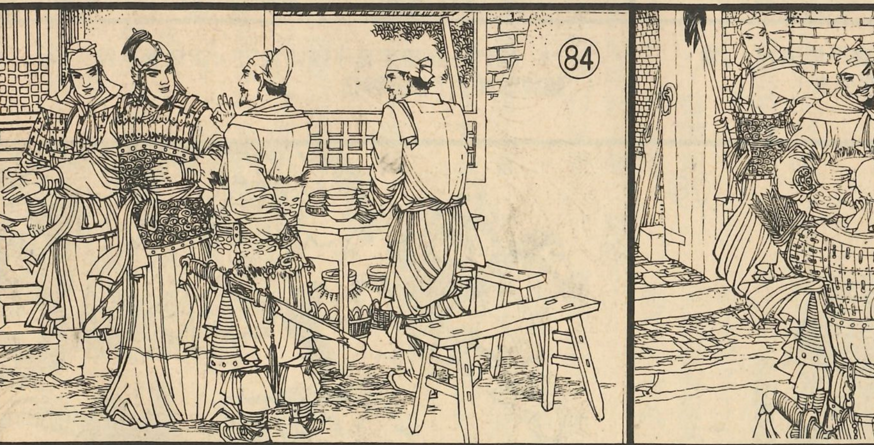
79　費聚有些遲疑，忙對朱元璋說：「他們人多，我們人少，要不我回去再招呼些人來？」

82　寨主欣然從命，非常客氣地設宴招待朱元璋。酒後，寨主請朱元璋留個物件作爲雙方談妥的証據。



80　朱元璋一揮手制止道：「人多了，反讓人懷疑。」說罷，下馬直向寨子走去。

83　朱元璋當場解下佩戴交給寨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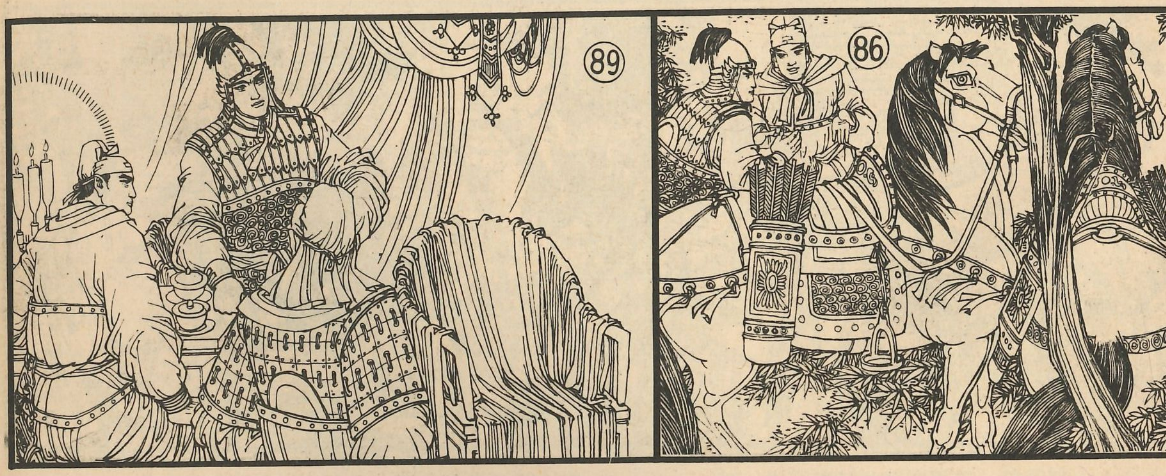
81　這時，驢牌寨的寨主已走出來迎接。朱元璋對寨主說：「郭元帥是寨主的朋友，郭元帥聽說你們缺糧，派我來同你們聯系，請寨主與我同赴濠州……」

84　飯後，朱元璋催促寨主趕快準備行裝。寨主說：「我因事務繁多，請容我再過三天啓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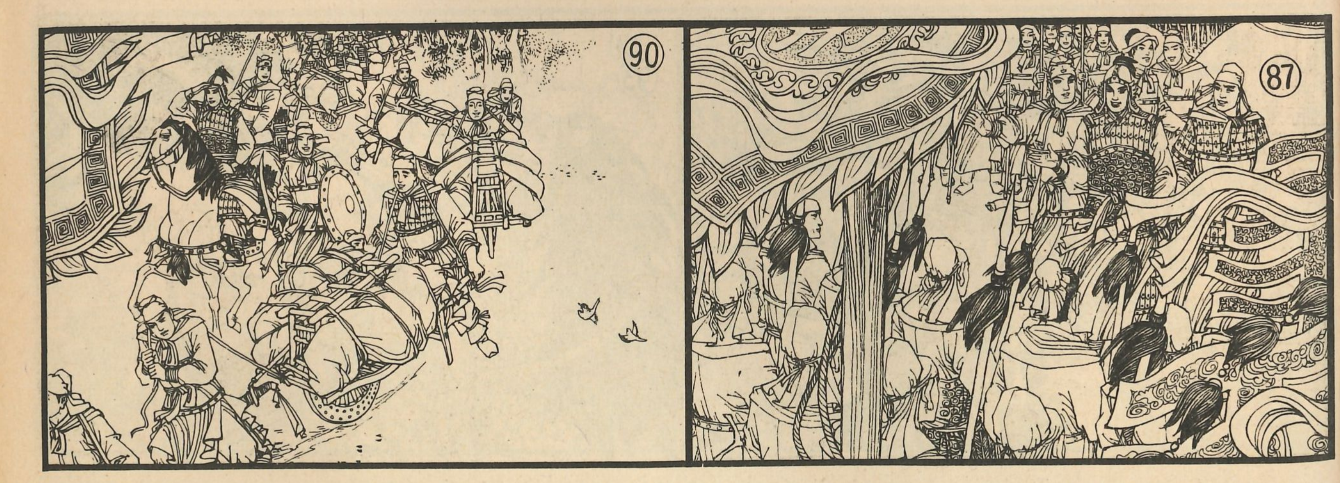
85　朱元璋一想，决定讓費聚留下，三天後陪寨主同行。自己告別寨主而去。

88　果不出所料，朱元璋和徐達正計劃訓練新兵。費聚慌慌張張跑回來說：「不好了，不好了，寨主變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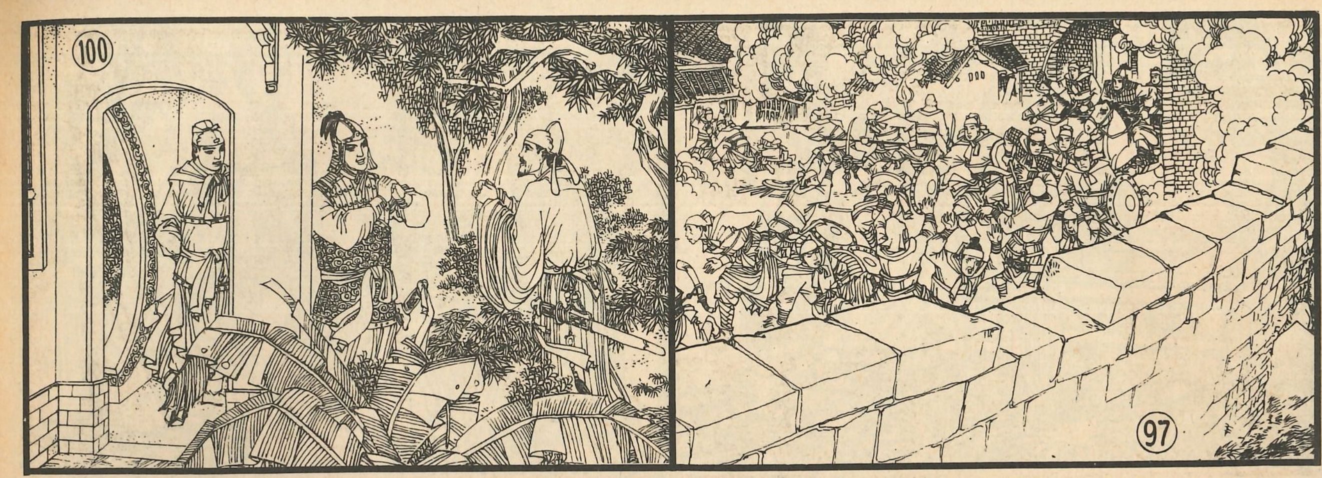
86　朱元璋回來後把情况跟徐達一說。徐達說：「此事有詐，聽說他們有三千人馬，如果他們一變臉，我們怎吃得消？不如趕快招兵。」

89　朱元璋生氣地一拍桌子，罵道：「這小子自食其言，我定要將他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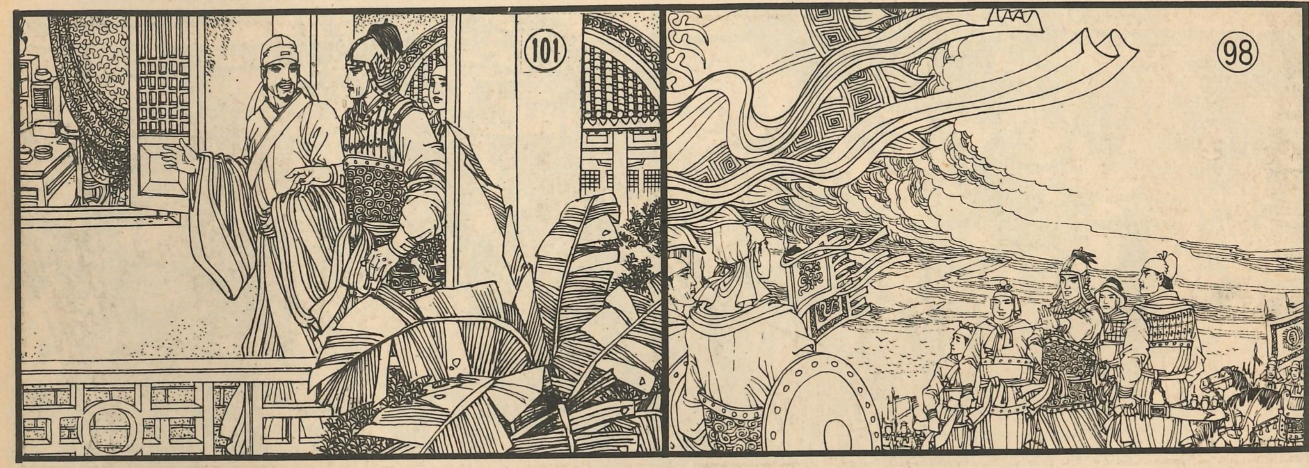
87　朱元璋聽了徐達的意見，馬上安營紮寨，亮旗招兵，不出兩日，就招募了三百多個精壯漢子。

90　朱元璋和徐達如此這般地商量一番後，就讓部屬找來一批裝糧食的口袋，挑選了一些精壯士兵鑽進口袋，裝上車，浩浩蕩蕩向驢牌寨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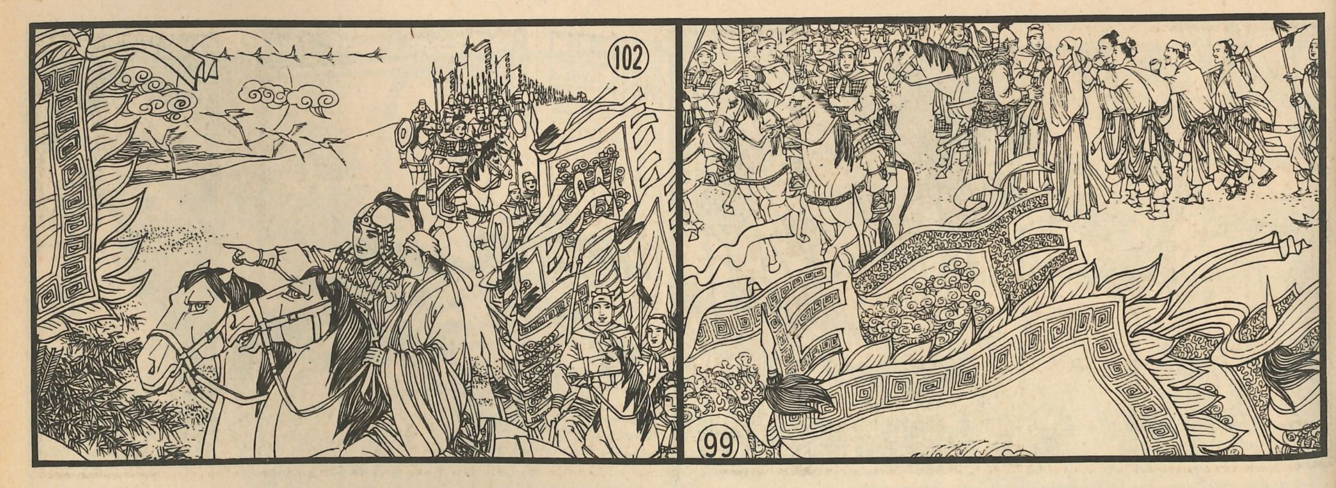
97 寨主被殺，寨子裏的士兵，一下成了羣龍無首的烏合之衆，紛紛舉手投降。

100 這天，一個穿戴整齊的讀書人也來投奔朱元璋。朱元璋非常高興，問他尊姓大名，讀書人說叫馮國用。



98 朱元璋就此宣布軍紀，錄用降士，命令常遇春爲統領，胡大海爲副將。

101 朱元璋見馮國用溫文爾雅，問他有何見教，馮國用說：「將軍軍紀嚴明，不擾百姓，深得民心；金陵係江南要地，將軍必先佔領，然後四處出兵，可成大業。」



99 朱元璋破了驢牌寨，得兵三千，軍威大振，遠近百姓聞風而來，投奔的人日以千計。

102 朱元璋聽了點頭稱是，並請他留在軍營幫助料理軍務。馮國用隨朱元璋平了定遠，又進軍滁陽。



91 隊伍快到驢牌寨時，朱元璋派費聚前去報告寨主軍糧已到。

94 這時，聽得胡大海一聲大喊，士兵們蜂擁而上，把寨主捆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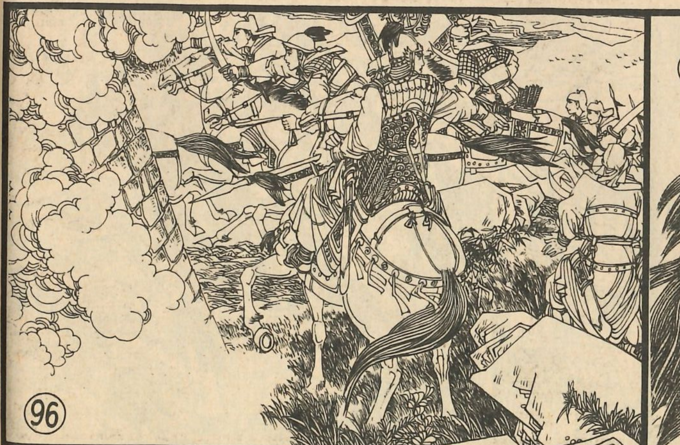


92 寨主非常高興，連忙親自出寨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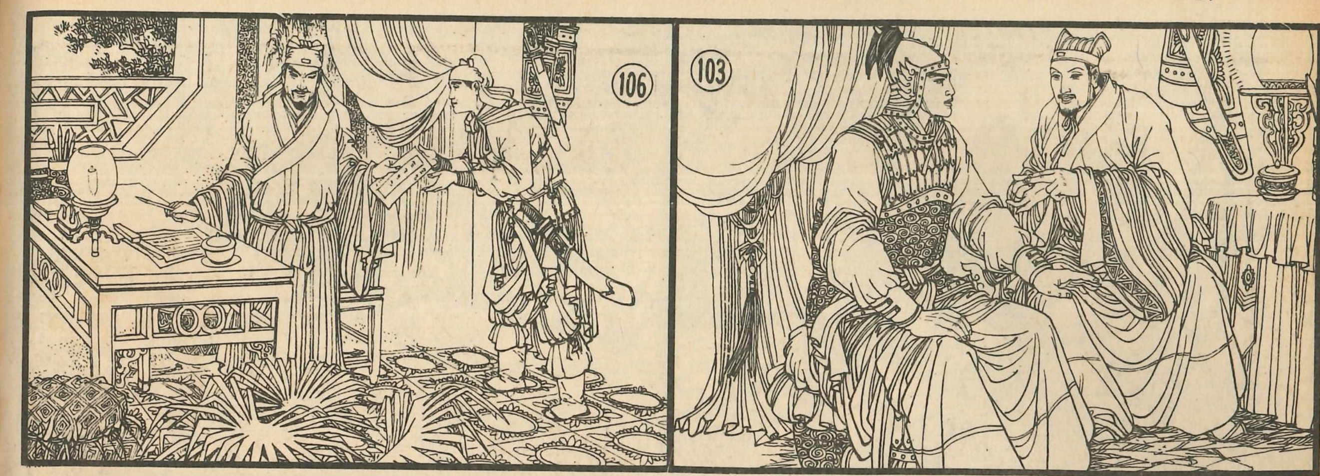
95 只見一個個士兵從糧食口袋裏鑽了出來，驚得驢牌寨守衛目瞪口呆。



93 朱元璋和寨主寒暄了幾句，上馬進寨。不料，寨主却安排了很多士兵在寨子門口接糧。朱元璋見此情景，一揮手說：「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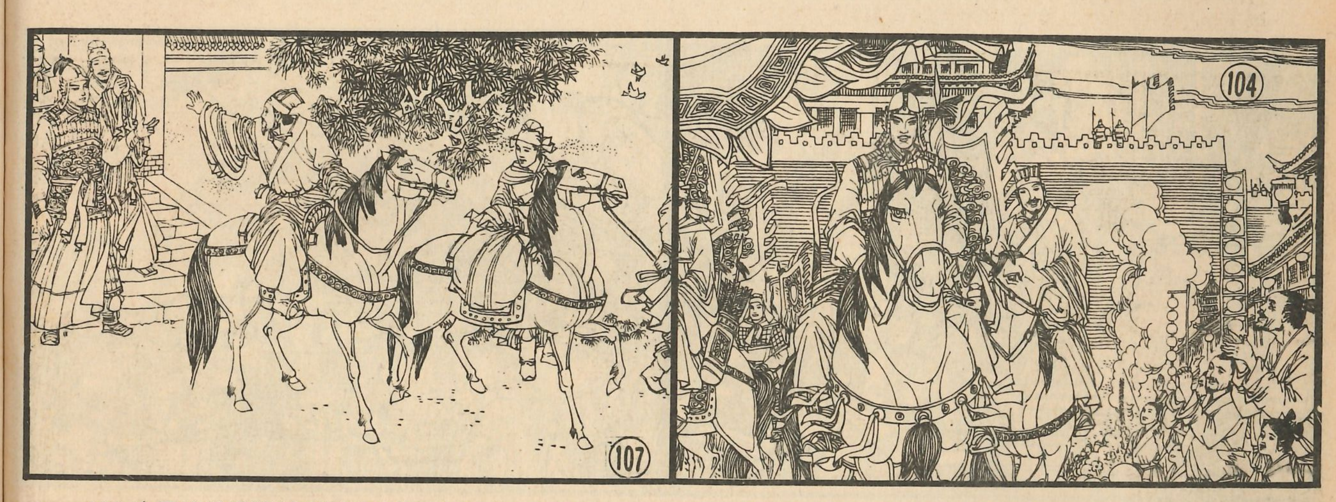


96 朱元璋命令士兵搗毀寨子，焚燒兵營，當衆宣判了寨主的毀約罪：違反軍紀，推出斬首。



103 朱元璋在進軍滁陽途中，又遇着一位來投奔的讀書人。他就是定遠縣學者李善長，此人通古博今，很有韜略，朱元璋一見如故，讓他掌任軍營書記。

106 郭子興得到進軍勝利的消息，高興得馬上揮筆寫信告訴朱元璋，說自己要去滁州，又怕孫德崖和趙均用使壞，途中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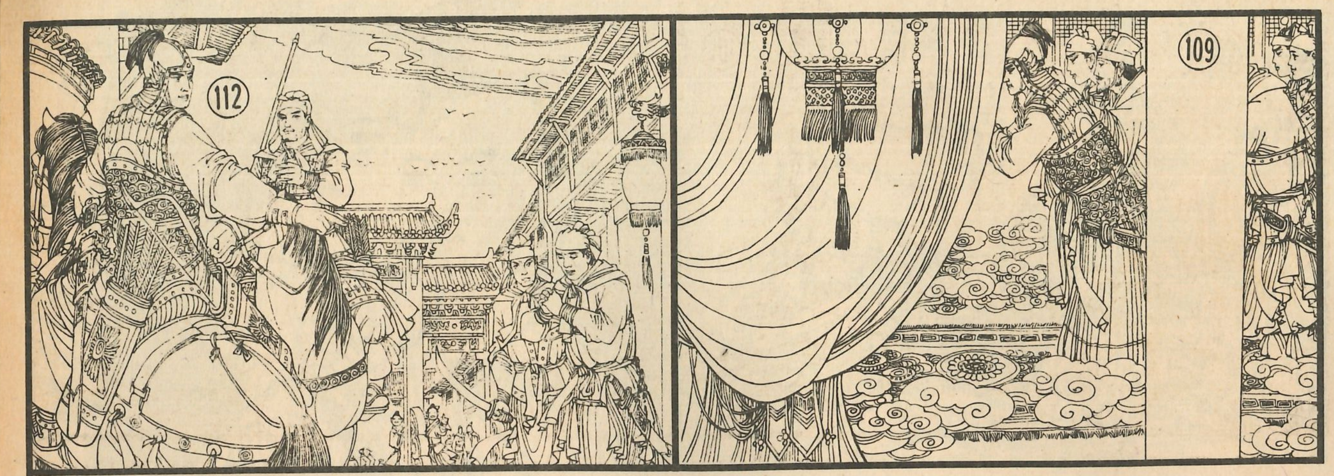
104 朱元璋一路廣收文武將才，進軍異常順利，部隊進到滁州，百姓列隊迎接。

107 朱元璋爲保証郭子興的安全，派李善長去濠州同孫德崖、趙均用和好，然後迎接郭子興來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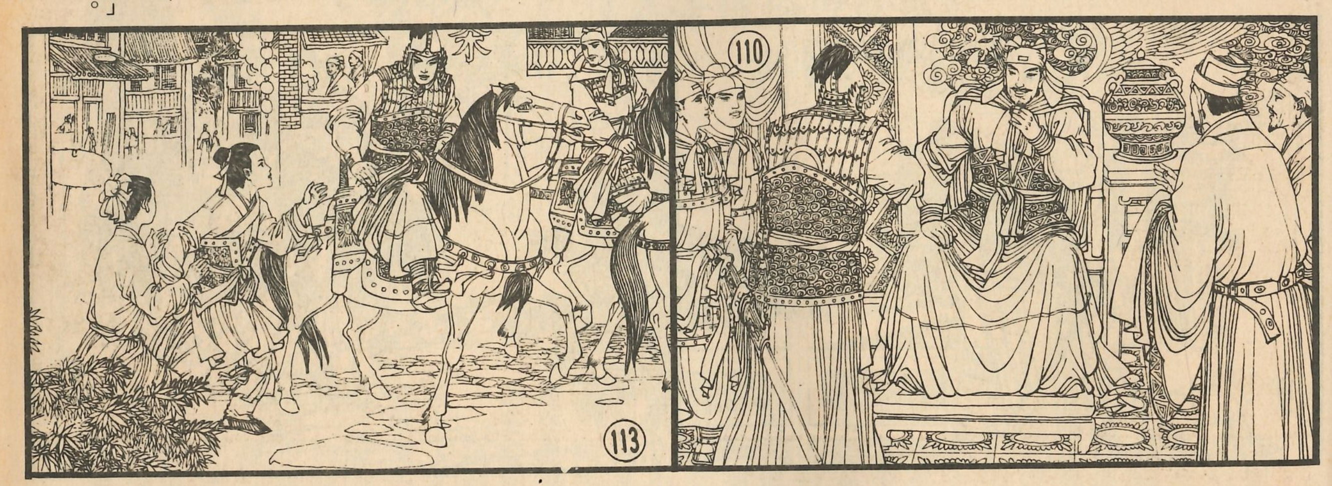
105 朱元璋進滁州後，馬上派人飛報留在濠州的郭子興。不料，此時，彭大已被趙均用刺死；孫德崖、趙均用不斷挾擊郭子興。郭子興在濠州整日悶悶不樂。

108 幾天後，郭子興攜其妻小和義女馬氏奔滁州而來。朱元璋大開城門，迎出十里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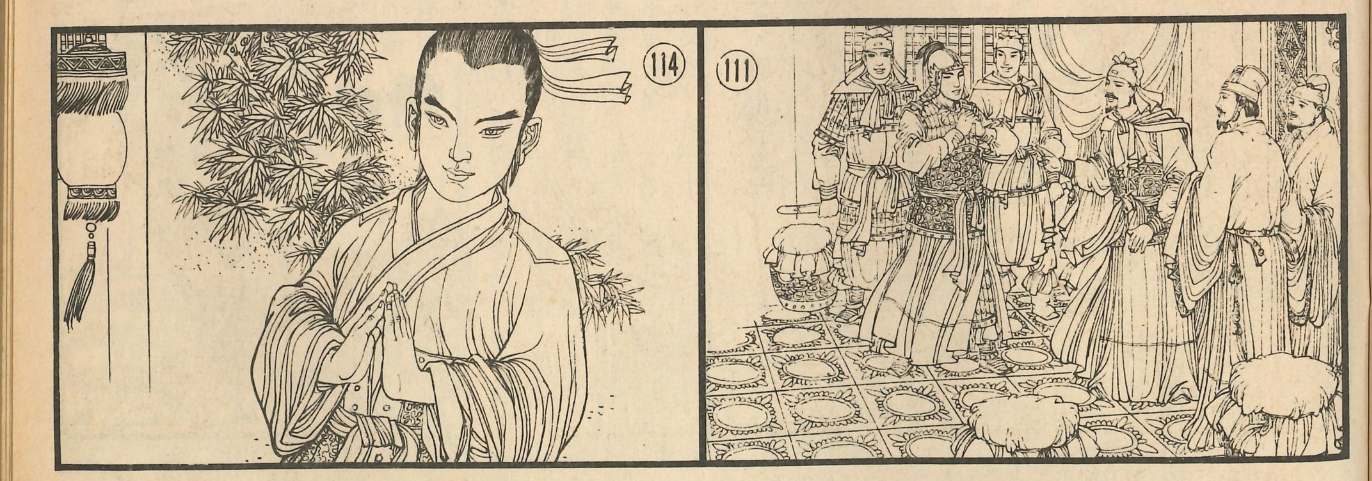
109 朱元璋立即召集部屬宣布所有部隊均歸郭子興節制，並擁郭子興爲滁州王。

112 朱元璋一路順利，進到和陽。這天，他同郭子興的妻弟張天佑在街上巡視。突然發現一個士兵在追打兩個少年。朱元璋非常生氣，命嚴懲肇事的士兵。張天佑却不以爲然地說：「這次算了，再犯嚴懲不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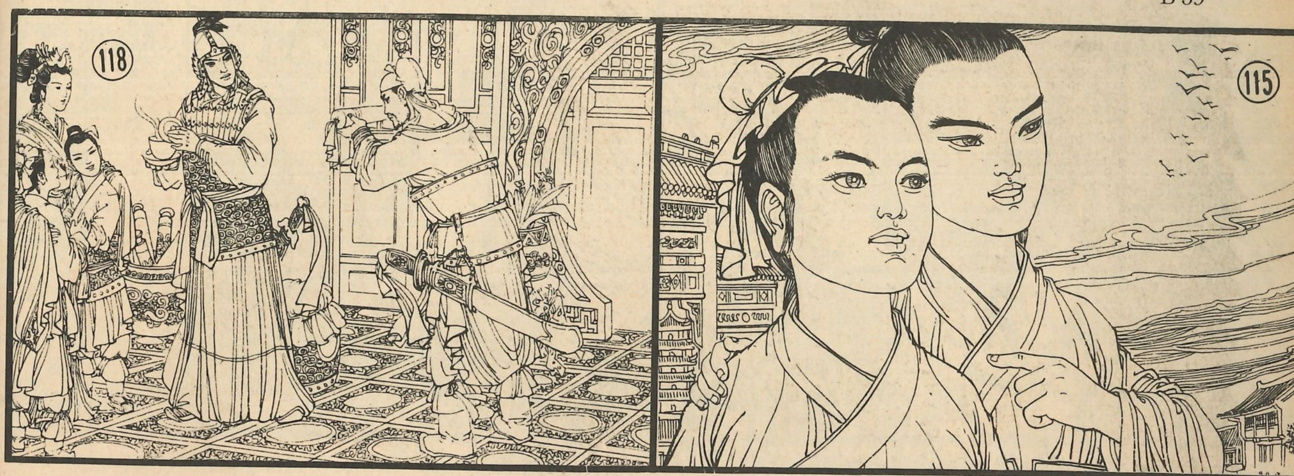
110 郭子興很爲高興，立即升帳議事。朱元璋提議趕快向南進軍，擴大地盤。

113 朱元璋雖沒有說話，但心裏却怏怏不快，剛想離開，突然一個被追打的少年看見他，跑到跟前，驚訝地叫了聲：「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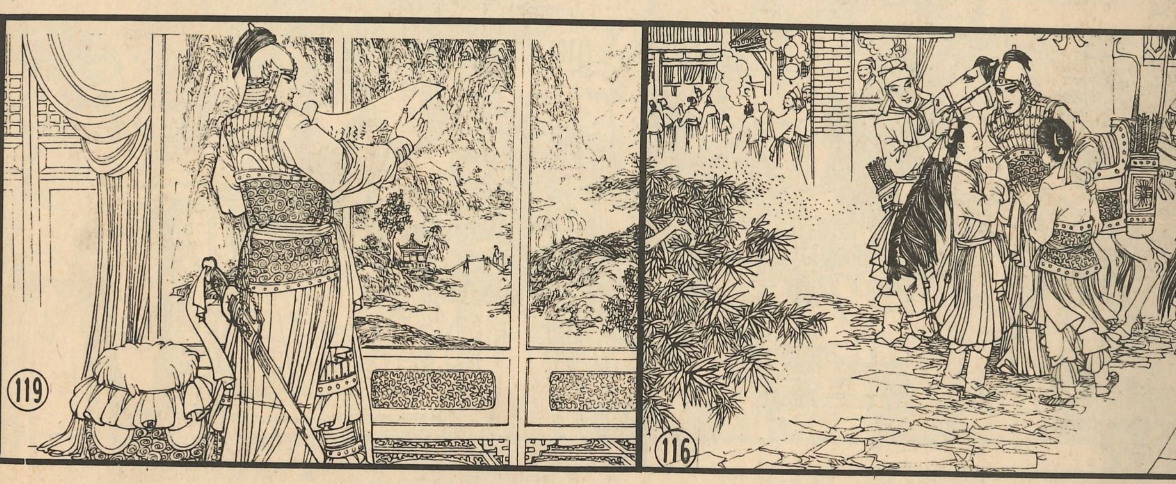
111 郭子興滿意地說：「賢婿說的正合吾意。」當場撥給朱元璋兩萬人馬，讓他進軍和陽。

114 朱元璋極目一看，這少年正是失散了七年的侄兒朱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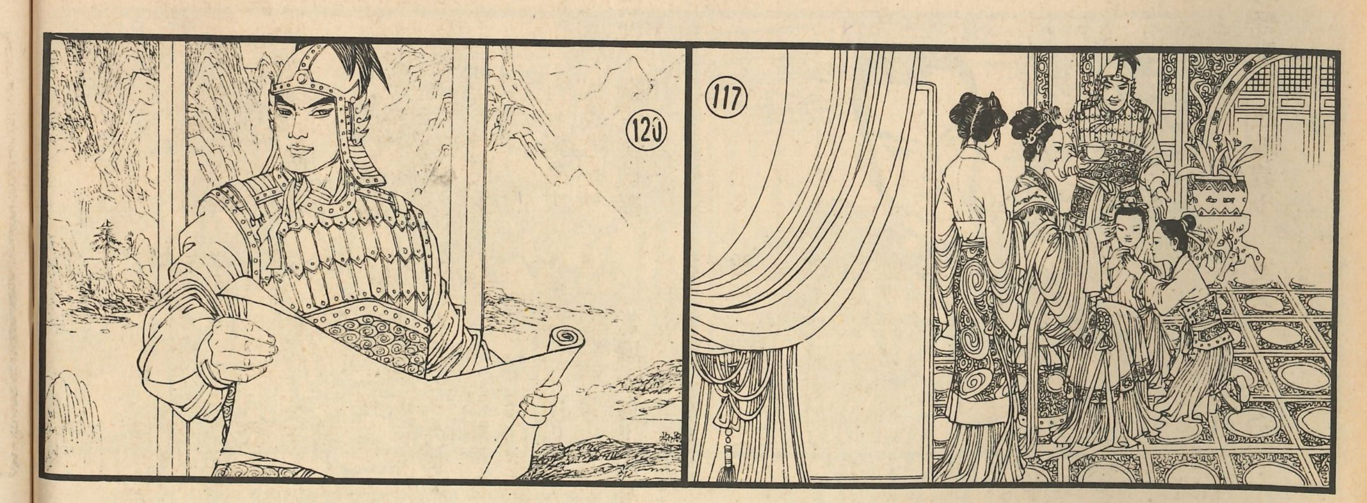
115 不等朱元璋說話，朱文正轉身又把那個少年拉到朱元璋跟前，那少年叫了聲「舅」，原來他就是朱元璋大姐的兒子李文忠，今年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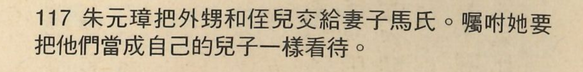
118 馬氏一一應諾，朱元璋剛要離家去軍營，突然，一個士兵把滁州郭子興的一紙命令送到他的手上。



116 朱元璋巧遇外甥、侄兒，好不激動，心想：災荒、瘟疫冲散了我們一家，沒想到在這戰亂的和陽團聚了。

119 朱元璋拆開一看，原來是郭子興任命他爲和陽軍事首領，統率前綫部隊的手令。




117 朱元璋把外甥和侄兒交給妻子馬氏。囑咐她要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

120 朱元璋看看手令，想起那天張天佑對他的命令不以爲然的樣子，便收起手令沒有宣布。要知朱元璋爲何按下手令，請看下册「百凉樓」。（本段完）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血債

十年含寃苦　一夜血債還

傍晚，彩雲滿天，反映到河裡，一片彩色。

這是一道河面不寬，水流却是甚爲急湍的小河。下雨天，山洪湧至，河水更見急湍，而且混濁不清，難以見底。但在平時則河水清澈，可數游魚。

河的西岸有幾條村莊，但俱是小村莊，最大的白甸村，也只有百多戶人家，最小的只有二十多戶，土地貧瘠，交通也不方便，村民生活是相當困苦的。

大約是十年前了，有一對外來的夫婦流浪到這地區，他們雖是外來人，還是受到歡迎，很快就被接納成白石村的村民。

白石村在白甸村之東，有四十多戶人家，老老少少有一百二十多人。中年夫婦因爲是新村民，屋子建在最東的一面，將來若有發展，還是要向東發展的。

這對中年夫婦都姓任，男的叫任申，女的原名任芷，但村人甚少知她閨名，都稱她任大娘的。

任氏夫婦擅於打獵，野豬、黃麖、白兔，都是他們獵取的對象，他們不是用弓，也不是用刀槍，他們夫婦二人祇是用繩打結，用陷阱，他們夫婦全都是用智不用力。他們夫婦並不自私，把自己所會的全都教會村中各人，所以他們夫婦來了之後，當地的野獸迅速地減少了。

任申另一種特長就是種植，他由外處帶來粟與麥，在白石村種起粟與麥，可能是剛開發的關係，第一季的收成相當好，收割的時候，任申開了一個慶祝會，本村、鄰村的一些人都參加了慶祝會。

原來當地的人從未吃過粟，也未吃過麥，更不懂得種粟種麥，因此吃粟米粥，吃麥米粥，都認爲是人間妙品，都願意種植。

任氏夫婦同意教導他們，幫助大家種植，所以各人都萬分高興，這一個慶祝會十分成功的。

當慶祝會進入高潮的時候，突然出現三個陌生的客人，他們的出現，好客的村人立即表示歡迎，但眞正的主人任申見了來人，臉色爲之一變，不過，很快就鎮靜如常，趨前相迎道：「周大哥、周大嫂、劉老板，歡迎，歡迎！今晚我們開慶祝大會，難得嘉賓到來！請到這邊談談！」

任申把來人請到一邊，任大娘則不知去了那裡，只有任申一個人招呼他們。來人冷漠地對待任申，周大哥先開口道：「任一中，我們還是說正經的吧，你當然明白我們的來意！你想怎樣？」

「當家的，我們動手吧，何必跟他客氣！」周大嫂火氣比周大哥更大，性子更烈！

任申道：「大嫂，你們既然來到這裡，我就算反對也反對不來！不過，你們也看到，他們都是非常和善的人，我實在不想連累他們，我們另外選個地方好不好？時間嘛，明天，或者後天都可以，由你們定！」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爽快！」周大哥說：「十年不見，你仍然是這麼爽快，的確難得，任一中我們遠道而來可說不易！當然希望快點了結這段恩怨。但你在此已有家業，我也不想迫人太甚，而且，十年也過去了，遲早實在不爭在一天半天，所以嘛，你放心安排後事吧！我給你五天時間，五天之後，晚上月正中天，我們在那邊的狗頭山等你，不見不散。」他向狗頭山方面一指。

「好！今天是初十，十六晚上月正中天，我準時到達！」

「好！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十六晚再見，告辭了！」

「不多坐一會？」

「走！」周大嫂忽然道，她不願再呆下去，已經離座，看來是十分不耐煩似的。

「你去招呼你的坊鄰吧！我們不打擾他們了！」說完，周大哥也告辭了。

劉老板只是跟在一旁，一直都不開腔，陰沉得使人感到可怕。

任申送他們到了白石村邊，然後雙方拱手告別！

任大娘迎着丈夫，忿忿地說：「一中，你打算怎麼樣？一點不變？」

「我仍在想，十多年了，這時光，不算短啦，仍然無法冲淡他們的仇怨，倒是出乎我意料！」

「一中，當初我就反對你這種忍讓的做法，別人不理解你是忍讓的，人家只道你是作賊心虛，膽怯，更助長了他們追踪尋仇的意念，你當時不信，不聽我的話，現在，你應該相信了！」

「唉！事已至此，悔亦無用，芷妹，看來我們又要搬家了！」

「怎麼？你還要避開他？」

「妳以爲我眞該和他拚命？」

「我認爲你該和他攤牌，說個明白，逃避，總不是個徹底辦法！今晚，你就應該說明白的。」

「可是，我怎麼忍心？」

「我知道，除了這之外，還有甚麼辦法？我知道你是不願傷他，可是，如果你有甚麼不測，我怎辦？這不是眞正成了仇家？」

「芷妹，妳放心，怎麼會呢？他傷不了我的！」

「不！你絕不能這樣想！十年前，他是傷不了你，今天，只怕不同了，他若果沒有把握，決不會來，何況還有劉天雄，這就更不能輕視了。一中，依我看，只怕盡我們二人全力，也無法應付得來呢！」

「芷妹，妳眞是這樣想的？」

「怎麼？你以爲我是危言聳聽？其實我這麼說，已經是很輕鬆了，我眞正擔心的還不止於此呢！」

「好！妳且說說！」

「我懷疑他們不止三個人，而且，今晚並未到齊，所以才訂以五天之約，再過幾日，他們的人總可以到了，也可以在那邊山上佈置一下。一中，我擔心那是個陷阱，除了周彤夫婦和劉天雄之外，還有更厲害的敵人，你只要細心想一想就明白了。」

任申默默地沉思，覺得確有此可能，心情變得更沉重。

翌日，任申出門，從白沙河岸經過，看到一老一少兩個人在釣魚，便叫道：「林伯，你好！小三子，我沒嚇走你的魚吧？」

「沒有，任伯伯，這裡的魚，越來越大膽了。」

「這就好了，我可以不受你抱怨了！」任申笑起來說道。

「呵呵，呵呵！」林伯也笑了，他笑了一陣，轉口道：「任申，聽說你家來了幾個朋友，他們也想來這裡住？好哇！我第一個歡迎，我想大家也會歡迎的，你叫他們來好了！」

「謝謝你！林伯，他們不是來住的，不過是來探望我一下罷了，他們已經走了！」

「啊！這麼快就走了，這兒不錯啊，山青水秀，有魚可釣，很不錯呀，任申，你說是不是呀？」

「當然是呀！要不然，我怎會選在這裡定居？」

「對！算你說得對！」林伯說道：「你這麼早去那裡？又去打獵？嗯！對了，見到朋友，勸勸他們，叫他們住下來吧！有伴，可熱鬧啦！」

「好，好，如果見着他們，我一定勸勸他們。」任申心情沉重地告別了林伯兩祖孫，走了幾步，聽得小三子歡叫道：「爺爺，我釣到啦，我釣到一尾黑豹啦。」叫聲充滿了天眞與興奮歡樂，更觸起任申的愁緒。

任申失神地走着，心事重重，兩條腿慣性地邁着，一步一步的走，沒有半點勁，這也難怪，他正在考慮着要如何消解與周彤這一場的打鬥。

任申想起了十三年前的一段往事，他與周彤原是一對好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已經沒有甚麼秘密，大家出入對方家中，已經到了無須通報的境地。

有一日，是中秋過後，重陽未到的秋天，任申到周家去，周彤外出未歸，周大娘也不在家，周家只有個僕人與二小姐在，二小姐與任申也很熟絡，以兄妹相稱，所以任申和周二小姐相見甚爲平常，而且是習以爲常，可是，這日却有點例外。

周二小姐見到了任申，竟「嗚嗚」痛哭，使任申吃了一驚，周二小姐給了他一封信，叫他快走，回去再看，他心知有異，正要問個明白，突然一枚暗器射來，他側身閃避，伸手一抄，抓住了那枚暗器，同時立即拔出佩劍，只見人影一閃，房中出現了一個幪面人，周二小姐同時驚叫了起來，來人不發一言，猝然便向任申發招，任申一劍封出，對方却是虛招，反手一劍，劍鋒刺進周二小姐胸膛，然後奪門而出，任申攔擋不住，只傷了對方手指，並削下他一片衣袖，任申見周二小姐受傷，自然無暇追敵，回身施救周二小姐，周二小姐受傷太重，返魂無術，終於死了。

她在死前，說出了幪面人的名字，相信不會看錯，她說其他已寫在信中，任申一看便知。

周二小姐的話可嚇了任申一跳，幾乎難以相信，但細想剛才情形，又極有可能，他決定追查下去。可是，他剛把證物包好，周彤夫婦回來了，他們不由分說，硬說任申强姦周二小姐不遂，殺人滅口，要殺任申替周二小姐報仇。在此情形之下，任申無法申辯，他本來可以用證物爲自己洗雪的，一方面是還有懷疑，怕寃枉好人，另方面也因這事牽涉到周大娘的家聲，不宜魯莽公開，在此情形之下，他除了逃走之外，已無第二條路可走了！

任申的武功比周氏夫婦都高，既然立心要逃走，倒是不困難，硬拚了幾招已經衝出了重圍而去。

周彤夫婦見任申逃走，更咬定他是作賊心虛，當下不再考慮其他，替死者埋葬之後便決心去找任申報仇。

但是，當周氏夫婦來到任家，任家却已人去屋空，已見不到任申了。

「這姦賊，眞想不到他會如此無耻下流！」周大娘忿忿地咒罵，把任家的東西砸得稀爛，還放一把火燒了任家的房子。

當時，任申並未遠去，他目睹房子被焚的情景，但不能出面阻攔滅火，他只躲在一隅嘆息，直至目送周氏夫婦走遠了，才敢回去看看火場，只見殘垣斷壁，濃烟撲鼻，甚麼都燒光了，甚麼都沒有了，他本能地，伸手撫捏一下那個小包。

任申當天就離開了老家，到處流浪，終於到了白石村定居，想不到十三年後，仍然被周彤夫婦追上來，他奇怪周彤怎麼知道他在這裡住下來。他的思潮由過去回到了現實，妻子的倩影突然又閃過了腦際，妻子的聲音陡然响自耳邊，影子雖然一閃而過，却十分清晰，聲音雖然低微，也非常清楚，這自然都是幻景，但却全似眞的一樣。

任申認爲是一種預兆，是一種可能發生的事情，必須及早提防，他雖想到要提防，但却不知道怎麼樣去提防，所以感到苦惱。

任申走進山林，走向設伏囚獸的地方，陡然心頭一戰，立即止步細察，一點不錯，他發現了外人到過的跡象，便細心檢查，同時，他發現似有人跟踪，伺伏在附近，可惜只是有此感覺，却無法更進一步發覺對方的躲藏地方，他感到危險四伏，頓覺心寒了。

他也更相信妻子的話了，周彤不會只是三個人，他之所以肯延期五天，並非出自友情的延期，祇是因爲他要等人！

過去任申一直都相信周彤是個忠厚的人，認爲終有一天會化干戈爲玉帛的，此刻他改變了他的想法了。

他覺得必須爲自己的生命安危設想，也必須救周彤，他認爲周彤可能已經上了敵人的圈套而不自覺，自己必須出手相救！

這是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新想法促使任申必須好好從頭再考慮這問題，主意一定，他索性不理會囚獸的陷阱，突然轉身去，拔腿就走，但才走出第二步，一下刺耳破風之聲突然傳來，任申本能地橫移三步，避過暗器，然後以手中準備細野獸的痲繩一抖一捲，手腕竟然感到一震，暗道：好大的手勁！對敵人的功力已頗有顧忌了，但雖然如此仍能把敵人打來的暗器捲了回來。

任申一看那暗器就驟然變色，氣極了，原來那是一枚發出腥臭極濃的暗器，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淬煉過毒的暗器，藏有這類暗器的人十居其九都不是正派人物，一出手就用這種暗器的人，都是邪道人物居多，發射暗器而不示警，出於暗算一途的，更不用想，便是邪道歹徒所爲。但任申所以變色還不止此，因爲這枚暗器，與十三年前打射他的暗器一樣，所不同的是，十三年前的一枚較輕，也沒有毒，這時的一枚，份量較重，也有毒了！

這說明這人的功力比十三年前深厚了，腕力更強了，人也更狠毒了，任申突然碰上了這枚暗器，前塵往事再湧上心頭，教他如何不變色震動？

不過，任申是一個久經風浪的人，加以這十三年多的養晦韜光，涵養更勝以前了。他在一刹那之後

，便回復常態，大踏步向前走，似乎根本未發生過事故，至於敵人有多少伺伏，有何反應，他都置諸不理，走出頗遠的一段路程，他以中、食兩指作剪狀的一剪，把捲着毒暗器的繩子剪斷，迅即用一塊獸皮包了起來，藏到懷中。

因這一枚暗器的襲擊，他更相信，周彤是受人的控制，也覺得更應該向周彤說明了！

任申路過河邊的時候，聽得林伯問道：「任申，怎麼啦，野獸學乖了，不上當啦？」

「嗯！」

「任申，別的辦法我不會，釣魚嘛，我是內行！我想你學學我的！」

「林伯，我當然要學你老人家呀，我要向你老人家學的多得很啦，何止是釣魚？」

「這話也有點道理，我到底比你大二、三十歲呀，任申，你要因獸必須要了解獸的性子，我看過你設的陷阱了，技巧是不錯，可惜太仁道了，對野獸有時候是不能太仁道的，你設的都是守株待兎方式，只等獸來上當，如果牠不來，你就白設了，這不是辦法，應該更改一下方式，能做到牠送上門來，那是最好的，要不就得自己出擊，這樣才能做到必有所獲，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你大約想不到吧，早年，我也是個獵獸能手呢，而且，我不同你，我慣於入獸穴擒獸王，當然獸子獸孫我也不會放過，我和野獸打交道打得多了，終於學到了一套獵獸的道理與手法。我覺得，獸是兇狠而狡猾的，只有做到比牠們更兇狠更狡猾才能獵到牠們，鎭住牠們。我用我的行動證實了這一點，後來，我不再獵獸，改爲釣魚了，因爲魚雖狡猾但不兇狠，沒有危險，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的方法吧！對你也許有點用處，若果要我幫助的，我的小三子都願意幫你！不必客氣。」

任申表示稱謝，小三子已經向他要求，帶他去獵獸了，任申說：「好的，小三子，我先謝謝你，我一定請你幫忙！」他撫摸了一下小三子的肩膊。

任申回到家中，任大娘一看他的神色便知有異，詫然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妳怎麼知道？」

「一中，你這麼問，不是多餘嗎？我們是夫妻嘛，你的一切我都了解，你有心事，我怎會看不出來，你且說說，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暗算我，還有，我突然覺得林伯不是個等閒人物，他的話使我想到他可能也跟我們一樣，是避仇來的。」

「你有甚麼發現？詳細的說來聽聽！」

「是，我先喝口水，再說給妳聽！」

任大娘立即替他倒了一杯水，於是任申把早前的經過都告訴了妻子。

任大娘神色凝重，似有隱憂，及至聽到林伯的理論，她臉有喜色道：「不錯，林伯確是個非常人，我們眞是有眼無珠，竟看不出來，但我們的一切都瞞不過他。一中，他對你眞是瞭如指掌，比我看得更透徹更深入，有林伯幫忙，這一仗，我們是穩操勝券了！一中，我還是堅持我的意見，主張你向周彤作一次坦率的解釋，以免繼續誤會下去，如果誤會再傳到下一代，那是多麼冤枉的呢？」

「下一代？芷妹，妳是說下一代？」

任大娘紅着臉，低着頭，眼睛望向地下，又羞又喜地說道：「我已有兩個月沒有來了，好像是有了似的？」

「怪不得妳有一陣子總是慵慵倦倦的，老是說不舒服，原來是我快要做爸爸了，哈哈！我快五十啦，還能做爸爸，眞想不到，只是，這麼一來，我反而不願和他們相見，不想再跟他們拚了。芷妹，妳要好好的保護自己，千萬不能亂動！」

「不！遲早都是難免一拚的，我倒希望早一點！」

「不！妳不能拚，妳怎可以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呢？」

「不管怎麼樣，我們的事就得由我們結束，絕不該留到下一代去！」

「好吧！妳好好的歇着，我去和林伯商量商量一下！」

「你去吧！不用爲我擔心，你知道，我也不是個慣被人欺負的！」

「我想的正是這一點，如果妳能忍得住人家欺負，我倒是放心了！」

「可是我也有分寸，不是莽撞的人！」

「這倒是不假，要不是這樣，我便不放心離開了！」

「去吧！去吧！別再磨牙了。」任大娘把丈夫推出門去了，將自己關在屋內。

任大娘回到屋內，並非就眞的歇息，她把近年來所練的功夫都一一練了一遍，然後才坐下歇息，想着，她感到十分滿意。她很奇怪，幾年了，丈夫何以全無發覺？是他眞不知道或是裝蒜？還是自己功夫未到家？所以引不起丈夫注意。她無法肯定這一點，但再檢查過後，

還是覺得自己不錯，實在了不起！

任家的屋子並不算寬大，有一廳四房，廳的左邊是主房，由任申居住，右邊是配房，任大娘住，他們是分房而睡的，當然，有需要時，他們會睡在一起，但平時都是分開的，因此，任大娘才有機會暗地裡練了一套武功，連丈夫也不知道。

廳的後面有神龕，是供奉祖先神位的，前邊有一張八仙桌，是拜諸天神佛用的，桌上長年累月有個香爐，有一碟生果糕點之類的小食，可見主人的誠心。此外，有椅、有櫈、有几、有籮、有鋤、有箕等，都收拾得十分整齊，廳子似乎很寬，有時這些東西放得亂七八糟，幾乎使人無法立足，廳子便顯得狹小。

任申對這些似乎漠視，一直不加理會，從不曾因此而說妻子一句半句，他對妻子倒是十分體貼，但妻子却懷疑自己做得不夠，不曾引起丈夫注意呢！

廳之外是一個長方形的大天井，天井的右方有一個大瓦缸，養有幾尾金魚，可惜缸不透明，要走近才能看得眞切，再右是柴房，平時是堆放乾柴乾草的，也有人用來養豬，但任家沒有養豬，只用來堆放柴草，左邊是厨房，由厨房到柴房，可以經過大廳，也可以在廳外走，雖然下雨，也有瓦遮頭，不會淋濕身體。

這樣的一個家，在白石村、白甸村等都稱普遍，一點也不出奇，但假如說任家與別家有何不同，就是任家人少，沒有孩子，較爲清靜，所有的東西都比較粗重大件，如此而已！

任大娘這時就坐在亂七八糟的許多東西之外的一張椅子上歇息，過了一會，才把東西一件一件的收拾起來，放到原來的地方去。她的動作很快，東西重量不同，遠近高低位置也不同，但她一樣放得又準又穩，絲毫無誤，這本是十分困難的，她却做到了，這是她化了幾年時光練習的成績，這是她自己極感滿意的結果。這十多年來，她有兩件事最感滿意的，一是夫妻之間始終相敬如賓，二是她練功有成，可都是丈夫所不知道的。

上述是她另練一套與丈夫的劍法相反的劍法，她早就學會了，因此又練了左手劍，左右手出招相同，方向則相反，她練了右手練左手，練好正招練反招，幾年來日夕不斷的練，終於給她練成了。

由力而勁，由弱而强，長年苦練，細心分析琢磨，她自信內力雖不如丈夫，功夫却絕不遜於丈夫。

這一天，因爲周彤夫婦找上門來，她知道難免一戰，便趁丈夫外出時又練了一遍，檢查一下自己的實力，結果，她大感滿意，覺得實力又增强了。

任大娘有武功，早爲丈夫知道，他們之間本來就是江湖兒女，她父母爲仇家所傷害，得任申拔刀相助，得免刀下身亡，但也受傷過重，只多活了半年左右便去世了。

半年時光，她與任申培養出感情，她表示不嫌他年紀大，願意和他在一起，她爹也贊成，在她們婚後一個月左右，老人家便逝世了。

他死前表示欣慰，女兒終身有托，他可以瞑目了，她把女兒交給任申，請任申好好的照顧她，莫使他死後不安寧。

老人死後，這對夫妻雖然經過連年艱苦流淚，倒是能互相扶持，互相鼓勵，這幾年生活安定，兩人的感情更好，便希望有個孩子了，現在，任大娘有喜了，却來了周彤夫婦，使安靜的任申不能不求教於林伯了！

林伯仍在河邊垂釣，却不見了小三子，他的釣竿、魚簍則仍在，任申便問：「林伯，小三子呢？」

「小三子？」林伯反問一句，接下就呵呵大笑道：「喏，你看，那不是他？」林伯向河的下游一指，任申望過去，果然看到小三子在河裡游泳，不覺也笑起來說：「他的水性眞好，活像一條魚！」

「他耐性不夠，釣不到魚，索性下河去抓了，哈哈！年輕人就是這個樣子，小孩子更是！」林伯忽然注視任申，道：「你又要去那裡？還不死心？再去抓兎子？」

「不！我是來請你老人家指點迷津！林伯，實不相瞞，前幾晚來找我的人，其中兩個是夫妻，也確是我的好朋友，但他們對我有誤會，把我當作仇人，約我決鬥……」

「這個容易啦，既然是朋友！又是誤會，和他說個明白，誤會冰消，就沒事啦。」

「如果能夠這麼樣就好了，難就難在我不便向他解釋！」

「爲甚麼？沒證據？怕他不相信？」

「不！我有證據，他一定會相信！」

「那還有甚麼困難？」

「我說了，會傷害他妻子的家聲，會使他妻子傷心，恨我一輩子！」

「你不說呢？他就不恨你嗎？」

「不！一樣恨我！」

「這就是了，你說了，他妻子恨你，你不說，他夫妻都恨你，這還不夠明白？」

「對呀，我怎麼就沒想到這點？我決定了，我要對他們說明一切！」

「這就對了！」

「林伯，四天後，我與他們有個約會，如果有空，希望你……」

「不用再說，我明白我該怎麼樣做的！」

「我先謝謝你老人家！」

「別謝，你還有許多事要做的，不必陪我，有事，你去好了！」

「是！謝謝你！」任申興冲冲的往家中走，要向妻子報喜了！

他走近家門，突然看到許多血印，正朝村外走，他心向下沉，幾乎昏倒，定了定神，還沒來得及拍門，就急聲叫喚道：「阿芷，阿芷！」

「一中，你怎麼啦！發生了甚麼事？」任大娘的聲音自屋內傳出，十分平靜，不似發生過事故。

便問：「剛才，他們不是來過了嗎？我見到外邊有血印……嗯！這裡也有！」任申看到門口一灘鮮血，不由緊張地問。

「他們來過了！是找你的，說你不在，出去了，他們沒規矩，我把其中之一殺了，叫另一個把他背了回去，還未來得及打掃乾淨你就回來了，林伯怎樣？肯不肯給你幫忙？」

「他答允了，妳沒事，我去看看他們走了沒有。」任申不待妻子答話，匆匆出門去了。

沿着地上的血漬追查而去，結果在村外一處樹林裡找到一具屍體，背屍的人則不見了，任申在四周找了一遍不見有人，索性挖個坑，把死者埋了。

當晚，任申決定到狗頭山去看看，任大娘也要去，但任申不許，夫妻倆爭辯了一會，終於任大娘讓步了，答應不去，但以三鼓爲限，如果三更鼓響仍未見任申回來，她就要趕去狗頭山。

二更時候，白石村的狗吠得很厲害，還沒有睡去的任大娘更提高警惕，特別留神了。

突然一聲異響傳到任大娘的耳中，她冷冷地低「哼」了一聲，罵道：「眞是不知死活，白天已送死一個，晚上還要再來！」她一手提劍，一手捏着暗器，只待發現敵踪，便予以痛擊！

細碎的聲響傳入屋內了，一個沙啞而陌生的聲音低叫道：「任申，任申，任申！」

任大娘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不予回答，對方叫了幾次，聽不到反應，稍歇一剎之後，再叫，仍然聽不到回音，便輕輕發出「噓」聲，壓低嗓音道：「任申出去了，屋裡沒有人！」

「任申那婆娘呢？也出去了？她手毒得很！」一個中年人說道。

「秤不離鉈，公不離婆，她怕做寡婦，自然是跟任申一起去了！」

「這樣的寡婦我不怕要，如果她眞變成寡婦，我會安慰她，解她的寂寞的！」

「廢話少說，快動手！要是姓任的回來，你們一個也別想活得了！」

「你放心，陳師爺早已安下了妙計了，只怕他不來，他眞來了，只怕插翼也難飛！」

「陳師爺妙計通神，我知道，但世事總難十足，常言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誰能擔保不會有個萬一？快動手吧！」

這些話都傳到了任大娘耳中，她聽了又是憂心，又是氣忿，伸手入鏢囊，抓了好幾枚暗器，仗着路熟，避過來人耳目，繞到他們背後，然後猝然發出暗器擲向在遠的，抖出劍花刺向近的，來的共有四個人，一下子已倒了半數，留下兩個已如驚弓之鳥，如何敢深入？不約而同的一齊向後急退，但剛逃出門口，便發現有人擋住去路了。

他們此刻急謀逃走，不願久留，便不約而同的沉聲喝道：「阻我者死，讓我者生，滾開！」聲到，走在前邊的漢子已經遞出招了，想迫使對方讓路。

「噹！」一聲响，那漢子的扑刀給對方一劍劈下，虎口震裂，幾乎連扑刀也握不緊，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幾乎與背後緊隨的漢子碰在一起。

兩個人都被嚇呆了，同時聽得一個女人喝道：「你們是甚麼人？黑天夜半偷入我家，想幹甚麼？快說！」

這女人口氣甚硬，別具威嚴，具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兩個漢子被喝得失了主意，竟然順着對方的話，把來意說了。

那女人冷然道：「胡說，周彤親口答應我們五日後才到狗頭山相會，今晚不過是第一晚，怎會叫你們來送死，不是胡說是甚麼？」

「周彤對你們說過甚麼，我不知道，我們是陳師爺派來的。」

「陳師爺？那一個陳師爺？敢破壞周彤的諾言，陷周彤於不義？」

「周彤？他是甚麼東西？能與陳師爺相比嗎？哼！」

「大膽，你敢輕視周彤？他的話，誰人敢不聽？」

「笑話！他不過是個傀儡，是條可憐蟲！他連自己爲甚麼活着也不懂呢？」

「你胡說，周彤的武功高，膽色好，又有個老婆幫他，誰敢碰他一下？」

「你作夢，他甚麼事也不知道！人家叫他去東，他就去東，叫他去西，他就去西，自己一點主見也沒有，我眞替他可憐！」

「這麼說他是受人擺佈的了？他有一身武功，又有老婆相助，怎會甘心受人擺佈？」

「他老婆倒是比他聰明，可惜，她的心不向着他，向着他的弟弟，只要他的弟弟說一句，她就會照辦，並且叫丈夫去辦。哼，眞丟臉，窩囊廢！」

「你把周彤說得如此沒用，我決難相信，除非你能舉出實例！」

「甚麼實例虛例，你檢查一下他的言行，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這麼說，倒似是眞的了？」

「當然是眞的！妳……哎唷……」他話聲未斷，已給任大娘一劍穿心，刺死當場，另一個想走，如何逃得過任大娘的暗器，也是活不成了。

四個人同來，四個人都被請去見閻王爺了，任大娘知道丈夫有危險，顧不得與丈夫有三更鼓之約，馬上就趕去狗頭山。

狗頭山距白石村不遠，很快就可以到了。任大娘急於援助丈夫，跑得飛快，但她還嫌慢，希望能更快。

任申在白石村住了差不多十年，對附近的山山水水眞是瞭如指掌，閉上眼睛也能找到，所以走得很快。但是，他到的時候並不算秘密，他才在狗頭山出現，便有人在半山上叫道：「來了，來了，送死的來了，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他到五更，這傢伙果然不出陳師爺所料，送命來了！」

「小心說話，這傢伙耳靈得很，別給他聽了去！」

「你放心，山風大，話音細，饒是他順風耳，這兒吹的又是逆風，他一樣聽不到！」

「你搞錯了，這兒吹的不是逆風，你吹的是牛皮，不留心敵人，只顧說話，眞是該死。」第三者的聲音突然傳來，嚇得彭耀祖與何國光兩人再也不敢出聲。

稍爲歇了一會，那第三者又說話了，他說：「既有發現，還不快去通知大家準備！」

彭耀祖不自覺的應了一個是字，便要離開隱蔽之處，何國光一把將他拉住，道：「你怎麼啦！守望的自會通知大家，用不着我們操心，連我們也能發現了，守望的早就已經發現了，會通報給大家的！」

「對！還是你想得周到！」彭耀祖又再蹲伏下去，不再作離開之想。

兩人在竊竊私語之際，突聞到山上傳來一下異聲，似是重物墜地，兩人不約而同的回頭向上望去，月色下，看不到甚麼。再回望山下，竟不見了任申，不禁都吃了一驚，凝神注目搜索，也不見影踪，兩人心情突然緊張了起來。他們都想到，他們守在半山，若果敵人經過，首先被發現的將會是他們，這次他們如何不驚呢？

但是，事情十分怪異，他們擔心的事居然沒有來，而且，一切全歸寂靜，好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連曾傳出重物墮地的山頂上面，也絲毫沒有異狀。

過了一會，守在山腰的人又竊竊私語了。他們甚至懷疑自己見到了鬼，懷疑早先所見的不是人而是鬼，不是任申，是他們自己已死去的同伴鬼魂作祟。想到同伴鬼魂出現，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登時毛骨悚然，目光向四周溜望，明明是看不到甚麼了，還是覺得有神秘物藏在身邊，耳朵也好像聽有怪異之聲，疑心生暗鬼，自己嚇自己，互相擠在一起了。

月色漸暗，鼓近三更，山風更厲，突然一個人影又閃進他們眼中，他們二人都緊張起來，不知來的是人是鬼。看身形，應該是人，但看走路，却又似鬼。相傳鬼魂走路是足不沾地的，飄飄忽忽的，這個來人就是如此，只見他閃閃遢遢的，轉眼便近了許多，快得出奇，稍近之後，看得更清了，她是一個女的，頭髮披散，面孔却看不清，假如是人不會來得這般快，就是來得快，决也不會披頭散髮，只有鬼才會這樣的。

「哎呀！我想起了，她眞是鬼！」一個說着自己打了一個哆嗦。

「別亂說！」另一個人說着聲音也抖戰起來。

「你憑甚麼說她是鬼，別唬不了人，却唬壞了自己！」又一個人說，口唇震得更加厲害。

第一個人說的是爲自己辯護了，他說：「我猜，她一定是任申的老婆，她給阿超他們殺了，陰魂不散，來找丈夫，快躲起來，給她找到了別想再活！」他如此一說，似乎有理，實際上他們怕得連腿也抖戰了，眞想找個洞來躲避起來，但又好奇，不能不看，直至看到那個「鬼」眞朝他們這兒飄來，他們才閉上了眼睛，躲在一起，動也不敢動。

好一會兒，沒有動靜，他們二人才透一口氣，張開眼睛一望，甚麼也不見了，一說：「總算我們命大，又過了一關！」

「這等於死過翻生，眞是可怕！」

「不知道鬼會不會……」這個人一句話未說完，給山上的滾石聲打斷了，他們駭然，急忙的躲起來，偷看到山石碰撞時發出巨响與爆射出火花的奇景，眞是驚心動魄，嚇死人，他們二人幾乎是一致地想，

如果給這滚石撞到，可能會成爲肉醬，屍骨無存。

山上推出滚石之後，便繼而傳出兩聲凄厲的慘叫聲，刺破長空，懾人心魄。

山上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山腰的人當然是不知情，也不敢上去查看，但是，他們却知道由誰守衞山頂，他們在胡亂猜想中，突然又聽得响箭昇空之聲，抬頭一望，恰巧看到一朵紅色的花朵在天空中爆了開來，「花瓣」四散，瞬即熄滅，天空中又回復了原來的樣子，但大地却不是這個樣子，地面上出現了人影，伏在暗處的人都走了出來，疾向山頂飛奔上山。

山頂上躺着三具屍體，有兩具腦袋裂開，一個斷了喉嚨，剛才之所以傳出兩下慘叫，原因可能就在此，但十多人搶上山頂時，除了三具屍體之外，再無外人，這是甚麼原因？一個身穿黑衣，年約四十的矮漢子說道：「這三個人顯然不是一個人殺的，他們死在兩個或三個人之手上，我們聞聲就趕了上來，却不見兇手，這是怎麼一回事？大家想想，是怎麼回事？」

這個人就是不說，大家也正在想着這個問題，所以他說來一點也沒有用，但是，他稍爲一頓之後，斷然道：「兇手不是鬼，不是怪，沒有道理逃得過我們眼睛的，這就十分明白了，兇手不見，是我們當中出現了叛徒，是叛徒協助兇手逃走，大家想想，剛才，除了死者三個人在這山頂之外，還有甚麼人？」

這個說法是把問題推進了一大步，各人都想不到甚麼人來過山頂？有人在稍後便發問道：「陸安，你說有叛徒協助兇手逃走，這怎可能呢？兇手逃不過我們的眼睛呀！」

「不！兇手逃不了，叛徒却可以！」陸安說，他走向一邊，俯下腰，雙手扳着一塊巨石向外一推，便現出一個地洞，各人一見，爲之愕然。

陸安說：「你們想不到這兒有個地洞吧？但有人知道，兇手殺了人之後，由地洞逃走，自然是神不知鬼不覺，可以瞞過你們的眼睛。」

「啊！」

「原來這裡有個地洞！」

「陸安，我可以用火……」

「你們以爲是個洞嗎？不！是一條地道，另外有出處的，他們大約早已逃了！」

「啊！」

「原來是條通道！」

一陣驚嘆聲，找不到兇手，各人都頹然了，陸安對一個年輕人道：「你去報告陳師爺，快點回來，我等你的回音！」

「是，陸爺！」剛轉身想走，陸安又把他叫住：「阿德，如果沒有別的事，你放一支白响箭，我們就會回去！」

「是，陸爺！」

那阿德走了，有一個披髮的「女鬼」綴着他，那阿德一點也不知道。

阿德跑得倒是不慢，頭也不回的把那「女鬼」引到一座小茅屋，他自己進去了，「女鬼」溜到了茅屋後面。阿德說甚麼，她都聽得清清楚楚，陳師爺說甚麼她同樣也是聽得明白，只是見到他的背面，見不到他的眞面目，聽聲音，有點耳熟，可惜一時記不起來，所以她在苦心思索，希望找出線索，摸清陳師爺的底，揭開他的眞面目，這樣，比殺一兩個敵人有用得多了。因此，「女鬼」耐心地等着，希望有奇跡出現。

阿德出去了，陳師爺沒有給他甚麼任務，他出了茅屋便放了一支白色响箭，通知陸安等人沒事。誰料就在此時，門外有個人報告陳師爺，說周彤夫婦同時失踪，不知去向，陳師爺聞言，霍地站了起來，憤然說道：「你去通知大家，見到他們，馬上抓他們回來，生死不論，他媽的，竟敢反叛我！」一拳打在桌子上，隨即負手踱步，坐立不安起來。

陳師爺走路的身形，說話的聲音，都是「女鬼」熟悉的，兩者合起來，她漸漸想到了一個人，只是，那個人據說十多年前已有人目擊他死亡，怎會又活在人世？不，不會是他！」那「女鬼」自己加以否決。

但是，陳師爺突的轉臉過來，和「女鬼」打個照面，對個正着，她驚駭得全身一戰，幾乎脫口驚呼，急忙咬緊牙關，用手掩着嘴巴，定一定神，支持住身子，同時，怒火狂熾上升，燃燒着胸膛，她緊揑着兩枚暗器，認準部位，全力發射出去，這時夜風甚大，茅屋沙沙之聲大响，加多兩點異聲，並未引起陳師爺注意，及至他發覺痛楚，相應地呼叫，已經太遲了。

「女鬼」仗劍穿「墻」而入，一手抓着陳師爺，一手提劍，大喝一聲，道：「陳堂，你自己說，該不該死，我丈夫在那裡？快把他放出來！」

陳堂雖然中了兩枚鋼釘，却還能站得住，他看清楚那「女鬼」之後，忽地一笑道：「任芷，眞想不到，我們還有機會這麼接近，還能肌膚相親，能死在妳手中，我是死而無憾了……」

「你說不說，一中在那裡？」

「任芷，我知道我活不久了，但我很高興，還有機會和你在一起，阿芷，本來妳是我的，我知道，妳也愛我，可惜妳父母不喜歡我，拆散了我們，所以我恨他們，殺死他們，我妒忌任申，我要嫁禍於他，害死他，可惜，周彤雖然相信，却無法殺死任申，我知道憑自己的力量是鬥不過任申的，便加入白狼幫，把周彤也拖入了幫，憑白狼幫的力量，我找到了你們，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唉！我終於還是得不到妳！」

「你是說，周二姑娘被姦殺是你設計的？」

「不錯，是我敎許華生先將生米煮成熟飯的，想不到鬧出了人命，許華生與周大娘都很喜歡周麗珠，所以她死了，周大娘要替她報仇，許華生有把柄落在我手中，當然不敢反抗我，要聽我的擺佈，這事只有我和許華生知道，別人還以爲是劉天雄敎壞了許華生，至於周彤嘛，他是一個傻瓜，甚麼也不懂，我要他去東，他不會去西，這十多年來，他就像一條被人扯着鼻子走的蠢牛，倒怪可憐的。」

「我不問你這些，我問你，一中在那裡？我丈夫在那裡？」

「我不知道，再說，我希望他死，就是知道我也不會說給妳知！」

「你，你這禽獸！」任芷飛出一掌，打了他一個耳光，將他一推，重重的摔了一交，跌得他大叫起來，於是傷口的血流得更多，任芷走上一步，抖劍一指道：「你說不說？不說我就剝了你的皮。」

「我不說，我是不會說的。」

「眞想死？」

「我得不到妳，他也不能得到妳！」

「你不說就算了！你，我今晚要替爹娘報仇了！」劍一挺，陳堂狂呼一聲，了結了他罪惡的這一生。

任芷殺了陳堂這個惡師爺，心情並未好過，她牽掛的是丈夫的安危。

茅屋中陳師爺死了，茅屋起火了，陸安看到了火，驚叫道：「快！那邊起火了，我們去看看！」

「陸爺，陳師爺被一個女人抓住了！」阿德迎向陸安報告所見，陸安等聞言，跑得更快。

不一會，在火光中看到一個披髮女人屹然站着，夜風把她的頭髮吹得飛舞起來，更給人另一種恐怖感。

陸安搶在前面，先向任芷大喝道：「臭婆娘，是妳殺害了陳師爺？」

「哼！甚麼陳師爺，不過是一隻野獸，你是他甚麼人？趕來陪葬？」

「好一個利嘴的潑婦，不給妳點顏色看看，妳不知老子的厲害！」

「厲害？你也學人說厲害，如果你眞的這麼厲害。也不會處處受制於人，像一條搖尾乞憐的狗了，連姓陳的也可以把你指揮得團團轉，憑你也配談甚麼厲害？」

陸安被說得面紅耳赤，火光照射之下，更見紅得厲害，他又羞又怒，一揮手道：「大家上，一起上，替陳師爺報仇！」他說着，自己先動手了。

陸安使的是把細長的鋼刀，十分鋒銳，比普通刀都細、都長，刀柄也特別長，可以雙手握着使用，增加勁力，有人稱這種刀叫倭刀，說是倭冠使用的，但陸安否認，說是他請人特別打造的，名爲長刀，他這時就用這一柄長刀向任芷進攻。

任芷已陷敵人包圍之中，但她却十分鎭定，屹然不懼，一手握劍，一手揑鏢，手揑劍訣移動着身子，迴避陸安的進攻。

陸安雙手握刀，攻出刀招，刀之勁、之狠，是絕對不留情的，但是他却刀刀走空，招招落虛，白花氣力，連任芷的衣衫角也沾不到，自然更傷不了她半根毫髮。

任芷在冷熱諷嘲中擺動腰肢移動脚步，不快也不慢，巧妙地避過敵招。她這輕鬆的態度，和陸安的憤怒恰巧成相反的對比，所以氣得他怪叫連聲，並催促各人動手，一齊圍攻任芷。各人在陸安催促之下，只好動手，但由於任芷實在太冷靜，太鎭定了，儼如一具石像，對周遭一切全無反應，反之，她的目光却利如寒剪，一瞥之下，各人都被震懾得退了一步，進攻之勢無形中便停住了。

「我再問你一句，也是最後一次問你，你是姓陳的甚麼人？姓任的在甚麼地方？」

「姓任的早死了，我是陳師爺的朋友，現在來找妳報仇！」

「你狗嘴難長出象牙，你叫你的人都來吧！」任芷還是那麼冷靜，侃侃而說道：「你要叫他們好好小心，我可要反擊了，來吧！」任芷竟然主動挑戰了！

「好！大家上，齊上！」陸安以身作則，第一個搶先進攻，長刀以「巨斧開山」之勢，雙手握緊刀柄，斜斜砍下，刀挾風雷之聲，端的勁銳無比，任芷無法不理，緩緩吐出劍勢，劃着圓形，似乎很慢，但使得甚妙，一劍過處，「叮噹」之聲不絕於耳，此外，還有各人的驚叫聲和駭叫聲，也在這一刹那間傳來。

原來任芷那看似緩慢的一劍，實在已包含了好幾種精妙的招數，不但擋開了所有進攻，還要襲擊所有進攻自己的十多個敵人要害，嚇

得他們都撤招後退，先保自己安全，然後再作打算。

這是一個十分穩健的想法，可是，任芷十多年來苦心積慮的鑽研，練成了獨門的輕功與劍法，招法一直未曾有機會用過，這時要拿出來試驗了。

她一聲冷笑，厲聲喝道：「你們都來接我三招吧！」聲落招發，身形快如閃電，飄忽無定，在各人眼前疾閃，刹那時光，十多個敵人都給她制住穴道，軟癱在地上，站不起來。

陸安武功比其他人高，閃躲得較快，倒未被刺中穴道，但他却被削斷了一條右臂，連武器也掉了，傷得比別人更慘。

「你們都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但我不忍殺戮太重，只廢去你們武功，此後你們是生是死，全由你們自己決定，只有姓陸的却是饒不得！」說完，手起劍落，把陸安殺死了！

任芷先點了敵人痲穴，再廢去他們武功，便自行離去，他們兩個時辰之後便會自動醒來，此後如何，她已無暇顧及，她離開之後，便繼續搜索丈夫的下落。她相信丈夫一定未死，只是遇到了困難，一時未能和她見面。

任申這時是怎麼樣呢？他剛剛走出地道不遠，聽到有說話聲，便知附近有人，放輕脚步，循着人聲悄悄的走近，偷聽人家說些甚麼話，他聽到的是一女兩男在談話，一個略爲低沉的聲音說：「秋菊，妳今晚怎麼有空，不怕老爺子找不到妳，又大發脾氣？」

「找我？他才不找我，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有了銀娟，還會找我？見你的大頭鬼！」

「銀娟怎能和妳相比，我覺得妳是天下間最美的美人，最好的女人了，老爺子怎麼沒眼光……」

秋菊道：「別灌我迷湯了，我自己知道，銀娟的確是比我好，他確是有眼光，不過，我侍候了他這許多日子，沒有功，也有勞，總不該理也不理我的呀！」

「秋菊，說眞的，我未見過銀娟，她到底長得怎麼樣？眞會美過妳？妳能替我找個機會，讓我也見她一眼，替妳評個高下！」

「評個屁，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見一個愛一個，用情不專，貪得無厭，才聽說了，又動心了，我不幹，有本事你們自己去！」

「秋菊，我不過想替妳們評個高下，替妳出一口氣，妳呷甚麼醋？眞是呀！」

秋菊冷哼道：「哼！你以爲我不明白？你想甚麼我知道的，你想不要腦袋了，不是我嚇你，只要你敢碰她一下，就有人把你的腦袋砍了下來，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秋菊，說話要有分寸！」

「怎麼？人還沒有見到，就向着她了，若眞是見了人，我還有站的地方？少跟我來這一套！」

「算了！算了！樂森，秋菊，你們原是好好的，何必爲了一個未見過面的女人而吵架？來，來！我出去走走，你們親熱親熱！」第三者出面作和事佬，並且，眞的走了出去！

任申正感到聽樂森和秋菊兩個打情罵俏沒意思，想要離開，突然看到有個人影自遠而來，便閃身伏避，不一會，來人到了，竟是劉天雄，見他輕拍了三掌，便見有個人從石後鑽了出來，低聲說道：「劉天雄，你怎麼來了？有甚麼事？」

劉天雄大模大樣的一站，問道：「陳德，樂森呢？怎麼不見他？」

「他，他忙着，你找他？」

「他忙甚麼？我有事找他！」

「很急？等一會兒成不成？」

「他怎麼啦？不能見人？」

那人道：「不是不能見人，他有事，可能現在……」

「劉天雄，甚麼事？你們的話我都聽到了。劉天雄，我在這裡，說吧！別拿鷄毛當令箭來耀武揚威！」

「我怎麼敢，樂二爺，你與我不同，你對任何事都負得起，敢說，敢爲，幹得出色，誰不知道，我怎敢跟你樂二爺比！不過，在你二爺眼中是鷄毛，在我姓劉眼中却是令箭呢！」

「你到底找我有甚麼事？有話快說，有屁就快放！」

「是，是，二爺，老爺問你，早先有人看到一個老頭兒跟周氏夫婦在一起，轉眼之間就不見了，怎也找不到，你可有見過？」

「沒有。不信你自己進去看看！」

「不敢！不敢！」

「諒你不敢！我說過沒有，你還不走，等甚麼？」

「我有點奇怪，二爺，你過去一直都是以好客見稱的，今天怎麼有點不同？還派了人守着門口，又有甚麼不可告人之事？」

「我叫你自己去看，你不去，却在這裡亂放屁！」樂森突然變色，大爲震怒。

「二爺，我不過說說罷了，你何必如此緊張，你二爺的話，我怎敢不信？再說，就是我不信，老爺子也會相信，你說是不？」劉天雄要走了，樂森突然閃身撲出，喝道：「姓劉的，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在老爺子面前胡說八道，講我壞話，我會剝你的皮！」

「劉天雄，你怎麼去了半天，

現在才回來，老爺子等你回話！」有個人遠遠傳來聲音，劉天雄乘機撒賴道：「樂二爺不許我走，我有甚麼辦法？樂二爺他，哎呀！哎呀！噢……」劉天雄連聲大叫，似乎是挨揍了。

任申聽到傳來的聲音，心頭怦然劇跳，神情突然激動了起來，因爲他聽出這個人正是發暗器殺死周二小姐的兇手，也是屢次向他偷襲的許華生，他是周大娘的弟弟，也是周大娘唯一的兄弟，但給予任申的印象甚深，即使他化爲鬼魂，作出鬼叫，也難以瞞得過任申的，這時，雖然仇人仍未見面，但也已經使得任申激動得無以復加。

劉天雄的叫喚引起了許華生的注意，他大叫道：「劉天雄，怎麼啦，可是樂森欺負你？」

「你別過來，我們回去再說！」

劉天雄似乎已擺脫了樂森的糾纏，聲音離開原來的地方已很遠了。

任申回到地下洞，把所見告訴了林伯和周彤夫婦，周彤這時已經換過了林伯帶來的衣服，靜靜地聽任申講，心潮洶湧，難以遏制，周大娘想着林伯的一句話，林伯說：「周大娘，妳要好好想清楚，人總是要死的，妳忠於周家，死後是周家人，周家子孫永遠供奉，妳若一味袒護弟弟，死後許家決不會把一個出嫁的你來永遠供奉，這是妳自己應該弄清楚的，世俗中，只有永遠爲子孫紀念的祖輩，可有永遠爲侄孫輩祀奉的人？不管妳如何待他們好，他們也不會當妳是自己人！」

周大娘長期以來都是偏袒弟弟，爲弟弟做了許多不利丈夫的事，結果累得小姑慘死，丈夫也走入歧途，捫心自問，既對丈夫不起，也對弟弟沒有好處。這兩年來，她已有悔意，但是泥足深陷，難以自拔，又怕弟弟因她夫婦而犧牲，終於還是苦忍，她希望早日殺了任申，了却弟弟心願，沒有了他的威脅，從此就可以讓弟弟從新做人，自己夫妻也可以脫出老爺子控制。但林伯分析利害關係，說任申被殺之後，老爺子無所懼，而任申有不少朋友，假如老爺子公開任申是周氏夫婦所殺的，任申朋友必找周氏夫婦復仇，這時候，周氏除了更受老爺子控制之外，別無他路可走，老爺子迫周彤趕快動手，原因就在此。

周大娘從來不會想到這一點，所以從來不曾好好替丈夫想過。此刻看了周麗珠寫給任申的信，看了弟弟所用的暗器，聽了林伯的分析，再細想這十多年來的經歷，她悔恨交迸，向丈夫認錯了！

任申回來再告以一切，林伯便叫周氏夫婦留在洞內，他們去找老爺子算帳，周彤道：「我也去，我要親手報仇，才消心頭大恨！」

「你陪陪大娘吧！她心情不好，你不該在這個時候離開她！」林伯說。

「不！我要親眼看看，親自聽聽華生是否眞個如此之壞，連我也要加害，如果是這樣，我也不放過他！」周大娘憤然道。

林伯知不能勸，便叫小三子照顧她，因爲小三子是個小孩子，不必顧忌甚麼男女授受不親的禮節，小三子但求有機會參與就高興了，甚麼也答應了，於是他與周氏夫妻一起。

任申帶着各人到樂森那裡，聽得樂森大聲說：「劉天雄是甚麼東西，也敢來挑剔我，作威作福，我才不怕，他有膽再來，看我會不會宰了他！」

「二爺，話不是那麼說，你不錯是個硬漢子，可是，你我都有勇無謀，腸子不會拐彎，不懂得害人的。劉天雄就不同，他這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張油嘴，活的可以說成死的，死的可以說成活的，別的不必說，單以姓許的那混蛋吧！他不是上了劉天雄的當？鬧得傾家蕩產，無家可歸，他利用姓許的，還害了姓周的和姓任的結成了寃家，你想，人家原本是好朋友，也經不起劉天雄一挑一撥，就成了仇人！要不是姓任的膽小，逃了，躲起來，這兩家人早已完蛋了，事過十多年了，姓劉的還不肯罷手，結果，姓周的又做了大傻瓜，找了上來，還約了時間，二爺，這就是樣子，你與老爺子雖然有深厚的交情，只怕也抵擋不住姓劉的三挑四撥呢！」

「別提這個了！你看那姓周的能勝得過姓任的？」

「依我看他們都活不了……」

「爲甚麼？」

「這很簡單，姓周的勝了，姓任的當然活不了，但今後姓周的就如被扣上籠頭的馬，穿上鼻環的牛，苦處更多；若是姓任的勝了，鬥場早已埋下炸藥，只要老爺子一按機關，炸藥爆炸，他們都沒命了！」

「老爺子捨得？不是說，老爺已經和姓許的約定了，只要老爺子替他報了仇，解除了威脅，他就設法制服姐姐，讓老頭子得償所願的？」

「這個……」周大娘想不到弟弟如此之壞，居然出賣她，一氣之下，顧不了後果，就要衝進去，周彤與小三子也阻攔不了她，周彤大吼一聲，便搶先撲了進去，把陳德的話打斷了。

陳德靠邊坐着，樂森與秋菊兩個都赤裸着身子躲在布幕之後，聽得異响，樂森探頭外望，看到周氏

夫婦和一個小孩子，膽子更壯了，厲聲喝道：「周彤，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豈容得你亂闖？」

「你少給我擺架子，快爬出來！」周彤搶前一把抓住布幕就扯了下來，小三子看到哈哈大笑，周大娘登時臉紅。

原來樂森和秋菊來不及穿衣，都是身無寸縷，但秋菊鑽進了被子裡，樂森則全身裸露了。

「看招！」陳德向周彤首先進攻。

「羞呀羞！不穿衣不穿褲，光着肚皮，打出屁股！」小三子可高興了，也拍着手，唱起歌來，還走過去重重的打了樂森兩下屁股，兩個掌印登時現了出來。

樂森不但挨痛，而且受辱，顧不得穿衣褲，就回身撲向小三子，小三子可眞靈活，他一閃，躲進了床底，樂森蹲下抓他，他已從另一邊鑽了出來，順手一揮一抖，小手連揮，掌影急閃，在秋菊尖聲驚叫中，一連在她的屁股打了幾下，痛得她亂滾，幾乎掉下床去，豐腴雪白的屁股馬上現出縱橫交錯的掌印。

小三子只有十三歲，根本無男女情慾可言，他祇是頑皮慣了，平日跟小朋友鬥快跑，鬥跳遠，鬥泅水，輸了屁股要挨揍，他這時不用鬥就可以揍人屁股，自然是十分開心，他只是好鬧好玩，與色情不沾邊的。

但在樂森與秋菊來說，却受不了，周大娘也看得眉頭皺了起來。

周彤的功力原比陳德爲高，又氣極拚命，陳德如何應付得了？加以周大娘不願再面對兩條無恥肉蟲，轉面幫助丈夫，夫妻合力，很快就解決了陳德。

周彤過去幫忙小三子，接下了樂森，打得十分激烈。周彤素知樂森武功甚高，被老爺子倚爲左右手，甚爲得寵，但交上手却覺得其功力不過如是，遠不如所傳之甚，初時不解，繼而恍然大悟，因爲兩條肉蟲在一起，正好說明了一切，毋須任何解釋了。

周彤明白了情形之後，自是大爲高興，但最開心的還是小三子，他根本不把秋菊當作是一個成熟的女人，把她看成他平日嬉戲中的小伙伴，打她屁股，呵她胳窩，捏她鼻子，把她弄得啼笑皆非，雙手掩上遮下，忙個不了，小三子却笑個不停。

後來還是周大娘看不過眼，也基於女人的同情心，喝住小三子，讓她穿上衣褲，她有感於周大娘，她也把所知的都告訴了周大娘，聽得周大娘驚心動魄，因爲由秋菊口中講出的，比林伯估計更駭人聽聞，關於許華生的惡行也令人髮指，她已下定決心，不再爲這個惡弟弟作護身符了！

秋菊說發生了這種事，不但老爺子不會放過她，她自己也覺得無臉見人，曾企圖自殺，給大娘救了，並向她解說，認爲這是受老妖怪所迫害，不是秋菊的錯，正如她自己十多年來，糊糊塗塗受人愚弄一樣，固然自己難辭其咎，但罪魁禍首不是自己，只要知錯能改，將來仍可以自新，甚至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事，小三子也向她道歉，說剛才只是跟她玩玩，要不，他一掌就已把她打死了，說時，猝然打出一掌，連石頭也碎裂了，證明他說的是實話，秋菊得到周大娘勸解原諒，總算打消自殺的念頭，再三稱謝，後來，她們還成爲乾娘乾女兒了呢！

林伯與任申兩個人一直守在外邊沒有進內，他們對周氏夫妻及小三子倒是十分信任，相信他們不會有危險，可是過了一會兒，林伯進入，便對小三子說：「你怎麼偷懶，要周伯伯做這種工作？還不快去宰肥羊？」

小三子一笑，就朝樂森走去，繞着他，口中唱着宰肥羊，劏肥牛的歌兒，揮拳吐掌，竟打得樂森兩眼發黑，痛徹五內，他終於支持不住，死在周彤的掌下。

外面這時已傳出人聲，各人屏息靜待，正感到難耐，突然傳出一聲嬌叱：「賤賊，拿命過來！」

「嗯，阿芷來了！」任申色然而喜，便向人聲來處走去，耳邊聽到一個細細的聲音：「別提及我們，免得嚇走敵人又添麻煩了！」這是林伯的聲音，任申聽得出來，心中有數了。

「阿芷，妳在那裡，不要慌，我來幫妳。」任申揚聲大叫，安定妻子的心。

任芷找尋丈夫，久無消息，正感焦灼，突然聽到他的聲音，知他仍然無恙，當然心花怒放，高興地回答道：「一中，我在這裡，你放心，三五個兔崽子還不在我眼中，你怎麼啦，你不是和林伯，周大哥他們在一起？他們呢？」

「他們？別提了，等一會告訴妳。」說着話，已經現身在附近了。

在任芷來說，當然最重要的是丈夫，丈夫既然安全，別的事變得次要了，她因爲分神和丈夫說話，曾經放鬆了反攻，只採守勢，見到丈夫之後，心境歡暢，精神大振，攻勢更加凌厲，劉天雄便支持不住了，他發出求救聲，很快就有回音，有人問甚麼事，他說發現了任申夫妻兩人，再無別人，同時叫人分頭搜索迎截，免得敵人漏網，遺留後患。

任申見妻子攻勢凌厲，已控制了大局，便勸她不要急速下殺手，要讓他多看幾眼劉天雄死前的痛苦表情，他這個要求，任芷以爲他恨透了劉天雄，才會有此想法，自然不會拒絕，沒想到任申却是利用劉天雄怕死發出求救的叫聲加速敵人到來！

老爺子眞個來了，而且來得十分陰險，悄悄的由左邊而來，却叫許華生、駱通、邢安等一羣人大搖大擺的由右邊來，引人注意右邊。

任芷喝問劉天雄，許華生到那裡去，任申質問劉天雄，爲甚麼要害他？劉天雄只是笑，不作回答。

任芷道：「一中，你別問他，他是替人背黑鍋，害你的，全是陳堂，我都查明白了，這白狼幫中沒有一個是好人，而陳堂更壞，我已把他宰了！」

「好，我們先殺了他們，再慢慢的說！」任申也出手了，夫婦一個使劍，一個用一條六尺長的布帶，兩夫妻聯手，帶遠攻，劍攻近，劉天雄首當其衝，他給任申一劍迫退，就挨上任芷一下，脖子給纏上了，喘不過氣，根本無法用力，任申挺前一步，把他刺過前後通透。

任芷手一抖，喝了一聲「去！」把劉天雄的屍體抖開，擲向許華生、駱通、邢安身上，嚇得他們當堂走避，混亂中，任氏夫妻已經到了他們身邊，任芷展開輕快身法，各人祇見她身如風飄，疾快無倫，轉眼之間，三個人已死在她的手中，其他人便膽怯，失去鬥志了。

老爺子看了一會，不見有人出面幫助，自信可以尅制得住任氏夫妻，便現身出來，冷冷地說道：「任大俠果然身手非凡，名不虛傳，任大娘一身輕功，尤其出類拔萃，能獨步江湖，總算得世間罕見，難覓對手，似妳這般年紀，居然有此身手，本來前途無可限量，只是可惜……」他突然停住不說，怔怔的瞪着任大娘輕輕的嘆息，似有無限的婉惜。

「老賊，你別吞吞吐吐，有未了的後事要說，就快說吧！別貓哭耗子了！」任大娘說。

「不！我是眞的可惜你難逃劫運，無法再鬥下去了！」

「不見得吧！鐵叫子！」突然傳來林伯的聲音，「你還是爲自己有今日的下場惋惜吧！世人多盲目，不知自哀而哀人，你早年聰穎過人，若走正途，現在可以名滿天下，受人敬仰了，但你却捨正途而不行，甘爲邪道張目，積數十年惡果，才有今日，還有甚麼話說，還要我動手？」

「師兄，我能死在你手中，總算還是值得，你動手吧！」他把劍一拋，望着林伯，林伯熱淚盈眶，情緒激動地說：「師弟，以你之聰明，本可使師門光大下去，可是你，唉！眞想不到……哎呀！你好狠啊！」林伯身子一閃，左手一撈，右掌隨發，鐵叫子以爲趁師兄不覺發射出暗器必可得手，不料仍是瞞不過師兄，不得不硬接師兄一掌，被震得退了兩步，感到胸口發熱，血氣翻騰，於是急忙凝住一口氣，站着不動。

林伯也退了兩步，身軀搖晃了幾下，沒有立即再出手，看來他們都受傷了。

鐵叫子緩過一口氣，見師兄依然呆立不動，就知他傷得比自己重，心念一轉，殺心頓起，吸一口氣，疾撲林伯，希望把他殺掉，永除後患，今後就無所懼了。

怎知他身形一起，任芷立即就搶着擋在林伯前面，舉掌硬接鐵叫子攻勢，雙方接了一掌，任芷斜退一步，打了一個轉，冷笑一聲，飛身反撲。

鐵叫子挨了一掌，覺得比拚師兄一掌更爲難受，可能是受傷在先，未完全復原，只覺得五臟六腑彷似倒過來一樣，他來不及調息，任芷又已攻到，他不敢硬接，只好走避，但他如何躲得過任芷的追擊，結果背中一掌，立即吐紅，回身硬接，再在倒退中口噴鮮血，搖搖欲墜。

這時候周大娘找上了弟弟，痛責之下，再予痛擊，周彤幫助妻子，小三子更阻他逃路，在鐵叫子自刎倒地之際，周大娘也背轉了身，讓小三子宰了許華生。

任、周兩家經此之後，又復是好友，但已都是中年人，心情已和過去有別了！

（全文完）

江湖兒女英雄故事／石破天・文
可　飛・圖

大盜忠魂未了情

行俠不惜生命　仗義甘負惡名

洛陽城一夜之間人心惶惶，只因近來遠近轟傳，令女子聞名膽落之脂粉盜，猶似旋風般，在大鬧開封之後，竟又現跡洛陽，致使生得略爲娟好的女子連白天也不敢出門，生怕被採花盜看上了，那就等於接着了閻王令。

這日，正是脂粉盜出現洛陽的第三日，東大街慶居茶樓來了兩位客人，他們剛坐下，便喊道：「堂倌！」

即刻便跑來了個店小二模樣的人應道：「來了，客官可要些什麼？」

其中一位長着一副美鬍子客人說道：「不忙，倒是有些事先請小二哥幫忙。」

那個店小二忙把手搖着連說：「不敢當，不敢當，不敢當，請說，請……」

他話還沒說完，只見另外那位長着紫銅膚色，身材偉岸的客人，隔空微微向他揚手說道：「坐下再說吧！」

不知如何，那個店小二竟是身不由主的真個坐了下來，掌上不知何時也被人放上一塊銀錠，他慌忙打量那兩位客人，卻禁不住心頭忐忑，楞在那裡。

還是那位長着美鬍子的客人向他打趣道：「怎麼，小二哥嫌少麼？」

那個店小二連忙答道：「啊！啊！不……這……」

他又望望自己手上的銀子，模樣怪極了。

那位美鬍子客人說：「小意思，小二哥就拿去換酒喝吧！祇是常言道，無功不受祿，我等也有事相求。」

那個店小二忙道：「只要小的辦得到的，客官請說吧！」

那位美鬍子客人道：「那便相煩詳告前夜此地發生的案情。」

那個店小二聽着心中嘀咕，便囁嚅地問道：「客官是說那樁採花的……」

這時那位身材偉岸、紫銅膚色的客人，沒好氣的喝道：「這還用問？快說！」

那店小二驚惶道：「是，是，這是……這可驚人啦……聽說前夜三更時分，府尹內弟謝常喜貴人內院，被脂粉盜闖入，擄去一名內眷不說，還賠了護院武師三條人命哪！」

那位美鬍子客人問道：「那位女眷跟謝貴人是怎麼個關係？」

店小二答道：「這個小的不大清楚。」

美鬍子客問道：「有人見過兇犯嗎？」

店小二答道：「沒哩，因爲蒙上臉的。哦！對啦，聽說他曾在墻上留下標記，是什麼兩輪日月環齒，旁邊還寫上了『粉盜』二字的字樣。」

美鬍子客人不覺像是自言自語地道：「日月環齒？粉盜？」然後，他霍然地問道：「他使的是什麼兵器？」

店小二答道：「這個可難了，因爲見過他兵器的三位武師全給殺了！」

那位紫銅膚色客人聽到這裡，竟是憤憤的罵道：「酒囊飯袋，死了活該！」

可是那位美鬍客人却是繼續的問：「那麼，三位武師身上的傷痕可是驗過了？是給什麼兵器傷着的？」

店小二答道：「聽說傷痕犬牙交錯，顯然是給嵌齒的兵器打傷的哩！」

那位紫銅膚色客人忽然擊桌低喝道：「好傢伙，竟然是他！」

那位美鬍子客人連忙制止道：「老三，少衝動行麼？你怎能一下子斷定是他？」

那位紫銅膚色客人氣虎虎的罵道：「我說過那王八羔子，會使這奇門兵器的，不是他還能是誰？老二，剛才店小二說什麼來着？標記是兩輪日月環齒，這不分明是老大……」

那位美鬍子客人突然加以喝止道：「老三，住口！」然後向店小二說道：「小二哥，沒你的事了，去泡壺茶來吧！」

他等店小二應着走了，才回頭低低的向紫銅膚色客人說道：「這裡是是非之地，等閒別胡亂說話，我看那傢伙一時三刻尚不會離開洛陽，等下便先找店投宿，待夜裡查探好了。」

那位紫銅膚色客人答道：「就這樣辦吧。」

然後哼了聲道：「這個惡徒，碰上老子沒別的，三刀六洞！」

這時，正好店小二泡上了茶，那位美鬍子客人便說：「好哩！好哩！老三，喝完茶走路。」

他倆喝過茶，結了賬，離開慶居茶館便往找店投宿，當晚四出查察，却是毫無端倪。豈料翌日，整個洛陽竟再次沸騰起來，原來採花盜又二入謝府做案。這次雖沒傷人，可是更令人驚愕的是，謝府護院總領班殷解元，竟在會過採花盜的當晚，突然留柬出走，不知所踪。

那美鬍客及那紫銅膚色客人聽了面面相覷，驚疑不已。

紫銅膚色客人說道：「我年鐵虎可給弄糊塗了，現在且讓宗平春老二你來分解吧！」

那位叫宗平春的美鬍客說道：「嘿！昨晚我哥兒倆算是白忙了，怎麼也沒想到採花盜竟敢再闖謝府，因此那邊倒被疏忽了，而且護院總領班竟在這檔口留柬出走，這可眞敎……」他說到這裡，突然附耳向年鐵虎低聲道：「來！老三，今晚……」

* * *

這晚初更時分，偌大一座謝府顯得黑沉沉的，看似很平靜，可是就在過了一個更次之後，突然之間，謝府院內响起了「嗯……嗯……」之聲，接着整座府第燈火齊明，就在此時，謝府後院一條黑影冲天而起，在越過院墻的同時，身子突然憑空轉折，手臂順勢作弧形疾掠間，但聞兩聲慘叫，兩個意圖追踪的人，頭顱剛露出墻頭，即被一件齒輪兵器傷着，身子便懸空跌翻在墻內地上。

那條爬墻的黑影一招得手，正要飄身落地，下望間，突見自己將要落脚的地方正有兩人蓄勢以待，他不覺「嘿」地冷笑，雙脚凌空虛剪，人就憑空縱掠數尺，然後，像流星般墜落地上，接着足尖連點，疾向前奔，那兩人見他避過合擊，喝了一聲：「那裡走！」便發力追了下去。

轉眼奔出數十丈，忽地前面又出現了一雙男女，那男的先是手一揚，一道藍焰竄空而上，然後兩人才倏地一齊掠出去攔截，可是，那條前奔的黑影竟視若無睹，繼續奔前，攔道的人見他堪堪奔近，兵刃同時前舉，並齊聲喝道：「站住！」

怎料剛出口，突覺眼前一花，一般從頭頂縱掠而過，兩人回頭望去，那黑影左手竟然尚環抱着一個女子，雖然那是敵人，也禁不住同聲喝彩：「好俊的身手！」然後發勁的追了下去。

前奔的那條黑影，奔行速度時緩時急，竟似有意跟追趕的四人若即若離的，那最先在府墻外圍攔截的兩人看得心裡狐疑，即急奔而上，其中一人向前面兩人說道：「朋友請留意，那傢伙似乎有詐。」

前面兩人中男的道：「不妨事，這裡雖是荒郊，却未靠樹林，諒他也弄不出什麼名堂來，大家留點神便行了。」

他並未回頭，邊跑邊繼續說道：「聽聲音，尊駕可是宗平春大哥？」

宗平春答道：「正是，同行的還有義弟年鐵虎。」但心中却奇怪道：「怎麼我却不認得這雙男女？」於是便問道：「尊駕是……」

前面那男的忙答道：「在下洛陽捕快華子瑜，這是舍妹華舒雲。」

「哦！失敬，失敬。」

宗平春不置可否含糊的答道：

捕快華子瑜聞絃知意，他目注

前面黑影，奔行如故的說道：「在下日前在客店裡跟兩位曾有數面之緣，只是洛陽地面出了案子，在下因職責在身，當時不便露面，還得請兩位包涵包涵。」

這時宗平春才釋然的說道：「原來如此。」接着華子瑜「咦」地一聲，忽然放慢脚步，說道：「大家小心，那傢伙在歇着哩，大夥兒散開上！」

年鐵虎應聲「好」字，便當先朝那黑影奔去，後面三人却以品字形向前逼近。

黑暗中視綫所及的，但見那黑影幪着面，一身夜行衣靠，左手環抱着的女子，現在却兩手繞頸，雙脚環腰的伏在他背上。他面對欺近身前的四人還是木然不動，只是兩手分握一件外套尖齒的輪形兵刃喝道：「在下與各位素無瓜葛，何故苦苦相逼？」

華子瑜聽得不怒反笑：「在下洛陽捕快華子瑜，粉盜跟捕快竟無瓜葛嗎？」

那黑影冷然道：「這只好怨你自己吃着這門子飯吧？」

華子瑜喝道：「對了，那你就得還個公道來！」說道，一抖三節棍正要攻前，却被年鐵虎阻止道：「華兄慢來，讓老子先問問這個惡徒。」

他接着前行幾步，向那黑影喝道：「你還認得老子嗎？」

那黑影竟是充耳不聞，年鐵虎不由怒喝道：「好個韋岱山，還不棄械投降？」

那黑影似乎自承身份的冷冷說道：「憑你也配？」

年鐵虎只聽得怒火冲天，大喝道：「惡徒接掌！」揚掌攻去，那黑影飄身後退，邊退邊說：「亮鐵膽吧！免得徒自取辱。」

年鐵虎氣虎虎的說道：「老子就憑一雙肉掌，殺了你這逆徒！」說着，又呼呼連攻數掌，那黑影還是不招架的飄身引退。

宗平春冷眼旁觀，那女子似乎穴道並未受制，否則便不能手足並纏的，穩伏在那黑影背上，再則那黑影並未把年鐵虎放在心上，於是突地竄上，攔身在年鐵虎之前說：「老三，魯莽不得，你且先退下。」

年鐵虎氣憤道：「老二，你眞他媽的莫名其妙，我就是不退！」

宗平春也不理會年鐵虎，向那黑影說道：「韋岱山，你敢以下犯上？」

那黑影只「哼」了一聲。

宗平春說道：「別裝蒜，你手上雙輪何來？老大何在？快說！」

那黑影淡然說道：「尊駕問我，我却去問誰？」

宗平春勃然道：「嘿！推得好乾淨啊，韋岱山，你祇擄劫婦女便已死有餘辜，何況尚負弑師嫌疑？哼！今日實在容你不得。」宗平春雙刀展勢，然後向身後三人說道：「大夥兒上，除惡務盡，不要理會江湖上那一套規矩。」

剎那間，四股兵刃構成天羅地網，那黑影隨即陷入圍攻圈內，可是他仍然鎮定如恒，雙輪交替，鎖、剪、掠、削。別看他背上還負着一個人，其實如此一來，反教那圍攻的四人投鼠忌器，因生怕傷及那女子，便很少向他背部招呼了。

宗平春看看不是辦法，立即連環進刀，趁那黑影只顧還招時，便向那女子叫道：「姑娘，妳身上並未受制，快下來，快！」

豈料那女子却道：「各位便請少管閒事行麼？」

就在宗平春聽得驚愕間，驟聞「噹郎」一聲，右刀竟被日月齒輪削斷，他急忙左刀迴護，前馬作後馬疾退，却聽華子瑜說道：「宗兄別忙，後援快到了，纏住他便行啦！」

那黑影聽着陡地心頭一震，險些被華子瑜的三節棍掃中下盤，他突然弓腰騰閃，在避過棍勢的剎那間，右手的齒輪順勢向貼地棍身俯掠，三節棍立刻少了一節。

他人未落地，面前却已劍光耀眼，只見他不避反進，左手日月輪迎着劍光向姓外面一帶一絞，雙足凌空連踢，但聞華舒雲「噯唷」連聲，原來她手中劍不但被絞脫，同時腰部中腿倒在地下。

那黑影便趁隙躍出包圍圈，並擧脚踏在華舒雲頭上，喝道：「各位還不住手？」

華子瑜眼看妹子被制，便乾笑道：「朋友，今晚算你僥倖。」

那黑影冷然道：「那也未必，在下今晚實在無意傷人。」

華子瑜冷笑一聲，道：「好！算你有種，劃下道來吧。」

那黑影先不回答，却問道：「這位姑娘是誰？」

華子瑜道：「那是舍妹。」

那黑影說道：「很好，既然閣下還有後援，好漢不吃眼前虧，就請令妹陪行一程。」

他說着，順手摟起華舒雲，續道：「各位，少安毋躁，回城吧！在下擔保華姑娘少不了一根汗毛，但話得說回來，各位如苦苦相躡，那可莫怪在下無禮，失陪了！」話剛脫口，人已落荒疾奔而去。

* * *

這夜正是月黑風高，荒野像死去般靜寂，那黑影奔跑了約數盞茶時間，前面已出現了一片矮林。

那黑影停下步來，然後將華舒雲放下道：「姑娘請回吧！」

可是華舒雲却只顧蹲着身子說：「我……我……」

原來她剛才腰際挨的一脚着實不輕，這時不要說擧步，便連站直身子也辦不到，如果她在這深夜荒郊呆下去，確實不是滋味，但面對這個大盜，危險性更大，所以她實在不知該當如何才是。

可是那黑影豈能不把這些看在眼裡，他略爲沉吟，回身重把華舒雲挾在腋下穿過那片矮林，前面是一望無際的田野，那黑影略略辨別方向，隨即向田野西南疾馳，片刻間前面出現一座大山，那黑影來到山脚，更不稍緩，發勁登山，直到山腰方才停下。

然後他熟稔地撥開一處亂草，再移開一塊山石，那裡便露出一個洞穴，他先要背上的女子爬下，然後才把華舒雲送進洞穴說：「姑娘請先歇歇，我去去便回。」

華舒雲却沒理他，只在顧慮自己的處境，她想：「如果那傢伙回來對自己無禮怎辦？那也只好拚死相抗了。」回頭又想：「他說去去便回，還不是去糟蹋那女子。」她一會兒替那女子擔憂，一會兒想着自己的處境，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突然洞口黑影一閃，她正要喝問是誰，那黑影好快，「呼」地已把火摺燃着，華舒雲藉火光審視，還不是那個採花大盜！這陣工夫便回來了，臉上還是以黑布幪着，看到便令人感到驚怖。

華舒雲不自覺地向洞壁後移，那黑影却從懷中掏出藥丸，說道：「服下它，姑娘，天明前就不會腰痛了。」

華舒雲推却道：「不！」

黑影不由冷冷的道：「倘若本人要用强，還不須假借下三濫門徑，既然姑娘信不過，不服也罷，那就躺下養養神吧！」

華舒雲不但沒躺下，而且雙眼還全神地注視着他，那黑影若有所覺，他不動聲色的從靴際拔出匕首，向華舒雲拋去道：「拿着吧！」

華舒雲接着匕首，膽子陡壯，問道：「那女子呢？你把她怎麼樣？」

那黑影道：「妳管不着。」

華舒雲揚揚匕首，說道：「我管不着，它管得着嗎？」

那黑影怔然，仰頭良久，接着竟點頭道：「好，問吧！」

華舒雲道：「你逞强後把她殺了？」

那黑影答道：「沒有這回事。」

華舒雲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黑影回答道：「韋岱山。」

華舒雲道：「那你確是宗、年二兄要找的那人了？」

那叫韋岱山的人答道：「正是。」

華舒雲至此只「哼」了一聲，便不再往下問。那韋岱山却自言自語的沉吟着：「粉盜只爲護花，身負惡名由他！」

華舒雲霍然地問：「這話作何解釋？」

韋岱山答道：「姑娘窮問作什麼？問心無愧，信疑由人好了！」

華舒雲越聽越覺得這個大盜顯得特異，不由說道：「閣下也會捫心自問，那倒奇了？」

韋岱山「嘿」然說道：「奇怪的事還多着，姑娘少費心吧！還是稍息爲是，反正手中有的是匕首，也不怕韋某有何異動。」

他說罷，自顧把身子貼着接近洞壁口處，正要作假寐之際，却聽得華舒雲叫道：「韋兄……」

韋岱山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華舒雲道：「韋兄可否把面罩揭下？」

韋岱山哈哈地笑着答道：「任何人在表示不信任韋某之前，恕韋某辦不到。」

華舒雲道：「假如小妹表示相信呢？」

韋岱山不假思索的說道：「那便請服下這藥丸。」

華舒雲毅然道：「好吧！拿來吧！」

她接過藥丸服下，忽然眼前一亮，原來韋岱山接着把面罩除下，只見一張英氣勃勃，風姿爽朗的臉容呈現在她面前，她不禁看得呆了，心想：「長得如此美好的一個人，而且身懷超人藝業，竟會幹着……」她竟不自禁脫口而出：「韋兄，實在可惜啊！」

韋岱山那有不知絃外之音，他淡然的說：「韋某的事，實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如姑娘信任，日後當知韋某的爲人。」

華舒雲喃喃地應着，人却陷入深思，這個採花的「粉盜」竟然顯出這副特異的言行，她眞不敢相信洛陽城的劫掠少女事件，會出在眼前這個人身上，於是說道：「韋兄，看你似有難言的隱衷啊？」

韋岱山不置可否的道：「那隨姑娘猜測吧。」他隨即向洞外望望天色，續道：「語道長夜漫漫，可是今夜却怎麼這樣的快過？天都快亮哩，姑娘，服了藥腰痛好些嗎？」

華舒雲試看直着身子行了幾步，答道：「好多了，多謝韋兄。」

韋岱山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姑娘不須客氣。」他說着走出洞口，回頭又道：「這個時候姑娘也該回去了，出來吧！」

華舒雲應着走了出來，韋岱山攙着她下到山脚，然後說道：「姑娘循東北面直行，即回原路，好了，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華舒雲正想說些什麼，只見韋

岱山已回身向上奔去，這時，她忽地感到若有所失，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想起這晚的遭遇，她面對一個令女子喪魂膽落的脂粉大盜，竟安然無事，而且韋岱山的那些特異言行，說什麼他也不該是……

華舒雲整個人都陷進了沉思中，以致也不知已行走了多少路。這時，日上三竿，野風吹來份外清涼，她不覺間已然回到原道。

便在這時，草叢中突然躍出兩人，叫道：「華姑娘妳回來了。」

華舒雲抬頭望去，原來正是昨晚他哥哥放信號箭招來的後援，可能是自己被擄後才趕到。

同時，見自己一夜未回，便在這一帶查察着，於是華舒雲致謝道：「辛苦兩位了，家兄呢？」

其中一人道：「令兄待在後面，我等這就去見他。」

於是三人繼續前行，當來到昨晚激鬥的地方，華子瑜、宗平春、年鐵虎都全在這裡，此外還多了三人，當然這三人也是華子瑜放信號招來的後援了。

華子瑜見到了妹子，便放下了心頭大石，問道：「怎麼這時候才回來？眞教人擔心透了，那斯一直把妳帶到落脚點，却扣着不放妳，是嗎？」

華舒雲覺得這時跟眾人解釋實非其時，恐怕會越說越糟，不說，便連自己也會被人懷疑跟那大盜不知搞些什麼，便只好含糊的道：「是的，我是乘他不備偷跑回來了！」

華子瑜問道：「妳身子沒有事？」

華舒雲自然明白哥哥問的是另一回事，便答道：「沒事。」

這時宗平春插口道：「既然華姑娘是從那斯落脚點逃回來的，那便不愁摸不到他的巢穴了，現在徵求各位意見，要不要主動出擊，把那斯一舉殲滅？」

眾人還未答話，年鐵虎却已嘩啦嘩啦的大叫道：「當然是主動的出擊呀，還商量個屁？他媽的，這個逆徒多留一刻在世眞是丟人現眼啦！」

華子瑜說道：「年兄說得是，那就事不宜遲，因爲既然舍妹走脫，那斯恐怕落脚地點被洩，今早開溜那便徒勞了，現在即時展開行動如何？」

眾人同聲應了聲：「好！」華子瑜便回頭向華舒雲說：「妹妹，妳帶路吧！」

華舒雲這時實在感到爲難，想跟眾人說個始末，却知道在這個檔口實在無法說得明白，不過要她帶路去找韋岱山，這又如何使得？正感進退維谷之際，華子瑜却低聲道：「妹妹妳是怎麼哩，走吧！」

這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她只得希望到時韋岱山已聞風逸逃那便好了。

＊　　＊　　＊

華子瑜一行九人，迅速地向洛陽荒郊西南面一座大山進發，當來到山脚的時候，眾人隨即把隊伍拉長，以縱線向山腰竄躍而上。

未幾，他們來到山腰一處亂草蔓生的山壁，九個人倒有八個人立即作弧形展開，嚴密把山壁圍住。

那置身在包圍圈外的一人是華舒雲，因爲她腰部受傷，正好藉故置身事外。

這時，她遠遠的倚在一塊山石旁，心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却只盼韋岱山已然走了，那這一場殊死搏鬥便不鬥自散了。

她正在心潮翻騰，便聞她哥哥向蔓草叢生的山壁發話：「閣下出來吧！」

隔了好一會兒，還不見動靜，年鐵虎便喝罵：「好小子，扮縮頭烏龜嗎？」

便在這時，亂草沙沙連聲，接着「察」地竄出一人，幪着面，一身黑衣密扣，手中日月雙輪迎着陽光生輝。

他往弧形圈一站，先不發話，却望着遠遠倚在山石旁的華舒雲愴然道：「華姑娘，妳好啊！」

華舒雲那有聽不出語意，她心中一陣難受，也不知該說些什麼，便只好低下了頭來。

韋岱山把視綫收回，向圍着他的八人冷冷說道：「韋某今日有幸，以一敵八，死亦無憾了。」

華子瑜道：「閣下不必使用激將法，除惡務盡，我等八人，是合擊定了，閣下還有什麼交代嗎？」

韋岱山突然大喝道：「交代生死！」

他話出人動，飄身直搶華子瑜，華子瑜掄起三節棍擋架，可是韋岱山却中途斜掠，側攻年鐵虎，只見輪影一揚，年鐵虎的鐵膽同時攻向韋岱山面門。他正要年鐵虎有此一着，日月輪圈疾地套向鐵膽，跟着縱輪迴轉，年鐵虎竟就拿捏不住，鐵膽被日月輪絞去。

韋岱山得理不饒人，日月輪帶着呼嘯聲相繼向年鐵虎上路進迫，他這招志不在傷人，只伺年鐵虎閃避，他便可以趁空隙躍出包圍網。

正在這檔口，宗平春右刀及時遞出，只聽「噹郎」一聲響，刀輪相撞，發出一陣耀眼的火花。

宗平春更不敢怠慢，左刀接着攔腰削去。

韋岱山見突圍不成，他防背後受襲，不敢後躍，便騰身上竄避過刀勢，然後像大鳥般，雙輪平舉，翻身重回地上。

這時，放眼掃視，圈子反而擴大了，原來當他縱身上騰之際，眾人防他凌空越圍，便不約而同的把圈子放大。

這時，距離拉遠，韋岱山反而難於發起突襲，便索性凝立圈中，靜以待變。

如此僵持了好一陣子，突然兩根長槍從左右發動攻擊。韋岱山不動聲息，待兩槍逼近，雙輪迅速左右分圈，並同時大喝：「撒手！」右邊那個漢子手中長槍竟應聲飛脫，但左邊那個漢子臂力極强，手中槍不但紋風不動，並且槍頭穿過輪圈直往他脅下刺去，喝了聲：「着！」

韋岱山即時着了道兒。

他見脅下受傷，心中狂怒，右輪迴轉疾削，但聽「克察」一聲，長槍應聲而折，而在槍頭與槍桿分家的同時，韋岱山並起脚往槍桿疾踢，那漢子猝不及防，額頭被强力回彈的槍桿打個正着，登時重傷倒地。

韋岱山意猶未足，正要趨前補上一輪，但其他六人已同時攻上，他只好旋輪回戰。只是脅下受傷，影响功力，大戰未幾，臂間又挨了宗平春一刀，這時宗平春見情勢略定，說道：「閣下到這時尚頑抗作甚？棄械吧！」

韋岱山冷哼道：「韋某今日虎落平陽，沒得說，可也別想韋某讓汝等鼠輩稱心如意。」

正說話間，一個疏神，腰際竟被華子瑜的三節棍掃個正着，他倒在地上的一刹那，雙輪脫手疾揚，但聞慘叫連聲，有兩個人登時被飛輪了賬。

與此同時，韋岱山從靴中拔出短刀，望着眾人加在他身上的兵刃道：「不勞鼠輩動手，韋某自行了斷！」

說着短刀疾往頸上一抹……

正在此時，突聞一個洪亮聲音叫道：「喂！大家住手！大家停手！」

眾人循聲往山下望去，只見一條人影邊叫邊疾奔而上，待眾人看得眞切，竟「啊」的一聲齊說：「殷解元！」

轉瞬間，殷解元已到達山腰，他一看現場，不由頻頻搖頭痛苦道：「唉！來遲了，來遲了！」

華子瑜奇怪問道：「殷兄，這話怎說？」

殷解元答道：「總之，一言難盡，不說也罷了。」

華子瑜也不强人所難，他趨前把韋岱山的黑布面罩揭下，看看搖搖頭道：「人倒生得年輕端好，只可惜着了魔道。」然後却轉向宗平春說：「宗兄，請借貴刀一用。」

殷解元知他心意，便說道：「採花盜既已伏誅，便即回裔，卸差銷案就行了，華兄就賞個薄面，讓殷某替他善後，並敎他留個全屍如何？」

華子瑜素知殷解元也非泛泛之輩，雖說他留柬謝府出走，以及現下這些言行，事必與韋岱山有所關連，但採花案已了結，多一事還不如少一事，便只得說道：「既是如此，恭敬不如從命，華某等告辭了。」

他說着，叫人背負起那兩個漢子的屍體，並向宗平春說：「宗、年二兄現下要回城嗎？」

宗平春答道：「華兄請先回吧，我等還得躭擱些兒。」

華子瑜知道彼等既與韋岱山頗有關係，定然有些事還待了結，便回頭招呼華舒雲道：「妹妹，走吧！」

這時，華舒雲心中一片空白，韋岱山壯烈自殺的情景，久久還歷歷在目，她木然的答道：「哥哥，你先回吧，等下我跟宗兄他們回去好了。」

華子瑜見妹妹今日從下山開始，神態即顯得異於往常，也不想相强，同時留她在此看看這些人在幹什麼也好，便說道：「好吧，那我們先走了。」

說着，便領着眾人下山去了。

華舒雲等他們走遠，再也抑制不住，撲身在韋岱山屍身前，掩面痛哭，道：「韋兄，是我害了你啊！」

宗平春聽着奇怪，便問道：「華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華舒雲便把被擄後的情形詳細叙述，宗平春只聽得連連點頭，說道：「原來有這等事，那我等也不要姑娘避嫌了。」他接着便對殷解元道：「殷兄，小弟與鐵虎，跟韋岱山頗有淵源，而觀兄言行，對韋岱山的事似乎頗有所知，能否見告一二？」

殷解元說道：「如此正好，小弟目睹韋岱山如此下場，也好藉此爲泉下人一舒胸中冤屈。」

＊　　＊　　＊

殷解元略停一下，然後緩緩仰頭，道出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兩年前，我還在河南六福鏢局幹保鏢生涯，一日，護鏢北上陽曲，回程時大夥兒無鏢一身輕，便以遊山玩水心情，乘船沿汾水南下，再入黃河，便在潼關附近着陸，準備折東而沿陸路返回洛陽。

那時，正藉傍晚，大夥兒在越過一片林野的時候，突聞西面傳來一陣兵器交擊之聲，我急忙伏身趨前察看，只見八條大漢正圍着一個年輕人在纏鬥。

那青年背上還背着一個中年人，他雙手分握一件鑲齒的輪形兵器迴旋飛舞，雖然滿身血漬，傷處不少，却還兀自作困獸之鬥。

我實在看得不是味兒，便先悄悄把帶來的弓箭手預佈在林野四週，然後露面喝道：「住手！住手！」

那些惡形惡相的大漢雖然停手了，但其中一人却兇狠狠的回頭問我：「閣下是什麼人？要淌混水嗎？」

我淡淡的說道：「還夠不上哩，可是閣下如此趕盡殺絕，却是爲何？」

那漢子喝道：「你管不着！」

我冷笑道：「好啊，我偏要管，讓你瞧瞧。」

說着，他揚手向四週打個手勢，登時弓箭手從林野間露出面來，他們全在彎弓搭箭對準打鬥現場。

那大漢瞥見這等陣仗，語氣早軟了半截，說道：「閣下意欲何爲？說吧！」

我說道：「無他，祇請各位即時撤出這地方。」

那大漢想了想，狠勁復發，喝道：「辦不到！」

我冷冷的問：「閣下不怕亂箭如蝗嗎？」

那大漢哼了聲道：「你要我等撤出，志在救那小子？那你放箭吧！那小子可不是同樣在做箭靶？」

我胸有成竹的說：「是的，可是死在箭下是死，死在刀下也是死，既然說什麼也救不了他，那便來個同歸於盡如何？哈！哈！閣下無妨再酌量酌量一下。」

我這句話並不是存心唬嚇，反正那年輕人跟我毫無關係，就算有關係又如何？既是救他不得，橫豎總得死了。

再者，那批惡漢實在顯得兇殘，死了也不寃，所以當時要是那大漢不肯就範，我確實是打算這樣做了。

那大漢聽我如此一說，着實猶豫了好一陣子，然後憤憤的說道：「那小子跟閣下是甚麼關係？」

我答道：「素昧生平，只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怎麼，兄台你想好了嗎？」

他恨恨的道：「好，就依你，可是老兄也得報個萬兒來。」

對付這些江湖惡漢，非要耍些滑頭不可，我佯作怒道：「這個時候你還配問？走！」

形勢比人强，那個大漢有恨無處發，只得悻悻然領着其餘七人離林野去了。

那個年輕人來到我面前，單膝跪地說道：「在下韋岱山，在陝西高陵老家遇仇，一路纏戰至此，眼看不免，今幸遇兄台，救援之恩，謹此再謝！」

我連忙扶起他道：「小事，小事！」

韋岱山抱拳道：「敢請教台甫？」

我答道：「在下河南六福鏢局殷解元，兄弟背着的是誰？」

韋岱山哽聲說道：「這是家師，日月輪商申。」

我說：「哦，原來是令師，他似乎已死去多時了。」

韋岱山悲聲的說道：「是的。」

接着翻身把商申放下，只見屍身傷痕纍纍，血跡俱是紫黑色，分明在苦戰途中，商申便在韋岱山背上傷重死亡了。

韋岱山隨即掘了一個土坑，草草把商申掩埋了。我便問：「兄弟怎不把令師運返原籍？」

韋岱山悲憤的道：「老家早被這批惡徒毀了，再想，小弟還得追躡仇家，往返頗感費時失事。」

我說道：「那也說得是，只是雙拳難敵四手，彼等人多，兄弟得小心些才行，免得徒自損折。」

韋岱山說道：「感謝兄台明教，小弟只好量力而爲。」他略停一下，續道：「家師尚有二位義弟，這次便因小弟這兩位師叔有事遠下龍州，少了一臂之力，致這批惡徒乘夜圍襲，家師全家被殺，老家更被彼等一把火毀了。家師與小弟當時同受十二人圍攻，雖然接連幹掉四人，但家師還是力戰受傷，我拚死背着家師突圍，沿途不斷跟啣尾窮追的惡徒苦戰，一直至此。」

我不覺讚道：「難得，難得。」接着問：「兄弟，你可知這幫惡徒怎地跟令師結上了仇的？」

韋岱山答道：「這個家師一向可沒跟小弟提及，直至遇襲那晚，家師才略略說起，只是其時事急，不暇細說，記得家師當時只說，這是一批綠林强徒，數年前在祁連山道因事與彼等結仇。」

* * *

宗平春聽到這裡，不禁怒聲喝罵：「他媽的趙赤熊，你竟然以怨報德的率衆偸襲，這也只怪老大當年一念之仁，致種下這個禍根。」

他停了一下，稍爲冷靜下來，繼續道：「殷兄，在下和年鐵虎，正是商申的兩位義弟，前年我倆因事南下龍州，回來目睹老大家園慘變，即涉足江湖，探索仇家下落，不意從採花案中發現老大的徒弟，竟是此案的元兇，由此在下即懷疑，他是犯上弒師的罪行，但今蒙殷兄賜示，眞相才得大白。」

殷解元嘆道：「未白的眞相還有的是。」

接着便繼續追述下去……

「自從那次跟韋岱山別過，便也再未謀面，隨後弟棄却鏢行，到謝府受任護院統領，原因雖說是爲了生活較穩定，職務也優悠自在，其實小弟更是爲了那次替韋岱山解圍之後，誠恐繼續護鏢，難免東奔西跑，終會有日跟這羣傢伙狹路相逢。

「弟護鏢已覺重責在身，再要時刻防範這批惡徒，加重精神負擔，以其如此，弟於是便决然引退。

「此事也不怕兩位見笑，認爲弟有托庇謝府之嫌，實在這種時刻在刀頭上討生活的日子，小弟不但覺得意倦，而且也厭怕了……」

宗平春和年鐵虎聽到這裡，就算是認爲殷解元藉謝府而作安身立命之所，也無法加以取笑，因爲人家總是爲了商申老大之事，才作着縮頭烏龜哩，於是他倆祇好默然。

* * *

半晌，殷解元接着再叙述下去：

直至最近，脂粉大盜夜闖謝府，那晚恰巧弟探親未歸，他擄去謝府貴人侍婢一人，並傷了三名護院武師，待採花盜二入謝府，弟和他遭遇上了，他雖然幪着面，但看手中雙輪，弟早已認出他身份，他揚手示意，小弟察他並無惡意，便跟着他出到荒郊。

他先把從謝府擄來的一名婢女放下，然後把面罩除下說：「兄台久違了，一向可好嗎？」

「托福，托福。」我接着仍然心存戒備的說：「兄弟怎麼幹這種勾當？而又竟是找上謝府來着，這不是跟殷某過不去嗎？」

韋岱山抱拳說道：「兄台莫怪，事先小弟並未知道兄台駐駕謝府哩。」

我說：「現下總知殷某在那邊混飯吃了吧？你請賞光賞光，把那名女子交還如何？」

這時我邊說邊盤算：倘若他拒絕怎辦？定會翻臉成仇，非鬥個生死不可？正籌思間，却聽韋岱山竟然爽快的點頭道：「使得，但請先讓小弟把別後情形細細道來。」

原來韋岱山自跟兄弟分別後，即一路躡訪仇踪，他直赴甘肅，兩年作各個擊破，把趙赤熊等人個別傷斃。

此後，他便浪跡江湖，雖感快意恩仇，然而放眼現世，却頗感胸懷落寞。有日，傍晚時分，他行經開封近郊一村落，在村前田陌上遇見一個婦人，只見她伏在地哭着，韋岱山便上前探問道：「大娘，發生了什麼事？」

那婦人轉頭望了他一下，竟不答話，却繼續哭喊如故。

那時韋岱山只得再問道：「大娘，發生什麼事？請說吧！或許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也說不定哩。」

那婦人這才搖頭道：「客官只是過路人，不濟事的，請上路吧！」

這時，韋岱山從懷中掏出一錠

銀子，說道：「大娘怎知在下不濟事？是為了錢銀之事嗎？」

那婦人說道：「雖不全是，可也有點關係。」

韋岱山聽得沒頭沒腦，便問：「大娘這話怎麼解釋？」

於是，那婦人這時才哽咽着詳細述道：「我家本是這村的農戶，年前丈夫死了，只留下母女二人，因人手不足，耕作不好，收成就差了，可是田租是非繳不可，我只好向縣城高維大紳士派來的掌櫃求情，請寬些時日，其實我也知道過些時也是毫無辦法，這點那個掌櫃的也看出來了，他說我家所欠田租共三年，今年是非繳不可的，否則他無法向高維大紳士交代。可是我那有能力繳租呀？那個掌櫃的便不由分說，令帶來的從人把我的女兒拖出門來，我氣急敗壞攔着他們，問他們幹什麼，那掌櫃說沒租繳，先押着妳的女兒，我發狂喊着不行，不行。那掌櫃說不行也得成，把租繳來吧，說罷，便叫從人把我女兒押走了。」

這時，韋岱山聽得氣憤填胸，便把那錠銀子放下，說道：「大娘，妳女兒的事讓在下想個辦法看看，銀子留着用吧，我先走了。」

於是，那婦人連聲道謝，心裡卻在想：「這位過路人，解囊相助已經夠好，至於為我女兒設法，那也只是說說而已。」

但她怎料到這位路過者並非平常人，韋岱山這時在路上邊行邊打算，最好把錢給她贖回女兒，但自己也正在流浪江湖，身邊那裡來這麼多銀子，而且如此做也一定會引起別人的懷疑，認為她怎能忽然有這麼多銀子，是那裡來的？可是如果直接把她女兒救出，後患更大，那高維大紳士定然不肯罷休，一定嚴究，她母女便永無寧日了。

韋岱山想了又想，總是難獲善策，他索性入城再說，於是便展步疾行，不久便來到城裡，只見這時城內已是萬家燈火。

他先找了一間食店，便要了酒肉據桌吃喝，到幾杯落肚時，酒興竟然讓他激起一種超乎尋常的豪情，於是他不假思索的自言自語道：「好，就是如此！」

當晚韋岱山投了店，他向店小二問明了高宅的所在地，二更時分便向高宅奔去……

第二天，開封府全城喧騰，居民奔走相告，都在談論出現了採花盜，高宅發生一女眷被擄的事。

如此一連半月，韋岱山憑非凡的身手，還是在滿佈捕快的城內，以「粉盜」作了幾票劫掠婦女案之後，才離開開封城揚長而去。

只是究其事實，韋岱山所採對象，全是預為查悉在豪紳之家被押為奴妾的女子，而他甘負惡名，更是意欲藉此轉移官紳強豪的視綫，由此杜絕女方家屬被查究的後患。

此後，韋岱山還得協助被救的女子移居別地，或遠嫁他人，所以，他這個粉盜可幹來不易哪！

* * *

宗平春祇聽得潸然落淚：「原來如此，我可錯怪了他。」

年鐵虎這時也淚落下道：「這個傻師侄兒，怎麼那晚相遇，他不但不作解說，而且也限我和老二不要管，如果他當時說了，現在可怎會……」他回頭望望躺在地上的韋岱山，忽然「嘩」的一聲哭得更厲害。

殷解元勸解的說：「年兄，逝者已矣，節哀順變為是。」接着又嘆道：「唉！這也是韋岱山不得已的苦衷，那晚有華子瑜在旁，他怎能說得清楚？助人得助個徹底，倘他當時跟兩位一說，這不是救人不成反而害人了？」

宗平春道：「殷兄說得不錯，怪道我等昨晚在跟岱山動手，小弟看得出那女子好好的伏在他背上，身上並未受制，叫她跳下脫身，豈料反被她出言搶白幾句，小弟那時不覺楞住，現下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殷解元說道：「可不是！當時小弟聽他說完了經過，覺得他雖行着俠義，卻甘負惡名，實在難得，不覺一面自覺慚愧，一面覺得無法向謝貴人交代，便祇好留柬一走了之。」

華舒雲默默地聽着他們的談話，她不覺想起了韋岱山在洞穴時說的一句話：「華某的事，實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如姑娘信任，日後當知韋某的為人。」

她想着想着，突然拔劍把整綹青絲削下，然後把它安放在韋岱山懷裡。她默禱了好一會，隨後，帶淚垂首，回身向三人肅穆地合十告辭，便緩緩的下山去了。

年鐵虎詫異地問道：「老二，華姑娘這是什麼意思？」

宗平春滿目濡濕的望着永遠安息的韋岱山，低沉的嘆道：「她此去定然禮佛。」

殷解元默默的接道：「紅顏知己，兄弟，你也該瞑目了吧！」

（完）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羅剎夫人

蕭丹詐醉聽端詳　羅剎夫人是親娘

上文提要： 蕭丹與齊女逍遙在山東上，胸懷大志，無不愜意。在近梁山泊的陽谷縣上，却遇到兩位姑娘盯着蕭丹瞧個不休，却一眼也不看齊女，齊女心中不服氣，蕭丹與齊女進入當年武松打虎飲酒的酒店中，巧的是又見前面遇過的兩姑娘。但兩人自顧自地飲酒，不料「三碗不過崗」可眞把蕭丹與齊女飲醉了，昏迷中被送進無名谷，一個女子喚出齊女告訴她蕭丹生母在尋找她……

「近數月來，那麼夫人必然寢食不安了，因為蕭丹已不在莊中，甚至連莊中人亦不知她的去向。」

「正是如此，」那女子道：「故爾，我派出侍女，四出打探，那知竟毫無消息，天可見憐，也是那侍女機警，在陽谷道上，忽然發現你們兩個俊美的少年，其中一個更酷似夫人，是以即刻前來稟報，那知，你們二人易釵而弁，竟然毫無破綻，却又不便詢問，不得已，這才……」

齊女笑道：「雖然我們着了道兒，蕭丹母女却得已重逢，必然好生感激。」

那女子道：「若知兩位眞是少年郎，醒來豈會在谷中，必以為三碗不過崗，當眞好酒，名不虛傳而已，小姐的酒確飲得多了些，但此刻也該醒來了，請吧，還請姑娘把以前之事，善言相告。」

那知一言未了，忽聽身後有人說道：「不用了。」

齊女身後轉出一人，正是……且慢，可眞是蕭丹？

是一個絕色的美人兒，那女子啊了一聲，齊女心中暗笑，明白先前那凝眸，那眼中的一抹笑意，心想：「可裝得眞像啊。」

也才知道，這女子適才不厭其詳對她述說的往事，其實是對蕭丹說的，那麼，蕭丹必已早醒來了。

只聽格格連聲輕笑，跟隨在蕭丹身後，同時轉出來的，正是陽谷道上那兩個女子，一個笑道：「可不是像煞夫人麼？那綠萼與紫烟，可不是以為夫人回谷了。」

那女子笑容滿面，道：「別說那兩個丫頭了，便我一見，也以為是夫人回轉，既然小姐已聽到了，那就再好不過，嘖嘖，好一個美人兒，這幽谷，彷若是瑤台月下了，簡直是仙女下凡來。」

那女子讚不絕口，上下打量，轉着身兒瞧。

「是麼？」

蕭丹說，任她瞧，一動也不動，齊女暗叫聲不好，因蕭丹繃緊着臉兒，平時最愛笑，甚至眉兒眼兒也會笑，笑起來迷死人的唇邊嘴兒，竟然也不牽動一下。

這可是自從與蕭丹結識以來，從未有過的，不好，要發作。

當眞，齊女心下飛快的轉：她若有一個這樣的娘親，拋夫，棄下女兒，只為了一個男人，一直以為死了的，却突然出現在面前，她……她自己會如何呢？又該如何？

蕭丹說：「你，看夠了，也讚完了麼？」

那女子顯然也看出不妙來，不是微微一怔，而是慌忙堆下笑臉來，笑道：「活脫是夫人年輕時一模

一樣，眞以爲是時光倒流啦！」

繃着臉兒的蕭丹，連眉兒眼兒也會說的，現刻，眞是眉目如畫，毫不挑動一下，說道：「你可瞧夠了？」

「我……」那女子手足無措起來。

「不用說，也讚夠了，好，那麼，還我們的衣衫，咱們還有路得趕，趁你們的夫人尚未回來，趁我還未見到那個……秀士。」

齊女從沒聽她如此嚴厲地說過話兒，忙道：「你……怎麼可以，他們的夫人，是你的娘親呀！」

「我的娘親，早死啦！」

嘩啦一聲，蕭丹把身上的衣衫從領口一直撕落下來，說道：「我不是美人兒，也不要作美人兒，若是美人如蛇蠍，我倒寧願生得醜陋，你沒聽說過傾國傾城，紅顏禍水麼？更何況美人而楊花水性……」

「你你……怎麼如此說你娘親，你娘親可是冰清玉潔！」

齊女也慍道：「住口，你怎可以……」

蕭丹只一扔，那撕裂衣衫綺羅風飄，久久不落，說道：「紫烟蘿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若然你是滿手血腥的女羅刹，我早已不要你作我的小娘子了，我喜歡你，敬你，雖然是個美人兒，却手上乾乾淨淨，才眞是玉潔冰清，清清白白，走啊。」

雖然她只賸下貼身的褻衣，倏地一滑步，已携起齊女的手來，說道：「小娘子，你可給我小心些，若你也暮楚朝秦，楊花水性，我會……宰了你！」

拋下那手腳無措，甚至變顏變色的女子，對兩個目瞪口呆的姑娘也不理睬，說走就走，那容齊女分說，只覺蕭丹的指頭兒搭上她的脈門，便已無掙扎之力，無名山莊的功夫，當眞非同凡响，自然，蕭丹從未如此惱怒過，她即使能掙扎，也不願意，也不願拂她之意。

其實，她雖然不似蕭丹一般，截鐵斬釘一般肯定，但也不相信羅刹夫人對秀士無情，否則，豈有拋下丈夫、棄了初生的女兒，即會去尋訪那秀士的。

回頭一瞧，那三個女子目送她們走了，竟然不言也不動，齊女道：「且慢，你知我們現刻身在何處？」

「泰山之中，甚至飛鳥也不落的絕壑幽谷。」蕭丹道：「也許如你所說的，別有洞天。」

脚下不動，而絲毫不見她遲疑一下。

齊女嘿了一聲，說道：「你可知四外絕壁，崖高百仞，任我們輕功再好，也無法攀登？」

「誰說要攀登？」蕭丹脚下不停，道：「有現成的秘道，自有出谷的捷徑，哼！紫烟蘿，敢情那麼輕易迷着了人家的道兒。」

齊女啊了一聲，這麼說，日間那酒，她並未吞下肚，慚愧，在蕭丹面前，也竟自誇老江湖。

正是如此，原來蕭丹並未着那女子的道兒，一見她攔住夥計，揭那壺蓋兒，就知有蠱惑；那齊女却因確知那三個女子毫無敵意，反倒因爲她和蕭丹扮成少年郎，俊美又瀟洒，倒誤會那三個女子了，心下一得意，竟忽略了。蕭丹却因那女子的一句像極了夫人，心下早已起疑，却也因自小陪伴爹爹飲酒，鹿杖翁更是個酒罎子、酒葫蘆不離身，也培養出好酒量來，是以含在口中的酒，只一抹唇兒，便已吐在袖上了，這原是和鹿杖翁從小鬥酒的絕招兒，連鹿杖翁也上過她的當，那三個女子不發覺，表面上飲了不少酒，其實半口兒也沒吞下肚。

是以，暗中把進谷的道路，記得清清楚楚。

早來到懸崖之下，只見藤蔓如垂絡纓，在微風中飄動，蕭丹毫不猶豫，竟然拂蔓而入，登時現出個山洞來。

現在，齊女明白那幽光何來了，原來崖壁皆磷石，不但能發光，只要有天光射下，更能折射增輝，是以那山洞較外間更暗些，却清晰可辨。那山洞窄處僅可通人，寬時竟大畝許，儘管岔道極多，蕭丹脚下却毫不遲疑，令齊女佩服得五體投地，眞難爲她，不知怎麼就記住了。

蕭丹早已放開了手，道：「別回頭望了，她們絕不相信我們不在她們的指引下，能出此谷，怎會追來，別忘了，你雖是老江湖，但我從小身邊却有一個鹿杖翁。」

惹得齊女也笑了，和鹿杖翁嬉戲玩耍，吃過的苦頭多了，不由她不時刻警惕，自然也會用心機了，否則，豈會被她一再作弄，想到滄州道上，一再被蕭丹作弄，迄今想起來，仍不由她又惱又恨，不過也不由她又愛又樂。

啊唷，蕭丹又抓住她的手，說：「你擰得人家怪癢的，這就到出口處了，記住，跟在我身後，半步也不能離開我。其實這出口也十分之隱密，不怪無人發覺了，原來被顚倒了五行，也像無名山莊一樣。」

齊女心想：錯非是蕭丹，日間她即使沒着道兒，也是沒用的，休想尋得到出路。

忽然眼前暗了下來，甚至伸手不見五指，但蕭丹脚下並未慢下來，那迎面的冷風却遒勁了。知道已近洞口，果然，不一會工夫，又有了光亮，分明是月光，只不過濃霧

瀰漫，齊女心頭一陣緊了，因爲迎面撞來的，若不是嵯峨怪石，便是粗逾合抱的大樹，但到了跟前，却又消失了，才知不過是幻象而已，饒是她默記在心，竟也不知蕭丹已轉換了多少次方向。

蕭丹忽然脚下一停，說道：「好了，你回頭看看，可有洞口？」

齊女舒了一口氣，回頭一看，只見巉崖聳立，夜霧迷煙之中，唯見一堆堆亂石，連一株高大些的樹木也沒有，那有甚麼洞口。

蕭丹一指，道：「你見那大石麼？」

齊女點頭道：「難道也是幻象？」

「不，」蕭丹說：「洞口即在大石之下，不過你若走近兩步，別說洞口，便那大石便不見了，記住了，若是你眼前的景象突然變幻，那麼，路也非路，無路處，却能走出路來，他日你到了無名山莊，我再教你。」

齊女沒有言語，只是挨近了些，既然身體的語言更豐富，又何用言語。

她多响往無名山莊。

「你……做甚麼？」

蕭丹已把堆鴉的雲鬢披散下來，簡單地挽成了髻兒，道：「出了山口，就有人家，大道之上，必有早行人，不男不女，這算甚麼，現在，我不又成了個小子啦。」

當眞，穿着貼身的褻衣，被人見到，那像話嗎，但小子可不同了，道：「這即是在泰山之中，出了山，便是泰安了。可惜，不到天明，也確買不到衣衫，啊呀！我的銀袋兒？」

蕭丹伸手入懷，道：「她們取去了我們的衣衫，倒也把銀袋兒留下了，我已替你取了來，給你啦，瞧你今兒後，還敢不敢在我跟前誇老江湖？走啦，趁夜霧迷漫，趁早兒出山，休要再着了她們的道兒。」

當眞，那女子若知她們已出谷，豈有不追來的，當時沒即刻追趕攔阻，不過以爲她們尋不到出谷之路而已，齊女嘆了口氣，道：「當眞，你不……」

「走啦。」蕭丹冷冷地說：「我娘早死了！」

轉身就走，齊女慌忙追趕。

＊　＊　＊

「啊呀！」

蕭丹霍地一縮身，齊女亦看見，晨光曦微中，正當她們要轉上大道時，只見一個女子在道上徘徊，了不得，正是羅刹夫人那侍女。

人家是熟路，若即時發現她們已出了谷，搶在前路，等候在大道上，若不是早在她們意料之中，也不會首先發現那女子了。

蕭丹拖了齊女，轉身就跑。

那黎明即起，日出而作的農夫，已在地裡耕作了，蕭丹當即溜進一戶農莊，道：「若以綺羅換布裳，那自是不算偷的，是不是？」

找到兩套小子的衣衫，蕭丹道：「小娘子，是否要我來替你脫衣，趁早兒換上了。」

齊女有生以來，何曾着過綺羅裳，敢情打扮起來，連她自己也顧影自憐起來，還是眞美，這可還是她第一遭兒發現敢情自己也挺美，眞捨不得脫下，但不由她不脫下來。

自幼兒跑江湖的齊女，自然不會嫌棄那小子的衣衫汗臭又骯髒，蕭丹已去轉了轉回來，霍地在她臉上一抹，說：「臭小子，走啦！」

「你，爲甚把稻草撒在我髮上？」

「這才像是從草堆中爬出來的，還有，咱們再扛上兩把鋤頭，你說，走在道上，人家還認不認得出咱們來？」

齊女嘆了口氣，沒想到蕭丹如此決絕，眼前的蕭丹，連她也認不出來了，不由摸着臉，道：「原來你在我臉上……」

蕭丹嘻嘻一笑，伸出黑手來，說：「不抹黑，一臉細皮白肉，豈不是欲蓋彌彰，還像個臭小子麼。」

原來蕭丹去抹了一手鍋烟出來，再又抹得均勻了，這才溜出那人家。

大道上已不見了那女子，蕭丹倒好生失望，來到泰安，已是日上三竿。

「且慢，」齊女說：「咱們像兩個小要飯的，不能落店，也別想進入酒家樓，否則必被人家趕出來。」

蕭丹一挑眉兒，在腰上一拍，說：「那就連店也給他買了，有銀子，怕甚麼？」

那泰安近着泰山，最多香客遊客，是以酒家樓多有早市，一早就開了門，齊女一把沒揪住，蕭丹已昂然……嘿，還要走向一家大酒樓。

齊女哼了一聲，心說：看你還敢不敢誇口，勝不勝得我這老江湖。

那無名谷的女子和侍女，此刻豈會不在泰安城中，臭小子不悄悄溜走，倒擺起闊綽來，那才眞是欲蓋彌彰了。

忽然一動念，羅刹夫人年輕任性，當年果然不該拋下夫棄下女兒，但蕭丹豈可如此決絕，不認親生之母，若然羅刹夫人即時趕回，倒也是好事。

是以齊女也不阻止，蕭丹早走到門口，只見一個個夥計迎了上來

，眉兒一揚。

齊女心想：來了，以爲必然吵鬧起來，忙四下一望，不信無名谷的人不在城中，那知，只聽那夥計說：「來啦，可來得眞快。」

回頭一看，夥計的正在打量她們，又加上一句：「沒錯兒，是你們兩位啦，請進，已吩咐下去啦，酒菜這就送來。」

便蕭丹也爲之一怔，可瞪眼了，說：「誰吩咐你們啦？」

夥計眉開眼笑，說：「兩位放心，任你們吃喝，人家留下一大錠銀子在櫃上啦，不料兩位來得眞快，那位才轉背，兩位就來啦。」

齊女眼睛一亮，樂在心頭，心想：除了無名谷的人，還會是誰？走上一步，說：「好啊，這不是再妙不過。」

拖了蕭丹就向店內走，店堂中人客稀少，只見大堂正中一張桌上已擺了兩副杯筷，兩個夥計正送上酒菜來。

齊女在蕭丹耳邊說：「你最好沉着些，處變不驚，這才是老江湖。」

「誰說我驚啦？」

「最好多一句也不必問，像沒事人兒，像早知是誰一樣。」

不錯，蕭丹心想，不論這人是誰，偏不敎他得意，若然顯露出絲毫驚疑來，那人必然好生得意。暗中把齊女的手兒捏了一下，一點頭，說：「好啊，咱們吃喝了，還得趕路！」

蕭丹也以爲是那女子所爲，大象無形，既然也是無名山莊的人，昨日在景陽崗下，不已着了人家的道兒，那麼，她們的一舉一動，其實並未瞞過人家，那也不奇，哼！瞞不過她們，那又如何，惱在心頭，說甚麼也不再進無名谷。

眼觀四周，耳聽八方，可都不着痕跡，沒話找話，蕭丹一面吃喝，說：「你猜，胡大哥現刻在何處？隨一燈大師上了太行，還是仍在香山寺中？」

齊女倒焦急起來，眼角兒瞟東又瞟西，總不見那女子出現。

那女子說得懇切，齊女如何不信，蕭莊主一心向道，冷落了年輕的嬌妻，羅剎夫人也像蕭丹，任性又活潑，道法自然，既然不重世俗禮教，遇到志趣相投的秀士，相處久了，那秀士不知她是有夫之婦，日久生情，何其自然，但也相信那女子所言，紅杏並未出牆，也許，羅剎夫人有意要激怒莊主，初時故意和秀士親密，亦大有可能，因此，也許眞生了情愫。

「你搖頭做甚麼？爲何不答我？」

齊女不自覺地搖起頭來，忙道：「答你甚麼？胡大哥割除惡瘤，只怕三兩月亦不能復原，眞不知你爲甚麼要趕去金陵，還有，怎麼還叫他胡大哥，他已尋到了親生父母，這倒不禁令我想起：他被棄於襁褓之中，而且是棄於胡地荒野，仍念念不忘尋訪親生父母，哼……」

言下之意，那自是責備蕭丹。她娘想念了她多年，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她，她竟然如此決絕。

蕭丹登時繃緊了臉兒，放下箸，站了起來，說：「我爹在無名山莊，我也有娘的，不過早死啦。」

齊女那敢再言語，跟了出來，眼觀四周，仍不見那無名谷的女子露面，心想：是了，城中，店中，人太多了，也許，在等待羅剎夫人歸來。

那知，出得泰安城，已是郊外，甚至大道上少了行人，別說那中年女子，便是那幾個年輕的侍女，也不見一個。

老江湖的齊女，不用張望，已把四處一望之下，看得清清楚楚，倒不免焦急起來，說道：「喂！當眞，我們要走？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古來帝王封禪的石山，若是我，就索性一遊……」

偷眼瞧蕭丹，睬也不睬，像沒聽到一樣，臉兒仍然繃得緊緊的。

「我是……說眞的。」齊女知道這時候是不能勸的。有了，說道：「看來，人家對咱們的行踪，知道得清清楚楚，哼！我可偏不服氣，你說：論名頭的響亮，紫烟蘿不也令江湖中更多更多的人聞名喪膽，羅剎夫人當眞滿手血腥，但神龍見首，只不過當年在江湖上曇花一現，那及得紫烟蘿名震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今日若任人擺佈，你說，我這臉兒那裡放……」

眼角兒瞄着蕭丹的眉兒聳動了一下，却還不曾挑得起來，忙又繼續說道：「我猜，她們必在遠遠地監視咱們的一舉一動，必以爲咱們要南下，嘿！眞不信你嫡傳的大象無形，我的禪功無相，竟會輸給幾個侍女，只不過咱們在暗處，被她們制了機先，若眞的這樣走了，走下去，豈不承認輸給她們了，若依着我，偏不走，給她們一點顏色瞧瞧！」

蕭丹的眉兒挑起來了，齊女假裝不見，反而說道：「別回頭，步兒放慢些……好在咱們也不急着趕路，那……那羅剎夫人也還未回谷。」

不，蕭丹正在氣頭上，不能說是她娘，即時改口，仍以羅剎夫人相稱，繼續說道：「哼，便敎她們瞧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敎她們知道，咱們可不把她們放在眼內裡。索性一遊泰山，說眞的，這山東道，當年走江湖，這些年打旗兒走鏢，即使作爲紫烟蘿，莫不來去

勿忙，那有工夫登臨，更別說遊覽了。」

眼角兒瞟着的蕭丹一咬牙兒，說道：「好主意，咱們就給她們來一個出其不意，要是眞這麼走了，還以爲咱們怕她們。」

齊女樂在心頭，却挑了眉兒，道：「你說，她們若突然失去了咱們的踪跡，像不像一羣熱鍋上的螞蟻？」

蕭丹的眼兒發起亮來，說：「必然沒命往南追趕，却那知……」

「咱們才眞是登泰山而小天下，前面有個林子，大道穿林而過。」

蕭丹點了一下頭兒，道：「分道揚鑣，回去那店堂會齊。」

「好主意，」齊女道：「咱們也來較量較量，看誰先回到那店堂。」

來到林中，兩人倏地一分，繞樹一盤旋，蕭丹已失了踪跡，齊女一縮身，等了一會，再又轉身回到林邊，說道：「出來啦！」

以爲跟踪監視她的人必然出現，那知一個也不見，那女子所說的一切一切，好不誠懇，蕭丹不過任性而已，眞不信她不想見娘一面，即使是暗中見上一面也好，只不過一時轉不過彎兒來，是以她一提議，蕭丹的眼睛就發起亮來，巴不得找個藉口留下來。

齊女對那女子所說的一切，絲毫不疑，當年不過年輕任性而已，羅剎夫人即使曾動情，也並未移情，隨着年歲的增長，想念女兒，也與時俱增。

她如何不明白，蕭丹以爲娘親已去世了，本來無愛也無憎，而今乍然跑出個母親來！竟是從小拋她出走的不說，而且是爲了另一個男人，如何不怨懟惱怒，何況難免感到羞辱，但說甚麼也是她親生的娘，原來她也有娘，如何不想見上一見。

何況，那女子說她娘懷念她，不時溜去無名山莊，只爲見她一面，那當然是眞的，否則怎麼會知道她從無名山莊失了踪，怎會派出人來尋訪？

齊女不用那女子請求，也已打定了主意，若能令母女兩人團聚相認，那自是件大好事。總算哄得蕭丹不走了，那知，竟不見那女子追來。

心中一動：莫非……是了，自己是局外人，人家要知道的，只是蕭丹的下落，暗中監視追踪的，也只是蕭丹，也許已追踪蕭丹去了。

無名山莊的功夫，端的莫測高深，那蕭嘯天莊主的功夫她已見識了，簡直深不可測，說嫡傳，羅剎夫人當然也更勝一籌，蕭丹多大點年紀，以此推算，這女子的功夫，自也勝她們一籌，她早已心服了，說不服氣，不過是激怒蕭丹而已，那麼，始終沒出現那女子，自也不奇。

齊女只不過要留下蕭丹而已，自己不負那女子之託，只要讓母女二人見了面，不信蕭丹會再這麼決絕。

自和蕭丹結識以來，其實那一日不在較量，有意無意之間，簡直時刻都在較量，目的只有一個，留下蕭丹。

現在，蕭丹已回轉泰安，她只有拖延時間的，那會眞和蕭丹較量，當然不用急。

天涼好個秋，金風玉露一相逢，等待羅剎夫人歸來，這母女得能團聚，那可眞是勝却人間無數事了。

慢慢走，金風颯颯，天朗雲清，遙見泰山高聳天際，古來封禪的天下第一名山，五嶽之首，端的好不磅礴。

回到那酒家樓，齊女不由一怔，時已近午，原該是人客衆多時候，却清清冷冷，夥計却在奔忙，敢情侍候的，只是蕭丹一人。

只見三張桌子拚在一起，擺滿了菜餚，已是狼藉不堪，蕭丹面前，却只得一杯一箸。

齊女瞪了眼，說：「你！這是做甚麼？」

蕭丹一挑眉兒，本已是骯髒的臭小子，而今更滿臉油汚，那桌上的菜餚不下數十道之多，却皆已狼藉，聞言，更把夥計剛送上來的熱氣騰騰的兩碗菜餚，撥弄得湯水四溢，說：「人家付了銀子，若連筷子也不動一下，豈不是不領情了麼，你若餓啦，只管吃喝！」

原來蕭丹回轉到酒家樓，只道這番沒人先付銀子了，只怕夥計要留難。

那知店中沒一個人客，倒挪出地方來，只在店中堂擺了一張桌兒，她才走到門口，店家竟然笑臉相迎，像迎接財神爺似的，說：「哥兒，你可來得眞快，酒菜這就送上來，還要甚麼，只管吩咐。」

敢情蕭丹來到之前，只不過一會工夫，已有人先來知會，遣走人客，空出地方，只在店堂正中擺下一張桌子，說先前那兩個小哥兒，即刻就會回來，好酒好菜，好生接待。

蕭丹哼了一聲，眉兒高高地挑了起來，說道：「既然人家殷勤，却之不恭，故爾吩咐店家，把海味山珍，只管送來，只要他們能做得出來的餚饌，我每樣就要一碗。來來，你也嚐嚐，要不，照樣，每一樣菜餚，再來一份，反正有人付銀子！」

齊女心中暗暗吃驚，顯然她和

蕭丹道上的交談，都被人家聽了去，而且搶在前頭，前來知會了店家。

豈僅吃驚，簡直駭然，道上四處空曠，前後左右，何曾有行人！

「且慢，」齊女道：「你說遣走了客人？」

蕭丹一招手，堆下滿臉笑容的店家慌忙跑了過來，好不恭敬，道：「兩位，還要甚麼，只管吩咐。」

蕭丹一擺手，說：「中午時分，你這店中必有不少客人，去了那裡？」

那店家登時滿面肅容，道：「聽說夫人宴貴客，誰敢留下來，何況……」

「你是說，羅刹夫人？」

那店家登時臉色大變，忙躬身道：「這十多年來，山東道烟塵處處，唯有俺這泰安，人人樂業安居，全賴夫人庇佑，我等莫不奉如神明，是以聽說夫人在此宴請貴客，任誰天膽，敢不讓位，何況便宜了他們，小老兒本是要孝敬夫人的，夫人光顧小店，那是何等光彩榮耀，便是拜佛燒香，人家也求之不得的，小老兒眞不知幾世修到……」

蕭丹早瞪了眼，哼了一聲，說：「原來你們怕了羅刹夫人。」

那店家嚇得臉上沒有血色，慌忙道：「夫人鋤奸懲惡，對俺們善艮百姓，卻是佛菩薩，哥兒休要如此稱呼，兩位若還不信，請看，俺們家家都供奉着夫人的長生祿位牌。」

齊女點了點頭，對蕭丹道：「他說得不錯，我雖來去山東道，：已不知多少次了，但金鳳鏢旗到處，黑道上人人讓路，故爾從沒些兒風吹草動，其實盜賊如麻，果然唯有這泰安寧謐，人民樂業安居，只聽說供奉着羅刹夫人，原來……我明白了。」

不由不肅然生敬的齊女，瞧了蕭丹一眼，那意思自是說：你這作女兒的，也應引以爲榮，也才知道，羅刹夫人並未絕跡江湖，不過被作爲神明供奉，無人敢不敬，敢道她惡名。

不，在泰安人心目中，羅刹夫人豈僅不惡，簡直就是神明佛菩薩。

那店家又道：「小老兒這店，承客人抬舉，薄有點名氣，是以光顧的客人不少，雖然有不少香客遊客，不知夫人的，但都沾了兩位哥兒的光，夫人替他們付了酒菜銀子，道謝還來不及，誰敢留下來。」

兩個窈窕的姑娘，扮成了小子，而且還是骯髒的臭小子，那自是看來更年幼了，活脫成了個小頑童，店家口口聲聲小哥兒，倒成尊敬了。

齊女生怕蕭丹再說出不好聽的話來，忙揮手道：「店家，你去吧！」

蕭丹道：「且慢，還忘了問你，那吩咐你的人，可是一個中年女子？還說了些甚麼？」

店家忙道：「只吩咐小心侍候兩位小哥兒，非是小老兒斗膽，那仙姑如此稱呼兩位，也吩咐俺們，只以小哥兒相稱。」

齊女點頭道：「那就是了，你們卻怎麼稱她仙姑？」

那店家肅容道：「夫人是佛菩薩，夫人身邊的人，自也是仙姑了，眞的，任誰也沒這仙緣，從沒有見過羅夫人，這仙姑和夫人身邊的幾個女侍，倒是不時見到的。」

原來，泰安一地，羅刹夫人有着千千萬萬隻眼睛，千千萬萬隻耳朵，壓根兒就不用跟踪監視她們的行踪，甚至一言一動，都能瞭如指掌。

齊女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樂在心裡，也加倍敬在心裡，因爲不是役使，而是人人感恩圖報，還有甚麼不明白的，羅刹夫人只要吩咐下來，無論她們走到那裡，說了甚麼，做了甚麼，立即得到稟報。

那麼，除非她們走出泰安境界，才會現身攔阻，正如齊女所料，不過是在等待羅刹夫人回答。

那麼，不怕蕭丹會走離出泰安。

樂在心裡，那自是不形諸於面，倒和蕭丹面面相覷，齊女道：「不過，你也太淘氣了，怎麼拿這酒菜來出氣？」

吩咐店家，不許再送酒菜來了。

蕭丹放下筷子，站了起來，說：「走吧。」

齊女也不問，跟着走了出來。既然走不出泰安，又何用問，却是那店家迎了過來，堆了滿臉笑，道：「兩位若不嫌棄，小店已替兩位留下了上等客房。」

蕭丹哼了一聲，睬也不睬，出得店來，落在街上，只見人人讓路，莫不是笑臉相迎。可知猜想的不錯，整個泰安城，只要是一聲吩咐下來，立即一傳十，十傳百，必然奔走相告，千千萬萬的人立即知道了，兩個臭小子，敢情是羅刹夫人的貴客，誰不禮讓。

齊女這才明白了出山時，分明見到那女子在大道之上守候，却轉眼不見了，敢情是這麼回事，忍不住，仍然問道：「喂！咱們那去啊？」

蕭丹一揚頭，原來是用下巴一指，道：「最好別出聲，也別讓人見到，跟我來。」

一晃身，在街上行人中左穿右插，倏地溜進一家故衣店。

這番可眞較量了，甚至在武林

高手面前，也神出鬼沒的紫烟蘿，在日頭兒下也可快得像一縷淡淡的紫烟，休說在陰暗的店中，那店中人連同人客，只不過覺得陡然間風聲颯然，那會見到兩個臭小子已溜進店中，出來時，而且是從店後轉出，走在街上，已是兩個翩翩少年。

「哼！」蕭丹說：「瞧他們還不認出咱們來，你看見沒有？」

當眞，再無人笑臉相迎，也再無人讓道兒了，那衣衫也不光鮮，眞像兩個少年遊客，同樣的遊客少年，雖然不多，却也不是僅見。

「走啦，」蕭丹說：「咱們也登泰山而小天下。」

齊女的眼角兒不停地掃，怎生知會谷中人一聲？却笑道：「不用登泰山，你已小天下啦，只可惜……」

她想說，不過是初生之犢，全不把江湖武林中人，放在眼裡。

無論齊女想甚麼，要說未說出口來的話，蕭丹總會曉得，哼了一聲，眉兒揚了揚，道：「不過，我這初生之犢，景陽崗下，可沒着人家的道兒，還有，任那女子奸似鬼，泰安城一呼萬諾，你可瞧見了。」

齊女早瞧見了，道：「臭小子，搖身一變，登時翩翩年少，再無人認得出咱們來，那女子奸似鬼，你豈不更奸過那女子？」

明知齊女拐彎兒罵她，蕭丹仍然得意地一揚眉兒。

那知，她的眉兒揚得早了些，驀聽蹄聲得得，迎面來了兩人，各牽了一匹鞍蹬鮮明的駿馬來，兩人才要讓路，那牽馬的人已躬身道：「夫人得知兩位相公要遊山，這裡前往山脚，可還有一段路程，特命小的送來兩乘。」

夫人，那自是羅刹夫人，齊女不僅大驚，簡直大喜。那麼，羅刹夫人回谷了。

如何不大驚，簡直駭然了！只道換過衣衫，人不知，鬼不覺，那料連她們要前往泰山，不但都知道了，若不是立即知道，怎會這麼快就送來兩匹馬？

那麼，羅刹夫人不是被奉若神明，簡直就是神明！無所不在，無所不知，而且前知！

蕭丹也瞪眼了，跺脚道：「誰要你們的坐騎，走，咱們偏不去泰山。」

拖了齊女，轉身就走。

「咱們那去啊？」齊女說：「不如回去那酒家樓，不是說房間已備好了？」

「偏不。」

走不多遠，只見街邊一家大客棧，燈牌兒上，寫的竟不是仕宦下馬，而是：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

蕭丹一見，份外覺得親切，她離開無名山莊，初遇情俠希夷，那小客棧的燈牌兒，就寫着這兩句。

那時仍是胡奇的情俠希夷，一見就知她是初次走江湖的雛哥兒，曾指着那燈牌兒，對她閒話江湖，如何不感到親切。却不料這通都大邑，官道上的大客棧，寫得竟不是仕宦下馬。

拖了齊女，就向客棧走來。

早有個夥計迎了上來，堆滿了笑，極是恭敬，道：「兩位相公才來，房間已打掃好了。」

蕭丹一怔，就要轉身，因爲那客棧中又奔出數人，莫不笑臉相迎。

齊女把她的手兒捏了一下，在蕭丹耳邊說道：「走江湖，你眞還是雛兒，這是把生客也作熟客，不過表示熟絡。」

隨對那夥計道：「要清靜的房間。」

只見一個掌櫃模樣的人搶上來，哈腰道：「再清靜不過了，兩位，請！」

跟着夥計，竟不是穿過大堂，敢情另有門戶，那通道已極幽清了，夾道是松柏常青之樹，迎風的幽篁，送來陣陣幽香，只見百紫千黃，原來是幽菊吐清香。

「這……這是甚麼地方？」

齊女又捏了她的手兒一下，在她耳邊道：「休要大驚小怪，像這樣仕宦下馬的大客棧，貴客住宿，多有別院。」

蕭丹這才沒言語，仍然搖了搖頭，皺了眉兒，心說：「但我們可不是仕宦，在人家看來，不過是兩個小相公，年紀輕輕，更不會多金。」

這番可是齊女携着她的手，只見疏籬幽菊中，有幾間房，簡樸自然，心中一動，若是爲下馬的仕宦而設的別院，必然豪奢，豈會如此？

但已不由她了，齊女把她的手兒握得緊緊的，不容她停下步來。

進內一看，咦！怎生似曾相識，好像曾經來過，好眼熟！

數月前，她由滄州南下，確也路過泰安，但並未停留，何曾落過店？

客棧客房，又豈會如此清雅，倒像是女子的居室。

「喂！」蕭丹說：「好像，咱們那兒見過？」

齊女却已明白了，這屋子不是和昨晚醒來時所見相同？是了，這必是羅刹夫人去來時落脚之所。但搖了搖頭，道：「官道上的大客棧，多有別院，佈置得令客人賓至如歸，倒是常見的。」

夥計的奔走忙，穿梭不斷，送

來茶水點心，即刻退了去，見蕭丹仍在東瞧西瞧，不時又發一陣楞，豈會不知她在想甚麼，道：「別瞧了，慚愧，多次走鏢山東道，只因金鳳鏢旗到處，黑白兩道莫不讓路，險惡的江湖，皆成了坦途，是以反而身在江湖，倒不過問江湖中事。你也看得出來，這泰安一地，對羅刹夫人敬多於畏，這才是大英雄，大豪傑，眞眞正正，武以止戈。」

蕭丹回過頭來，道：「你說些甚麼？」

齊女肅容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自是英雄本色，但不平之事已發生了，是不是？就是說，有人受苦受害了。鋤奸懲惡也相同，先有奸惡之徒橫行，魚肉人民，雖是豪傑所爲，但奸惡之徒先已橫行，已有人受苦受害了，但你看看，這泰安一地，對羅刹夫人莫不敬畏，盜賊不興，那奸邪之徒，不敢爲非作歹，必然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武字怎麼寫，不是止戈麼，這才眞練武的最高境界，最高目的，從沒人能達到的，羅刹夫人堪稱武聖，因爲連聖人也達不到，這泰安却實現了，我要有這樣一位武聖的娘親，可眞是無比光榮，光榮無比，該多驕傲！」

蕭丹的眉毛揚得高，齊女心下暗喜，估道蕭丹已被說動，轉意回心，那知，蕭丹哼了一聲，道：「我記得了，無名谷！這房間不是和昨晚那房間的佈置一般無異？」

齊女一怔，叫道：「你，那去？」

「哼！」蕭丹頭也不回，說：「這必又是着了道兒，弄神弄鬼，我偏不要她們安排。」

齊女慌忙跟了出來，蕭丹已越牆而出，趕緊飛掠追趕，立即追上了，因爲蕭丹脚下遲疑起來。

齊女說道：「看來咱們改了裝扮，全泰安城的人也知道了，無論咱們走到那裡，全泰安的人也知道咱們是羅刹夫人的貴賓，必然加倍奉承接待。你說錯了，這不是弄神弄鬼，也沒早作安排，難道你看不出來，那酒家樓，以及這店家，全是出於對羅刹夫人的愛戴，發自本心，若我猜得不錯，泰安城所有的客棧，必然都替羅刹夫人備了居室，因爲都以能接待夫人爲榮，都奉若神明，能接待夫人，那自無比光榮。」

「好，」蕭丹道：「咱們就不落店，你若要跟我來，那就別出聲。」

心想：城內人多，一傳十，十傳百，瞬息之間，傳遍全城，那自是非不可能，不信城外僻靜之處也知會了，也認得出她們來。

來到一家小門小戶，眞難相信，看來已是清寒貧苦的人家了，竟然收拾得乾乾淨淨，只見門內踱出個婆婆來，雖是布裳粗衣，竟也極是整潔，那笑容好不慈祥。

「兩位小哥兒，來啦，請坐。」

便齊女也是一怔，說：「婆婆，你認得我們？」

那婆婆笑道：「來啦，就是客，何必認識，只是蝸居簡陋，沒甚招待的。」

蕭丹轉了轉，道：「你眞不知道咱們是誰？哼！可是先一步有人知會你啦？」

齊女忙道：「休得胡說，難道你不曉得，這裡近着夫子的故鄉，乃是禮義之鄉，這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自幼只會讀道可道，非常道，何曾讀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那婆婆笑道：「兩位小哥兒，你們都錯啦。這裡雖然近着聖人的故鄉，但兩千年來，那禮義大同之大道，何曾行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果然是好，那聖人生於戰國，列國互相征伐，戰爭頻仍，老弱只有死溝渠，成餓殍；前些年，盜賊蠢起，强凌弱，衆暴寡，人民何曾安居樂業，却是自從來了羅夫人……」

「羅刹……夫人？」

齊女瞟了蕭丹一眼，婆婆臉上的笑容收斂了，說道：「小哥兒，你小小年紀，休得出言不敬，那羅夫人大仁大聖，才眞是個女聖人，夫子這聖人未行的大道，自從羅夫人一來，不數年間，却實現了，不僅盜賊斂跡，人民樂業安居，由於夫人惜老憐貧，時時周濟貧苦，那富有人家，感激夫人的大德大仁，誰不爭相效法，使那往日爲富不仁的，也樂善好施起來，喏，兩位小哥兒請看，老身孤寡，孑然一身，無兒無女，往年當眞是夜無鼠盜之糧，日無逗雞之米，而今，更老了，反倒衣食無缺，皆拜夫人之賜，因爲人人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身無兒無女，何異有無數兒女。」

「是以，」齊女道：「婆婆你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那婆婆道：「小哥兒，你又錯了，不僅是我，而是人人，莫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羅夫人豈僅是女聖人，簡直是女菩薩。」

齊女肅然道：「我若有這樣一個菩薩聖人的娘親，眞不知幾生修到。婆婆，你這供奉的，可是羅夫人的長生祿位牌？」

婆婆點頭道：「泰安一地，不，甚至鄰近的州縣，那戶人家不供奉，那聖人有教無類，有門徒七十二人，但又如何？大道不也仍然不行，何如夫人這長生祿位牌……」

（未完・二）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再次解救免一死　言聽計從報恩人

上文提要： 燕北漢誤殺好友史重生，追憶往事，發現疑點不少，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在賣棺木葉三妹店，見到可疑人劉新與葉三妹很熟絡，便想在她身上找線索，因此與之結識。燕北漢往陸金龍家查究，遭圍殺，危急之際，突然見葉三妹趕至，並向陸金龍獻媚才救了他一命，兩人因此生情感，葉三妹表示自己是寡婦，若不嫌棄願共厮守此生，雙雙便遷居雲夢。燕北漢趁便往史重生家及其未婚妻駱家去報凶訊……

忽覺屋頂上傳來一個輕巧得幾乎不可聞之踏瓦聲，緊接着又是一陣輕微之衣袂飄動聲，燕北漢心頭一跳，連忙散功，推窗一躍而出！

窗外便是街道，人來人往的，未見有何異常之人，他咬一咬牙，再躍上屋頂，舉目望去，附近屋頂沒有一個人影，他暗問自己：「莫非我精神恍惚聽錯了？」

晚飯時，他故意找了一家蘇州最大之酒店，獨據一桌，點了好幾個菜，自斟自飲，邊留意其他食客之言談，却也無甚特別，看來他來蘇州，無人知道。

燕北漢晚飯之後，懷着一顆忐忑之心，返回客棧，一想起明天要到史家，便睡不着覺。他一直揣摸如何開腔，如何說服對方，自己是清白的，頂多只是誤殺而已！這刹那，那一夜之情況，又映上腦海中，更認定自己是無辜的！只是他又不能接受一個事實：史重生那一夜其實是想殺自己，因爲他想不出理由。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待決之囚犯般，熬了一夜，再不能忍受，天一亮，早點也不吃便去史家了。

江南史家屹立武林，至這代家長史何凡已有三代，史家歷代家長頗得人緣，廣交朋友，一派謙謙君子之作風，更有助史家盛名不衰。

單憑此要屹立武林，自然不足，主要的還須勢力，是故史家歷代均鼓勵子弟多納妾多生兒子，且在江南一帶的幫會施恩、結盟。史何凡在此方面做得更好，他一年倒有一半在外面奔波，許多武林糾紛，同道都樂意找他作公証、裁決。

史重生之父親並不是史何凡，而是史何聖，是史何凡之二弟，史何凡不在家時，家裡的事都由他處理。

燕北漢到史家大門外，街上還沒有甚麼行人，他拍了好一陣門，才聞裡面有人問道：「誰呀？」

「在下燕北漢，是史少爺之朋友，今日有事，特來拜訪二老爺！」燕北漢雖未來過，但在史重生口中得到不少有關史家之情況。

大門拉開，是位四十多歲，長相斯文，但身手矯捷的中年漢。「閣下請跟我進來！」他引他到大廳內，又道：「二老爺尚未下來，請你稍待，嗯，未知你跟寒舍那位少爺有交情？」

「是二老爺之公子史重生。」

「哦，重生少爺已離家數個月，是他託你來的麼？」

燕北漢嘆了一口氣。「眞是一言難盡，待見到二老爺，在下必定仔細奉告。」那漢子見他神色沉重，暗吃一驚，連忙親自進內再通報。

俄頃，那漢子又出來，道：「二老爺就快出來，少俠請稍候，

在下史重義，乃重生之堂兄，忝為管事。」兩人重新見禮，又客套一番，即見裡面走出一位五十左右之漢子來，架子甚大，但看來却有點猥瑣。

史重義長身道：「待我來介紹，二叔，這便是燕北漢燕少俠，他是重生弟之好友。」

史何聖淡淡地看了燕北漢幾眼道：「某便是重生之父親，未知少俠上門有何貴幹？嗯，請坐下說話，丫環斟茶。」

燕北漢話到嘴邊又猶豫起來，史何聖只道他來打秋風，微微一笑，道：「少俠即使有難言之處，也不妨開腔。」

燕北漢嚥了一口口水才吶吶地道：「小侄是次上門，是要告訴叔叔一件不幸的事……重生兄死了。」

「甚麼？」史何聖和史重義同時站了起來。「你再說一遍，他是怎樣死的，當時你在場麼？」

燕北漢乃將當夜之情況，原原本本說了一遍，史何聖雙眼一凝，噴出兩道凌厲之目光，「如此說來，犬子是死在你槍下，你今日上門報訊，意在示威麼？」

燕北漢忙道：「叔叔誤會了，小侄絕無此意……」

史重義接問：「依你說，是來負荊請罪了？」

燕北漢嘆了一口氣，「小侄此次來訪，志在交代事實，我請求叔叔給我兩年之時間，讓我去調查眞相……」

史何聖冷笑道：「兩年時間也太長了吧？假如調查不到眞相，或者眞相就是你搞的鬼呢？那又如何？」

燕北漢道：「屆時便任由叔叔處理。」

史何聖聲音更加冰冷，「屆時已晚了，要殺如今便可動手。」他長身而起，沉聲道：「眞是花言巧語，騙得了誰？來人，給我綁起來！」

史重義吆喝一聲，首先發難，燕北漢不甘死得不明不白，是以拔槍而起，「既然叔叔不聽小侄解釋，小侄為求自保，只好放肆了。」

史何聖冷冷地道：「只要你能闖出寒舍一步，老夫便答應你之條件。一齊上！」旁邊湧出好些家丁來，燕北漢起初尚有顧忌，後來已無法顧及其他，不但放手一搏，而且利用椅几抗敵，毀了好幾張椅子！

史何聖大怒，罵道：「眞是豈有此理，將他趕出大廳，再慢慢炮製。」衆家丁們果然施壓力，再網開一面，迫燕北漢出大廳，燕北漢也不傻，立即展開輕功，向大門掠去。

不料，屋頂上躍下兩個大漢，喝道：「那裡跑，史家雖不是龍潭虎穴，可也不是戲園，來去自便！」

燕北漢去路一受阻，背後那幾個大漢立即追貼，沒奈何雙槍並舉，盡力周旋，史何聖站在石階上負手觀戰，狀甚悠閑。

猛聽一聲慘叫，一名大漢咽喉已中了一槍，倒地氣絕，燕北漢不愧是武林四秀之一，武功自有過人之處！史何聖大怒，呼道：「再來幾個，殺無赦。」

燕北漢急道：「叔叔，有話好說，這，這又何必呢！說不定奸人們正在暗笑呢。」

「奸人就是你，還有甚麼好笑？要說，你跟閻王說去。」

所謂雙拳難敵四手，燕北漢再驍勇，始終只有一對短槍，而對方却有十來把兵刃，他趁未有生力軍加入，又奮勇刺倒了一人，但對方又來了幾個，這幾個武功均在早前那些人之上，形勢立即逆轉，僅十多招形勢便岌岌可危。

眼看燕北漢若不投降，便得濺血當場，忽聞一聲嬌叱：「住手，誰敢違令，姑奶奶便摔死這孩子。」

衆人回頭一望，但見一名少婦，手中抱着一位嬰兒，正高高舉起，衆人皆吃一驚，燕北漢見到她則又驚又喜，原來救星又是葉三妹，而葉三妹手中那位嬰孩，正是史何聖最疼愛的小孫兒。

當下史何聖大喝一聲：「賤人，放下孩子！」

葉三妹冷冷地道：「你先放了人再說。」史何聖胸膛起伏不定，顯示他在盛怒之中，只因投鼠忌器，不敢發作，只好揮揮手，那些漢子便散開。

葉三妹抬步走過去，史何聖又道：「你待怎地？」

葉三妹道：「讓咱們離開府上，姑奶奶自然會放下他。大哥，快走。」她不由分說，扯着燕北漢之衣袖便往外闖。燕北漢又喜又感窩囊，蓋自己身為男子漢，却連番要女人施救，着實羞慚。

兩人出了史家，走多幾步，即見有兩匹空鞍馬，葉三妹將孩子放在地上，道：「大哥，快走！」她首先飛上馬，燕北漢只好也跟着上馬。

兩人逃得匆忙，却不知對面有一騎人馬，馬上騎客，穿一件寬大的黑袍，戴着一頂遮陽斗笠，把面孔都遮住，那匹馬十分神駿，黑得像一塊炭頭，通身沒一根雜毛。

那黑袍人望着他倆逃離後，才轉頭望着史家，史家的人亦在此時衝了出來，有人還牽了馬匹，黑袍人一揚手，連發幾枝飛鏢，只取馬

匹不取人。

馬匹中鏢之後，希聿聿地一陣長嘶，人立而起，形勢登時大亂，那黑袍人則在此時放馬急馳而去。

史重義喊道：「快追！」史家家丁來不及再拉馬，放足而追。馬兒在城內，未能盡情騁馳，史家的人猶可見到影子，但一出城門，便望塵莫及，徒呼奈何。

葉三妹在城內聽到喧嘩聲，吃了一驚，道：「他們追來了，快！」她揮鞭催馬急行。

燕北漢聽了一下，喃喃地道：「奇怪，他們好像出了亂子，不必擔心。」兩人出了西城門，向無錫方向馳去。「三妹，你怎會來蘇州？」

葉三妹白了他一眼，道：「眞是傻大哥，我捨得你一個人去冒險麼？你前腳出去，我後腳就跟着來了。」

燕北漢心頭一片甜蜜，只覺自己在此劣境下，遇到紅顏知己，實乃上天之眷顧，忽聞前頭馬蹄聲響，猛一抬頭，目光一及，又是一怔，原來迎面來了兩騎，却是杜一非及鳳千千。

鳳千千一見到他便輕咦了一聲，低聲道：「大哥，這不是咱們在駱家見到的？他便是……」

杜一非道：「燕北漢！燕兄，咱們眞是有緣份，兩番相遇，幸會幸會。」

燕北漢在此遇到他倆，有點窩囊，正不知該如何開腔，葉三妹已道：「他不是燕北漢，你們認錯人了，大哥，咱們還趕着去我娘家赴婚宴，快走吧！」燕北漢一低頭，隨她自杜一非身旁馳去。

鳳千千喃喃地道：「大哥，咱們認錯人麼？」

杜一非搖搖頭，「愚兄認人有過目不忘之能，相信不會看錯人。」

「但聽說燕北漢尚未成親……嗯，莫非這小子是借燕北漢的名，到處招搖撞騙？」

杜一非沉吟不語，片刻才道：「是眞是假，咱們到史家問一問便知底蘊。」他倆直趨史家，只因那黑袍人走的是另一條街，所以他們沒有碰上她。

黑袍人一路不停留，馳了頓飯工夫，便遠遠見到燕北漢及葉三妹，乃將速度放慢，遠遠盯住，燕北漢和葉三妹脫險而出，心花怒放，還那會留意背後的情形？

兩人並轡而馳，靠午時分因馬匹受不了長途跋涉，才進一小集打尖，黑袍人在他們斜對面的麵店裡進食，暗中留意。

葉三妹點了許多菜，還有一壺酒，兩人邊吃邊談。「大哥，咱們回無錫可未必安穩，須知此地是史家地盤，他線眼必多，教人吃不知其味的。」

燕北漢沉吟了一下，問道：「那你認為如何？又要搬到別處麼？」

葉三妹問道：「大哥，你準備去何處？一定能查出史重生被殺的眞相？」

燕北漢嘆了一口氣，道：「老實說，我嘴上說得響，其實心中沒幾分把握，因為我跟史重生雖然很投機，但他之朋友，我却一個也不認識！」

葉三妹悠悠地道：「小妹却有一個辦法。」

燕北漢喜形於色，脫口問道：「三妹你有甚麼辦法，請教教我！」他連番被她救出險境，對她已十分信服。

葉三妹狡笑道：「只要你讓小妹跟着你，自然就會有辦法。」她見燕北漢一味抓頭皮，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傻大哥，你不覺得小妹是你的福星麼？只要有我在你身邊，包保你逢凶化吉。」

燕北漢笑道：「我還以為你眞有辦法呢，你跟着我，孩子又怎辦？」

「孩子的問題，你不必擔心，小妹自然會處理！」葉三妹含情脈脈地道：「最重要的問題，是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出去亂闖！」

燕北漢心頭一陣甜蜜，道：「要你陪我去涉險，我實在擔心，萬一有甚麼閃失，你兒子怎辦？」

葉三妹低聲道：「大人失去就沒了，孩子沒了還可以再生，你說那一項比較重要？不要再勸我，就此決定，你不讓我跟，我便不讓你走。」

燕北漢又憂又喜，仰頭乾了一杯酒，道：「待安頓好了孩子再說。」兩人吃飽了飯，便會帳上馬趕回無錫。黑袍人見他倆是去無錫，更加不急，故意將距離拉遠，以免暴露行踪。

黃昏前，葉三妹與燕北漢便進了城，葉三妹道：「大哥，你先回家，小妹買了菜就回去。」她將鑰匙丟給他，便拐彎走了，此時黑袍人剛到，她想了一下，便尾隨着葉三妹走去。

葉三妹進入第二條小巷，黑袍人將斗笠拋上屋頂，再迅速將黑袍扯下，露出一襲藏青色之長袍，戴上文人帽，十足名斯文之書生，一搖三擺走進去。

又見葉三妹已出巷，進入東二街，那人快奔幾步，又將長袍解下，裡面是套銀灰色之勁裝，再解下帽子跟踪。

葉三妹來至一扇朱漆大門前，輕輕扣門，那人扯下頭巾，秀髮像瀑布般瀉下，却原來是個女子！朱

漆大門打開，葉三妹左盼右顧一下，急忙閃了進去。

那女子觀望了一下環境，走前兩步，飛身躍起，不帶一絲風聲，她落在大院旁邊一座平房的屋頂，再躍進大院，眞是藝高人膽大，良久，又見她飛了出來，迅速跑出小巷，俄頃才見葉三妹自大門走出來。

三日之後，葉三妹帶着燕北漢出城西行，兩人之坐騎都十分神駿，一路至丹徒，然後乘船過大江，抵達繁華之揚州城！

去揚州是葉三妹之建議，她得到之消息，史重生常去揚州，流連青樓，這對燕北漢來說，實是一條線索！史重生會否在那種地方跟人結怨？

揚州名揚天下，是著名之銷金窩，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可想而知它是個甚麼樣的地方！來至大街上，當眞是十步一閣，五步一樓，街上之遊人，均是衣着華麗之輩！

燕北漢道：「這許多勾欄，咱們如何去找？」

葉三妹笑道：「小妹才不如你糊塗！我早已問清楚，他當時死命追一個名喚葫蘆的歌伎，她既然能令史重生如痴如醉，必然有其過人之處，亦必然出名，咱們只須問一問，便知葫蘆之下落！」

忽然旁邊有人插腔道：「要找葫蘆還不容易？她就在桃花院！不過今晚可不許跟咱們爭，明天請早吧！」葉三妹回頭一望，却原來是個遊客，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目光甚是邪惡，她輕啐了一口，拉着燕北漢便走了。

揚州既然是繁華地，客棧自然亦多，兩人挑了一家幽雅的，賃了一間上房住下，燕北漢一付便是三天之房租。進了房之後，葉三妹道：「大哥，咱們且休息一天，明早去桃花院踩線，明晚早點去找她！」

燕北漢上下看了她幾眼，道：「你也去那種地方？」

「怎樣？男人去得的地方，女人便去不得？我當然要去，有些話由女人問比較方便！」

燕北漢只好答應她，心中仍不甚自在。他倆洗了澡後，便携手而出。華燈初上，揚州又有一番景象，街頭到處都隱約可聞絲竹弦歌之聲，路上行人如鯽，樓外均見戴着綠帽子的龜奴在拉客。

「客官，咱們家男女均歡迎，快請進去！」

燕北漢問道：「借問一聲，桃花院在何方？」

那龜奴冷冷地道：「揚州何來的桃花院？」

燕北漢微微一怔，只好再問：「如此請問葫蘆姑娘在何家獻藝？」

龜奴臉色更是難看：「揚州也無甚麼葫蘆絲瓜的姑娘！」

「據說她唱歌十分出色。」

龜奴冷笑道：「客官要是到敝院，那方知道甚麼才叫做好！」

葉三妹拉一拉燕北漢手臂，道：「咱們到別家去問問！」兩人走了幾步，拉個小攤販一問，却原來桃花院就在附近，葫蘆姑娘也確是在那裡賣藝。俗語說同行如敵國，當眞不錯！

兩人漫步走至桃花院外，大為失望，因為規模遠沒有想像中之大，而且那樓子看來頗為陳舊。樓外掛着幾盞燈，燈上寫着姑娘的名字，葫蘆那一盞燈熄了，說明今夜已有人包了她。

葉三妹道：「大哥，咱們先進去看看！」

「葫蘆又沒空，進去又有何用？」

葉三妹道：「傻大哥，直接問葫蘆也未必能問出結果來，先進去找個人旁敲側擊吧！」燕北漢深覺有理，乃扯她進去。

龜奴見他帶着女人進來，有點不高興，但進門總是客，只好也哈腰上前。「客官有相熟的姑娘麼？」

葉三妹道：「咱們是聞葫蘆的大名而來的，今日她既然有客，咱們便找個跟她相熟的先解解頤吧！」

那龜奴道：「碰巧紫茄有空，她跟葫蘆是閨中密友，兩位請跟我進來。」過了大堂，見有丫頭過來，乃道：「綠芥，快帶這兩位貴賓到樓西房，通知紫茄準備見客！」

這桃花院也有個好處，便是較其他地方幽靜。小樓分東西南北四房，每房再分廳、憩、卧三室。廳是歌伎陪客飲宴聽歌之所；憩是給客人休息的；卧則是歌伎住所。歌伎賣藝不一定賣身，也可選擇客人是否薦枕，暢飲歡鬧至深夜，客人不能登床，只好到憩間裡休息。規模大的則既有陪飲，供客人手足恣肆的，另有善歌善舞者作表演，不過桃花院，四位名牌全是善歌能曲的。

燕北漢和葉三妹在綠芥之接引下，來至西房廳內，向內喊話：「姑娘，有客！」

俄頃，卧室房門輕啓，自內走出一位雙十年華，一身紫衣裙的姑娘來，淡掃娥眉，論貌只屬中上，但予人清麗之感，一對眼珠子骨碌碌的，透着精靈。

紫茄一見來者似是一對夫婦，微微一怔，這種情況雖然不多，也非絕無僅有，乃堆下笑容道：「兩位是來聽奴唱曲的？」她一開腔，又教人對她印象加深，聲音高低有韻，就像戲台上之道白一樣，却又

更加自然，最難得的是令人一聽，骨頭都酥了一半。

葉三妹道：「愚夫婦頭一遭到揚州，也未到過這等地方，特來見識一下，姑娘愛唱曲也好，要聊天也好！」

紫茄盈盈而立，道：「如此奴先為兩位唱一曲解解悶！」她回身自牆上摘下一具瑤琴，放在几上，盤膝而坐，輕調一下音調，便彈奏起來，曲子輕快，果能解人愁悶，一曲既終，燕北漢忍不住鼓起掌來。

「姑娘唱一曲吧！」

紫茄含笑答應，啓動朱唇便唱了一闋小曲，婉轉動聽，尤其是那對眼珠子，在唱曲時透出光來，更教人感受到曲中之意。燕北漢嘆息道：「姑娘曲藝已如斯動人，若是那葫蘆姑娘所唱，豈非仙樂？」

紫茄嫣然一笑：「哦，兩位認識葫蘆姐姐？」

葉三妹道：「聞名而已，聽說姑娘跟她是閨中密友，當常常切磋曲藝。」

「不錯，葫蘆姐姐可說是奴之半個師父。」

「如此說來，葫蘆的事，你亦很清楚了？」

紫茄眼睛眨了一眨，道：「那得看是甚麼事了！」

燕北漢道：「在下跟史重生是好友，常聽他提及葫蘆，想來他必是常客！」

紫茄道：「史少爺有段時期是葫蘆姐之常客，曾聽姐姐說他曾向她求婚，只是姐姐不答應！」

葉三妹訝然道：「史家有財有勢，史重生人品又不錯，葫蘆居然會拒絕，豈不奇怪？莫非她認為他假情假義？」

「不，姐姐也很愛他，是以才斷然拒絕的！」

燕北漢道：「此事便更加令人費解了！」

「大爺是眞不知還是假不明白？正因為史家顯赫，史何聖又古板，他在武林中亦薄有名氣，姐姐不想連累他，才斷然拒絕的！試問史何聖能讓兒子娶一個歌伎麼？」

燕北漢和葉三妹想想也覺得有理。葉三妹嘆惜道：「看來葫蘆實在是位有情義之風塵女子，教人敬佩，咱們更非見見她不可！」

紫茄含笑道：「若奴沒有猜錯，兩位此行其實是為了見她！」

「姑娘聰明，教你窺破心事，咱們也只好承認！」

「但兩位須先告訴我，來此的目的，及與史家之關係！若無問題，奴可以代安排！」

燕北漢考慮了一陣，決定開門見山說出來意：「姑娘，咱們是史重生之好友，這無疑問，在下在武林中亦小有名氣，人稱『雙槍鐵漢』燕北漢！最近史重生被人殺死，咱們想跟葫蘆談談，看能否找到線索！」

葉三妹接口道：「因為有些話，男人之間不一定會說，但對心愛的人，可能毫無保留。」

紫茄吃了一驚，脫口道：「史重生被殺，這可是眞的？若姐姐知道，也不知要如何傷心！」

葉三妹嘆息道：「若不能為他報仇，史重生在九泉下，又怎能瞑目！」

紫茄再也坐不下去，長身道：「兩位且稍候，待奴去跟姐姐說一聲！」她急急開門出去，葉三妹與燕北漢交換了一下眼色，面有得色。

過了一忽，紫茄便回來，道：「兩位且稍坐片刻，姐姐晚一點會過來。嗯，兩位吃過晚飯否？」

葉三妹道：「正想與姑娘共進，就請姑娘替咱們拿主意！」紫茄雙掌一合，召綠芥進來，交代她為客人準備酒菜。葉三妹又道：「咱們當家的，只愛喝白酒！」

紫茄道：「趁此奴再為兩位彈一曲打發時間！」她彈的這一曲充滿了哀傷，聽得燕北漢心亂如麻，想起自己無端端背上殺害史重生之罪名，更忍不住長長一嘆。

一曲既終，葉三妹道：「姑娘彈的曲子為何如此悲愴？莫非有傷心事？」

「對不起……」紫茄輕嘆道：「想起史少爺之結局，悲從中來，不由自主選了一段哀傷的曲子，請兩位原諒，奴再撫一曲歡快一點的。」

葉三妹道：「不必了，咱們先聊聊，待飯後再彈吧！嗯，史重生跟葫蘆感情好，這個咱們知道，但想不到他也喜歡你！」

紫茄忙道：「兩位誤會了，奴認識史少爺，乃由姐姐介紹的，他人不錯，待我如同妹妹，奴亦視他如兄長……」

燕北漢截口道：「重生兄來找葫蘆時，每次你必也在場吧？」

「他每次來均住上好幾天，奴幾乎每天都見過他，並非整天在場！」

「如此說來，姑娘對他的事亦甚了解，可知他有甚麼仇人麼？」

紫茄想了一下，道：「他甚少在奴面前提及武林中的事，只聽他說過跟淮何雙凶結過仇，其他的倒沒聽過！」

燕北漢道：「據我所知淮河雙凶去年春已被人殺死，但殺死他倆的是峨嵋派掌門的靜音師太，而非重生兄，照道理其朋友亦不會殺死老史以報仇，而應該去找靜音師太方合情理！」

紫茄道：「如此奴倒不知道了！史家顯赫之至，有誰吃了豹子膽敢殺死他？眞教人百思不得其解！」

葉三妹忽問：「在追求胡蘆姑娘的衆多追逐者中，以誰之武功最好，而各方面條件亦接近者？」

紫茄沉吟道：「以陸三少爺最接近……三少爺跟史少爺見面，也常出言譏諷，兩人一向不和！」

葉三妹目光一亮，問道：「三少爺叫甚麼名？他得到胡蘆否？聽姑娘這樣說，他在揚州常碰到史少爺？」

「三少爺叫陸鳳鳴，家在丹徒，他家在丹徒亦是有數之大戶，陸家家傳刀法很不錯，他還拜『金刀藥王』爲師，因此據說其武功遠在同門之上！」

「金刀藥王」四個字一入燕北漢之耳，他心弦立即拉緊。急問：「他拜『金刀藥王』爲師，除了學武功之外，是否也學醫藥？」

「飽受薰陶之下，即使不學，也懂得一點！他經常到咱這裡來，替姑娘們或爲奴開方治病，還眞有兩下子！」

葉三妹接口道：「陸家常仗勢欺壓百姓，巧取豪奪，聲譽大不如史家！他倆曾動過手麼？」

「曾打過一次，似乎平分秋色，後來姐姐趕來，方勸止了他倆！」

燕北漢急急再問：「陸鳳鳴最近有否再來？胡蘆對他之態度有否改變？」

「這兩三個月都不見他之踪影，奇怪！他以前每個月必定來一兩次的！姐姐對他之態度一向如此，不溫不涼！」

燕北漢一聽，心頭更加踏實，認定陸鳳鳴必是凶手。就在此刻，綠芥把酒菜送上來，紫茄道：「兩位客官先吃了飯再談。」燕北漢和葉三妹亦的確餓了，因此也不推讓，相繼入座。

紫茄爲他倆斟酒，然後舉杯道：「今日能認識兩位，實乃奴之榮幸！我先飲爲敬！」微一仰脖，杯已乾。

燕北漢喝了一杯，舉起第二杯道：「多謝姑娘提供了資料，這是我敬你的！」第三杯却是他代史重生敬的。

第四杯紫茄將酒往桌前一酹，道：「這是請史少爺喝的！」

葉三妹笑道：「好啦，敬來敬去把菜都擱涼啦，先吃點東西再喝吧！」三人剛擧箸，房門却輕輕敲響，紫茄忙去開門，進來一位姑娘，貌美如花，穿着一套黃色衣裙，雙眼泛着紅絲，一派楚楚可憐之態。

紫茄道：「燕爺，這便是我胡蘆姐姐！」燕北漢和葉三妹忙請她入座。

燕北漢乾咳一聲：「咱們知道胡蘆姑娘今日有客，本不應該打擾你，只是有一件非找你不可之事……」

胡蘆十分爽快，截口道：「奴是聽紫茄妹妹說，兩位來報史少爺之噩訊。奴想知道幾件事，第一件是史少爺在何月何日被殺的；第二件，是誰殺死他的！」

燕北漢道：「是上月廿四日被殺的！直接殺死他的人就是在下，但有內情……」他將一切供了出來：「在下自問沒有殺史重生之目的，他亦無殺我之可能性，是以斷定必有內情！」

胡蘆道：「客官敢在咱們面前坦誠相告，奴亦相信你不想殺死他，但你認爲有甚麼內情？」

「我覺得他可能受藥物控制！還有，那天客棧外面有個匕首標誌，後來又被人擦掉，甚有蹺蹊！」

葉三妹道：「小妹猜測，那天史少爺可能是約了陸鳳鳴，到底是談判呢，還是決鬥則不得而知，但他回來時可能便已受藥物控制！」

燕北漢道：「不過事發之時與他回客棧之時間，相差頗久，似乎不大可能……」

葉三妹道：「藥分急性、慢性，據說最厲害之慢性毒藥，可潛伏在體內幾個月之久，幾個時辰算得了甚麼！」

紫茄道：「聽說陸家均擅長使用匕首，家丁們身上都佩有一柄匕首。」

燕北漢仍在沉吟，紫茄又道：「若史少爺約的是別人，他無須瞞騙你，約陸……」

燕北漢截口問道：「爲何他約陸鳳鳴，便要瞞我？」

「哎，他不怕讓你笑話？爲了個歌伎，跟人爭風呷醋！」

燕北漢想想也有點道理，但他不死心，又問：「胡蘆姑娘，你與史少爺關係不比尋常，可知他有仇家？」胡蘆沉吟一下方搖頭。

燕北漢再問一句：「他眞的不在你面前提及過？」

胡蘆道：「他從來不在我面前提及武林中人，一來我非武林人，二來他也不希望我涉足武林！」燕北漢又問了幾個問題，可惜都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最後胡蘆長身道：「奴那邊尚有客人，請恕失陪！」

胡蘆去後，三人方繼續飲宴，紫茄道：「燕少俠，請你替史少爺報仇！這一杯是奴敬你的！」

燕北漢道了聲好，仰頭將酒喝乾：「今日幸得姑娘合作，否則咱們也不知陸三少爺跟重生兄有仇！謝謝您！」

葉三妹推席而起：「姑娘請着人會帳，咱們他日再來聽你唱曲！」紫茄挽留了一番，但燕北漢執意要走，只好送他倆下樓。

出了桃花院，葉三妹問道：「大哥，你急急回去作甚？來到這繁華之地，何不到處逛逛？」

燕北漢涎着臉道：「何必看人作樂，以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早點休息，明早好趕去丹徒！」

葉三妹白了他一眼，道：「眞是死相！」

* * *

那丹徒今之鎭江，是座古城，地方也大，但繁華程度絕對不能與揚州相比，但却有古城之樸拙。陸家果然是大富之家，一問即知地址，兩人敲了一陣門，裡面方有人應道：「找誰呀？」

燕北漢道：「咱們有急事找陸鳳鳴，陸三公子！」

大門打開，是一位老蒼頭：「三少爺出去，兩位是誰？有甚麼急事？」

燕北漢報上姓名，又留下客棧地址，然後道：「三少爺回來時，盼他能到客棧一聚！」

兩人到客棧賃了一間上房，尚未梳洗，小二已進來道：「客官，陸三少爺來看您，您看是請他進來？還是你倆移步……」

燕北漢尚未答，葉三妹已道：「當然是咱們出去看他！」她拉一拉燕北漢之衣袖，兩人雙雙到大堂，果見有一位錦衣青年，帶着幾分瀟洒，站在那裡等候。「閣下便是陸三少爺？幸會幸會！」

「失迎失迎！」陸鳳鳴熱情地問道：「兩位吃過午飯否？請讓陸某作個小東，請！」

燕北漢見他一副輕 的樣子，心中怒火已昇，奈何被葉三妹以眼色止住。只好道：「正想請三少爺共進午飯！」

陸鳳鳴興奮地道：「久仰燕兄大名，今日有緣相會，實乃榮幸，這頓飯無論如何須由小弟作東！」他引他倆到丹鳳酒樓，又道：「此店乃寒舍開設的，兩位喜歡吃甚麼，請隨便點！」

這酒家十分華麗，食客衣着華麗，身肥體胖，出入的都是達官貴人，看來收費不菲。三人佔了一個包廂，點了菜後，寒暄幾句，陸鳳鳴即問：「燕兄此次來丹徒，有何貴幹？」

葉三妹搶着道：「咱們久仰三少爺之大名，有意來認識一下！外子最喜歡結交朋友的了！」

陸鳳鳴微微一怔，問道：「不是說兩位有急事要找在下麼？」

葉三妹道：「是的，因爲明天咱們便要去常州，恐見不到三少爺，是以對貴价撒了個謊，萬望三少爺大量莫怪！」她見酒送上來，親自替他斟了一杯。

陸鳳鳴道：「客氣話不必多說，陸某最近在家裡悶得發慌，今早在朋友家坐了一下，他非武人，實話不投機，下午待在下陪兩位到處遊玩一下吧！」

燕北漢大喜，道：「咱們正愁人生路不熟，有三少爺當响導，必可盡興！來，在下先敬三少爺一杯！」

陸鳳鳴道：「那有此理，小弟是主人，理該先敬賢伉儷才對！再者，若燕兄不棄，請以兄弟相稱，再喚三少爺，小弟可要不高興了！」他除了說話態度輕，語氣神態有種高高在上之外，待他倆倒甚熱情、坦誠！是以一頓飯吃下來，雙方甚是融洽。

飯後，陸鳳鳴道：「兩位稍候，待小弟喚人回家取馬車，好去遊玩！」

燕北漢道：「何必如此麻煩，且要勞煩府上，小弟也不好意思，隨便到街上租輛馬車就是，如此遊玩也比較能盡興！」

陸鳳鳴讚賞道：「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小弟也最討厭勞煩家人，如此咱們便下樓去吧！」店小二們見他要走，便哈腰行禮，連聲道：「三少爺慢走。」

三人到街上，便找到輛馬車，陸鳳鳴問道：「兩位想先到何處遊玩？」

燕北漢道：「趁如今天色尚早，最好先到郊外走走！」當下馬車便向靈谷寺駛去。路上燕北漢忍不住問道：「小弟在路上聽人說吾兄跟蘇州史家之史重生頗有交情，未知此人如何！」

陸鳳鳴一聽，臉色登時變了，冷冷地道：「傳聞完全錯了，小弟跟他勢不兩立，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燕北漢心頭一跳，故意問道：「陸兄與史重生到底有甚麼大仇？非不是你死，便是他亡不可嗎？」

陸鳳鳴道：「一言難盡！反正你以後也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他！」

葉三妹急問：「這是甚麼原因？」

陸鳳鳴伸了一下懶腰，悠悠地道：「我與他的事已經過去了，他亦已經得到最大之懲罰！我麼？哈哈，甚麼氣也消了！」燕北漢又喜又怒，喜的是自己終於找到凶手，怒的是這廝居然如此肆無忌憚。

葉三妹輕輕捏了他一下大腿穩住他，道：「三少爺放心，咱們以後也不會再提及他之名字！」

陸鳳鳴欠一欠身，道：「這敢情好，咱們出來遊山玩水的，最好不要談些不高興的話！咱們先去靈

谷寺遊玩，那裡是比較幽靜的，但喜歡古蹟的人，來到丹徒却是必到之處！」

燕北漢一聽地方幽靜，正中下懷，忙道：「小弟肚中雖然沒有多少墨水，但對佛教遺跡最感興趣，第一個點是靈谷寺，好，好！」葉三妹也說好。

陸鳳鳴大笑。「想不到小弟這個選擇，能得兩位賞識！好，好！」大笑聲中，馬車速度已緩慢下來，車夫報稱靈谷寺已到。

燕北漢揭開車帘，躍了下去，入目只見一座寶塔，不見人影，大笑道：「果然是好地方！」他掏出銀子，抛給車夫，道：「你可以回去了！」

陸鳳鳴微微一怔，問道：「燕兄放他回去，稍後咱們回去乘甚麼？」

燕北漢道：「遊畢之後，徒步回去，沿途欣賞路旁風光，不是更好嗎？」

「燕兄既然有此雅興，小弟樂意奉陪！」陸鳳鳴向車夫揮了手，打發馬車夫回去。燕北漢首先向古塔走過去。

葉三妹自然也走過去，道：「小妹去解個手。」陸鳳鳴聞言忙尾隨燕北漢走去。燕北漢估計馬車夫已去遠，猛地回身。

陸鳳鳴道：「小弟對此塔頗知一二，待我來介紹！」

燕北漢霍地將槍拔了出來，邊弄邊道：「不必了，你去講給閻羅王聽吧！」

陸鳳鳴微微一怔，問道：「陸兄，你這是甚麼意思？」

「燕某是史重生之好友！」燕北漢道：「你該料到我幹甚麼！」

陸鳳鳴怪笑道：「難怪你會來找我！是陸某幼稚，也眞以爲你是慕我之名而來的！你要替他報仇，却不敢光明正大，也算不了甚麼好漢！」

燕北漢大怒：「你利用藥物，更非英雄行逕！」他右槍倏地刺出，直奔陸鳳鳴之胸膛！

陸鳳鳴見他出手如此大膽，不由也怒道：「你道老子會怕你！稍後輸了，可別叫你婆娘相助！」

燕北漢左手槍跟着刺出：「你放心，只我一個便可解決你！」他一招緊接一招，陸鳳鳴不敢大意！揮刀招架。陸鳳鳴之武功比史重生稍遜半籌，當日他在史重生之菜中下了點瀉藥，因此將史重生打敗，紫茄因爲心向史重生，故意說兩人鬥了個平手。

燕北漢武功在史重生之上，換言之亦在陸鳳鳴之上，急攻數十招之後，已大佔上風，燕北漢道：「某要把你活擒，要你在天下英雄面前，供出自己如何用藥誣害別人之事實來！」

不料陸鳳鳴性子頗硬，聞言怒道：「你可殺了陸某，却不能屈服我！」他反而放膽强攻，大有與對方同歸於盡之勢！

燕北漢暗吃一驚，忖道：「這可得小心，莫在陰溝裡翻船！」當下打起精神應付，突見陸鳳鳴身子抖了一抖，燕北漢見機不可失，立即一槍刺出！

按道理陸鳳鳴雖略失重心，仍可蹲下閃避，但他竟然避不開，燕北漢的槍尖直刺進其咽喉！鮮血濺出，他人亦歪倒地上！

燕北漢又急又怒，將他扯了起來，道：「你不能死！」

陸鳳鳴說話似漏氣的風箱般：「你們都是……一丘之貉……暗箭傷人……我三少爺好恨！」燕北漢這才發現他後背中了一柄飛刀，一回頭，只見葉三妹似笑非笑地自蘆叢中走出來。

「是你暗箭傷人？」

葉三妹嘟起小嘴道：「人家怕你有甚麼閃失，你還怪我！」

燕北漢跺脚道：「他人死了，如何能還我清白？」

葉三妹道：「他像發了瘋般不要命，你能活擒他？別臭美了，說不定弄個不好，陪他一起去見閻羅王！」

燕北漢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半晌方道：「如今怎辦？」

葉三妹道：「趁如今無人趕快找個地方將他埋了起來，然後離開丹徒！」

* * *

燕北漢和葉三妹兩人在入黑時，已進入江浦。江浦在丹徒對面，相隔一條大江。

兩人吃過晚飯，便窩在房內，房內一片寂靜。良久方聞葉三妹道：「大哥，你不必擔心，陸家沒那麼快查到咱們頭上來！哼，待他們知道，咱們也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燕北漢嘆了一口氣：「這我倒不擔心，只擔心我如何洗脫罪名！」

「管他娘的，天下如此之大，只要咱們往那裡一躲，誰能找得到？」葉三妹道：「除非你覺得江湖有留戀之處，否則隱於山水之間，何樂而不爲？」

燕北漢再度嘆息：「有時做事不能單憑好惡，還須讓自己良心好過一點！」

「你沒良心麼？不錯，我好心爲你，今日你反倒怪起我來了！好吧，我如今便走！」

燕北漢連忙一手將她扯住。

「你去那裡？」

（未完・三）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青龍探爪施强暴　乾坤一劍可逞威

上文提要：展元仁原是崆峒派高手，因代報摯友仇之後，怕和秦嶺系衝突結怨，隱姓埋名避仇，在薛府教書，暗中教武給薛公子和他的表親江青嵐，更傳授姓江的劍法絕招，有一夜，來了秦嶺系的崤山鬼神兩人闖入薛府，展元仁打死夜遊神，却被鬼影子逃脫，從死者身上搜出虎頭銅牌，心中有數，不久又來秦嶺系的少女，指明向姓展的報殺母之仇……

花白鬍子老頭猛的把目光投注在江青嵐臉上，訝異的道：「你還沒正式入門？唔，人品還不錯，小子，你能和我老人家相見，總算緣份不淺。」

江青嵐不知他引自己上來，到底爲了何事？

這時見他好像和自己說話，又好像是自言自語，一時之間，竟答不上話來。

花白鬍子老頭見江青嵐楞楞的站着不動，怒道：「喂，小子，你後天不是要鬥鬥那頭獨角獸嗎？憑你那七八手三脚貓功夫，只能宰狗。」

甚麼獨角獸？自己幾時要去鬥獨角獸？江青嵐給他說得糊裡糊塗，暗自尋思，難道他又在捉弄自己？

「咄！渾小子，眞是天下最渾的渾小子，碰上了這好機會，還不求求我老人家？再說憑紅兒一個人，也擋不住十來條野狗，何況還有一頭獨角獸？」花白鬍子老頭好像越說越氣，語聲有點接近咆哮。

但江青嵐却越是聽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還是怔怔的望着對方。

花白鬍子老頭突然狠狠的盯了江青嵐一眼，這一眼直若兩道冷電，稜威懾人，不可逼視。

江青嵐心頭一震，微感寒慄。

只見花白鬍子老頭微微搖頭道：「來，快去折一根松枝，待我老人家教你一招劍法吧！」

這會江青嵐可聽清楚了，原來這花白鬍子老頭說了半天，就是要傳自己一招劍法。

天下武學，不管如何精奧，也決沒有只有一招的，他……

「爲長者折枝，曰不能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我老人家叫你折枝，還不快去？」花白鬍子老頭又在催促了。

江青嵐簡直無法違拗，只好依言折了一枝兩尺來長的松枝。

花白鬍子老頭一手接過，瞪着江青嵐道：「乾坤一劍，天下無敵，你要用心學習。」說完，把手上松枝向天直豎，緩緩推出，口中說道：「看着，這一招劍法，共有九個變化，每個環節，必須記清，才能把這一劍的威力發揮無餘。」

說到這裡，手腕微微震動，一連串劃出九個小圈。每個小圈劃出之時，松枝果然有着不同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松枝震動所發出，原本極其輕微，但因花白鬍子老頭推出的松枝極其緩慢，才看得十分清楚。

花白鬍子老頭一面比式，一面講解。

江青嵐凝神細聽，一面學手比劃，但這一比劃，心中又感到十分奇異，因爲這招劍式，除了九個圈

圈小有變化之外，並無出奇之處；但仔細想想，又好像確實蘊藏着奇奧絕倫的變化。

花白鬍子老頭傳完一招劍式，突然把松枝一擲，朗聲笑道：「只此一劍，受用無窮，小子！你好自爲之，哈哈哈哈！」

笑聲搖曳，人已破空而起。

「老丈……」江青嵐還沒喊出，人家早已走得影子也不見了。

花白鬍子老頭去得好快，連想問問他名號稱呼都來不及。他傳給自己的這招劍法，說甚麼「乾坤一劍，天下無敵」。

難道這招劍法，就叫「乾坤一劍」？

心中想到，立即抽出長劍，依着所授口訣，長劍直豎，緩緩推出，這一推，驀地發覺這招劍法，果然博大精深，變化之多，威力之大，簡直不可思議。

心中這份高興也到了極點，暗想：「這花白鬍子老頭，舒老夫子一定知道他的來歷，明天問問舒老夫子便會知道。」

哦！不，等後天把那姓柳的丫頭打跑之後，再問不遲。

當下一連又練了幾遍，才滿懷高興的挾着寶劍回去。

時間迅速，這已是留柬約定的三天之後了。

這天，江青嵐度日如年，眼巴巴的由天明望到天黑。

晚餐甫畢，他悄悄的回轉房中，換了一身青緞勁裝，佩好長劍，外面罩了一件長袍，便向後花園而來。

從內宅到花園，一路上都有巡邏的家將丁弁，川流不息，府外四週，更是戒備得刁斗森嚴。

賊人如果要來，只有從花園東北角，涵春閣方向進來。

因爲那裏較爲冷僻，且是他們兩度進入花園的老路，自己還是仍到那邊去守候爲是。

想到這裡，立即向涵春閣走去。

這晚天上風靜雲淡，大半輪皓月，寒光十分皎潔。

草地上，像是鋪了一層輕霜，幾處崇樓峻閣，涵虛浮影，更顯得清夜肅穆。

江青嵐伏在假山背面的一處暗角，這裡正好面對圍牆，如果有人從牆外進來，正是必經之路，極難逃得過自己雙目。

他是初次臨敵，心情自然顯得特別緊張，右手緊握着劍柄，屏息凝神，目不稍瞬。

前面更樓上，終年懸掛着的一面大雲板，這時「噹」的一聲，遠遠傳來。

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園內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

等人，本來是最心焦的事兒，何況等的又是敵人。

一分一秒，好像比平時過得特別慢，緊握着劍柄的右掌也微微的沁出汗來。

無聊和寂寞暗暗襲上他的心頭，不由使他懸想着今晚要來的敵人——那姓柳的丫頭，不知長得怎麼一個模樣兒？

十八的姑娘一朶花，二九年華，正當妙齡，瞧她寫得一手娟秀婀娜的字跡，倒眞可和府中素有女才子之稱的紅線姑娘媲美。

江青嵐一想到紅線姑娘，眼前立時浮起一個苗條纖影。

那一雙覆着長長睫毛的大眼睛，和宜嗔宜喜的兩個小酒渦，使人瞧着有不能自已之感。

幾年來，自己一直爲她廢寢忘食，刻骨相思。

但她却艷若桃李，冷若冰霜，始終若即若離，不可捉摸。

如果說她對自己無情罷？有時又淺笑盈盈，情意綿綿。

她只比自己大了一歲，已經博通經史，替姨父掌管箋表，職司機秘了。

可惜她只是一個弱不勝衣的女子，要是她也會武功，這該多好。

噹噹噹！更樓上的大雲板接連響起，聲震遠近。

三更，已經三更了，江青嵐驀地從沉思中警覺。

噫，那姓柳的丫頭，不是留燕寄柬，約好三天之後嗎？怎地還不來呢？

敢情她自知不是舒老夫子對手，不敢來了？

這可害得自己平白地耗了兩個更次。

「眞是黃毛丫頭十八變！」江青嵐氣憤憤的罵了一句，直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雙足一頓，躍上假山，俯瞰園中，月光如水，烟景如畫，還不是靜闃得和平時一樣？

正當此時，忽見「嗤」的一道火花，從前面房屋頂上，衝天而起，其色紺碧，宛似正月元宵節放的花炮一般。

江青嵐心頭一楞。

「噫，這是甚麼？難道賊人還有這麼大膽？居然敢在禁衛森嚴的節度使府放起訊號來？」

「啊喲，不好，賊人既然放起訊號，定然不止光向舒老夫子尋仇，難道還另有圖謀不成？」

他不愧是將門裔胄，猛然想到目前軍情緊急，賊人可能有爲而來，心念轉動，正待向內宅奔去。

花園中間，又是「嗤」的一溜火花，直冲霄漢。

看方向，正是舒老夫子居住的「居仁小築」附近。

這可使江青嵐爲難起來，分明兩處都有了賊踪，自己該怎麼辦呢？

舒老夫子乃崆峒派名宿，武功淵博，區區毛賊，何足道哉，自己還是先趕赴內宅要緊。

心念急轉，那敢怠慢，立即長身一躍，施展輕功，一路輕登巧縱，急向內宅奔去。

剛躍上內宅和花園分道的一堵夾牆時，猛見前面燈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弓弦急響，人聲鼎沸。

江青嵐心中一急，慌不迭竄上近身一處房屋，由此接連，再飛躍上更道夾牆。

人在高處，立時看出內宅正屋左邊第三重院落中，已被府中軍健全部包圍，但屋面上却半個人影都沒有。

這是怎麼一回事？心中驚疑，身子却像弩箭脫弦一般，向左面飛縱過去。

剛翻過一重樓脊，身未站定，猛聽一聲梆子響處，軋軋連響，箭如飛蝗般射來。

江青嵐驟不及防，險被射中，心知這是府中的匣弩手，錯把自己當成了賊人，長劍急揮，一面撥開射來弩箭，一面大聲喝道：「你們還不住手，我是表公子。」

聲落人落，一團精光頓時向簷前飄落。

要知這種匣弩內裝機簧，可以連珠齊發，威力之强，無人能擋。

府中軍健眼看匣弩射出去，耳中又聽到是表公子，立即紛紛住手。

爲首一名家將，一眼瞧到來人果然是表公子，早已嚇得噗通一聲，跪了下去，口中連叫：「小的該死！」

江青嵐跺脚道：「你趕快起來，我有話問你。」

那家將又磕了幾個響頭，才戰戰兢兢的站起身來。

江青嵐問道：「方才可曾發現賊人？」

那家將點頭道：「是，是，一共六個賊人，除了當場被弟兄們射死了四個，另外兩個也已擒住。」

江青嵐聽得大爲納罕，賊人竟敢明目張膽到節度使府尋仇，來的斷不會是幾個庸手，而且憑府中這十幾名一隊的巡邏隊，又焉能把他們殺的殺，擒的擒？其中大有蹊蹺，不禁追問着道：「我問你，賊人是如何發現的？」

那家將又連應了兩聲「是」，道：「剛才小的巡邏到此，似乎聽到一個女子聲音，喊了一聲：『捉刺客！』小的抬頭一瞧，屋脊上果然發現了五六條人影，手中全都拿着明晃晃的單刀，在瓦上縱躍，小的心頭一驚，立時吩咐弟兄們放箭。

「那知就在這時，半空中忽然飛來一條紅色匹練，只在屋面上轉了幾轉，那五六個大漢手上的兵器就全被捲飛，一個個滾落下來，四個賊人因身上中了不少匣弩，當場斃命，還有兩個因箭傷不重，只是渾身動彈不得似的，被弟兄們按住，剛好大公子也帶着人聞警趕來，就把兩人帶走，小的奉命守在這裡，不想却把表公子當了……」他說漏了嘴，差點說出「賊人」兩字，但連忙嚥住，一面惶急的道：「小的該死，冒犯表公子！」

江青嵐不待他說完，接着問道：「那道紅色匹練，你可看清是甚麼樣的人？」

家將想了一想，臉容一正，躬身答道：「小的看得十分清楚，那紅色匹練只在空中轉了幾轉，便自不見，咱們督帥洪福齊天，府中自然有神祇保佑，這恐怕就是金甲神。」

江青嵐覺得十分好笑，暗想這道紅色匹練，可能是一位身法奇快的高手，隱身相助，但要在這些沒有知識的下人口中，那能問得出來？當下擺了擺手道：「好，你們就守在這裏，我還要到花園中去瞧瞧。」

說畢，就雙足一點，依然躍上屋脊，一路如飛的向「居仁小築」奔去。

這時府中軍健因聽說內宅有警，一批批弓上弦，刀出鞘，全數出動。

燈籠火把，把前面正宅照耀得猶若白晝，後花園和內宅因隔着一堵高大夾牆，反而顯得特別清靜。

沿溪那所精舍前面的空地上，這時一排站着四五個人。中間一個，却生得身材高大，滿臉虬鬚，年約五旬以上的老者，這時正負手而立。

舒老夫子，不，八臂劍客展元仁却依然穿着一襲長袍，風度冲默。

他對面是一個身穿玄色緊窄夜行衣靠的少女，手上執着一支明晃晃的長劍，遠望過去，身材苗條，敢情就是穿簾燕聶五娘的女兒，那個十八歲的姓柳丫頭。

此時劍尖指着舒老夫子，仇人當面，神情似乎極爲激動。

江青嵐因距離過遠，聽不清他們說些甚麼，心頭一急，就放輕脚步，悄悄的掩近過去。

只聽舒老夫子敞聲笑道：「既然如此，柳姑娘爲母報仇，老夫也毋庸多費唇舌，柳姑娘只管請罷。老夫就憑這雙肉掌，試試三眼比丘十七年心血調教出來的高足，到底……」

「住口！老賊你認爲姑娘勝不

了你？」玄衣少女攔着舒老夫子話頭，一聲嬌叱，正待欺身而上。

江青嵐猛的舌綻春雷，暴喝一聲：「且慢！」

長身一躍，憑空縱起，向場中落去。

玄衣少女冷不防給他突如其來的大喝，微微一怔，嬌軀向後退出半步。

「青嵐，這事與你無關，還不回去？」舒老夫子皺着長眉，低喝了一聲。

「不！老夫子，憑她十七八歲的一個女孩兒，那配和您老人家動手過招？有事，弟子服其勞，今天正好讓弟子試試。」接着便向玄衣少女喝道：「來，柳姑娘，你留燕寄柬，口氣不小，先讓小生領教幾招。」

江青嵐隨手脫去長袍，「嗆」的一聲抽出長劍，動作敏疾，面向玄衣少女卓然而立，越發顯得英姿勃發，俊逸不羣。

四目交投，玄衣少女柳琪不由微微一怔，她春花似的臉上，不知是羞？也不知是怒？一陣紅潮由耳根直透上來。

驀地，柳眉一挑，杏眼一瞪，面泛殺機，嬌聲叱道：「小賊，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姑娘！」

黃鸝新聲，嚦嚦如囀，尤覺珠落玉盤，聲音好聽已極。但手上青虹，就在嬌音未落之際，一圈一震，手法輕巧無比，一大片清光潮湧而出，滿天流動。

江青嵐乍逢強敵，心頭一凜，向後退出半步，劍尖向天，劍訣遙領，劍法還未展開。

柳琪早已冷哼一聲，「刷刷」連聲，長劍像雨點般攻到，辛辣迅疾，奇詭無匹。

江青嵐初次出手，就失先機，眼前一片青影，森森劍氣，差不多已籠罩全身。

青年人誰個不愛面子？何況在衆目睽睽之下，輸給一個女孩子？

心中一氣，不退反進，長劍橫掃，使出一招「雲封五嶽」，方擬硬砸對方劍勢。

那知柳琪嬌軀一側，反使「穿雲摘星」，一點寒芒直向江青嵐「心坎」穴點來。

這一着快攻突起，借勢取敵，快若電光石火。

江青嵐仍然不肯向後退避，猛吸胸腹，避過點來劍鋒，橫掃長劍，突化「玉龍迴旋」，又向身前反捲。

柳琪原式不變，皓腕一震，劍尖忽然上挑，奔向江青嵐咽喉。

這時兩人已是近身相搏，距離不到三尺。

柳琪一劍點到，江青嵐仍是不肯後退，大喝一聲，劍演「鳳凰點頭」，劍尖覷準對方劍尖，疾拍而出。

這一招，他應變神速，雙方劍尖相擊，發出「叮」的一聲清響。

柳琪雖然自幼由三眼比丘沈師太扶養長大，盡得心法，但女孩兒家限於天賦，內力較弱。

江青嵐在這聲大喝之餘，又是全力一擊。

劍尖互撞，她只覺右腕一軟，長劍立被震開。

但江青嵐也因奮起全力，砸出一劍，對方長劍雖被蕩開，身子驟失平衡，一個踉蹌，向前撲出。

兩人距離，這時不到兩尺，他求勝心切，身臨切近，一時沒想到對方是男是女，左手「青龍探爪」，業已當胸推出，手掌所及，乍覺按上了一個圓滾滾、軟綿綿的東西之上，這……

「嚶！」

兩條人影倏然飛開。

柳琪滿臉飛紅，柳眉倒豎。

江青嵐也鬧得面紅耳赤，驚慌失措。

姑娘家這個地方，又豈能容人輕易碰得？

「狂徒看劍！」柳琪又羞又怒，嬌叱聲中，欺身急上，青虹驟閃，劍如潑風般使出。

這時，她可拚上了命，銀牙暗咬，劍招盡展絕學，向江青嵐滾滾攻出，劍劍俱指要害，着着全是辣手，但見銀芒顫動，寒星飛舞，奇詭辛辣，凌厲到了極致。

江青嵐一着失手，要想解釋自己此舉並非有心，但此種話，又如何說明？心中正感萬分愧怍。

就在這略一沉思之際，眼前寒光如電，像驟雨般洒來。

他心頭猛然一震，暗想自己身受舒老夫子五年栽培，今日此戰，關係着他一世英名，自己豈能大意？一念及此，雄心陡起。

柳琪一片銀虹，堪堪逼近江青嵐身前，只聽「叮叮」「鏘鏘」幾聲，他早已揮劍還擊，「通天劍法」源源出手。

晃眼工夫，不但封開了柳琪的一輪猛攻，而且振腕揮洒，神速絕倫的攻出了七八劍。

雙劍並舉，四週生風，耀目精練，漫天劍影。

秦嶺系的「終南劍法」辛辣詭異，和崆峒派的「通天劍法」迅捷奇幻，正好各有所長。

兩人這一動上手，快打急攻，彼此交攻了三十來招，竟然半斤八兩，攻守各半，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誰也沒法子搶得機先。

柳琪眼看自己苦練多年，滿心想手刃親仇，那知連人家門下弟子都無法取勝，心中一陣悲憤，目含珠淚，臉露煞氣，柳腰一挫，身法

驟變，人像穿花蝴蝶般繞着江青嵐左右前後，團團疾轉，手上長劍，銀蛇亂閃，迴環出擊。

正好江青嵐也因久戰無功，驀地一聲長嘯，身形晃動，立時從他身上漾起七八條臂膀，手掄長劍，向四外揮出。

這正是「通天劍法」最後八招——追魂八劍。

兩人却巧合地同時發動，同時搶攻，一個穿插游走，一個八臂同揮，這兩套劍法，全是以快對快的動作。

柳琪身形閃動，原想乘隙進招，不料對方好像四面八方全長着眼睛，任你移宮換位，向對方任何部位刺出，都被一支長劍擋住，而且同時立有六七支長劍跟着反擊。

她自幼跟隨三眼比丘練劍，對仇人八臂劍客的「追魂八劍」當然耳熟能詳，而且三眼比丘也有過指示，一個人那有七八條臂膀，同時刺出七八支長劍之理？對方八劍齊發，無非手法快到極點，使敵對一方發生視覺上的錯誤，被他幻影所迷罷了。

「追魂八劍」雖然奇幻無比，但對付之道，能夠沉着應戰，自可不爲對方所惑。尤其是這套「穿花身法」，正是針對「追魂八劍」設計，只要應用得法，便能以幻制幻，制敵先機。

柳琪對「穿花身法」，固然練得純熟無比，但「追魂八劍」乃崆峒絕學，終究無法蠡測，還是第一次碰上，對方七八支劍影同時刺到，招式又無一雷同，她心中雖明白這是幻影，但其中有一支當然是眞正攻到的劍尖，要想不被所惑，又談何容易？

何況「追魂八劍」變化迅疾，虛實互用，明明是幻影，但刺到之時，立可變爲眞劍，又豈是像玄衣少女柳琪這點功力之人，就能隨機應變？

是以柳琪轉了幾個方位，依然被「追魂八劍」的奇幻劍勢，逼得手足忙亂。

江青嵐一見對方攻勢受挫，立即精神大震，口中一聲大喝，驀一振腕，八支劍影飛起一串寒星，疾洒而出，宛若奔雷掣電，直奔對方身前。

柳琪要想舉劍封架，不知封擋那一支好，心頭一驚，只好拚命向後方躍開。

江青嵐對敵經驗雖然不足，但舒老夫子在授劍之初，早已詳爲解說。遇到八劍同出，敵人封架無功，只有逼得向右後方躍退，捨此之外，別無他法。

是以江青嵐八劍猝發，腳下早有了準備，柳琪一退，他已如影隨形，跟踪急撲，此時八支劍尖已合爲一，一點銀星距離對方眉心只有一寸光景。

柳琪花容失色，身形還在後退；但她退一步，江青嵐就逼進一步，劍尖和眉心，依然只有一寸距離。

這一突變，場中諸人雖不乏高手，但此種情形之下，也無能爲力，因爲如果有人要搶救，江青嵐只要手腕一沉，柳琪就得屍橫當地。

「青嵐！」舒老夫子的聲音剛叫出口，柳琪後退之勢，也突然停住。

她鳳目緊閉，顫聲喝道：「小賊，你殺了我罷！」

這下江青嵐可吃了一驚，趕緊右腕微撤，朗聲說道：「當年令堂和展老夫子動手，不過劍傷右臂，自然不是展老夫子下的殺手，他隱姓埋名十七年，只因秦嶺和崆峒，淵源極深，不願釁由此起，報仇一節，姑娘還請三思。」說完轉身就走。

「嗆郎」，柳琪長劍墮地，她雙手掩面，渾身抽搐，一跤跌坐地上。

「嘿嘿！小子，你有多大道行？居然教訓起人來了。來，老夫接你幾招試試。」

洪鐘般聲音未落，滿臉虬鬚的老者業已一閃身向江青嵐飛來，身法之快，使得江青嵐悚然一驚。

「哈哈，公孫兄名滿武林，怎的和後生小輩生起氣來？」

就在虬鬚老者躍近之際，舒老夫子也同時躍到，擋在江青嵐前面，回頭笑道：「青嵐，這位是秦嶺系公孫無忌公孫老前輩，江湖上人稱『獨角獸』的便是，你還不上前見過？」

獨角獸？江青嵐突然想起前天晚上，花白鬍子老頭的話來：「小子，你後天不是要鬥鬥那頭獨角獸嗎？憑你七八手三腳貓功夫，只能宰狗。」唔，所以他老人家要傳自己那一招「乾坤一劍」。

就在江青嵐微一怔神之間，只聽獨角獸公孫無忌嘿然冷笑道：「展元仁，你還知道武林中有秦嶺系嗎？十七年前你殺了琪兒之母，還可說是爲友心切，此事咱們老一輩的，只好置之不問，讓小師妹的後人親手向你討還血賬，不想一月之前，你又以長凌幼，掌劈宋時，難道不知道崤山鬼神是老夫門下？秦嶺和崆峒，樑子已結，公孫某此來，就是要取你項上人頭，這小子也正好和我徒兒抵賬。」

舒老夫子聽得臉色倏變，雙目精光暴射，大聲笑道：「哈哈，公孫老哥，你當展某是怕事之輩嗎？十七年前之事，老夫自問並未殺人，即使殺了，也無不對之處，當時展某遵奉本門掌門人意旨，爲兩派

和氣，爲秦嶺顏面，老夫才隱姓埋名，退出江湖，十七年，自問對秦嶺也已有交代。夜遊神宋時爲虎作倀，夜鬧節度使府，公孫老哥心中也許比展某更爲清楚，毋須多說，這江青嵐乃是薛節度使的表公子，不過相隨老夫練劍，並非展某正式門人，公孫老哥焉可相提並論？何況要取展某項上人頭，也非易事，憑公孫老哥，也不見得就能如願。」

獨角獸公孫無忌厲聲喝道：

「老夫不管這小子是姓薛的甚麼人，反正你們老少兩人，休想挨到天明。展元仁，來，咱們先試試誰行誰不行！」

舒老夫子臉色鐵青，突然仰天一陣大笑。

這笑聲十分蒼涼，震得在場之人耳鼓嗡嗡直響。

笑聲甫落，舒老夫子突從長袍底下，嗆的抽出一支長劍，但見寒芒四射，他用指輕輕一彈，發出錚然龍吟之聲。

只見他目注長劍，喃喃自語道：「十七年來，老夫未嘗一啓劍匣，今日倒又用上了。」

他語中之意，含着十分感慨；緩緩的抬起頭來，目光如電，凝視獨角獸公孫無忌，冷冷的道：「好，公孫老哥，這就請罷！」

「老夫子，且慢！」江青嵐突然閃身而出，向公孫無忌打量了一眼道：「割鷄焉用牛刀？老夫子，還是讓弟子來罷！」

獨角獸公孫無忌乃是號稱天下第一高手天癡上人門下三弟子，穿簾燕聶五娘的師兄，在江湖上聲名久著，舒老夫子自己能否贏他，還在未定之天。

這娃兒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居然說甚麼「割鷄焉用牛刀」？

舒老夫子心頭大駭，急忙臉色一沉，喝道：「青嵐，你還不退下？」

「不要緊，老夫子，等弟子不敵，你老人家再上不遲。」江青嵐突然一反平日彬彬有禮的態度，手中長劍一挺，不退反進，迎着公孫無忌喝道：「獨角獸，來，讓公子爺先領教你的高招！」

獨角獸公孫無忌瞧着江青嵐這份狂態，早氣得桀桀怪笑道：「紈袴子弟，才學得展元仁幾手劍法，便不知天高地厚！」

這時公孫無忌身邊也忽然一搖三擺，踱出一個手搖摺扇的中年文士，向公孫無忌躬身說道：「區區一個後生小子，何用勞動公孫先生，還是由後輩隨便打發他回去就是。」

公孫無忌一擺手勢，攔着說道：「白兄且慢，展元仁殺了小徒宋時，老夫正好手刃這小子抵賬！」

中年文士哦了一聲：「原來如此，後輩計不及此！」

他搖頭晃腦，連連後退，依然站到原來位置上去。

公孫無忌這才橫劍當胸，向江青嵐冷冷的道：「小子！你還不發招？」

江青嵐長劍一舉，左手捏了一個劍訣，大聲說道：「如此，本公子有僭！」劍尖一圈，使出「一心朝天」，亮開門戶，接着長劍微顫，一招「三星入戶」，向公孫無忌「咽喉」及左右「天鼎」點去。

公孫無忌那會把一個乳臭未乾的紈袴子弟放在眼裡，嘿然冷笑，手中長劍隨手一揮，立時寒光電奔，把江青嵐劍勢悉摒門外。

江青嵐劍尖和公孫無忌劍身相觸，「叮」的一聲，宛如擊上巨大鋼板，手腕猛震，長劍幾乎要脫手飛出，心頭大驚，立即向後退出兩步，那知他身形才動，公孫無忌早已大踏步跟了進來，長劍揮處，銀虹乍閃，森森劍氣，業已逼人而來。

江青嵐又是一驚，趕緊向左一個急躍，右手長劍，順勢一招「神龍擺尾」，挾着一陣勁風，橫掃過去，他這一招用得相當神奇，妙在避攻不忘却敵。

怎奈獨角獸內外功夫已達爐火純青之境，隨手一擊，潛力無窮，只聽又是叮然一聲，江青嵐一個身軀，跟跟蹌蹌的向左震退了兩三步。

公孫無忌不由縱聲大笑！

江青嵐一連被兩次震退，對方這一大笑，不由無名火起，那管厲害，驀然大喝一聲，雙肩微晃，欺身猛撲，手上寶劍揮舞之間，劍光流動，幻化出一片寒芒，向獨角獸急攻而出。

他這一含憤出手，把「通天劍法」精奇絕招源源施展，一柄長劍如怪蟒靈蛇，颼颼亂竄，前後呼應，迅速凌厲，端的不可輕侮。

獨角獸公孫無忌這次也不似破解先前兩招那末容易，只見他身子突退半步，長劍疾轉，在身前劃起一道銀虹。

江青嵐攻出劍勢，又被他劍光全數封開。

「嘿！小子，你螢火之光，也敢在老夫面前班門弄斧？」

餘音未絕，長劍忽然疾掄反擊，只見一大片劍花，漫天洒出，向江青嵐當頭罩下。

江青嵐方才和柳琪對招之間，已增進不少臨敵經驗。

這時一見獨角獸攻來劍勢，有如千百朵銀花，精光耀眼，由四面八方飛來，叫人無從出手招架。他強敵當前，居然十分鎭定。

覷準劍花要落未落之際，突然身形晃動，右臂一振，追魂八劍倏

然展開。

他使得恰是時候，但見七八支劍影交互而起，劃出一片護身光幕，左脚橫跨半步，身隨劍走，但聽一陣錚錚鏘鏘的金鐵交鳴之聲，江青嵐業已突出劍光圍困之外。

公孫無忌微微一怔，瞧不出這小子還能從自己手上突出圍去，口中嘿了一聲，右臂陡振，青虹暴漲，一大片精光，再次撒地漫天，向江青嵐驟捲過來。

這次來勢，強厲得令人窒息，劍招綿密，重逾山岳，端的一劍緊似一劍，一招強過一招，劍身上貫注內力，但聽絲絲破空之聲，盈耳不絕。

眨眼工夫，江青嵐一條人影已被圈入森森劍光之中。

舒老夫子方才阻止不及，江青嵐已和公孫無忌對上了手，心頭自然十分焦灼。

這時眼看江青嵐被對方長劍圈入，漸無還手之力，不禁急得大驚失色，那還顧得自己身份？大喝一聲，縱身直撲過去，身形剛起，瞥見三條人影，同時躍起，向自己攔來。

其中一條人影挾着一點銀光，當先襲到。

舒老夫子是何許人？身在半空，橫劍一撩，噹的一聲，雙方同時躍開。

定睛看去，原來偷襲自己的，正是那個文士裝束中年漢子，陰陽扇白秀山。

他摺扇輕搖，望了舒老夫子一眼，搖頭晃腦的道：「公孫先生兩者勝負未分，展大俠何性急乃爾？」

這時另外兩人，也已身形落地，圍着他走來。

舒老夫子當然認識，那個神情落寞的，是十幾年前黑道上早負盛名的鐵筆季子清，和鬼影子何異。

他這時心急江青嵐安危，那有時間和白秀山爭論？迴眼一掃，衝着三人厲聲喝道：「擋我者死！你們要送命，就一起上罷。」

罷字才出，右腕驟翻，刷刷刷，劍光如電，已向三個不同方向劈出三劍。

名家出手，果然不同，只見銀虹流動，快速絕倫，三劍聲勢，好不凌厲。

「好劍法！」

陰陽扇白秀山不慌不忙，白金摺扇刷的打開，轉身旋步，扇尖一划一拍，剛向舒老夫子「玄機」穴點出。

季子清鐵筆如椽，一絲寒風，也直叩舒老夫子身後「命門」穴！

這三人中間，當然數鬼影子何異武功最弱，但他在陰陽扇白秀山和鐵筆季子清兩名高手呼應之下，左縱右躍，着着進攻。

舒老夫子獨擋兩大高手，合力襲擊，外加鬼影子何異，居然精神大振，朗朗一笑，長劍疾振。

前拒白秀山，後擋季子清，還從容分攻鬼影子，眞是靜如嶽峙，動如靈蛇，劍光人影，倏忽萬變。

白秀山的白金摺扇，和季子清的精鋼鐵筆，乃是江湖上的一絕，兩人在這兩件兵刃上，又全有一二十年的造詣，出手神速，認穴奇準，扇筆同時展開，點、削、劃、拍，源源出手，圍着舒老夫子週身要穴疾攻猛點，有若數百點寒星，前後飄洒，好看已極。

錯非是八臂劍客展元仁，若換了旁人，恐怕一手也接不下。

幾招之後，那裏還分得清三人的身法招法？

只覺舒老夫子的無數支劍影，老是如影隨形跟着自己，好像白秀山、季子清兩人，並沒把對方攔住，他心中一緊張，就拚命的施展刀法，翻翻滾滾，舞了個風雨不透。

那知對方長劍，却不知如何的已伸入刀光之中，一劍削來，「嗆」的一聲，鬼影子何異但覺虎口大震，鬼頭刀立被削斷半截刀頭，震得呼的斜飛出去，心頭一驚，性命要緊，立即向側躍開。

還虧他外號叫做「鬼影子」，輕功不弱，在這生死關頭，拖帶半口斷刀，疾飛出兩丈之外。定睛一瞧，他們三人正是扇筆交加，劍影重重，打得激烈異常，低頭瞧瞧手上的半截斷刀，好像做夢似的，武功一道，就差了這末一點。

正當鬼影子何異驚魂甫定，忽聽花園沿溪來路，人聲鼎沸，燈球火把，照耀得像一條火龍似的，向自己這邊急奔而來。

咦！鷹爪孫慶，他們六個人去了大半天，怎麼還沒消息？難道這區區節度使府，還另有高手護院？

正當此時，驀聽自己師傅公孫無忌和江青嵐同時大喝，緊接着一陣金鐵交鳴，劍光乍歛，兩條人影倏然分開。

江青嵐滿頭大汗，臉色蒼白的站在一邊。

獨角獸公孫無忌，却臉色鐵青，右手袍袖，也被劍鋒削破了一截，他充滿憤怒的目光，瞧着激烈搏鬥中的舒老夫子、白秀山、季子清三人，大一喝一聲：「住手！」

這一聲，他貫注內力，宛若焦雷，三人同時停住。

只見公孫無忌大袖一揮，喝了聲：「走！」

率先騰身而起，白秀山、季子清和鬼影子，也莫名其妙的跟着走，一瞬工夫，便已沒入黑暗之中。

（未完・二）

龍的傳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天殘老人黑面俠　暗助龍翔保寶藏

上文提要：龍翔等三小與一骷髏人，一齊被轟落地洞，洞內雖大也擁有許多財寶，但却是個無通路的死洞，大家試撞洞牆均感力疲肚餓，龍翔鼓勵大家既來之則安之，令誠服改邪的骷髏人徐光祖捕鼠烤之以此裹腹，並在龍翔指導下照着老牛皮上的奇招移花接木，大家練功深研，互相交流，如此過了半個月有多，四人均已功成神復，便齊心合力衝破洞牆重見光明，外面戰鬥已結束，地上死屍遍地……



好似酗酒醉漢。

更像紅臉關公。

恐怕除了阿翔、莫愁、小丁心知肚明外，連徐光祖的親爹祖奶奶也認他不得。

莫愁取出一面鏡子，讓徐光祖照一照，他自己也讚歎不已，這才滿心歡喜的跟着大夥奔向許昌。

＊　＊　＊

龍泉酒坊在許昌城外。

在釀酒界是數一數二的大字號。

龍家的「仙人醉」遠近馳名，就是在此釀造的。

規模甚大，佔地極廣，名頭又極響亮，找起來毫不費力，很快便循線找到。

當龍傳人踏進龍泉酒坊的大門，表明身份，大掌櫃張德馬上忙不迭的迎了出來，將四人迎入大廳，揖客入座，奉為上賓。

有人奉上香茗。

有人獻上瓜菓。

另有數名年輕小伙子垂首而立，聽候差遣。

龍城主發喪之日，張德曾親往弔唁，與阿翔、莫愁、小丁皆有一面之緣，是一位六十上下，頭頂半禿，戴着深度老花眼鏡的老頭兒。

張老頭對龍傳人執禮甚恭，彬彬有禮的道：「前一陣子風聞少主人駕臨許昌，小老兒曾派人四處尋訪未遇，後來又有傳言說是身陷古墓，害得酒坊上下惶惶不安，焦慮萬分，如今終於得見少城主，心頭的這塊石頭總算放了下來。」

龍傳人喝了一口茶，不疾不徐的道：「張掌櫃得到的消息都不假，好在已經雨過天晴，轉危為安，順利的離開古墓。」

張德恭恭敬敬的道：「不知少城主是如何脫險的，可否請明示一言？」

小丁插言道：「張掌櫃，我們四個人的肚子還在鬧空城計，先弄些大魚大肉，好酒好菜來，再慢慢的邊吃邊談好不好？」

當然好，打死張德也不敢說半個不字，立即傳令廚下，為少城主設宴接風，不一時便在大廳之上端整好一桌酒席。

吃老鼠倒足了大家的胃口，一月不知肉味，未聞酒香，今天好不容易重見天日，直如狼吞虎嚥，彷彿風捲殘雲，幾乎每一道菜都被他們一掃而光，上菜的速度遠不如四人吃得快，弄得張掌櫃十分尷尬，不停的下令催促：「快！快！快！」

約莫吃了十道大菜，四個人的肚子方始大半飽，這才將古墓中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直聽得張掌櫃一陣喜，一陣憂，臉色陰晴不定，最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喜不自勝的道：「好險，好險，想來必是老主人在暗中保佑，少城主才能有驚無險，因禍得福。」

微頓又道：「少爺所說的那些金銀財寶仍留在古墓之中？」

阿翔道：「沒錯，仍留原處未動。」

「大概有多少？」

「粗略計算，金銀少說也有三四百萬兩。」

「珠寶呢？」

「品類繁雜，難以估計。」

「少城主打算如何處理？」

莫愁代答道：「龍哥哥的意思是，想找一家票號，將金銀換成銀票，這樣攜帶較方便。」

小丁接口道：「至於珠寶，可能不易銷售，準備委托鏢局運往長安，請賀掌櫃暫代管，等龍城重建完成後再送回龍家。」

阿翔很謙虛的說：「傳人少不更事，如有未盡妥善之處，甚盼張大叔不吝指正。」

張德滿臉堆笑的道：「少爺老成持重，處事明快，十分妥當，小老兒由衷佩服。」

小丁道：「少拍馬屁，二少爺不喜歡這一套，快說許昌可有信用可靠的大票號？」

張老頭碰了一個軟釘子，不敢再多言，僅僅吐出來一個字：「有！」

「熟不熟？」

「熟！」

「跟咱們酒坊可有來往？」

「酒坊的銀錢來往皆由這家票號出入。」

莫愁道：「鏢局也要找一家武藝高强，在江湖上關係良好的字號才行。」

張掌櫃道：「威武鏢局最好，分號遍佈各地，局內鏢師都是威震江湖的成名人物，多少年來從未發生任何差池，尤其財力雄厚，基礎紮實，即使有所損失也賠得起。」

龍翔與莫愁互換一道眼神後道：「既然如此，金銀就交熟識的票號交換，珠寶交給威武鏢局運送吧。」

張德躬身一喏，道：「但不知是在古墓交貨，還是運來許昌後再行辦理？」

阿翔思索一下，道：「若在古墓交貨，寶藏之事必會宣揚開去，轟動許昌，還是先搬運回酒坊，再行辦理為宜。」

「幾百萬兩金銀，數不在少，少城主預備怎樣搬運？」

「可否動用咱們酒坊現有的工人？」

「原則上沒問題，不過……」

「不過怎樣？」

「小老兒怕他們的口風不緊，走漏消息。」

小丁雙眉一挑，道：「這事不難，我有辦法堵住他們的嘴。」

張掌櫃追問道：「小兄弟有何高見？」

「有錢能使鬼推磨，也是封口的絕佳利器。」

「用錢來買通？」

「說是分紅更好聽。」

龍傳人朗聲一笑，道：「對，本公子發財了，大家見者有份，是該分紅給大家吃。但請張大叔特別注意，盡量挑選年輕力壯，品行端正之人，嚴格要求他們必須守口如瓶，不得對外張揚，那些素行不良，喜歡搬弄是非的人切勿參予其事！」

事情就這樣決定，張掌櫃以最快的速度，精挑細選的召集了二十名年輕力壯的工人，套了十輛馬車，當即浩浩蕩蕩的開往藏寶之處。

＊　＊　＊

兩地相距甚近，何消半個時辰便返回原處。

找到那個洞穴，阿翔當先跨步而入。

莫愁、小丁緊隨在後，徐光祖的手上拿着一支火把，張德等人則遠遠的跟在後面。

深入數丈之後，小丁忽道：「咦，那個魔崽子怎麼不見了？」

阿翔錯愕一下，道：「骷髏人原來躺在那裡？」

小丁指着前面的一塊平坦的大石道：「在這兒。」

骷髏人穴道被制，昏睡不醒，不可能自行離去，無疑是被人救走的。

換言之，洞中的秘密可能業已外洩。

只是不清楚此人是何路數。

阿翔、莫愁、小丁的心弦馬上繃緊起來，命張掌櫃他們退出洞外待命，與徐光祖暗運功力戒備，繼續小心前進。

越往裡走，越不對勁，濃濃的血腥味令人作嘔，再行丈許果然發現一具死屍。

而且，並非別人，赫然正是那個欲借他之口傳話白雲飄的魔徒。

再往前行，死屍更多，東一個、西一個，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血肉模糊，清一色全部都是白骨門的骷髏人。

事情透着古怪，大家滿腹狐疑。

狐疑中則又帶有幾許慶幸。

慶幸骷髏人吃了敗仗，寶藏不曾落入白雲飄之手。

更慶幸，當他們進入藏寶石屋時，發現所有的金銀財寶依然原封不動的留在原處。

同時，現場也空無一人。

奇哉，是誰有此本事，連斃十幾個骷髏人，來去自如？

怪哉，是誰如此淡泊，不為金錢所惑，身入寶窟而空手離去？

龍傳人百思不解。

莫愁也疑雲重重。

小丁人小鬼大，腦筋動得快，道：「我想到一個人。」

「誰？」師兄妹倆同聲追問。

小丁自以為是的道：「一定是老爺子靈魂又附在天殘老人身上了，適巧

在洞外發現魔踪，故而追殺到此，事後便又匆匆離去。」

龍傳人不以爲然：「不對吧，倘若眞是先父，理當等咱們回來才是。」

小丁的理由很充足：「老爺子魂在幽冥，身不由己，許是被閻王老子召回去了。」

莫愁質疑道：「就算城主不得不走，天殘老人還在呀。」

小丁扮了一個鬼臉，陰陽怪氣的道：「那個老怪物神經兮兮的，性情跟三不先生差不多，大概不愛黃白之物，也不願多管閑事。」

龍翔欲語未語，有一個陰森森的聲音冷笑道：「娃兒，你錯了，大錯特錯。」

應聲從右前方的洞穴內冒出來一個人。

無獨有偶，左前方的洞穴內也有人跨步而出。

二人雖未身穿黑衣，頭上却戴着一頂骷髏頭套，阿翔怒目而視道：「兩位何人？」

左面之人聲音沙啞的道：「娃兒這是明知故問，頭套足以說明一切。」

「是白骨門的人？」

「廢話。」

「是何身份？」

「不低。」

「少打哈哈，把話說清楚。」

「沒有這個必要。」

小丁大怒道：「放屁，鬼才相信你的連篇鬼話。」

右面那人上前一步，道：「臭小子此話怎講？」

「道理至爲明白，兩位若是女魔手下，就不會殺害自己人。」

「娃兒的研判有理，兇手另有其人。」

「誰？」

「一個老殘廢。」

「天殘老人？」

「正是他。」

莫愁展目四顧道：「怎不見天殘老人在此？」

左面之人嘿嘿冷笑道：「廢物一個，手下敗將，早已被殺掉，剁成肉泥血漿。」

龍傳人倒抽一口寒氣，暗道：「糟了，天殘老人這一死，亡父的英靈將無所依附，從此恐怕再也聽不到他老人家的聲音了。」

當下臉色一沉，咬牙切齒的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乃天公地道之事，先宰了你們這兩個魔崽子，然後再找白雲飄算總帳！」

說做就做，毫不拖泥帶水，呼！呼！連攻兩掌，分襲二人。

兩名骷髏人可不是省油的燈，輕輕一縱便閃讓開去。

小丁不敢怠慢，對莫愁、徐光祖道：「對這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不必講江湖規矩，咱們上，放手去幹，不必客氣。」

二人亦有此同感，小丁話未落地，已投入戰圈。

骷髏人却不怒反喜，發出一陣狂笑。

左面之人道：「這樣最好，省時又省事，黃泉路上好做伴。」

右面之人的話更狂更傲：「有甚麼壓箱底的功夫儘管施展出來，別客氣，一定要你們死得心服口服，在閻王爺面前無話可說。」

言語間，早已易客爲主，反守爲攻，展開一輪猛攻。

這二人技深若海，高不可測，攻勢凌厲，奇招迭出。雖是以二對四，依然游刃有餘，逼得阿翔等人團團轉，窮於應付，絲毫未曾佔得半點上風。

不禁激怒了龍傳人，心一橫，牙一咬，「萬箭齊發」、「百鳥朝鳳」、「一指定乾坤」，金剛指中的三絕招一氣施出。

有樣學樣，莫愁、小丁、徐光祖也不稍慢，亦以絕招迎戰，決心要將兩個骷髏人置之死地，殺人滅口，以免到手的寶藏落入他人之手。

絕技一出，果然威力十足，戰局立告扭轉，尖錐利劍也似的指風將對方的掌力破解無遺，只有招架閃避的工夫，再也沒有還手反擊的力氣。

龍傳人叫陣道：「兩位也別客氣，該用白骨爪了吧？」

白骨爪乃是白骨門的絕活，難以數計的天下英雄皆在爪下亡魂，各路好漢莫不聞名喪膽，阿翔欲利用此一機會一試金剛指的鋒芒。

結果却大失所望，兩名骷髏人一味閃躲，始終不肯亮招。

小丁好不惱火，破口大罵道：「你娘，是英雄就別做狗熊，自以爲是個人物就別做縮頭的烏龜，拿出眞本事來見個眞章。」

事出意外，任憑阿狗罵破了嘴皮子，對方二人不亮爪就是不亮爪，氣得大家暴跳如雷，攻勢更快更狠，金剛指彷若雨點子似的洒下去，企圖以千軍萬馬之勢强迫骷髏人非亮出白骨爪不可。

錯了，骷髏人視如不見，聽如不聞，身形則輕靈迅捷，步伐尤其詭異飄忽，儘管阿翔等人施出了渾身解數，却被骷髏人巧妙避開，毫髮未傷。

攻擊再攻擊！

閃避再閃避！

一方一路猛打！

一方一路退讓！

金剛指的威力令人咋舌，指風所過之處無堅不摧，剎那之間洞壁上千瘡百孔，已經變成了馬蜂窩，可就是傷不了骷髏人。

骷髏人確非等閑之輩，雖然一再逢兇化吉，履險如夷，奈何石洞太小，施展不易，終於躲無可躲，避無可避，被逼退進一個狹窄的支穴內。

「別逃，看掌！」

龍傳人睹狀大急，喝聲中雙掌齊出，拍出一記劈空掌。

莫愁靈機一動，彈身而上，玉手按在阿翔背後。

接着，小丁上來了。

徐光祖也接踵而上。

移花接木功已成，合四人之力爲一。

雖是臨時起意，倉卒成軍，威力依舊大得驚人，震聲如雷，石雨紛飛，本來只是一個小洞穴，此刻已被轟成大洞。

洞中塵土飛揚，一片迷濛，伸手不見五指，兩個骷髏人也不知是死是生。

小丁拉開嗓門吆喝道：「出來，是人就出來一個人，是鬼就出來一個鬼，如果縮頭縮腦不肯亮相，我家少城主的神功再出，管叫兩位粉身碎骨，血肉橫飛！」

「來了，來了！」

「別打，別打！」

從洞穴深處走出來兩個滿身塵土的人。

並非骷髏人。

而是兩個相當熟悉的人。

一位是天殘老人。

一位則是黑面俠。

阿翔驚異不已的道：「兩位怎會在此？那兩個魔崽子呢？」

天殘老人揮掉身上的灰塵，正容道：「侵入此地的魔徒早已死光死絕，那兩名骷髏人是我老人家與黑面俠冒充的。」

弄得小丁滿頭霧水，以爲是自己聽錯了：「甚麼？兩位冒充骷髏人！」

天殘老人道：「你沒有聽錯，事實確是如此。」

「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不好玩。」

「抱歉，抱歉，這當然是另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你們身陷絕地近月未死，相信必有奇遇。」

「這倒不假，非但發現寶藏，還學會了奇功異技。」

「我老人家正是想測試一下你們此刻的功力。」

龍傳人驚「哦」一聲，道：「原來如此，兩位前輩還滿意吧？」

黑面俠淡而無味的道：「還差强人意。」

天殘老人的話也不怎樣順耳：「馬馬虎虎。」

惹惱了二狗子，暗自咒罵道：「哼，自命不凡的老匹夫，分明打得你倆雞飛狗跳，還說差强人意，馬馬虎虎，簡直太自大了。」

心裡這樣想，可不敢說出來，只有生悶氣的份兒。

莫愁道：「這兒十分荒僻，前輩是如何發現寶藏的？」

天殘老人笑呵呵的道：「瞎貓逮住死耗子，純粹是巧合，我老人家是釘骷髏人的梢釘來此地的。」

阿翔道：「噢，好厲害的骷髏人，眞的是無所不在，這樣說此處的秘密是他們先發現的？」

天殘老人道：「是啊，白雲飄料定此地必有寶藏，那邊不得其門而入，退出古墓後一直在派人四處尋找，看是否另有出入孔道。」

「聽前輩的口氣，似乎亦曾進入古墓？」

「我老人家是受人之託，想助少城主一臂之力。」

「受何人所託？」

「自然是你那死去的老爹龍城主。」

「先父現在何處？」

「陰曹地府。」

「可否請來一談？」

「這可能有困難，龍城主的靈魂說來便來，說去便去，老夫根本跟他搭不上線。」

「古墓中的惡鬥結束了吧？」

「早已結束。」

「雙方勝敗如何？」

「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鳳城主、趙二叔、鳳凰姑娘他們……」

「沒事，還活得好好的。」

阿翔聞言心下大安，總算鬆了一口氣，莫愁轉對黑面俠道：「兩位前輩是舊識吧？」

黑面俠大搖其頭道：「非也，我們素不相識。」

「那怎會結伴而來？」

「應該說是不期而遇。」

「無論如何應該謝謝前輩的大力相助。」

「不必，本俠只不過是適逢其會罷了。」

黑面俠神情、言語冷漠，大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意思，小丁心裡報以一聲冷哼，改變了一個話題，問天殘老人：「有一個未戴頭套的骷髏人，前輩可曾看到？」

天殘老人道：「看到了。」

「躺在地上？」

「不，已經站起來。」

「是前輩救的？」

「穴道是他的同伴解開的。」

「後來怎會又嗚呼哀哉？」

「是被我老人家一掌擊斃的。」

「可曾留下一個活口？」

「沒有，所有的骷髏人一概格殺。」

「糟糕，這一來我家少城主的計劃全被前輩弄砸了。」

天殘老人目注傳人，追根究底道：「少城主有何計劃？」

阿翔道：「晚輩是欲借他之口傳話白雲飄，找她算總帳。」

不愛多言的黑面俠這時開口了：「此舉純屬多餘，女魔耳目衆多，勿須娃兒傳話白雲飄也會自己找上門來。」

天殘老人朝琳琅滿目的金銀財寶瞄了一眼，道：「除了這些俗物之外，可有別的發現？」

龍傳人猶豫一下，道：「武林三寶之一的老牛皮亦珍藏在此。」

金劍、寒蟾、老牛皮，至珍至貴，尤其是老牛皮，等於是一部武功秘笈，人人夢寐以求，黑面俠與天殘老人一聞此言，齊皆瞪大了眼，驚喜之情表露無遺。

天殘老人的獨目中射出一道異樣的神采，楞愣片刻後始道：「各位適才所施展的絕技，想必就是老牛皮上的武學吧！」

阿翔沉吟一下，道：「前輩所言不差，金剛指走的是陽剛的路子，强勁猛銳，正是白骨爪的尅星。」

「你們連成一氣，那雷霆一擊又是甚麼功夫？」

「移花接木功，可合數人之力爲一。」

「這兩種絕技極了得，可喜可賀！」

小丁意氣風發的道：「這還是初學乍練，難免生疏，若是修得六七分火候，兩位前輩的這一個玩笑很可能會開進鬼門關。」

天殘老人道：「老牛皮上是否還有別的驚人之學？」

莫愁道：「奇功異技，數不在少。」

「娃兒們都學會了？」

「時間有限，尚未涉獵。」

「可否借老夫一閱？」

「這……」

茲事體大，莫愁不敢做主，向阿翔投去探詢的一瞥。

龍翔毫不考慮，朗聲道：「前輩對我們龍家恩重如山，沒問題。」

立將老牛皮探懷取出，雙手奉上。

老牛皮彌足珍貴，黑面俠也攏上來定目細觀。

小丁沉聲道：「尊駕何人？」

黑面俠還是老一套：「黑面俠。」

「小可是請教眞名實姓。」

「老夫沒有跟人通名道姓的習慣。」

「閣下言行怪異，可疑之處甚多。」

「那些地方令娃兒起疑？」

「看似俠義中人，偏又藏頭露尾，怎不叫人疑竇叢生，有高深莫測之感。」

「別人的觀感如何，老夫並不重視。」

「可是，我家少城主却十分關心，不宜將武林至寶隨便給一個身份來歷不明的人觀看。」

這話語氣不輕，黑面俠的眸中立現不悅之色，道：「老夫的身份來歷，終究有一天會公諸於世的。」

莫愁道：「現在就表明一切豈不更好？」

黑面俠推托道：「不是不說，時機未到。」

「甚麼時候才算時機成熟？」

「該說的時候自然會說。」

黑面俠心如鐵石，硬是不肯表明身份，阿翔等人也拿他沒轍，好在確非魔道中人，並無不良意圖，觀看一陣後便將老牛皮還給龍傳人。

天殘老人獨目如電，格外烱烱有神的環視一眼，肅容滿面的道：「這麼多珍奇瑰寶，擺在這裡終非良策，少城主作何打算？」

阿翔聞言馬上將自己的全盤計劃說出來，並道：「晚輩這樣處置，不知是否周全，尚祈兩位前輩不吝賜教！」

黑面俠未開金口，僅面無表情的點了一下頭。

天殘老人則欣然道：「好，好，很好，少城主鴻福齊天，福大命大，不僅龍城重建有望，龍家的威名亦將更加發揚光大，就照着娃兒意思辦吧，我老人家就此告辭，要先走一步。」

龍傳人忙道：「前輩意欲何往？」

「四處亂逛，並沒有一定的去處。」

「晚輩很希望跟前輩保持聯絡，在下是怕如果先父的靈魂一旦出現，彼此無法及時相見。」

「放心，龍城主顯靈之時，我老人家會去找你的。」

「可是，爲了追殺白雲飄，晚輩也並無一定的去處。」

「這不要緊，鬼魂神通廣大，龍城主有辦法找到你。」

「但願如此。」

「後會有期。」

期字未出，人已往出口處行去。

黑面俠如影隨形，也跟着他往外走。

小丁嘻嘻一笑，道：「怎麼，黑大俠也要走？」

「走了，走了。」

「別忙，帶些東西再走嘛。」

「帶甚麼東西？」

「金銀財寶呀，見者有份嘛。」

「哈哈，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老夫沒興趣。」

邊說邊走，餘音未落，兩位身份如謎的神秘人物已結伴出洞而去。

黑面俠與天殘老人走了。

立將張德以及龍泉酒坊的二十名青壯工人召來，開始搬運的工作。

金銀珠寶，數目龐大，搬運的工作很艱辛而又漫長，一夥人揮汗如雨，忙進忙出的折騰了一天一夜方始搬運完畢。

待將金銀換成銀票，將珠寶託交威武鏢局運往長安，並厚厚的賞賜參予工作之人後，四個人又回到漢獻帝的陵寢前，欲再入古墓，一看究竟。

孰料，却在右墓之前遇上一位故人。

這位故人全身縞素，面前擺着一張祭桌，桌上擺滿了五牲祭品，正淚

流滿面的頂禮祭拜。

此人非別，乃鳳城之女，霸城之媳，一度曾是龍傳人未婚妻的鳳凰姑娘是也。

阿翔、莫愁、小丁大吃一驚，同聲道：「鳳姑娘，妳在祭拜誰呀？」

鳳凰更加惶恐駭異，一張臉青一陣白一陣，由於驚嚇過度，說起話來也結巴巴的：「我在祭拜……祭拜龍哥哥呀，你們……你們是人？是鬼？」

阿翔道：「當然是人，大白天的那來的鬼？」

鳳凰驚魂未定，不停的往後退，惶聲道：「我不信，不信，是鬼，一定是鬼，你們不是早已葬身在古墓之中了嗎？」

小丁大喊大叫道：「大小姐說那裡話來，我家少城主乃是福壽雙全之人，冥冥之中有貴人相助，再大的火也燒不死龍家的二少爺。」

鳳凰還是不肯輕信，道：「這是眞的嗎？」

莫愁道：「絕對不假。」

鳳凰茫然道：「難道是我在做夢？」

小丁道：「大白天的，太陽就在頭頂，大小姐不可能做白日夢，不信咬一下妳的手指頭便知道眞假。」

鳳凰眞聽話，「哎喲我的媽，痛也，看來小妹不是在做夢，龍哥哥眞的已經還魂復活。」

小丁糾正道：「不是復活，而是壓根兒就沒有死。」

鳳凰大喜過望，小丁的話那還能聽得進去，亦將自己胡家媳婦的身份忘得一乾二淨，喊了一聲：「龍哥哥。」淚下如雨的撲到阿翔懷裡去。

但她畢竟是一位明理而又知禮的人，轉念間便發覺自己行爲失當，又忙不迭的退開去，對莫愁道：「對不起，我失態了，請莫妹妹見諒。」

莫愁笑盈盈的道：「那裡，鳳姐快別這樣說，你們本來是一對恩愛夫妻，理當卿卿我我，形影不離，怪只怪……」

本來是想說：「怪只怪胡家的人太霸道，橫刀奪愛，硬把妳給搶走了」，但因木已成舟，鳳凰已經是霸城的一份子，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鳳凰報以一聲喟歎道：「當時火那麼大，鐵門都燒紅了，你們是如何倖免於難的？」

龍傳人輕描淡寫的道：「裡面別有洞天，地方很大，火再大也燒不到我們。」

「莫非江湖傳言非虛，那裡面有寶藏？」

「是的，我們因禍得福，是發現不少寶貝。」

「這眞是太好了，恭喜恭喜，快說經過的情形究竟如何？」

阿翔簡單扼要的說了一個大概，並且送了她三顆明珠，一塊古玉，道：「大火起時，鳳妹也在現場？」

鳳凰一字一句的道：「是啊，龍哥哥失足墜下之後，鳳城、霸城，以及龍虎七兄弟皆相繼趕到，跟白骨門展開一場血戰。」

「戰況怎樣？」

「慘烈至極，雙方鏖戰了晝夜之久。」

「彼此勝敗如何？」

「兩敗俱傷，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後來是如何收場的？」

「戰至最後，來了兩位不速之客，致使戰況急轉直下。白雲飄眼見大勢已去，馬上下令撤走。」

小丁道：「是誰這麼威風，能把白骨令主嚇走？」

鳳凰道：「是天殘老人和黑面俠。」

「噢，這兩個神秘兮兮的老怪物眞的來過，羣豪可曾追殺？」

「追了，可惜毫無所獲。」

「怎麼會這樣？」

「古墓彷若迷宮，白骨門的人却瞭如指掌，一轉眼便不知去向。」

「以後呢？」

「不得已，大家只好追到古墓外面去。」

莫愁道：「可曾與骷髏人相遇？」

鳳凰道：「一個也沒見着。」

「女魔跑到那裡去了？」

「這是一個謎。」

「也許仍在古墓中，可以回頭去找。」

「大家也是這樣想，怎奈古墓已被女魔破壞，深入未久便寸步難行，只好無功而返。」

龍傳人想了想，道：「破壞的一定很徹底，連白雲飄自己也無法出入。」

鳳凰一怔神，道：「龍哥爲何作此研判？」

阿翔道：「道理很簡單，假使秘道尚通，不管她能否打開鐵門，白雲飄勢必會去而復返。」

鳳凰頷首道：「龍哥之言甚是，若有通路白雲飄是不會輕易善罷甘休的。」

小丁冷哼一聲，道：「哼，這個女魔頭陰魂不散，進不了古墓，就在外面四處佈崗放哨，好在都沒有發生作用，被送進了鬼門關。」

莫愁道：「趙二叔與吳三叔等七位還好吧？」

鳳凰黯然神傷的道：「不好，六猥已死、八燕失去一目。」

阿翔道：「這事咱家早已知曉，其餘的幾位大叔是否平安？」

「還好，均有驚無險。」

「鳳城主沒事吧？」

「家父安然無恙。」

「霸城可有損傷？」

「門下弟子有傷亡，主力未損。」

「看起來情形還算不錯，這一回合羣豪並未吃虧。」

「下回合就難說了。」（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方中天獲知江大姐收養長大的娃娃是個爛賭仔，將江大姐多年之儲蓄都敗光，而且就在自己幫主所開的先施賭場，方中天趕去先施賭場，揪住娃娃便拳打脚踢，娃娃痛叫說出江小青是爲他還賭債被人以五百兩銀帶走，方中天更怒極；將娃娃驅逐不許他再入江家門，後將經過告之江大姐，江大姐雖傷心，但見此不肖子不能依靠也罷了，唯一希望早日找回愛女江小青……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暗施毒計爭權位　伸手救援爲私利

走出浴盆，方中天在阿紅的侍候下也喝了酒。

阿紅把他侍候得舒服，並且還爲方中天作一陣按摩。

這時候方中天才又道：「阿紅，我眞的很孤單。」

阿紅道：「我在你身邊呀！」

方中天道：「所以我也只有向妳打聽了。」

阿紅道：「我早就等你問了，你打聽誰呀？」

方中天道：「三年多以前，咱們幫主收了一位姑娘，這位姑娘……」

阿紅變了臉色，叱道：「你打聽什麼姑娘？」

她好像要吃人了。

要知似她這種野性虐待狂的女子，吃起醋來就如同一頭猛虎噬人，女人中醋勁最大的也是這類女人。

方中天一笑，道：「妳好緊張嘛！」

「是誰？」

「我大姐的女兒……」

阿紅的緊張稍鬆懈，她仍然抓住方中天的頭髮，道：「你大姐的女兒？」

方中天笑道：「是呀，她比我小多了，而且她也不像妳一樣令我寧願拋去一切甘願當一條狗。」

吃吃的笑了，阿紅道：「你嚇了我一跳。」

方中天道：「我也不想死呀！」話甫落，他左手忽然一抓，阿紅的右手被他握住了，只見一隻尖尖的簪子正握在阿紅的手中。

阿紅淡淡的把簪子拋在床頭，笑道：「我不許你被別個女人擄走，我寧願與你死在一起！」

方中天道：「有妳這句話，我驕傲極了，哈哈……」

阿紅道：「我怎麼不知道你有個大姐？」

方中天道：「十幾歲的時候，江大姐照顧我，她像個母親般把我帶大，我一直叫她江大姐！」

阿紅道：「她的女兒失踪了？」

方中天道：「聽說是被幫主收買了。」

阿紅道：「叫什麼名字？」

「小青！」

阿紅道：「江小青？」

方中天心中一怔，立刻滾身把阿紅壓在他的身子下面，他不是要對阿紅「開戰」，他要問阿紅有關江小青的事。

「阿紅，我的心肝，你知道江小青嗎？」

阿紅道：「知道有這麼位美人兒……」

方中天道：「阿紅，江小青在什麼地方？」

阿紅冷冷一笑道：「看你急成這樣，你是不是熱愛江小青呀！」

方中天道：「只是兄妹之愛！」

阿紅道：「眞的？」

方中天道：「要我發誓？」

阿紅道：「咱們這種人是不相信誓言的！」

方中天道：「咱們只講誠信，阿紅，江小青今在那裡，妳快告訴我……」

阿紅的雙目見紅，她雙手抓向方中天，道：「你以爲我會告訴你嗎？你……可惡，我要吃掉你……」

兩個光赤男女，便又開始在被窩裡糾纏起來了。

咳，二人還眞的撕咬着，那光景眞的另是一番情趣。

＊　＊　＊

喘息聲傳出來了，那是一個時辰之後才傳出來的。

被子不再掀動了，兩個「熱戰」的男女抱得就如一個人似的不動。

半晌，方中天才低聲，道：「阿紅……」

「嗯！」

「妳還沒告訴我江小青的事呀！」

阿紅吻了方中天，她好像很認眞的道：「中天，聽我的話，以後別提江小青好嗎？」

方中天以爲阿紅還在吃醋，他一直以爲阿紅是深愛他的，阿紅不想有另外的女子進入他這愛的小屋來。

方中天嘆口氣，道：「阿紅，妳怎麼還不放心我對妳的愛呀，妳又怕什麼？」

阿紅道：「我怕失去你……」

方中天道：「妳多慮了！」

阿紅道：「你眞的太固執了！」

方中天道：「我求妳了，阿紅……」

阿紅忽的坐起來了……

她似乎發怒了，方中天看得出阿紅不是慾火發怒，她眞的在忿怒着。

「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了？」

方中天道：「難道我不要知道義妹的下落嗎？」

阿紅道：「就當成她消失了又怎樣？」

方中天道：「我仍然要打聽出她爲什麼消失的。」

阿紅道：「你不但固執，而且像石頭……」

方中天道：「我求妳了，阿紅……」

阿紅道：「好吧，我只能告訴你，江小青如今很好，因爲……幫主照顧她十分週到……」

方中天道：「她在什麼地方？」

阿紅道：「我勸你少多事，中天，幫主如果知道你在打聽江小青，你就不快活了。」

方中天沉默了。

阿紅的話對的，如果汪玉人知道自己在找江小青，那是汪玉人會不高興的，汪玉人的殺手只爲汪玉人去操刀，別的什麼事都不許過問。

＊　＊　＊

三光門門主錢唐被人一刀刺死的事，很快的便被送上太湖龍幫了，因爲龍幫自從白長江死後，暫由副幫主石敬山所取代，雖然尚未正式統領整個三大龍幫，但石敬山並不急躁，表面上石敬山盡其所能，一心要爲老幫主報仇，他也下手佈署着，準備與三光門決戰，當然，石敬山會把那些忠於白長江的人安排在敵前。

石敬山爲什麼暗中買殺手刺殺白長江？

石敬山今年三十二，十歲那年跟他娘母子二人便由無錫遷來太湖，他家住在距離寒山寺東面三里處，那時候石敬山年紀小，却已在無錫城的時候讀了兩年書，他是個聰明娃兒，有一天他陪母親往寒山寺上香，偏就遇上寒山寺的住持和尚法淨，也許這就是緣份，法淨很喜歡石敬山。

石敬山也喜歡法淨，徵得她娘同意，石敬山便跟隨法淨當俗家徒弟——石敬山的娘絕不答應兒子出家。

那法淨不但教石敬山書畫，也教武功，石敬山一旦接觸到武功，比之他習文興趣多了。

二十歲那年，他被拉入太湖龍幫了，那白長江一見石敬山武功不錯，一力拉扯他，而且還要幫石敬山討一房老婆，却被石敬山拒絕了。

白長江永遠也想不到，石敬山這小子喜歡上他的女兒白鳳了。

白鳳比石敬山年紀小十二歲，白鳳的眼光高，她怎會嫁給一個比她大十二歲的男人？

白長江更重要的是石敬山的家世不配，石敬山只有一個寡母，是爲人洗衣才把石敬山養大的。

那年頭，龍幫幫主千金，怎麼能嫁石敬山？

於是石敬山心中懷恨了，當然他還有更重要的恨事……

當他才升上副幫主一年不到，便暗中買殺手刺殺白長江，而且是一擊成功。

石敬山才是個可怕的人物。

一個自小失怙的人，性情上是會變的，有時候會變得不近人情，正所謂「無父何怙」，石敬山是個聰明人，但他個性却更孤傲。

石敬山曾站在白長江的靈前拍胸脯發誓，他要滅絕三光門。

那白長江的兩個兒子白龍與白蛟，二人不但有膽識，且有乃父之

風，聽得石敬山的話，拿石敬山當成一家人似的，沒有爭取幫主之位。

只不過白長江的幾位貼身兄弟，却在暗中先扶植白龍接他老父的基業了。

大護法左光明與三大龍堂堂主便在暗中進行着。

太湖龍幫的大小帆船近六百艘，如此龐大的事業，他們是不會叫石敬山得手的，石敬山在他們眼中只不過甚得白長江的心，而他的武功也不錯而已。

* * *

當三光門門主錢唐被刺的事傳到太湖，石敬山便召集左光明與三大龍堂堂主在議事廳上商議。

石敬山對在座的白孝天、季方、張萬年幾人道：「各位叔伯，幫主過六十大壽，三光門派來刺客，咱們幫主不幸遇難，全幫兄弟都可憐……」

大護法左光明道：「副幫主，你有何打算？」

「殺人者人恒殺之，如今錢唐也被刺，他們必定在辦喪事，這正是咱們殺上杭州灣的好時機，他攪亂咱們壽堂，咱們毀他們靈堂，各位，咱們挑强壯的兄弟，我石敬山打前鋒，一路殺過去，替幫主報仇啦！」

他慷慨激昂，說得每一個人熱血沸騰。

白孝天掌黃龍堂，也是龍幫第一大堂，他立刻表示同意的道：「選個吉日咱們放船……」

石敬山道：「選日不如撞日，各位立刻行動。」

於是，太湖龍幫準備擊殺三光門了。

* * *

石敬山很會運用他的智慧，石敬山自小便是個聰明的孩子，有時候石敬山他娘也以爲自己的兒子聰明過度。

聰明過度並不是一件好事情，有時候聰明過度的人會做出笨猪的事情。

石敬山如果把聰明全部用在正途，太湖龍幫便發揚光大了。

他現在就專心把他的聰明才智用在復仇上，那當然是爲了報老幫主白長江的大仇。

有什麼能比表現出激烈的復仇心更叫人以爲他忠心？

石敬山把龍幫的三大龍堂人馬分散開了，這樣，他叫各大龍堂堂主自行指揮自己人馬，他不想以代幫主身份去指揮三個比他年長許多的堂主。

* * *

從太湖去杭州有三條路可以走，第一條當然是走陸地，第二條走運河中途經過嘉興，第三條便是從海外直攻杭州灣。

三條路均由石敬山分派有人馬。

黃龍堂的白孝天與李長庚二人率領大船兩條，由杭州灣繞進三光門總堂口。

白龍堂的季方與劉全二人率領雙桅快船四艘穿過運河直撲杭州。

青龍堂堂主張萬年、胡元山二人率領着青龍堂兄弟們，加上總堂的人馬合成一支陸上打擊力量，從杭州灣附近上岸直攻三光門總堂。

石敬山派出的人在打探三光門的消息，決定就在三光門公祭錢唐的當天，混進去，就如同三光門混進太湖洞庭山一般，然後痛擊。

這個佈局就合三大龍堂的堂主佩服，石敬山果然不愧老幫主的第一副手。

* * *

石敬山把出兵的日子定好了，各堂人馬已早就等着行動，那石敬山當晚冒着寒風走到大龍堂後院，他直往正屋內走去。

這時候，白長江的兒女們正擁着老太太拭淚，白長江下葬入土日定在百日忌，他們痛心呀！

石敬山走進門，白家的人便請他入座，石敬山當眞的走到老太太面前，他單膝跪地施一禮，道：「夫人，妳放心吧，明日我帶人殺上三光門，爲老幫主討回公道。」

白夫人道：「才聽說三光門主也被人殺了？」

石敬山道：「他死有應得……」

白夫人道：「搏殺免不了死傷，你是副幫主，我以爲這個仇……」

石敬山道：「那是妳老夫人慈悲，衆家兄弟却不是這麼想，老夫人，是他們先踢咱們壽堂，咱們這就去踢他們的靈堂，江湖例律，來而不往非禮也，如果咱們不出這口氣，往後太湖龍幫的兄弟便很難抬起頭來了。」

一邊的白龍拍拍胸脯，道：「石兄，我也去！」

白蛟一聽，也跟上一句，道：「還有我，娘的皮，父仇不共戴天。」

石敬山道：「二位兄弟哀傷過度，還是多事休息的好，攻打三光門，人馬我已安排好了。」

他對白夫人又道：「我這是前來向夫人請安報告，完了我得回去準備。」

說得頭頭是道，擧止彬彬有禮，白夫人看得直點頭。

那白龍、白蛟說什麼也要前往，石敬山只得答應了。

他來此的目的也達到了，他就是要這兄弟二人也一齊前往，如有機會，他就……

石敬山往外走，但他突然又回

身。

他走到白鳳面前，道：「小姐，照顧老夫人要多加小心，多勞力，事情已經發生，我們能爲死者作的都會一一的做到，天意難違呀！」

白鳳早就知道石敬山愛上她，但她却不愛石敬山，白鳳很聽她爹的話，她是個善良的女子。

白鳳只不過點點頭，她未啓口。

於是，石敬山立刻抱拳一禮，轉身便往外走了。

他心中可正在激盪不已，一切的計劃如果成功，這偌大的太湖龍幫便是他的了。

* * *

太湖龍幫一共出動人馬近三百人之衆，大部份的人馬在石敬山的率領下。

石敬山率領近百名太湖龍幫總舵兄弟，其中武功高的有尹剛、大護法左光明，刑堂執事石壯，另外便是白長江的兩個兒子白龍與白蛟二人……

站在一處高台上，石敬山看着龍幫的大船徐徐的駛出洞庭山灣，他心中有一種不可一世的感覺，這人上人的滋味果然令許多有野心的人拚命的追逐。

石敬山就有這樣的感覺。

他看着三個大龍堂的人紛紛離去，他揮揮手，立刻又是三聲衝天大炮聲，石敬山率領着十艘快船駛向太湖以南，他這批總舵大軍，準備與張萬年的青龍堂人馬配合，聯手直攻三光門總堂口了。

人馬走得很快，半天工夫洞庭山附近一片寂靜，這時候岸邊的寒山寺方向，正有一個姑娘手提竹籃在往前走着，而且小碎步移動得十分快，如果仔細看，這姑娘的雙足好像離了地。

她是以「平步青雲」輕功走的，身法之快令人咋舌。

姑娘走到一片大宅院，匆匆的自後門進去了。

* * *

眞奇怪，姑娘自後門進去，却匆匆的自前門又奔跑着出來了。那姑娘抬頭看，不由她的面上有了笑意，因爲她看到山坡上站着一個人。

山坡頂上站的人全身白色，那拖地長裙隨風擺，看上去宛如月裡嫦娥跑出來。

姑娘一路往山坡上奔，她連氣喘也不會，她好像很有力氣的樣子。

於是，山坡上的白衣女子轉過身來了。

她，長得好美，美得不敢仰視她。

姑娘奔到白衣女身前了。

「幫主！太湖龍幫的船隊出動了。」

白衣女子正是快活幫幫主汪玉人，她正獨自站在山坡上直望太湖，她已經在這裡看了兩天。

此刻，汪玉人吃吃笑了。

她對面前的姑娘，道：「可知白長江的兩個兒子動向？」

那姑娘道：「跟着石敬山一齊出發了。」

汪玉人一聽，眉頭一皺，道：「這個石敬山，眞陰毒呀，他也是個可怕的人物。」

那姑娘道：「幫主，石敬山調兵遣將很有一套。」

冷冷一哂，汪玉人道：「石敬山先花十萬兩銀子買下白長江的人頭，然後他又花十萬兩銀子買下錢唐的人命，他的這種安排，果然叫人猜他不透，他……」

汪玉人想了一陣子，忽然對面前的姑娘吩咐了。

「阿圓！」

「屬下在！」

「快去，通知阿秀、阿嬋二人，命她二人立刻改扮上道，前往杭州灣，保護白家兩個年輕人的安全。」

阿圓道：「幫主的意思是白長江的兩個兒子？」

「不錯！」

阿圓道：「幫主，在什麼情況之下出手？」

汪玉人道：「一旦有生命危險，立刻出手，快去！」

阿圓轉身便往山坡下奔去，她走得更快了。

就在阿圓去後，汪玉人面對太湖冷笑了。

她喃喃的道：「石敬山，你只不過前後花了二十萬兩銀子，就想把龍幫偌大的產業全部歸你，這未免太便宜了吧？我豈會任你獨吞？」

她慢慢的往山坡下走去。

她走得相當輕鬆，也很愉快，好像她還哼着曲子。

* * *

原來汪玉人命席人鳳去刺殺三光門門主錢唐，也是石敬山找上汪玉人而設計的！

石敬山殺錢唐，他並不張揚，他不對人說，天下還有何人知道是他暗中幹的？

石敬山這種人太可怕了，任何一個領袖人物，如果身邊有這麼一個人，那就如同養了一隻老虎，說不定何時就會遭到虎吻而不知。

汪玉人只稍稍加以思索，便立刻明白石敬山的野心是什麼了。

石敬山的野心是太湖龍幫的龍頭寶座，一旦到了那地步，而白長江的兩個兒子也遭了不幸，白長江的女兒白鳳就是他的了。

石敬山的算盤很如意，因為他正在一步一步的實現着他的計劃。

汪玉人也不簡單，她眞的料準了石敬山的動向。

她不叫石敬山那麼容易得逞，因為萬一有一天石敬山眞的一統太湖，再想多撈些銀子的機會就少了！

汪玉人為的是銀子，誰出銀子就為誰去殺人。

她現在派出十二金釵中的阿秀與阿嬋二人，就是去保護白龍與白蛟二人的。

她不能叫這兄弟二人死得太早，因為她一直相信這兄弟二人會有一天來找她的。

她只一想到這些，心中便愉快了。

就在汪玉人快到大門前的時候，從門內匆匆的駛出兩匹快馬。

騎在馬上的却是兩個玉面郞君模樣，但汪玉人却知道她二人正是阿秀與阿嬋二人。

汪玉人只對二人揮揮手，便走進門內去了。

* * *

白幔帳順着兩條繩子呈八字型往大門外掛着，幔帳上面寫着哀禱的輓聯，其中有兩副對聯寫得諷刺有餘，實在不足，那也是三光門少了些讀書人之故，那對聯其中一副：

騰躍五湖為仁義我武維揚
縱橫四海無敵手雄風猶在

另一副：

殺殺殺殺盡土豪劣紳勇往直前
衝衝衝衝到太湖龍幫死而無憾

對聯一共幾十副，大多數歌功頌德不實在，那當然，送輓聯的人誰敢說三光門是惡人？不想活了。

* * *

吹鼓手一共八班六十四個人，一字排開的坐在板櫈上，刺耳的喇叭五里外便已聽到。

大銅鑼有鍋蓋那麼大，放下來裡面可以坐上三個大小孩，銅鑼用木架架起來，敲鑼的鎚子有拳頭那麼大，每隔一陣敲三下，「咚咚咚」聲音好像震天庭，附近的人還用兩手捂耳朶，只有吹笙的八人吹得有勁也有味，細細的樂聲宛似山泉般美妙也好聽，可也累了吹笙的人，那兩片面頰鼓脹得好像吹氣球快吹破了一般。

偶爾，三眼子衝天炮三聲响，鞭炮便是一大串，一股子烟硝衝天起，於是……

於是三光門戴孝的人跪下行禮了。

* * *

自大門兩邊內，四方桌子二十四張分成兩邊排，桌面上圍繡裙，後面坐的出家人，仔細數就那麼巧，八個和尚排排坐，八個道士對面坐，八個尼姑分兩邊，好像陪坐在最後面八張桌子後。

這些人各有佛聲傳出來，和尚敲的是小銅鑼，道士拂塵不停的揮，尼姑敲鉢聲音細，只是聽不清她們唸的什麼經，也許，嗯，她們在唸錢多多……

別管唸的什麼經，前來拜祭的人還眞不少，便杭州府台衙門的張捕頭也前來拜祭，這光景還眞應了人們談的，官家與黑道掛鈎。

這一天是頭七，出殯選在三天後，大門外設了個收奠儀的大桌共六張，每張桌上一個箱，只要有人送奠儀，一律收在木箱裡，光景還發上一筆死人財。

* * *

這幾天忙壞了三光門的八個人，這八個人就是大護法古月靈、三光門中七煞與五條三桅大船的船老大了。

今天公祭剛開始，三光門外便來了一大堆的人，這些人聚在附近細商議，不多久，只見三大牲抬過來了。

什麼是三大牲？牛、羊、豬是也。

有三大牲當然也有三小牲，那便是雞鴨鵝是也。

這些人有的在拜祭了，他們每人還戴孝，有的哭，有的叫：「老爺呀，你死得不明不白好冤呀！」

「老當家，咱們為你報仇啦！」

「嗚，既無仇又無怨，為什麼要殺人嗚。」

大三牲抬着往靈堂上走，小三牲端着後面拜，然後便是跟了一串人，這些人雙手掩面嗚嗚的哀叫着，宛如死了他們最親的人。

他們經過六張桌子沒停下，有個管事的上前攔住，道：「喂，喂，先把奠儀金拿出來呀！」

有個半百人對那管事道：「送奠儀的最後面，奠儀好像要送五百兩……」

那管事雙手一拍半彎腰道：「得啦，各位靈堂上去拜祭，我吩咐他們施放三眼子衝天炮。」

這一行少說也有三十多，立刻就往大廳的靈堂奔過去，這時候燒紙錢的漢子有五個，大院內香煙裊裊衝天起，好像還有人在靈堂上哭。

* * *

大三牲擺在大廳前，只見好大的一口棺材停在大廳正門內，十幾個三光門的人在忙碌着，于在山在一旁與一個黑大個子說着話，如果要問這黑大個子是什麼人，杭州府台衙門的張捕頭就是他。

* * *

抬三大牲口的幾個大漢一字排開在大廳前，于在山立刻迎上來，他對來的一眾抱拳，道：「各位莫非是台山來的哥兒們嗎？」

有個怒漢迎上去，道：「不是！」

另一怒漢道：「台山是個海盜窩，爺們這是……」

于在山聽出不對勁，他這才一怔間，還不知要如何的應付喲……

「碰碰碰」連續三聲，三大牲口已被人摔在地上，跟來的三十多個怒漢齊動手，從大三牲口的肚皮內取傢伙。

只見這三大牲口的肚皮內藏的是鋼刀短叉帶飛鏢，鍊子爪也有三副在裡面。

這些人取過刀叉之後變了樣，十幾個已衝到靈棺前，有個怒漢指着棺材罵：「狗操的錢唐，你死得好哇，哈……兄弟們，掀翻了，殺……」

果然，幾個大漢齊用力，先把棺木掀翻在地。

「轟通」一聲大震，緊接着就聽得于在山暴吼一聲：「太湖龍幫賊子呀！」

他這麼一吼，三光門的人熱血沸騰了。

三光門的人立刻狂叫着：「兄弟們，太湖龍幫的狗子們呀，抄傢伙殺呀！」

這時候收奠儀的不跟上來要銀子了，轉頭便往門外跑，一邊跑一邊叫，於是三光門的人都知道了。

* * *

來的這三十多人正是由太湖龍幫石敬山所率領的總舵高手，石敬山是有野心的人，他要把握機會力求表現，他的目的便是龍幫幫主寶座與白鳳的人。

他早已打算好了，如果這一次滅了三光門，龍幫的勢力便自太湖而延伸到杭州灣，而他也為老幫主報了大仇，不論於公於私，他都有領導龍幫的條件。

一旦到了那時候，白鳳便非嫁他不可。

石敬山的算盤敲得很妙！

石敬山揮刀便也迎殺向于在山了。

張捕頭一見，暴喝一聲，道：「住手，住手，光天化日誰敢殺人？」

斜刺裡，龍幫刑堂執事石壯舉刀就砍，道：「你個王八蛋休叱呼，老子先砍了你。」

張捕頭甩肩一旁閃，一邊大吼：「我是張捕頭！」

石壯不聽那一套，一邊殺一邊罵：「天王老子一樣殺，你小子生受吧！」

這是紅眼了，只有氣極的人才會紅眼，這樣的人惹不得，張捕頭一跳三丈高，他空手來沒帶刀，他是來祭奠錢唐的，又不是來抓人，更何況他還是獨自一個人來。

張捕頭不吃眼前虧，拔腿便往外衝去，那石壯被幾個三光門的攔住了，立刻揮刀狂殺起來。

這時候三光門的前大院裡殺聲震天，刀槍撞擊之聲不絕於耳。

石敬山高聲對白龍與白蛟二人，道：「二位少幫主跟我殺，也好在要緊時候彼此有個照應。」

白龍道：「副幫主自己多加小心了！」

便在這時候，石敬山發現有兩個三光門的大漢直往他們這地方撲殺過來。

石敬山正欲迎上去，來人已暴吼如雷，道：「古大爺來也，小子們一個也休想逃掉。」

來人手持蝎尾刀，這人一出現，石敬山便知道他是古月靈，因為古月靈曾率人去過洞庭山。

石敬山也知道古月靈乃三光門大護法，武功了得，另外兩人也都去過太湖，正是郭永與文浩大二人。

古月靈與郭永、文浩大三人正在靠岸的大船上召集人馬，準備把錢門主的喪事辦完，便立刻一舉殺上太湖龍幫總舵，為門主報仇。

那古月靈已把三光門各水路人馬往總堂這面調集，如再進入太湖，他們便直搗洞庭山了，不料三光門的這面殺聲震天，太湖的人殺來了。

古月靈火大了，立刻率人直奔總堂口，正與石敬山幾人碰個正着。

石敬山大吼一聲揮刀殺，他往郭永殺去，却把古月靈與文浩大二人拋給白龍與白蛟兄弟二人。

這六人就在三光門的大門口幹上了。

那古月靈堵住白蛟，三十七刀未間斷，白蛟雖然滿腹仇恨，但却不是古月靈的對手，三刀之後便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能了。

白龍迎殺文浩大，兩個人一接上手便玩命的幹，那文浩大一邊殺一邊罵，白龍連回罵的機會都沒有。

再看廣場上，不知什麼時候，那六張收奠儀的桌子被人踢翻了，六個三光門的人抱緊了箱子往一邊閃，另一批三光門的人接上去殺，一時間混戰了。

石敬山兜緊了郭永幹，他心中在想，有什麼比借刀殺人更靈光。

他也知道，白家兄弟二人便合力也殺不過古月靈一個人，如今又加上一個文浩大，他兄弟死定了。

石敬山心中得意，他却又不能守在這兒等白家兄弟死，因為那會招致非議的。

石敬山厲聲大吼：「二位少幫主，你們的自身也要緊，且莫一味的拚呀！」

他這麼一吼，無疑的告訴敵人

，龍幫少主二人就是對面的兩個年輕漢了。

果然，古月靈嘿嘿狂笑，道：「奶奶的，原來你二人是白長江的兒子呀，媽的，你老子又不是三光門下的毒手，你們却派來刺客殺了俺們門主，今天你二人抵命吧！」

那白蛟一聽氣大了，他狂砍十一刀，也回罵：「去你娘的老皮，那天明明見你們衝上洞庭山，還說人不是你們下的手，你娘的，有種殺人沒種承認呀！」

古月靈怒叱道：「你們怎不承認殺了俺門主？」

白蛟道：「血口噴人，吃老子一刀！」

古月靈火大了，抖手便是幾刀斬，只聽得「唉唷！」

白蛟的肩頭冒出鮮血了。

白蛟乃白長江的兒子，他何曾挨過刀，如今動刀之下挨一刀，方知挨刀不舒服。

他厲嗥着便往外閃掠，白龍一聽兄弟叫，他回頭看……

那文浩大心中可樂了。

文浩大抱刀直往白龍的身邊撞去，只聽得「切」的一聲，文浩大已往另一方向落下去。

白龍發出的嗥聲比之他兄弟白蛟的更尖吭：「哦哦……」

白龍中刀是連肩帶背裂開一道血口，他一個大步跟蹌，便往外竄去。

仔細看，白龍以刀點地不倒下，他往廣場外面跑，他的背上流血如注，刹時一片醬紅色。

* * *

雙方動上刀，殺人不死留禍根，古月靈對文浩大吩咐道：「去，追殺，至死方休！」

文浩大道：「這兩個小王八旦是我的了。」

他拖刀便去追殺白蛟與白龍兄弟二人了。

* * *

龍幫的大護法左光明正與巴洪太殺得慘烈，忽聞得兩位少主的嗥叫，不由大叫：「龍幫兄弟們，去保護少主呀！」

三光門的巴洪太是個難纏人物，聞得左光明的吼叫聲，他的雙手更加緊了。

巴洪太嘿嘿笑，道：「保護你自己吧，兒，今天你們誰也別想回太湖了。」

左光明不由大怒，抖手就是十一叉，挑刺帶打的生生把巴洪太殺得帶三跳，但巴洪太却像個牛皮糖似的並不退走，他反而在左光明的收叉中隨之叉上。

另一邊，龍幫的刑堂執事石壯剛把圍殺他的三名三光門兄弟砍傷在地，正欲去支援兩位少主，却被古月靈迎面堵住了。

古月靈見石壯的刀口子上還有鮮血，不由忿怒的吼叫，道：「奶奶的，你死吧兒！」

石壯一見，只得舉刀迎戰，只一交上手，便知道敵人是個扎手人物，他不急於支援少主二人了。

他靜下心來迎戰，這人才是半斤八兩，動上手一時間有得幹的了。

三光門的李大膽血戰龍幫的尹剛，爲什麼血戰，只因爲二人都在標血，但二人却殺得更凶殘。

這三十多名龍幫的人馬，早被三光門的一百多人圍緊，這形勢還眞異數，因爲龍幫已經算就了，午時前一個時辰三方面人馬便集結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龍幫的兩組水上武力至今未到。

計劃中堵住兩條水路直搗三光門的，但眞正動刀的却只有總堂的三十多人，而三光門的人都已自船上紛紛執刀奔回總堂殺過來了。

* * *

還不到半個時辰，龍幫總堂的人已有十多人帶傷苦戰，七八個已被三光門亂刀砍死在地上了。

三光門外殺聲震天，太湖龍幫的人已被三光門上百人圍到大門外的廣場上了。

石壯被古月靈殺得遍體鱗傷，左光明也被巴洪太困住而挨了何三元一刀在大腿上。

李大膽配合桂老八把尹剛殺得左閃右跳哇哇怪叫：「他媽的，兩打一呀……」

李大膽嘿嘿冷笑，道：「爺們已決心把你們全部留下來了，我的兒，你還能閃躲多久哇！」

三光門的七煞均是黑道凶煞，只不過他們多半是在大海上作案，如今龍幫找上門，他們凶性便也大發了。

* * *

三光門的人圍殺得緊，龍幫的人已被圍在一起了。

那石敬山也帶了傷，他再仔細的看，龍幫的人馬沒有一個不流血，只有一件事令他心中愉快，那就是人羣中已不見白龍與白蛟二人了。

他此刻却厲吼的道：「龍幫兄弟們，這是仇上加仇，咱們把力量集中呀！」

果然，尹剛、左光明、石壯等邊殺邊往石敬山這面集中，算一算已喪失一半人。

左光明抹了一把鮮血，吼道：「副幫主，咱們的人馬爲什麼到現在不出現？」

他這話甫落，只聽得遠處喊殺之聲又起，自兩邊殺來兩批人馬，三光門正準備接收勝利成果，因爲已有人奔回大船上取來弓箭了。

只要弓箭手把場中的龍幫人馬

圍住，那便正應了一句聽了不太愉快的話，甕中捉鱉了。

妙的是弓箭手們還未趕到，兩批自水路抄來的龍幫兄弟們舉刀叉長槍殺來了。

* * *

石敬山一看高興了。

「兄弟們！咱們的主力到了，衝呀！」

「殺！」

「狠宰啊……」

雙方又一次混戰了，尚且這一回殺得更慘烈，只不過這一回龍幫來的人全是龍幫精英，三大龍堂的人全來了。

黃龍堂的人馬由白孝天與李長庚率領着，五十名大漢跟在他們身後面，他們是由海上圍過來的。

那白孝天率大船守在杭州灣半天不見三光門的船，他與李長庚打商量，慢慢的把船進入裡面來，在水面上聽到喊殺聲，他這才急急的把大船靠上岸。

再說由運河來的白龍堂人馬，他們扼住運河口，却又不見三光門的船，還是季方派個人跑上岸查看，才知道三光門外正殺得兇殘，便也招呼他的人上岸奔過來了。

還有那青龍堂的張萬年與胡三元，二人率領着屬下弟兄在距離三光門十里處就摸上岸了，他們是要攔住陸上逃的三光門人，準備殺絕的，不料前面傳報，三光門前有大戰，張萬年一聽不得了，三光門的人馬集中了。

還眞被他猜對了，果然三光門把龍幫總舵的人快收拾在那廣場上了。

這些人當然急，便一路狂吼着殺來了。

* * *

解圍的人一到，石敬山等精神又來了。

那左光明舞叉往上衝，口中厲吼：「三光門就這些人，今天全部加以滅絕呀，殺！」

「殺！」

石壯的聲音更高：「爲老幫主報仇呀！」

「殺！」

龍幫來了生力軍，黑鴉鴉的大片人馬往這面衝，三光門的人不示弱，一個個叉揮刀迎上去。

雙方混戰再起，那石敬山却大聲的呼叫：「白堂主，白堂主……」

「副幫主，你受傷了！」

石敬山道：「便是死也不足惜，倒是一場厮殺，不見了兩位少幫主，白堂主，你率人快去找兩位少幫主呀！」

白孝天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如果死了兩位少主，龍幫何人來繼承。

白孝天乃白長江的堂兄弟，也是白長江的得力助手，他聽得兩個侄兒不見了，不由高聲狂叫，道：「黃龍堂兄弟們，快找二位少主呀！」

於是太湖龍幫黃龍堂的人立刻往四下裡追找，便地上的死傷者也要翻轉身子看個仔細。

那白孝天一邊哭找一邊呼叫：「少主，少主……」

隨之不少大漢也跟着呼叫起來了。

三光門的人漸漸支持不住了，這時候三光門大護法被季方刺了一記狠的，他的右胸上半尺長的刀口在標血，三光門的七煞也傷了三個，于在山本來在船上，却在半道上遇見了太湖龍幫的青龍堂堂主張萬年，那張萬年使的是一柄五尺三寸鋼叉，幾個照面，于在山便被尖叉掃中左肩頭，巴掌大的一片血肉拋飛，痛得于在山「絲絲」叫！

於是，三光門的人紛紛奔進大門內，「轟通」一聲便把大門關上了。

三光門的人不是縮頭烏龜，他們是有計謀的人。

就在龍幫的人往圍牆外集結的時候，忽見三光門內一陣梆子响，圍牆裡面冒出人頭三十多，緊接着一陣弓箭射出來，立刻射倒七八個龍幫的人。

石敬山一見，不由大叫：

「撤！撤！」

「颯」聲傳來，又是一撥利箭射到，龍幫的人開始退了，他們往大船方向奔，於是，三光門的人就在弓箭的掩護下再一次的衝殺出來了。

喊殺之聲再起，但龍幫的人已跳上船，揚起帆，匆忙的收兵了。

石敬山叫收兵，把人馬全部召回大船上，那三光門的人站在岸邊在射箭，當然也不住口的罵……

這一戰就這麼糊里糊塗的結束了。

戰事雖結束，仇却更大了，因爲龍幫的兩位少主不見了，是生是死誰也不知道。

石敬山也不知道。

石敬山心中當然希望他兄弟二人完蛋，但表面上他是搥胸頓足發血誓，定要踏平三光門。

他還眞的要誓師討閥杭州灣三光門了。

* * *

那白龍與白蛟兄弟二人均挨了刀，一個在肩頭，一個肩連胸，二人都在冒血，而身後面，三光門七煞之一的文浩大厲聲嘿嘿叫：「你兄弟別跑了，跑到天邊也挨刀。」

白龍對白蛟道：「兄弟，你先跑，我回身和這狗操的拚了。」

白蛟跑着，他大叫：「不，哥，我去拚，我死也要攔住他，你快

逃！」

白龍叱道：「胡說，你快跑！」

白蛟道：「死我也不把你留下！」

白龍道：「兄弟，我們合力怕不是這傢伙對手，你就聽我的吧！」

白蛟道：「我們沒傷還可以，我們如今傷成這樣……」

兄弟二人邊商量邊還用盡力氣跑，在後面，可把追他們的文浩大樂壞了。

文浩大又大聲的叫：「喂，你兄弟別跑了，前面就到海邊了，難不成下海呀！」

他在追、叫，白龍與白蛟仍然跑不停。

果然，前面發現一道大石堤，白龍對白蛟道：「兄弟，咱們咬緊牙關拚了。」

白蛟道：「哥，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呀！」

白龍道：「這是爹常說的話。」

白蛟道：「對，咱們不能做挾尾之狗，拚了……」

白龍猛可裡站住了。

白蛟也站住了。

追他們的文浩大却緩緩的不再窮追了，他臉上流露出冷酷的笑，道：「嗯……沒地方逃了吧，嗯？」

文浩大一步一個笑，鋼刀扛在肩頭上，那麼神氣的往白家兄弟二人走過去，他吃定這兄弟二人了。

就在這時候，忽然馬蹄聲傳來，文浩大轉頭看，柳林下飛一般的馳來兩騎，這令他一怔。

文浩大正欲出手先殺了白龍與白蛟兄弟二人，因爲他一路出來就是不放過他兄弟，尤其是知道了這兄弟二人乃是白長江的兒子，文浩大自認自己的責任重大，非先殺了他二人不可。

好一聲厲叱：「殺！」

文浩大抱刀直往白龍與白蛟飛殺過去。

那白龍與白蛟也舉刀準備幹了，却不料來人在馬背上彈起，半空中一聲「打！」

「喲！」

只見一點寒芒勁射，文浩大一聲呼痛，五丈遠他便斜落在地上。

他的左手捂在右肩頭，猛回身，一個美貌少年已到了他面前。

「誰？」文浩大忿怒的喝叱！

那少年人吃吃一笑，道：「我……」

「你是誰？」

「我是我……」

這是什麼話，文浩大忿怒的道：「爲什麼暗算你家文爺！」

「因爲你要殺人呀！」

這聲音眞的有些男女不分了，文浩大道：「你們……」他看看後來的人，又道：「你們是太湖龍幫的？」

「不是……」

「爲何插手管閒事？」

「不能見死不救呀！」

文浩大叱道：「如今龍幫與三光門在火拚生死，你們何必管閒事，文大爺不留難你二人，走吧！」

後來的那年輕人，道：「你走吧！」

文浩大道：「叫我走？」

「是呀！」

「我要帶着他二人的人頭回去。」

「今天你帶不去了。」

文浩大咬咬牙，道：「想死不是？」

他忽然忍痛出手，一刀指向面前的年輕人，却不料那年輕人上身稍偏，左臂拂中來刀往外一撥，叱道：「你，找死不是？」

「咻！」文浩大的刀上了天，他在一怔之間，被另一年輕人右足猛一鈎，整個人便往一邊摔去。

「轟」的一聲，差一丈未落在石堤下。

白龍一見是機會，因爲文浩大落地的地方距離他最近，他豈會錯過這機會。

白龍帶刀便往文浩大砍去。

文浩大剛挺身，白龍的刀已快沾上他的胸口了。

文浩大急忙往邊讓，只聽得「卡」的一聲响，文浩大一聲厲嗥：「喲！」

他的身上冒血了，白龍一刀砍中他的右胯上，砍得文浩大哇哇叫，爬起來便往回路跑，因爲唯有跑才有機會活，他當然會跑！

白蛟要追殺，却被兩個騎馬的攔住了。

* * *

兩個少年模樣的男子分別取出刀傷藥交給白龍與白蛟二人，其中一人指着一條小河對白龍道：「前面不遠處河岸停着一條小舟，舟上面有位漢子，他會送你二人找地方藏起來把傷養好的，這方圓百里之內，全是三光門的地盤，傷未養好，千萬別出外。」

白龍施禮，道：「請問二位仁兄高姓大名，容後答報！」

兩個美少年吃的一笑，立刻上馬疾馳而去，倒把白氏兄弟二人怔住了。

* * *

白龍、白蛟兄弟二人痛苦的走到不遠處的小河岸，只見一條小舟停在岸邊，船尾有個漢子正在觀望，見二人前來，立刻招手，道：「快上船了，我等着送你二位了。」

白龍與白蛟走到船上，那人已把小舟頂離岸。

白龍替兄弟白蛟把傷處敷上藥之後，換由白蛟爲兄長敷藥，那搖

嚷的漢子就好像沒看見一樣，一些兒也不覺得驚訝！

這兄弟二人傷得還眞不輕，上了藥之後已是斜卧船板上大喘氣了。

就在這時候，搖船的開口了。

「你們餓了嗎？」

「餓……」白蛟無力的回應着。

只見搖船的指着矮艙口，道：「艙門下面有鍋，鍋裡面有熱包子，自己取了吃。」

白蛟伸手掀起鍋蓋，果然有熱包子十幾個，另外還有小米粥擱在一邊。

白蛟取了包子先交在白龍手上，道：「哥，吃些包子，我們都需要……」

白龍道：「不知石副幫主他們怎麼樣了，唉，想不到三光門還眞不好惹。」

兄弟二人吃過，白龍這才對搖船的道：「老大，你打算把我兄弟先藏到什麼地方？」

船老大道：「河面與海上都有三光門的船，我不打算把你們送遠，啊，你二位看東面，那地方有個小屋子，我就住在那地方。」

白龍道：「你是一個人嗎？」

船老大道：「我是個孤獨的人。」

白龍道：「請問你大哥貴姓大名？」

船老大道：「滿天星！」

白蛟道：「你姓滿？」

「不錯！」

白蛟道：「你老兄這姓倒很少嘛！」

滿天星道：「姓只不過代表一個人，根本無關重要。」

白龍道：「滿大哥，你怎麼喜歡住在這麼荒涼的地方？這一帶好像是往海邊去的荒路，而且……」

滿天星道：「而且三光門的人就在這附近。」

白蛟道：「滿大哥，好像你認識救我兄弟的那兩位少年人？」

滿天星道：「認識……」

他說話簡單，也不多看白家兄弟，看上去他就是個喜歡孤獨的人。

白蛟道：「那兩位少年本領眞好，滿大哥可知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他回答簡單，也帶着些許冷淡。

於是白家兄弟不再多口了。

滿天星把小舟停靠在一道河岸邊，他向白家兄弟道：「能跳上岸嗎？」

白龍一看，小舟到岸上相距三尺高下，但二人傷勢重，只得對滿天星，道：「勞煩滿大哥拖拉一把了。」

滿天星抬起小舟上一根竹篙，道：「上去吧！」

白龍只見那竹篙舉在滿天星的雙手中，正不知如何攀上，又聞滿天星，道：「抓牢了就可以了。」

白龍雙手抓牢竹篙，也不見滿天星如何用力，只見他把竹篙往岸上揮去，白龍已被送到岸上了。

只這臂力就令人吃驚，於是，白蛟也被竹篙挑落在岸上了。

滿天星把小舟往石頭上拴牢，立刻也躍到岸上，他看看白龍，再看看白蛟，道：「跟我來！」

滿天星把白氏兄弟帶到那座小屋裡，他指着一張床，道：「睡一覺吧！」

白龍道：「滿大哥，你住這裡？」

「嗯！」

「你一個人呀？」

「嗯！」

白蛟道：「滿大哥好像不是本地人？」

滿天星不回答，他走到門外去了。

* * *

天黑了，這夜有些涼，但天上無雲，半圓月並不明亮，但滿天星斗盡在空中閃爍，看上去美極了。

滿天星愉快的坐在船頭上，他的面前放着兩隻酒杯，而且杯中斟滿了酒，有小菜兩碟，筷子兩雙，那把小酒壺似乎是景德鎭的上等瓷器，在月光的微光下發着晶瑩的光芒，看上去宛如美女的嬌頰。

滿天星坐在船頭上舉杯飲着，偶爾也會看看天空，再凝望着水面。

河水中也是滿天的星星倒影，他更會自言自語的道：「阿星，這麼好的夜晚妳沒在，多可惜呀，如果妳也在，我們對星空而飲酒作詩，多麼叫人陶醉呀！」

阿星，當然是快活幫的十二金釵之一的美嬌娃。

滿天星便是快活幫殺手之一，汪玉人的佈局是周詳的，滿天星在這裡已住了一年多了。

至於救了白龍與白蛟的那兩個年輕少年，却正是汪玉人派出來的阿秀與阿嬋二人改扮的。

此刻，滿天星正在船頭飲酒，遠處出現兩支火把，一行人就快趕來了。

滿天星根本不去注意，他仍然獨自飲着酒，看上去他眞的自在極了。

輕快的腳步聲很快的到了岸邊上，只見岸上出現五個人，這五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三光門七煞之一的于在山率領着他的手下大將王進寶、成大力、老劉與另一個瘦漢，每個人俱都拿着明晃晃的砍刀跑來了。

（未完・七）

上文提要：鄺海將白雲作人狠隨身帶着走，在江湖闖蕩，他徒兒小胡暗中將白雲救走，準備投奔小余處，在路上遇見秦純純，她願意護送全程，其實捨不得和小余分開，半途却遇青苗幫的蒙面人和高手攔截，喝令要留下白雲，秦純純示意小胡詐將她點了穴道，作為人質，要脅蒙面人退後，指定地點才肯交出人質，蒙面人只好暗中跟踪監視，秦純純又另想一計，用「牛吽功」召來一羣村牛，希望脫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客

蝶豹自命愛風流　梁七胡扯接新枝

這工夫秦純純發出牛吽聲。牛羣中一陣騷亂，這是不是「玄牛一炁功」？

小胡大驚，道：「秦姑娘，此刻絕對不能使牛衝動。」

秦純純在繼續牛吽，小胡這才發現千餘頭牛一邊發出牛吽，一邊跳躍，這似乎是喜悅的樣子。

秦純純吽聲一停，立刻招呼二人伏身走向牛羣。

四面八方的牛隻，距他們只有二三十步光景。

牠們並沒有向內衝的意圖，只是在跳躍叫。

就像在開同樂會一樣。

三人進入牛羣中，伏身穿行。牛哥牛姐們仍在不停地跳躍吽叫，根本不理他們，而夜空中已被塵土瀰漫。小胡終於明白了她的心意。

除非他們的運氣太壞，正好迎面遇上了蒙面人，不然的話，他們可以逃出他們掌握，待他追出，他們已經在數十里之外了。

他們逃出二十里外，相信已擺脫了蒙面人的追踪。

由於是小胡背着白雲逃奔，才把小胡累壞了。

此刻，他們在林中休息。

秦純純道：「小胡，你為甚麼要作如此大的犧牲救他？」

「已經救了，就必須救到底。」

「你以為余懷芝一定會收容他？」

「是的，家師說過，余大俠和白雲是師兄弟。」

「可是白雲過去也害過余懷芝。」

「我以為余大俠一定不念舊惡的。」

秦純純道：「小胡，你這人眞夠義氣。」

「這太不敢當了，我只是不喜歡手段太毒辣而已。」

「將來你見到令師怎麼辦？」

「當然要和家師理論。」

「如果他不可理喻呢？」

「就讓家師把我殺掉算了，我想，家師把我殺了之後，他一定會改變自己一意孤行的作風！」

這時，突然有人大喝了一聲。

在這斷喝聲中，兩條人影已向三人撲來。

以秦純純的功力，應該聽到有人接近才對。

只不過這兩個人身手極高，加了她正聽小胡說話，也沒聽到聲音，另一原因是夜風頗大。

四周林木沙沙作響，這都會影响人的聽覺。

而這二人身手既高，又是施襲，自然無法抵擋。

秦純純如不施展類似「玄牛一炁功」的玄功，她也不是這二人任何一人的敵手。而倉卒間施展此功，自是來不及的。

在掌罡呼嘯中，秦純純的身子有

如狂飆中的敗葉。

要不是她應變有方，可能立刻失去了抗拒力。

她在對方的掌力中順着暗勁飛出。

這樣自可卸掉一半的力道，使受傷的程度減到最低。

當然，她還是受了內傷。

她知道鄺海和清虛二人多麼恨蒙面人。

她也知道他們二人可能也知道她和蒙面人有密切關係。

因此，她絕對不能落入他們二人手中。

她帶傷逃出樹林。

鄺海的主要目標是白雲，一把抓住。

不要說白雲武功全失，就是他還有點武功，也擋不住仇火塡膺的鄺海，他抓住白雲後，仰天狂笑不已。

笑了一陣之後，他忽然發現胡來不見了。

鄺海冷冷地道：「清虛，你放了他？」

「不是放了他，而是沒攔得住他。」

「憑你會攔不住那小子？」

「不是攔不住，而是稍一疏忽，就被他跑了。」

鄺海一字字地道：「我以為他跑不了！」

「老鄺，你這就不對了！他是你一手調教的徒弟呀！」

「對！正因為他是我教出來的，所以我要宰了他！」

「老鄺，你瘋了？」

「不是我瘋了！是那畜牲瘋了！」

鄺海提着白雲掠出林外，黑夜之中，要追一個已逃去了一會的人，是十分困難的，但他不想放過他。

知師莫若徒，小胡知道被師父抓到會有甚麼後果。

所以他躲在附近草中大氣也不敢喘。

他雖怕被師父抓到，却仍不願放棄對白雲救助。

他似乎和師父犯了同樣的牛脾氣。

他隱隱看到鄺海四下搜索。

這工夫後面有步履聲走近，小胡心道，這下子八成是完了。

這人到了他的身邊，才看出是清虛。

清虛坐在小胡肩上大聲道：「老鄺，有沒有？」

「沒有，那個小崽子八成逃遠了。」

清虛道：「也說不定就在附近草中隱伏着。」

鄺海道：「清虛，我們走吧，我會抓到他的。」

清虛道：「算了吧！老鄺，你徒弟在為你積德，你想通了就不會怪他，甚至會……」

「走吧，你這份嘮叨眞討厭！」

清虛低聲道：「小子，你可要小心點，被他抓到，只怕連我也救不了你。」「卜」地一聲在小胡頭上放了個屁。

胡來低聲道：「謝謝前輩，不過，一有機會我還要救白雲。」

「你小子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不是，前輩我總是以為他太可憐了！我們對待畜牲都不應該如此的。」

清虛點點頭，低聲道：「小子，你格外小心就是了。」

「謝謝前輩，不知我如何才能救出白雲？」

清虛道：「小子，你這麼作划得來嗎？」

「前輩，作好事一定要核計一下划不划得來嗎？」

「好好，你小心點跟在我們後面，必要時我會暗暗示意。」

清虛規定了幾個暗號，就和鄺海離去。

* * *

秦純純受了內傷，不得不離開胡來。目前也顧不了他們。

她要找個地方先療好自己的內傷。

奔出七八里路，隱隱發現疏林中有座小廟。

由破敗的廟門望進去，可以看到大殿內黑黝黝地。

這當然是個無人管理的小山神廟。

女人膽小，但常在江湖中走動，自非一般婦女可比。

她進入大殿，燃起火把子到處照了一下，神像已不見，神龕上的灰塵有一寸來厚，角落處有乾草，好像不久前有人在此睡過。

秦純純可不管這麼多，坐在乾草上行起功來。

那知不到半個時辰，她忽然聽到微聲。

這是輕微的步履聲，已進入院中。

似乎有兩個人，甲道：「今夜就在此遷就一下吧！」

乙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甲道：「先看看殿內有沒有人。」

乙在大殿門外取出火摺子，這工夫秦純純已站起，她不知這二人是誰，却知道二人不是甚麼高手。

只不過她至少也知道這二人也不是太差的人物。

在她內傷未癒之下，最好不要碰面，何況深夜男女在此相遇，可能會引起對方犯罪的意圖。

秦純純悄悄地推開後窗竄出。

這下是她長了這麼大唯一退縮的一次。

那知推後窗發出「吱格」聲，立被二人聽到。

站在大殿石階上那個沉聲道：「甚麼人？」

秦純純只好加快奔行。

但不一會，兩個人已追了上來。

二人一看是個妙齡絕色女子，不由大樂。

原來這二人正是「蝴蝶公子」柳文生和「花豹」霍長春。

這兩個人當然是黑道人物，但他們却不採花。

不採花怎麼會有這種綽號？

他們雖不採花，却會勾引婦女，風流成性。

「花豹」霍長春道：「妞兒，妳是何人門下？」

「你們走吧！你們是惹不起的！」

「噢，惹不起？」「蝴蝶公子」笑笑道：「我這人有個怪脾氣，越是不好惹的，我就非惹不可！」

秦純純道：「如果你眞敢動我，你馬上就要倒楣。」

柳文生道：「妞兒，我可不怕唬！」

秦純純道：「我是『青苗幫』的人。」

二人不由一震，「青苗幫」的確不好惹。

只不過他們却已經得罪了。

已經得罪了，就不如乾脆得罪到底。

兩個人互視一眼，秦純純一看他們的眼神就知道要糟，有時人類作壞事是臨時起意的。

霍長春道：「妳眞是『青苗幫』的人？」

「正是，我是該幫一級一品的人物，只因遇上鄺海及淸虛道人，被他們聯手擊傷。」

二人的目光在她身上搜索，胴體上洋溢着青春熱浪，聳胸隆臀，正是女人一生中最吸引人之時。

「妳可不能怪我們……」柳文生道：「我們旣然已經開罪了妳，也等於開罪了『青苗幫』，就不如乾脆玩了妳，這可是我們一生中的第一次。」

霍長春道：「我們可以把這秘密湮滅。」

「你們以爲秘密眞能湮滅？」

「當然能！」

「你可知道這一帶有很多本幫中人？」

「也許，但至少這一會附近不會有你們幫中的人。如果有的話，剛才妳就不必自窗中逃走了。」

的確如此，秦純純此刻必須準備全力一搏了。

此刻力搏，必會使她的內傷更加嚴重。

不拚又不會脫出魔手。

如在她未受傷之時，再加兩個她也不在乎。

至少她可以用假的「玄牛一炁功」把他們擊傷嚇退。

女人不能學「玄牛一炁功」，她所施展的當然不是「玄牛一炁功」，那叫着「兩儀罡」，也極具威力。

武林之中有幾人知道那是假的「玄牛一炁功」。

現在她不知道施展「兩儀罡」有多大的威力？

只不過她是非自衛不可了。

她撤出了長劍，她很少用劍。

柳、霍二人聽說她是一級一品人物，自然不敢托大，也都撤出了兵刃。

秦純純心想，要在短時間內得手才能倖免，時間一久，內傷惡化，那就不妙了，所以她主動攻出凌厲的一招。

連白雲都對她必恭必敬，武功底子自然渾厚。

兩人一接，不由心頭一凜，果然厲害。

只不過，由於她內傷之故，力道却很弱。

內力不強的招術，要傷人是很難的。

兩人接下這一招，第二招又到。

這一招更凌厲，但內力却越來越不濟。

力道是一切招術的根本，沒有力作後盾，招術再精也沒有用，柳、霍二人雖驚於她的奇招，却已經摸淸了她的傷勢現況。

這正是力有未逮的現象。

二人加緊搶攻，三十招過後，秦純純越來越不濟了。

如果落入這二人手中，必然失去貞操，最後也會失去生命。

她當然要盡一切努力，甚至多拖一會也是好的。

於是她疾退五步，拉開了架式，發出一聲牛吽。

這二人自然也聽說過「玄牛一炁功」。

二人心頭一驚，蓄勢以待。

秦純純眞的沒有把握。

這「兩儀罡」也很消耗內力，她內部受傷，能不能施展也沒有把握，只是此刻無路可走，只好孤注一擲了。

兩人因不敢輕估她，却又以爲她未必會此絕藝。

秦純純終於牛吽了一聲。

施展「兩儀罡」，和牛吽沒有關係，只是唬他們而已，因爲「玄牛一炁功」無人不知，「兩儀罡」却不出名。

一股暗勁湧出，向二人排壓而至。

柳、霍二人「吭」地一聲，踉蹌退了三大步。

只不過秦純純却「咕嚕」一聲吐了一口鮮血。

這一下，柳、霍二人已經知道她是強弩之末了，陰笑着往上逼，而秦純純知道已不能再施第二次了。

她往後退，二人就往上逼。

霍長春道：「『玄牛一炁功』也不過如此嘛。」

柳文生道：「霍兄，話可不能這麼說，她要是未受內傷，剛才這一記攻

勢，只怕我們未必能接下來。」

霍長春也不能不信這道理，兩人緩緩逼近。

秦純純退到大石邊，二人迅速撲上。

秦純純一閃，立刻又攻出一招。

她用的三招，可以說一招比一招凌厲，却因爲內力越來越差，等於一招比一招無力，柳、霍二人已經不怕了。

二人快攻緊打，秦純純眼前發黑，而且胸口有血翻騰，似乎又要湧上來，這滋味眞不好受。

她此刻不怕死，怕的是被汚。

就在她退避中被石頭絆倒臥地時，二人一左一右已經到了她的身邊，但却不捨得立刻殺了她。

這當然不是仁慈，而是動了邪念。

就在這時，後面忽然有人道：「見者有份。」

二人立刻回頭望去，竟是一個年輕人。

柳、霍二人不識此人。這小子却見過這二人。

霍長春道：「見者有份是甚麼意思？」

年輕人攤攤手，道：「二一添作五改爲三一三剩一呀！」

「就憑你這個小崽子也想吃現成的？」

少年人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霍長春正要動手，柳文生示意且慢，道：「老弟，你憑甚麼？不該亮一下讓我們服貼嗎？」

「成！」年輕人道：「要講玩這個，二人可能還要學……」

「玩甚麼？」

「妞啊！」

「你他娘的出娘胎才幾天，你是內行？」

「當然，我研究過『房中術』、『玉房秘訣』、『老幹接新枝』等。不懂這箇，就玩不出甚麼名堂來。」

二人互視一眼，霍長春道：「你眞的研究過？」

「當然，我師父『花間老祖』研究此術已近六十年。」

「六十年？他今年高壽了？」

「九十一，還能保持三個時辰不下來的紀錄！」

二人被唬得楞一楞地。

此刻秦純純還坐在地上，她當然認識這小子。

只不過却不知道他會甚麼「房中術」。

秦純純內傷嚴重，此刻就是讓她跑也跑不了。所以她乾脆就地運功調息。

柳文生道：「老弟，說說你的房中術吧！」

年輕人走近，低聲道：「先在數十名處女尿液中洗澡，再以駱駝之尿、獅子油、珊瑚粉、珍珠粉、麝香提煉的軟膏抹於男人下體上，再輕輕敲打以及按摩……」

「就這樣能持久或者……」

年輕人道：「秦始皇後宮有三千美女。而隋煬帝更多，據說是八千人，政務皆委之大臣，他只管『性』務，幾乎每個女人都未被風乾……」

柳霍二人眞被他唬住了。

這年輕人正是梁七。

每到一處，必去搜羅海鮮，巧的是，今夜買海鮮回來，由此經過，聽到打鬥聲，自然非管不可。

他和秦純純已有夫妻之實。

他十分慶幸有此表現的機會。就在這時，他出手逾電，霍長春應手而倒，被點了穴道。

柳文生一驚，疾退三步，道：「小子，你是何人？」

「我是『花間老祖』的徒弟。」

「你少胡扯！快說！」

「不快說又如何？我路過此地，發現你們兩個淫賊圖謀不軌，先要耍你們，然後再下手……」

「你八成接不下我們二人聯手，才用這施襲之法。」

梁七笑笑道：「你要不要試試我的『玄牛一炁功』？」

「你！你也會？」

「笑話！余懷芝是我的大師兄，他會我不會？」

「你少吹！」

梁七開了個門戶，柳文生又退了兩步。

梁七道：「你滾吧！『玄牛一炁功』用在你的身上，對此絕世技藝眞是一種殘酷的侮辱！」

柳文生以爲他在咋唬，他要是眞行，早就動手了。

於是柳文生出了手。

梁七乃是「青苗幫」二級一品的人物。

他過去常和燕翎一起，學了不少。

近數月來又跟在余懷芝身邊，獲益更多。

剛才他是怕低估了二人，才胡扯一通，分散二人的注意力而施襲。弄倒了一個，對付另一個就簡單了。

事實上，他全力而爲，可以擊敗二人聯手。

只不過要擊敗他們，大約要八十招以上。

他怕夜長夢多，才選擇了比較穩妥的方式。

未出三十招，柳文生就中了一拳一脚。

這小子知道不成，狂竄而去，居然不顧自己的伙伴。

小梁站在秦純純身邊，默默地等待。

過去，很少有欣賞她的機會，就像此刻一樣地欣賞。

面對面地仔細打量她，眞是人生

一大享受。

這個妞兒，曾經和他有過美好奇妙的一夜，回味起來，眞是難以形容其中的妙趣。

只不過，她似乎根本不考慮他。不過他並不怕，也有耐心。

不久，她睜開眼，似乎傷勢好了些，道：「你看甚麼？」

「我……我在等妳。」

「你以爲你把他們趕跑，我就會感激你？」

「我不要你感激，只希望妳接納我！」

「作夢！」

「純純，妳總要給我機會讓我負責對不？」

「你不配負責！」

「可是配負責的人，人家已有了女友，況且和妳有夫妻之實的人是我，而我也不是有預謀的。」

「我管你有無預謀？」

「好，我們不談這些，我要把妳帶到安全地方去療傷。」

「不要你管！」

小梁道：「求求妳，不要老是格格不入好不好？看樣子妳內傷相當不輕，拖久了就更不好治了。」

「那是我的事！」

小梁蹲下來道：「快點到我背上來。」

「不要！」

「純純，要是再來了大敵，咱們兩個都完蛋。」

秦純純是自虎口逃出來的，當然也知道這道理，她道：「你要把我帶到甚麼地方去？」

「妳想去何處？」

「我不想見余懷芝。」

「當然，那很尷尬！」

「你放屁！這尷尬的局面都是你造成的！」

「好好！算我放屁好了！妳先到我背上來，妳要去哪裡說一聲就成了。」

秦純純終於趴在他的背上。小梁站了起來。

他好高興，希望她永遠在他背上不要下來。

「純純，妳說吧！到哪裡去？」

「往西北走。」這時倒下的霍長春已自解穴道溜了。

「甚麼地方？」

「到時候我會告訴你。」

小梁當然照辦，往西北奔行五六里又轉西南，再奔五七里，入了山區，不久來到一幢木屋前。

這木屋大約有五七間，四周種了些松、竹、梅之類。

這三種植物俗稱「歲寒三友」，所以這兒的主人一定不俗。敲了幾下門環，一個醜老嫗出來應門。

乍見小梁背上的秦純純，急忙施禮把小梁帶入屋中。

小梁放下秦純純。她道：「小梁，你在此護法，讓李嬤嬤爲我運功療傷，大約要一天半夜光景。」

「那不是要到明天午夜以後？」

「差不多，如你不願，可以離去。」

小梁道：「爲妳作甚麼事都願意。」

「那你就好好守着，如有人來了，在內間門上輕輕敲五下。」

「五下就成了？」

「對，不多不少五下。」秦純純道：「這兒有米有麵，還有些鹹雞鹹鴨及鹿脯，你自己下手去做。」

「這箇不必操心，我自己會來，要不要我幫忙？」

「幫忙嘛！你還差點！」於是秦純純和老嫗進入內間閉上門。

小梁整整等了一天半夜。

他素來缺乏等人的耐心，等秦純純却有。

當第二天午夜左右，內間的門開啓，只見秦純純走了出來，竟然容光煥發，看來是完全康復了。

李嬤嬤未出來，八成內力耗損太多，在內間打坐調息。

「恭喜妳了！純純。」

「恭喜我甚麼？」

「妳完全康復了！」

「我也要恭喜你！」

「恭喜我？」

「不錯，也許從此以後你再也不要在武林中躭驚受怕了。」

「爲甚麼？」

「我要廢了你的武功！」

小梁一凜，道：「爲甚麼？」

「因爲你毀了我的一生。」

小梁道：「我願意娶妳，終生呵護妳愛妳！」

「你不配！」

「可是我們畢竟已有夫妻之實了！」

「我認了！」秦純純道：「你昨天在那林中對柳文生及霍長春說的『房中術』、『玉房秘訣』可是眞的？」

「那不過是唬他們！」

「你怎會知道那些邪術？」

「是在『青苗幫』聽鄒勤及錢仲說的，他們都是一級一品的人物，他們自稱對男女之事十分內行。」

「你學了之後，有沒有試過？」

「我偶爾聽他們談過，只是一知半解，怎麼敢實地去用，再說，到上次和妳做那事爲止，還是個處男。」

「我會信？」

「我要是有一句謊言，就叫我絕子斷孫。」

「你是說，你以前沒有碰過任何一個女人？」

「碰過，怎麼會沒碰過呢？」

秦純純一滑而至，扣住了他的脈門。

「純純，妳的眼神好可怕。」

「因爲我要殺你！」

「爲……爲甚麼？」

「因爲你碰過別的女人，却又碰我。」

「妳說的『碰』原來是做那件事的意思，那我要更正一下，我說的『碰』只是指自幼在一起玩家家酒的『碰』。」

「怎麼碰？」

「我抱小女孩一下，親親她，扮演她的丈夫。」

秦純純道：「我不信你長了這麼大不玩女人！」

小梁道：「你這就寃枉我了！我在十八歲以前，看到女人就怕。」

「怕？怕甚麼？」

「這件事還是不說好些！」

「你不說我就宰了你！」

「妳宰了我，就要守寡！」

「我寧願守寡也不會嫁給你。」

「好吧！我說！大概是十一、二歲光景，我到海邊去玩，正好退潮，我爬到一艘淤入泥沙中的沉船上去，竟發現艙中一對男女在作那事。」

「看了又怎麼樣？」

「在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來說，那景象眞把我嚇壞了！因爲男的大約四五十歲，女的二十七八、三十左右，完全是女的主動，一副窮凶惡極的樣子。」

「有那種可能？」

「若有一字不實，天打雷劈！那景象使一個小孩子心理上產生十分醜惡的印象，一直到十九歲以後，聽得多了！才漸漸不再厭惡女人了。」

「那你那夜怎麼敢動我？」

「因爲我很喜歡妳。」

「你說吧！你要怎麼死？」

小梁道：「妳只要能再讓我重溫舊夢一次，不須妳自己動手，我自己了斷在妳的面前！」

秦純純道：「你枉想！」

「我也知道是枉想，但人類總會追求自己的理想。」

她忽然鬆了手，道：「你走吧！」

小梁一楞，道：「妳眞的要放我？」

「當然，快走！」

「純純，我是否還有希望？」

「快滾吧！」

「我希望知道，妳會不會改變主意？」

秦純純道：「不一定！」

小梁一樂道：「不一定是不是也有改變的可能性？」

「你少囉嗦！」

小梁深深一拜，道：「純純，不論何時，只要妳肯嫁我，我都會立刻回到妳的身邊，永遠不變，現在我必須回去，因爲余大俠會不放心！」

小梁走了，秦純純木然不動。

她是不是可能改變心意接納小梁，或者她已經改變了？

小梁說過，除了武功不如她，任何方面都不差。

＊　＊　＊

鄺海和清虛帶着白雲來到一個山中小屋中。鄺海道：「清虛，你去挑水，我來作飯。」

清虛知道鄺海也防了他一手。

在過去，二人返回這小屋中，總是鄺海去提水由清虛做飯。

清虛也不動聲色，提着兩個木桶往小溪邊走去。胡來伏在溪邊大石後，只見清虛，他低聲道：「前輩！」

清虛道：「現在不成。」

「要甚麼時候？」

「待會我們做好了飯，少不得要喝點酒。」

「你是說待師父喝醉？」

「是的，他的酒量不怎麼好。」

「我等前輩的暗號。」

「就這麼辦。小子，你可千萬要小心，再一次弄走了白雲，老鄺含恨你入骨，一旦落入他手，弄不好他會殺了你，至少也會殘了你或廢了你的武功。」

「我會小心的，前輩！」

「你別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就算你能救出白雲，一時又找不到小余，仍然危險，你要酌量點。」

「我會小心！」

「你非冒此大險救他不可，到底是爲了甚麼？」

「我最崇拜余大哥，而白雲是他的師弟，儘管白雲曾追捕過余大哥，那也是聽命行事，而目前白雲已經改邪歸正。當然，同情他的不幸也是我救他的原因之一。」

清虛提水回屋，小胡在大石後打坐。

天已黑了下來，陣陣菜香隨風飄來。

小胡不停地嚥着唾沫，他早就餓了。

一直等到近二更天，他才聽到佈穀鳥的鳴叫聲。

這正是清虛的暗號。

小胡奔到小屋後，聽到清虛大聲道：「老鄺，我已有八成以上的酒意了，我要睡哩……你……你還要喝嗎？」

只聞鄺海口齒不清地道：「喝。反……反正也沒有事……怎……怎麼，你……你醉哩？」

「沒有醉……誰說我……我醉了，只不過是眼皮子沉重，想去夢見周公哩！」

小胡發現白雲被拴在明間的樑上。

那鋼鍊拴得很絕，站着鬆了些，坐下又短了些。

這當然也是一種虐待。小胡很不喜歡這樣拿人不當人的行爲。

他當然知道，白雲害過鄺海和清虛，但在那次以前，他們也整過白雲。總之，小胡這行爲別人也許不以爲然。

鄺海以爲，胡來不知道白雲叫部下錢仲把他整得有多慘。甚至睪丸也被取下一個被炸食了。

那是錢仲出的主意，但帳却記在

白雲頭上。

鄺海距白雲只有三四步的距離，却是背向白雲。

小胡不敢輕舉妄動。

這工夫內間的清虛又口齒不清地道：「老鄺……你還在喝嗎？」

「當然……喝完了我要整這個狗輩……」

「得饒人處且饒人……老鄺！你怎麼老是想不開？」

「我鄺海……一向是有恩必償……有仇也必……必報！」

「別……別忘了……恨別人……對自己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你……你少管我的閑事……你可憐他……你也上不了西天……你還是挺屍去吧！」

清虛又說了一陣子醉話，不久傳出了如雷鼾聲。

鄺海一直喝到近三更時，差不多有九成酒意，他忽然想起這半天沒有聽到鋼鍊聲了。

回頭望去，白雲不見了，鋼鍊當然不見了。

鄺海楞了一陣，他不以爲是清虛。

清虛還在內間床上鼾聲大作。還有誰會救他？胡來？他以爲胡來未必有此膽量。

盛怒之下追出。

他不知道救白雲的人去了那個方向，登高瞭望，天黑視野不遠，加之山野中樹木太多，根本看不到。

鄺海氣得發抖。

此刻他有九分醉意，視力不好，可能奔行也不會太快。

他知道，此刻就算發現了他們逃走的方向，只怕也追不上他們，只不過他還是選了一個最可能的方向，高一脚低一脚地追出七八里。

當然，他沒有追上。

如果他沒喝醉，而能靜下來聽的話，可能聽到鋼鍊的聲音，即使不是拖着鋼鍊而是抱着鋼鍊奔行，夜深人靜，也會聽到聲音的。

也許是白雲的運氣還不太差，他們遇上了梁七。

梁七却能認出白雲。

梁七道：「這位是不是『青苗帮』帮主？」

白雲比手劃脚地嗥叫着，胡來道：「正是。」

「你要帶他去何處？」

「你老兄是……」

「我是誰並不重要。」

胡來道：「你認不認識余大俠？」

他對梁七有點印象。

「當然認識。」

「你能不能帶我去見余大俠？」

「尊駕找他有甚麼事？」

「把人交給他！」

「好，我帶你去。你老兄的大名……」

「我叫胡來。」

小梁笑了起來，道：「你爹娘眞會起名字。」

「我姓胡，名叫來，你分開來唸就不可笑了！」

他們奔行十來里路，在鎭上客棧中找到了余、燕兩人。

燕翎道：「你這小子怎麼老是長不大？時時讓人操心。」

小梁道：「抱歉！我遇上了倒楣的事躭擱了。」簡單地說了經過。

「平安回來了就好，」小余道：「這一位是……」

「我叫胡來。」

「對對，是胡兄，令師呢？」

胡來長嘆一聲道：「余大哥，你先不要問這箇，您能不能猜出此人是誰？」他指指門外的白雲。

原來白雲羞於見人，尤其是見余懷芝這個人，所以他一直躲在門外旁邊，屋內的人未看到他，此刻胡來把他拉了過來。

「這位是……」小余上下一打量，不由失聲道：「這位不是『青苗帮』帮主也是我的師弟白雲嗎？」

「是的，正是他。」

「怎麼會弄成這樣子？胡老弟，你太狠了吧？」

「余大哥，不是我狠，爲了他，我差點被家師宰了！是家師把他整得如此之慘的！」

他說了一切整人的經過。

余懷芝喃喃地道：「鄺前輩也未免太過份了。」

「正因爲太過份，我實在不忍才捨身救他。」

「胡老弟，我很敬佩你的正義感和膽識。」

「余大哥，只怕家師不會放過我的。」

「不妨，老弟就留在我的身邊吧！」

「余大哥不知道家師如今變得多麼激烈？」

「胡老弟，你不必躭心，我想我能爲你們師徒化解此一事端的，你是說白雲已不能說話了？」

白雲悲嗥幾聲，淚下如雨，跪在小余面前。

小余把他拉了起來，道：「師弟決定不回『青苗帮』了？」

白雲連連搖頭，表示死也不回去了。

燕翎道：「他說話不方便，何不筆談？」

於是她取來了紙筆，寫字交談。

根據白雲的筆述，他雖爲「青苗帮」帮主，却極不自由，太上帮主控制特嚴，而且一切都是依法行事，絕對不是他個人的意思。

至於他堅不回幫，是因爲早知該幫胡作非爲。

只不過以前他不敢，自小余公開與該幫對抗後，使他受到了鼓勵。

（未完・廿三）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特選中國名茶，
貴重藥材提煉，
純粹天然製品，
宮庭御醫秘方，
不須節食挨餓，
更無腹脹肚瀉，
既可品嘗甘露，
兼能袪脂減肥。

功效：
清除內熱虛火，
固腎活血養顏，
加速脂肪代謝，
常飲降脂減肥。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